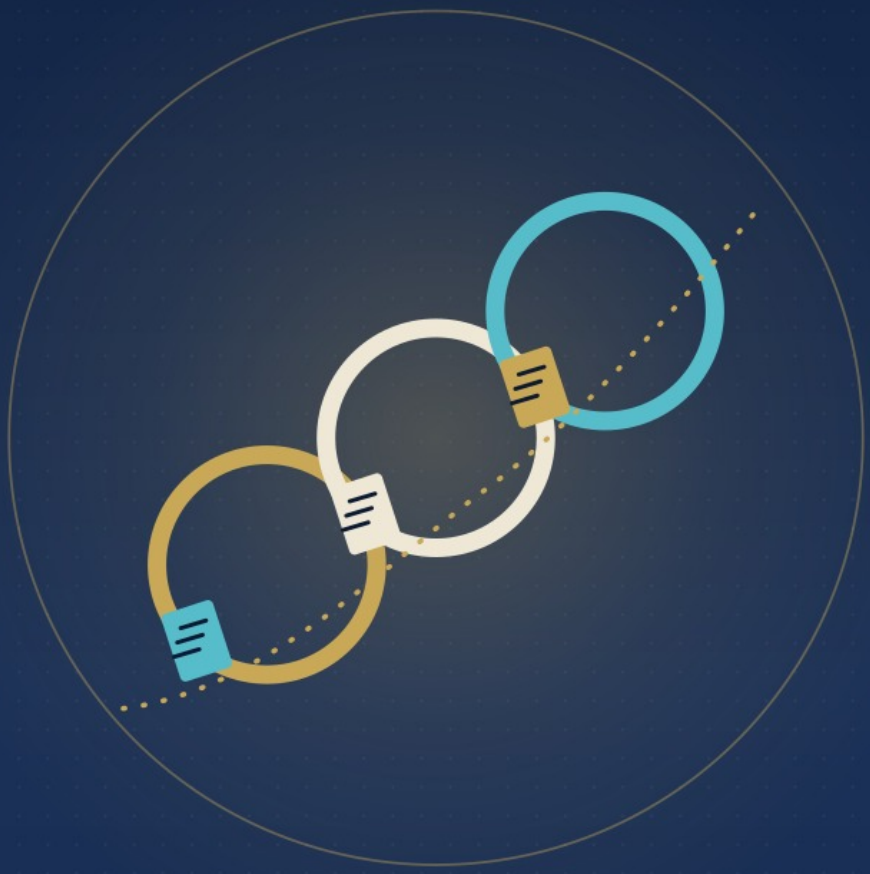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谁在写？

文学不是写出来给人读的，是一手一手过出来的



秦莉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谁在写？

文学不是写出来给人读的，是一手一手过出来的

秦莉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谁在写？——文学不是写出来给人读的，是一手一手过出来的》
著者	秦莉
执笔	秦莉；SDE 理论提出者为王德生；文稿形成过程中使用了 AI 辅助整理与写作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384 号
ISBN	979-8-90690-927-5
定价	US$30.00
开本	170 mm × 240 mm（16 开）
字数	约 20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完稿	2026 年 10 月 14 日

AI 协作声明：文稿形成过程中使用了 AI 辅助整理与写作，不能以工具参与代替人的审读与学术责任。

虚构说明：苏老师、阿杰及其家庭、课堂、写作场景均为虚构的陪读材料；未另列来源的故事，不作为历史事实或实验数据。

核验说明：书中保留大量〔待核〕标记，原著核查、实验实施、语料回测和研究参数登记，均以附录七所列实际状态为准；排版完成不表示经验主张已获验证。

理论来源：SDE 思想与属性发生学，理论提出者为王德生。本卷属于属性纠缠应用丛书，是其中的文学卷。

全书结构：作者介绍、十分钟读完这本书、前言、导读、导论、五编三十八章、结语、附录九件。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 者 介 绍

秦莉，本书作者。

《谁在写？——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文学》以作者、文本、读者与意义的生命周期为研究对象，从一段文字怎样被接住、记住、改述和交出，追问文学如何在人的生活中持续发生。

本书借助王德生提出的SDE思想展开研究。SDE分别指显露、差异序列与特征纠缠；它关心的不是给现成事物换一种名称，而是追问一种可以被认出、说出、反复使用的东西怎样发生。当我们说一个人有创造力、一件作品有文学性、一段话有意义时，那些看起来已经归在某一方名下的性质，究竟从哪里来，又靠什么持续下去?

《谁在写？——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文学》属于属性纠缠应用丛书的文学卷。它把上述问题带到书桌、课堂、书页和屏幕之间，研究作者、文本、读者与文学意义的生命周期。这里的重点不是列出一部更长的文学理论史，也不是替文学作品重新排一次座次，而是辨认写作与阅读之间那些常常被一句「传下来了」带过去的动作。

一个人把文字写下来，当然重要。另一个人读懂它、喜欢它，也重要。但在这之后，还有人把它背住，抄进本子，讲给朋友，放进课堂，化用进自己的文章。他得为这一段字停一会儿，选择怎样交，辨认哪些地方可以改、哪些地方不能丢。本书从这些并不起眼的动作问起，提出「过手」这一研究方向。

本书不打算把诗变成公式，而要求每一句动人的判断承担清楚的论证责任。说一首诗因为有人过手而活下来，就要区分「活下来」与「有人过手」，不能把同一件事换两个名字，再用一个名字证明另一个。说作者的名声会影响文字的去向，就要继续问：改变的是当场评价，还是后来愿不愿意为它花时间、把它交给别人？

把目光移到出版之后，另一个问题便出现了：一本书印出来，或在屏幕上出现全文，是否已经完成了它要做的事？本书把此后的日子同样看作文学的问题。被谁接住，被怎样使用，哪些段落留下，哪些判断被指出不对，都是文字往下走时会遇到的事。交付一份文本，不等于已经交付它以后的生命。

全书选择用普通人能够进入的生活场景展开。退休的语文老师苏老师与她的外孙、网文写手阿杰，是为讨论而设置的虚构人物。两个人一个慢、一个快，一个相信背下来的分量，一个熟悉屏幕上的回声。他们都不是预先安排好的胜利者。苏老师需要面对背诵可能只剩机械重复的问题，阿杰也需要面对读者被打动之后文字去向不明的问题。

读者不必先熟悉理论家的名字，才能参与这些讨论。记得别人曾经交给自己的一句话，或者记得自己曾为谁挑过一段文字，就已经有了进入本书的经验。至于这些经验是否足以支持本书的全部主张，书里另设反例与检验，不以作者的履历代替论证。

写下第一个字的人要说明自己的来路。把字交出去以后，他还要允许下一只手提出问题。这也是这本书对自己的要求。

十 分 钟 读 完 这 本 书

◆ 一、苏老师没有问好不好

阿杰把手机递到外婆面前。那是他昨夜放进连载的一首诗，由AI帮着写成，评论区里不少人说自己哭了。阿杰把几条评论一条条指给她看，像把刚收到的回信铺在桌上。

苏老师认真听完，没有挑出哪个词不好，也没有问机器究竟改了多少。她把老花镜放在教案上，问：「这首诗，有人背吗？」

阿杰以为她又在讲从前那套背书的道理。可是她接着问：有没有人抄给朋友，有没有人过了几天还拿它说自己的事，有没有人把其中一句改一改，交到另一个人手里？

这不是换一种办法统计喜欢。喜欢可以在此刻成立，转交却还要走出此刻。一个人为什么停下来，为什么愿意替这一段字多费一点事，是本书要追问的。

阿杰不是坏写手，苏老师也不是机器的反对者。他们只是发现，自己一直在谈的「这首诗很好」，里面还藏着一个没有谈清的问题：好到这里以后，它还往哪里去？

本书从这一问开始。不抢着判那首诗的高下，先看看那只接住文字的手，后来做了什么。

◆ 二、没有名字，也没有停下

苏老师翻开《诗经》，问阿杰：「这本书是谁写的？」

他知道多数篇章没有留下可以确定的作者姓名，也知道诗里并非完全没有名号。「家父作诵」「寺人孟子」「吉甫作诵」，让写诗的人在文字中留下一点身影。相关篇名与原句上下文仍须逐项核对：查原文〔待核〕。[2]

奇怪之处在于，名字不齐，并没有使这本书只剩一叠无法靠近的字。苏老师能够背，曾经教她的人能够背，她教过的人中，也有人会把其中的文字再交出去。名字与文字的去向，并不总是一起明亮，也不总是一起暗下去。

本书用「无名作者、千年读者」这个切口进入《诗经》，不在这里逐篇解释诗意。我们想追踪的，是一段文字怎样从一个人的记忆进入另一个人的声音。

没有姓名，不等于从来没有写作的人。有人接着讲，也不等于每一次讲法都正确。这两件事都要守住，问题才不会被一句「大家共同写的」轻易抹平。

那条长路中究竟有哪些可辨认的动作，是正文要慢慢打开的部分。

◆ 三、三家都有自己的理由

为这一首诗为什么有意思，三位读者可能给出三种回答。

一位先问写诗的人经历了什么。他觉得，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很容易把自己的愿望硬塞进别人的文字。另一位把书摊平，说不妨先看字句之间的照应：写的人没有告诉我们的东西，文字本身也许已经说了。第三位提醒，今天读它的人不是古时读它的人，同样的字来到不同的人面前，意思会发生变化。

这三种问法，本书暂且分别称作作者派、文本派和读者派。它们是用来研究问题的三种着力处，不是把全部文学史分成三个彼此封闭的院子。[3]

作者派守住写作的人，文本派守住文字的约束，读者派守住阅读中的来往。少了任何一种提醒，我们都可能把文学讲得过于容易。

所以，本书不会先把它们说笨，再证明自己的说法聪明。它要先让三家把各自最好的道理讲完，再问：写作和阅读接上以后，下一只手在哪里？

三家给出的答案，后面各用一章认真展开。此处只把三个座位留好，不急着替任何一家结账。

◆ 四、两端之间还有动作

想一想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字写好了，信也读过了，甚至读信的人就是写信的人。但是，当他终于挑选一个时刻，把它交给另一个人时，有些事才开始改变。

文学与信不完全一样。这个比方只提醒我们，写成、读过与交出去，未必是同一个动作。写的人已经完成的，不一定就是后来的人会接走的；读的人当时喜欢的，也不一定就是他愿意带给别人的。

本书提出一个要由全书检验的判断：三家的解释虽然各有长处，却常把文学的发生安放在写与读两端，把两端之间的文字当成已经定好的东西。于是，书页怎样被留下、改动、选走、重新开口，容易被当作作品完成以后的附带经历。

但那一段被选走的文字，可能恰恰因此取得新的边界。那个被人反复讲起的作者，也可能恰恰因此有了新的面貌。

这是不是只是旧问题换了一个词？必须同前人的原文对读，不能靠比方过关。这里先记住一个动作：有人读完，抬起头，想到另一个人。

◆ 五、前人早已走得很远

克默德讨论经典为什么能够在不同年代继续被阅读；布迪厄研究一部作品怎样获得文学世界里的承认。一个提醒我们不能把经典理解成不会变化的标本，一个提醒我们不能把经典的名分当作自然长在书上的印章。相关论证的位置与用语，需要回到两人的原著核实：查原文〔待核〕。[3]

本书会先给这些解释足够的篇幅。没有它们，谈作品怎样活下去，很容易把读者、学校、出版、评奖和批评的工作一起省略。

随后，本书追问两处更窄的差别。文字容得下新的阅读，与有人愿意为它付出代价、交给别人，是否可以分开？一本书已经拿到名分，与它确实经过了一代代人的手，是否可以分开？

不要先说一定能分，也不要先说前人没有谈过。本书要说明的是这些差别怎样被看见，能多解释哪一件事。

所以对话不是把前人留在门外，而是带着他们已经做到的，走到同一扇门前，看看还缺哪一步。

◆ 六、这一手要守住什么

苏老师把一段文字抄给旧学生。学生没有照着原来的次序讲，而是先讲自己为什么想到它，再念那一段。后来，他的朋友只带走其中几句，写进一封信里。

本书把这一类事情叫作「过手」。文字经过一个人，他为它付出代价，又用自己的声音把它交给下一个人。代价不只指钱，也可以是花时间记住、辨认、抄写，或者斟酌怎样在新的场合开口。

过手链要同时守住两件事：不断，认得出。没有下一手，路停在这里；改得再也认不出，原来这段文字的路也在这里断了。每一手又不能被要求完全一样，因为接它的人、用它的场合已经不同。

这就不是「转发越多越好」，也不是「越苦越有文学」。代价要记录，转交要辨认，改动要比较。怎样定出能够检查的下限和上限，正文与附录会交代；没有确定的数，不先填上一个看起来漂亮的数。

这只手究竟做了什么，要比它自称多么热爱文学更重要。

◆ 七、经典不是只在书架上

苏老师的书柜里，一本书的纸页松了，另一本仍十分平整。不能因为前一本旧，就说它一定更好；也不能因为后一本没有翻坏，就说没有人认真读过。

但这些不同的痕迹，会提醒我们去问不同的问题。一本书卖出去以后，有没有人带走它的句子？被带走的那一部分，隔着时间还能不能认出来？后来的人是只重复原来的讲法，还是在新的日子里用出了新的意味？

本书所说的经典，是过手不断、每一手都不一样又都认得出的文字。这个判断不能靠几本旧书证明。它需要把较早出现的过手痕迹，与更晚的存活分开检查，看看前者是否真的能帮助我们判断后者。

畅销、课本与经典可能重合，也可能分开。课堂上的规定能够把作品送到学生眼前，老师与学生还得继续完成接住和交出的事。

所以，一个人在书上盖章，不等于已经替后面几十年的人读过；一个人在课堂上背过，也不等于已经替他的一生作出选择。

◆ 八、有了回声，还要有手

「无手之文」是本书提出的一个新现象名称：AI写、AI推、读者读，回路闭合，却没有一只为这段文字付代价的手。要注意，名称描述的是这一种安排，不是给所有使用AI写出的文字判同一种命运。

阿杰若肯重写，肯背住，肯对所交出的文字负责，再把它认真交给某个人，那一手仍然是人的一手。问题不在键盘上有没有机器帮忙，而在这段字经过谁的时候，他做了什么。

另一个名称是「名传错相」。课本已经给了名分，人却没有把文字带出去，可能是有名无手；没有得到正式承认，却有人一遍遍讲、一点点改的文字，可能是有手无名。

这两个名称都不能代替调查。评论区有回声，不足以说明已经有人过手；后台没有转发记录，也不能直接证明现实中没有人抄过、讲过。我们得走出屏幕提供的那一栏，去问它没有记录的事。

本书的故事从空着的一栏起步，研究却不能把那一栏当成全部世界。

◆ 九、这本书也可能退回去

最容易写的一种书，是无论发生什么都能说自己有道理。本书不能这样写。

它提出，较早的过手率能够比单看读量与读法更好地判断作品后来能否存活。倘若把读量等条件摆平以后，过手痕迹没有增加任何解释力，这条主张就必须撤回，不能把「真正的手还没找到」当作永远可以续写的借口。

它还预测，同一段文字被告知是AI写的，后来愿不愿意背、交、化用，受到的影响会比当场评分更大；先知道作者再读，与先读再知道作者，也可能走向不同的后续行为。这些都是待检验的预测，不是本书已经得到的结果。

观察结果若不支持，书里必须说明退回哪里。没有达到预先规定的差别，不能临时换一条线说已经达到；研究还没有做，也不能把一个故事写成实验报告。

你暂时不必赞成这些预测。只要合上这几页，想起一段曾经被人交给你的文字，再想起一个你愿意交给的人，本书的问题就已经进入了今天。

带 走 的 话

你读过的书很多，你交出去的那一段，会在另一个人的日子里继续得到回答。

前　言

苏老师最熟悉的一种声音，是一间教室里并不整齐的背书声。前排的人快，后排的人慢；有人到了停顿处还往前赶，有人明明记得，轮到自己却接不上。她在讲台边站了四十年，后来退休，整理教案时，仍会在某一页前停住，仿佛有人刚刚把下一句忘在半空里。她记得那些声音，也记得自己曾经怎样把一句话重新交到一个学生手里。

她的外孙阿杰在另一种声音里写作。手机亮一下，是读者的评论；再亮一下，是催更。那天夜里，一首由AI帮写的诗让许多读者留言说哭了。第二天，外婆听完，问的却不是「是谁写的」，而是「这首诗，有人背吗」。本书从这两种声音之间，提出自己的判词：

> 文学不是写出来给人读的，是一手一手过出来的。作者派、文本派、读者派各看对了一头，却都常把转交当作已经给定的通道，没有把第三种行为——过手——单独拿出来看。一个人为一段文字付了代价，记它、背它、抄它、讲它、引它、改它，再用自己的声音交给下一个人。本书把被过手的那一段叫作在用的作品；过手不断、每一手都不一样又都认得出，是本书对经典的工作定义，它比「容得下重读」多解释了什么，交给第 38 章检验。意义层也因此被押错了地方：言志押给作者，载道押给文本所承载的那个道（客体一头），接受押给一次阅读，而意义其实走在过手链上。文学性推向哪里，在意义账里另记；版本、销量、口碑与经典地位是另一层读数，两层怎样相关，留待检验。

这段话不是一枚先盖在文学史上的印章，而是本书要展开、要接受材料检查的主张。它首先改变的是问题的起点。我们习惯在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寻找文学，把写出文字的人放在开头，把完成的书放在中间，把读到它的人放在结尾。这样的排列有它的用处，却也容易使后来的一连串动作看起来只属于作品的身后事。

有人抄了一段，有人把一首诗背给孩子，有人从长篇里挑出一句，拿来回答自己的处境。另一个人接过去，发现这句话还可以这样用。原来的文字并没有因此全部消失，但它已经不是只等在最初那一页上的东西。

它获得了新的听者、新的用途，也可能遭到误解、删改和遗忘。文学究竟在这些动作里发生了什么，不能只用「传播」两个字一笔带过。

苏老师和阿杰都是虚构人物。他们不是一项调查中的样本，也不是现实中的作者与读者人数统计。设置他们，是为了让抽象问题有一张桌子可以落下，让每一个判断都能回到一段具体的日子。他们经历的事承担解释，不承担证明。书中涉及真实作品、理论与研究时，另列出处；没有核实到的地方保留〔待核〕，不能由故事替它补齐。

同样，本书称说的三家，是一个供研究使用的编码假说，不是文学史已经完成的三分法。作者派、文本派和读者派，分别指三种主要着力处；一个批评家可能在不同问题上使用不同的着力处，一部著作也可能已经把几方面接起来。判定某一家是否忽略某一条件，必须回到具体论述，不能把派名贴上去就算找到了它的缺口。

「欠条」也是如此。借用了别的条件，并不自动就是理论的过错。人不可能每次论证都把全部世界从头造一遍。需要登记的，是一项解释直接使用、没

有推出，又没有向读者说明的条件。对方已经公开交代的研究边界，不能被我们改称「偷偷预设」；暂时无暇讨论的问题，也不能未经论证便算成它永远无法理解的事。

本书因此把还公道放在批判前面。作者意图提醒我们不要随便代人说话；细读提醒我们字句本身有约束；接受美学提醒我们阅读不是透明的容器。关于经典、机构性注意、文学场、文化记忆与口头创作，前人已经走过很长的路。本书必须从那里继续走，而不是宣布此前没有人看见传递，也不是把「过手」当作不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新旗号。

它所要辨认的差别，尽量落在小处：一次被打动之后，是否发生了带着代价的转交；一段话被改动以后，相邻的两手还能否认出它；名分来到之前和之后，实际的转交是否同样延续；同样一首诗，先交出作者的名字，还是先交出文字，会不会改动下一只手的选择。这些小处若始终分不清，大判断便没有可靠的支点。

我也不想把这本书写成背诵的劝告书。苏老师相信背下来的分量，这份相信值得听，却不享有不受追问的特权。被催着背、为了检查临时背、只剩整齐而没有下一次使用的背，与一个人自愿把文字记住再交出去，不是可以省略差别的同一件事。书里会让苏老师面对这些问题，而不把她安排成只负责教训年轻人的长者。

阿杰的快也不先被判为轻薄。写作者的生计、读者等待后文的心情、借助工具终于说出某句话的喜悦，都是真实值得理解的问题。AI参与写作以后，书仍要区分机器提供了什么、人接着做了什么。一个人用机器帮着起草，又自己修改、挑选、承担并转交，本书不能只因为起草工具变了，就把这个人的一手抹去。

关于《诗经》，本系列《风雅颂发生学》已经另作展开。本卷只从「无名作者、千年读者」这一处进入，不重新讲风、雅、颂，不把每篇诗逐一解释，也不从几个字推出整部文学史。

把「诵」读作一种向下一人转交的动作，是本书的读法，不是对古字含义的最终裁定。用这种读法能照亮什么，又会在哪里照不到，需要在具体材料中检验。[2]

至于本书自己的错误，也不留到读者替它补写。在末章与附录里，过手的长期预测、作者标签与实际行为的差别、作者信息到达的次序，都要对应明确的收窄或撤回条件。那些试验尚待实施，相关门槛尚待登记。我们不能把预测写成成绩，也不能在结果不合期待时，重新把「真正的过手」定义得刚好避开结果。

写到最后，这本书希望留下的，不只是一个便于重复的说法。它更希望使我们在交出一句话以前，看见自己站在什么位置：前面有人，后面也有人；手里有被守住的东西，也有要重新斟酌的东西。认真对待这一手，既不必拒绝新的工具，也不必把旧书架当成永不改变的答案。

苏老师的教案里有许多没有写满的页。阿杰的屏幕上也总有下一段空白。空白不保证会长出好文字，却为下一次接住、修改和交出留着位置。本书把问题交到这里：写下第一个字以后，还有谁在写？

导 读

◆ 一、先带着一段自己的话

读这本书，不妨先想一段你记得的话。它未必出自名著，也可能是老师讲过、朋友抄过，或你在书上读到后写进信里的一段。先不急着判断它有没有文学性，只问：它从哪里来到你这里，你为它做过什么，又准备交给谁?

带着这一段话看书，比先背几个理论名称更容易找到问题。作者、文本与读者不是三张要做对的考卷，而是你在这段经历里会遇到的三个着力处。写的人想说什么，字句允许我们怎样读，阅读的人带来了什么，都要问；读完以后有没有下一步，也要问。

全书由五编组成。第一编把《诗经》的问题摆在桌面上，让三家各给一次回答。第二编认真面对解释经典、阅读与传承的前人，分清本书究竟借了什么，又在哪里提出了不同的判断。第三编正面展开「过手」，讲作品边界、认得出的下限，以及经典怎样继续活着。

第四编转向AI同时参与写与读以后发生的改变，既写危机，也写真实帮助。第五编把问题放进三本账，再给出可以使本书认错的检验。附录八把本书与传播回路、文化记忆并排比较，附录九写出一个可以动手的实验设计。结语回到书名，不替你决定该背哪首诗，而是追问你准备把这一手交到哪里。

◆ 二、不一定从第一页走到底

只有一个下午，可以先读「十分钟读完这本书」，再读第 17 章「过手」、第 25 章回到《诗经》的回答、第 29 章「无手之文」，最后读结语。这

条路线让你先看到问题与答案之间的大致距离。不同意时，再沿着引用与前后章返回，检查本书究竟在哪一步走得太快。

为教语文而来，可以把第1、13、20、31、37章连起来读。它们分别关心无名的诗怎样留下、读者怎样被教出来、改写中怎样守住可辨认的东西、课本的名分怎样接到实际传递，以及一个具体课堂可以怎样做。教学的用处不只在能背多少，也在背过之后如何进入新的日子。

为写作而来，可以从第21、28、29、30章进入。它们会把创造、自由与幸福，放到日更、读者回声、AI起草和人的承担之间讨论。不要拿这些章给自己增加一项「必须被传下去」的考核。书里要问的是发生了什么，不是承诺按某个步骤写就必然成为经典。

为研究而来，第二编与第 38 章需要连着读。一边看本书怎样呈现前人，一边看它准备如何比较自己的预测。没有经过原文核对的判断，暂时不能写进已经结清的账。

◆ 三、三本账各记一件事

读数账，记看得见的记录：哪一个版本，多少阅读，怎样的评价分布。它们并不低级，也不是应该被扔掉的东西，只是不能被要求回答全部问题。

价值账，记一段文字怎样继续起作用。本书为文学给出的三个问法是：过了多少手仍认得出，作者、读者与转交者之间有没有吃亏，还有没有人愿意付出代价继续交，而且交出去的样子并不收拢成一个模子。

意义账，记这些动作把人推向哪里。文字是否支持新的表达，写与交是否仍有选择，接住它的人是否能够在生活中更像自己。它不由销量自动决定，也不等于临时高兴了一下。

每章结尾的两行小账更简单。「本章拆了什么」，要求说清一个原来被混在一起的问题；「本章立了什么」，要求交代拆开以后留下了哪一种新的问法。两行都不能只写「本书正确」。第五编另有两问，供你把判断放进自己的事里，不要求交作业。

◆ 四、怎样的结果会使本书认错

第一种结果，来自时间较长的材料。把读量与书评多样性等条件控制以后，较早的引用、他人选本与化用，没有为五十年后的重印或进入教学大纲增加足够的预测力，那么本书关于「过手」的主张撤回，退回克默德所提供的解释。这里要事先规定「足够」的下限，不能看到结果以后才定。

第二种结果，来自同一首诗的作者标签。告诉人们它是AI写的，若对七天后的背诵、主动转交与化用所产生的压低，不大于对当场评分的压低，本书所命名的「无手之文」撤回。不能只因读者不喜欢AI标签，就说更强的预测已经得到支持。

第三种结果，来自次序。先知道作者再读，与先读再知道作者，两组后来的过手行为若没有差别，或者差别没有越过事先登记的翻转阈值，作者回写的次序命题撤回。

第四种结果，仍与次序有关，但还要比较名作者、匿名与AI三种标签。如果三种标签下的翻转点没有移动，「次序决定过手」的主张就要收窄，只保留

第三种结果所支持的次序命题。具体比较怎样安排，留到第 38 章与附录，不能把一个故事里的先后当作研究结果。[4]

这些条件现在是研究承诺，不是已经完成预注册或实施的报告。实验中的代价，与历史语料中的过手痕迹，也不是同一个量。历史中找到了引用，不等于已经知道那个人当年用了多少时间、承担了什么。

◆ 五、把判词放在眼前

下面这段判词提出全书的核心主张。读到后面，可以带着它返回具体章节：解释有没有变成另一件事，反例有没有被移开，书名提出的问题有没有得到回答。

> 文学不是写出来给人读的，是一手一手过出来的。作者派、文本派、读者派各看对了一头，却都常把转交当作已经给定的通道，没有把第三种行为——过手——单独拿出来看。一个人为一段文字付了代价，记它、背它、抄它、讲它、引它、改它，再用自己的声音交给下一个人。本书把被过手的那一段叫作在用的作品；过手不断、每一手都不一样又都认得出，是本书对经典的工作定义，它比「容得下重读」多解释了什么，交给第 38 章检验。意义层也因此被押错了地方：言志押给作者，载道押给文本所承载的那个道（客体一头），接受押给一次阅读，而意义其实走在过手链上。文学性推向哪里，在意义账里另记；版本、销量、口碑与经典地位是另一层读数，两层怎样相关，留待检验。

读到「作品」「经典」「文学性」时，要留意本书正在提出的定义与日常使用之间的差别。提出定义能够使问题变得明确，却不能单凭定义取得历史和实验的支持。本书必须另把材料与检验交出来。

◆ 六、两个人陪你读，不替你证明

苏老师教过四十年语文，阿杰靠网文写作生活。他们在本书里是虚构的陪读人物，年龄也不承担论证。书中的课堂、评论、抄本与家庭对话，在没有另列真实出处时，都是为说明问题而构造的场景。

他们谁也不总是对的。苏老师会发现，自己重视的背诵可能没有交到下一手；阿杰会发现，原来以为只是老规矩的事，有时能使文字离开屏幕继续起作用。故事要允许他们改变，也要允许读者说，这个例子不足以支持那个结论。

〔待核〕提醒的不是读者不必在意，而是这里还有工作没有完成。古籍引文只使用本书明确列出的短语，不把记忆中的句子添进来冒充原文；理论家的具体表述没有核到，便标明「查原文〔待核〕」。本书自己的预测则用预测的语气，不穿上事实的外衣。

现在可以回到那张饭桌了。阿杰还举着手机，外婆的那一句问话还没有得到回答。先别替他们回答，看看这一首诗到了第二天，究竟往哪里走。

目 录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1
前言 8
导读 12
导论 一首 AI 写的诗把你写哭了，却没有人把它抄给谁 20

第一编 三家各押一头 29

第 1 章 《诗经》是谁写的 30
第 2 章 作者派：作者意图 41
第 3 章 文本派：新批评与结构 51
第 4 章 读者派：接受美学 61

第二编 三家的欠条 71

第 5 章 克默德与经典的存活 72
第 6 章 布迪厄与祝圣机制 81
第 7 章 与最近的前人对账 90
第 8 章 最强反例：陌生文本的配对检验 99
第 9 章 第四条路线：模仿论与新历史主义 108
第 10 章 三家互相欠 117
第 11 章 以意逆志与尚友 126
第 12 章 巴特与没有历史的读者 135
第 13 章 细读与被教出来的读者 144
第 14 章 四个「互相」检验文学史 153
第 15 章 欠条定理与属性三方程 162

第三编 缺了的第一层 171

第 16 章 意义被押进了哪一头 172

第 17 章　过手：中间的那只手　182
第 18 章　一次文学性的完整读法　195
第 19 章　作品的边界　208
第 20 章　认得出的下限　217
第 21 章　三界里的写作　226
第 22 章　销量是读数　235
第 23 章　经典是过出来的　244
第 24 章　隐喻、风格与悲剧　254
第 25 章　回到开场：《诗经》是谁写的　263

第四编　AI 坐上主体位　275

第 26 章　口传、笔、印刷、编辑　276
第 27 章　层断了　286
第 28 章　一角独大与目标空转　296
第 29 章　无手之文　306
第 30 章　写读同座　317
第 31 章　名传错相　328
第 32 章　署名、版权与奖项　338
第 33 章　过手回写　347

第五编　三本账　357

第 34 章　读数账　358
第 35 章　价值账　368
第 36 章　意义账　378
第 37 章　三本账落到日子里　388
第 38 章　判决性试验　397

结语　谁在写：写的人只是第一手　410

附录一　判词怎样才算错　417
附录二　预注册预言　420
附录三　欠条表　422

附录四　最小模型 424
附录五　术语对照 426
附录六　与本系列对账 428
附录七　〔待核〕清单与来源说明 429
附录八　过手比传播回路与文化记忆多出什么 437
附录九　七天保持实验的最小设计 440

导　论

一首 AI 写的诗把你写哭了，却没有人把它抄给谁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夜里本来只想看一眼手机，一段话却让你把手指停住。屋子没有变，灯没有变，你忽然不急着往下划了。

阿杰那天等的，就是这样的停顿。凌晨快两点，连载的新一章还差结尾。他让AI试着写一首诗，删了开头两行，换了一个不合人物语气的词，放进章末。桌边的面已经凉了，他没有吃，先按下发布。

评论很快来了。有人写「哭了」，有人说想起了家里的人。阿杰把那几条反复打开，屏幕亮在脸上，困意暂时退下。他觉得自己终于写到别人心里了。

第二天，他回外婆家吃饭。苏老师正在择菜，听说有诗，洗了手，把老花镜戴好。阿杰念完，又念了两条评论，等着她说一句好。

她没有立即开口。窗边一只塑料袋被风吹响，他以为她没听清，准备再念一遍。

苏老师把眼镜摘下来，搁在旧教案上。

「这首诗，有人背吗？」

阿杰笑了一下：「外婆，现在谁看完网文还去背？」

她把眼镜往桌里推了推：「那有人抄给谁吗？」

他低头看手机。那些评论都还在，刚才使他高兴的每一个字都没有少。他却第一次觉得，自己带来的一张成绩单上，少了一栏。

◆ 二、读者哭了，诗去了哪里

被打动和被交出去，是两件事。这是本书要从那张饭桌上取出的第一个区别。

阿杰并没有撒谎。评论写在那里，读者确实可以因一段文字而难过、安慰或忽然想起某个人。苏老师也没有资格隔着屏幕宣布，那些眼泪因为有机器参与就不是真的。读者不是为理论提供好看结果的人，他们可以喜欢理论家不喜欢的诗，也可以把某一首精心写成的诗看过就放下。

所以先还阿杰一个公道。他不是只拿数字炫耀。他在漫长的写作里等过回声，等过一个陌生人从文字中说出「我知道你在讲什么」。这一次，回声来了。我们不能为了提出新的问题，把已经发生的接触抹掉。

Porter与Machery在2024年的两项实验中发现，参与研究的非专业诗歌读者未能可靠区分所用的AI诗与人类诗作，并在若干评价上更偏好AI诗；作者标签还会影响评分。

[5] 这个结果涉及特定材料与受试者，不是对全部诗歌的裁定，也没有回答七天以后谁会把一首诗背出或交给别人。本书此处只借它说明：不能把「读者会被AI参与生成的文字打动」排除在问题之外。

苏老师问的也不该被缩成「能不能背下来」的考试。她放下眼镜以后，陆续说了几种动作：抄在纸上寄给旧同学，背给一个暂时不方便看手机的人听，

记住其中一句，过几天遇到事再拿出来讲。她所问的，是文字到达一个人以后，那个人有没有让它继续往前走。

阿杰打开后台。阅读、评论、收藏各有记录。他能够知道有人按了哪个按钮，却不能因此知道对方离开页面以后说过什么。一位读者可能什么都没有点击，却把某句话写在信里；另一位读者点过收藏，后来一次也没再打开。平台留下的不是人的全部日子。

本书的贯穿故事设定为：这首诗使读者动了情，却没有接到下一次转交。它是一幅用来提出问题的画面，不是一项已经做完的调查。在现实研究中，没有转发记录与没有过手并不能画等号。要判断后者，必须寻找这张成绩单以外的材料。阿杰此时的诚实回答只能是，他还不知道。

这一句不知道并不丢人。比起立刻补上一项「转发量」，它反而使问题清楚起来。转发可以只是随手按键，也可以是一个人认真替朋友选文字的结果；抄写可以只是被要求完成，也可以是舍不得一句话停在借来的书里。同样的动作名称，不能替具体的人做完判断。

「你念给我听，算不算？」苏老师问。

阿杰抬头。这一问把他从后台拉回了饭桌。就在几分钟前，他还只是在展示成绩；现在他开始回想，自己有没有读过那首诗，有没有哪一句愿意在不看屏幕的时候再说一遍。

本书不会在这里给他补一个立刻学会的结局。那首诗还是那首诗，他还要继续写，读者还会继续读。只是在写与读之间，多了一只需要被看见的手。本书把这件事叫作「过手」。现在先记住这个名字，完整的定义留到第 17 章。

◆ 三、三层图，先看一眼

一段文字留下多少记录，它怎样继续起作用，它把人带向什么地方，不该记在同一栏里。

阿杰把几页截图排在桌上，苏老师拿来一张旧教案的背面。他先写「评论」，下面写「点赞」，又加了「收藏」。这些都回答发生了多少可见的接触，是第一眼最容易数的东西。本书称它们为读数。读数并非假的，问题只是，它读到了什么，又没有读到什么。

苏老师问：「这首诗，你觉得哪一句最不能丢？」

阿杰翻回正文。方才他念评论很熟，念到自己的诗却还要看屏幕。他圈出一句，解释为什么人物到这里应该这样说，又发现前面那个自己替换的词，可能把语气改得太满了。他原来只想把话说得更动人，现在要想的是，改得动人以后，还认不认得出小说中的那个人。

这一处进入了另一层：这段字怎样守住自己，又怎样支持下一次表达。苏老师若念给学生，学生改用在别的场合，哪些地方还应让人辨认出这是同一段文字？阿杰若借了别人的说法，能不能交代来处，不能靠省略别人的手来放大自己的功劳。这些不是评论数量所能直接回答的。

本书把这一层叫作价值，用三个简明的动词来读：真守、善推、美聚。它们在文学里的具体问法，不是「版本校得准不准」就结束，而是文字经过多只手还能否认出来，相关的人有没有在转交中吃亏，以及有没有人自愿为它付代价继续交，而且交出去的样子没有被压成同一种。完整的文学用法，后面会逐一展开。[6]

但即便记清这些，仍有一问没有落笔：为了什么？

阿杰说，为了写完故事，养活自己，也为了有一天写出一段自己不舍得删的话。苏老师说，她教过那么多学生，总希望有人离开学校以后，不只是记得她扣过多少次背诵分，还能在某一天找到一句值得说给别人的话。

这里不是给写作指定一个统一目标。阿杰不必因为要收入就感到羞愧，苏老师也不必证明自己每次备课都服务于同一个宏大的目的。问题在于，忙完这些动作以后，人是不是还能够形成新的表达、选择自己的路，并在所做的事情里有能够安放自己的地方。

这是意义的一层。创造、自由、幸福，是本书用来追问方向的三个词。它们并不是在文学之外补一段劝人向善的话。作者为什么写，读者为什么停，转交者为什么愿意花时间，都与这一层有关。没有说明方向，最会写的人也可能只是在完成越来越密的任务。

阿杰于是给那张纸分出三行：留下了哪些读数，文字怎样起作用，这一切为了什么。他很快发现，第一行可以从手机抄下来，后两行却不能。不是因为后两行神秘，而是它们需要另一种材料，需要回到具体的人和动作。

三行不是从低到高的三个台阶。一个写作者要生计，一位老师要课堂，一本书要可辨认的版本。我们不会要求谁离开记录与工具去追求纯粹的意义。我们只是不让一行代替其余两行，也不让暂时答不出来的一行被悄悄删掉。

◆ 四、先清三个误会

本书提出新的问题，不靠否定已经发生的写作与阅读来取得位置。

第一个误会，是以为它要证明AI不能写诗。阿杰的那一晚正好不是这样的故事。工具可以参与形成一段使人愿意读、甚至受到触动的文字。问题随后才

来：谁认真选过，谁修改过，谁愿意把这段话当作自己的交付，谁接着让它进入另一个人的日子？这些问题不会因起草工具不同就自动消失。

一个人原来写不出开头，借助AI得到几个可能，选出一段后反复修改，再念给某个重要的人听。这一过程里，机器的帮助是真实帮助，人的选择也是真实选择。本书必须把它们都放在桌上。把机器的全部贡献抹掉，与把人的全部动作抹掉，是两种同样省事的写法。

第二个误会，是以为背得越多就越有文学性。苏老师听到这里，先不高兴。她确实相信背过的东西能留下，几十年教书也常从记住一句开始。但她知道另一面：有的学生为了第二天检查，反复念到半夜，考过以后很快忘记；有的学生一次没背顺，过了几年，却在自己的文章里认真用起当年那段文字。

这两个场景是对背诵的追问，不是对它的嘲笑。背住可以是一种代价，也可以为以后交出去留下条件；它并不因为费过力，就保证后来的路已经走成。更不能要求一个人为了证明热爱，多耗本来不必耗的时间。代价是要被研究的事情，不是越大越好的勋章。

「我有时候也只是怕他们忘。」苏老师说。

怕忘，能够解释老师为什么重复，却还不能解释学生后来为什么愿意再说。书里会让她慢慢区分这两种努力。她不需要否认自己做过的事，只需要允许过去的办法受到今天的问题检查。

第三个误会，是以为本书看轻读者。恰恰相反，只有先认真对待读者，才能继续追问他离开一页文字以后做了什么。一个人不只是给作品打分的眼睛，也可能是会选择、会保存、会改变表达的人。阅读不是没有分量，只是不能因此把阅读以后的一切都当作已经完成。

不过，不愿意交出去也不应该被判为不合格。有些阅读只属于一个人的安静时刻，他没有义务替作者把文字交到下一人那里。本书研究哪些行为支持文学往下走，并不因此获得命令每个读者公开自己感受的资格。一个人可以拒绝，这份拒绝也使「愿意」不只是客气话。

三种误会清开以后，争论才有一个共同起点。工具不先被排斥，背诵不先被神化，读者也不先被征用。我们看的是一段文字经过一个人时，究竟发生了哪一步，而不是先按时代、年龄和媒介给不同的人排好高低。

阿杰听得有些不耐烦，又有些松快。外婆不是在要求他回到纸笔时代。他也不必为了继续使用AI，就装作那只手的问题没有被问过。

◆ 五、四个词，一个例子

一个抽象说法要能帮助读书，最后总得回到一段具体的经历。

苏老师让阿杰把手机倒扣在桌上，自己从书架取下一本旧书。她没有让他跟着背，只说自己从前怎样准备一堂课。这里不用古诗原句，来看她做过的几个动作就够了。

先是形状。同样一段文字，印在书页上是一行行字，在她的教案上变成几处停顿，在课堂里则成为要从嘴里交出去的一段声音。她不是随便换一种说法就算完成。哪一处应停，哪一个字不能被吞掉，哪一句被先念、哪一句留在后面，都会影响学生接到什么。

再是路。她第一次教时，照着自己的理解一路讲完，以为明白的学生自然会记住。后来她试着先让一个学生念，再请另一个学生说刚才听到了哪一处。

她讲同一段文字所经过的动作变了，学生能插进来的位置也变了。这条路不是课本旁边的一根箭头，而是课堂上一个声音接住另一个声音的实际次序。

还有土。她会怎样解释，不只来自那天的教案。教过她的老师、自己抄过的文字、以前学生卡住的地方，都在其中。那并非一堆不影响当下的背景。少了某一段积累，她可能听不出学生为什么会把那句话念成另外一种意思，也可能没有耐心等他重来。

最后是回写，也就是反馈回来，改动下一次做法。一个学生离开课堂以后把诗念给家里人听，回来告诉她自己改了哪里。苏老师重看教案，才发现自己一直认定最要紧的那一处，并不是学生在新的场合最需要的一处。她没有因此把原来的文字全改掉，却改变了下一次课堂准备怎样开口。

形状、路、土、回写，说的是同一堂课里不同的着力处，不是四个可以各自关起门来的箱子。书页上的文字限制着怎样讲，怎样讲又改变谁能接住；谁接住、在哪里再用，还会回过头影响老师认为什么值得先讲。把它们拆开说，是为了不漏掉；把它们放回一起，才看得见发生。

阿杰在那张三行纸旁边又写了几笔。他想起自己起草那首诗时，先选了容易催出情绪的句子，又删掉了一段可能拖慢阅读的交代。读者的回声使他相信，这种写法可以继续用。可他还没有问，回声究竟帮他保住了什么，又使他渐渐不愿意花时间写什么。

他没有当场把诗重写。苏老师也没有给他布置作业。他们只是把原来靠一句「效果很好」就可以结束的谈话，留得更长了一点。

傍晚收桌，阿杰把那张纸折好，没有拍成图片发到群里。他问外婆能不能借走那本旧书。苏老师先把夹在里面的一张教案抽出来，翻到背面，看了看已经淡了的字，又放回去。

「借可以。」她说，「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阿杰以为她还要问那首诗有没有人背，苏老师却把书名转到他面前。

「你知道《诗经》是谁写的吗？」

带走的话

读者哭了，是文字到了一个人那里；有人为它停下来，再交给谁，才是另一段路的开始。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读者被打动、留下读数与文字被交出去，合成一件已经完成的事。
>
> 本章立了什么：读数、价值与意义要分别追问；书名问的不只是第一遍谁写，更是后面谁还在写。

第 一 编

三家各押一头

苏老师的问话，把阿杰从昨夜的评论区带到了一本旧书前。这里多数诗篇没有可以确定的作者姓名，却有后来的人不断地读、背、抄、讲。于是，「谁写的」不再是一栏填完就可以过去的资料，而成了一道问题。

这一编先不宣布答案。我们把问题交给三种问法：重作者的人怎样答，重文本的人怎样答，重阅读来往的人怎样答。每一种问法都要先得到充分的说明，再来看它没有接着追问的地方。

三家都能从自己的一头接近「谁写的」；这一编还要问，谁在往下写。

第 1 章

《诗经》是谁写的

《诗经》是谁写的： 大多无名，也有「家父作诵」「寺人孟子」「吉甫作诵」——诗是作来给人诵的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从柜子深处抽出一本旧本子，原来以为已经忘了的字迹，比记忆先认出了你。

苏老师找到那本教案时，阿杰正坐在地上替她整理书。封面软了，装订处裂开一道细口。他要把整摞抱走，她伸手接过最上面一本，翻到第一页。

上面写着：「《诗经》作者：大多不可考。」

这是她四十年前备课时留下的字。末尾那个句号很重，像一颗小钉子，把这条知识钉在了本子上。阿杰念出来，觉得事情似乎到这里就说完了：不知道作者，那就写不知道。

「你当年也这样教？」他问。

「先这样交代。」苏老师说。

他继续往后翻，看到圈点、停顿、几处被划掉的讲法，还有哪一段准备请学生接着念。那些字占的地方，比作者姓名那一行多得多。

「那它怎么传下来的？」阿杰问。他本来想给小说找一点材料，此时却暂时忘了自己的小说。

苏老师把那本教案移到亮处，没有马上答。她的指尖停在一个已经看不清的人名旁边，想了一会儿，才说：「这一处，是有个学生问住了我。」

那个学生的脸，她一时想不起来了；他留给她的那一问，还夹在这本教案里。

◆ 二、大多没有名字的诗

不知道最初作者的姓名，与没有人写过，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诗经》多数篇章没有留下可以确定的作者姓名，这是本章的起点；诗中出现的少数名号，也还需要区分文本写了什么、后人怎样认定，以及哪些身份问题仍待考证。[2] 我们不能由「大多不可考」一步走到「从来没有作者」，更不能因为书后来被许多人使用，就把最初作诗的人一笔抹去。

不妨先看阿杰较熟悉的情形。他把一段小说发出去，作品页上有名字，后台有账号，自己也还记得怎样改过。读者若问，他可以给出一段解释。这种书写关系使人很容易相信，先找到写作的人，就找到了文字的根。名字像一根绳，牵住作品，不至于让它四处漂。

可是当这根绳在历史里看不清了，文字并没有因此总是消失。我们仍然能辨认某一段属于《诗经》，能讨论相邻字句怎样配合，也能看见后来的人把它接到不同的日子里。无法完整说明最初一只手，不等于后来每一只手的工作都没有证据；后来的工作有证据，也不等于最初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先还考证的人一个公道。寻找作者、辨认名号、研究文字的来处，不是站在文学门外查户口。有时只差一项来处，我们就可能把一段反对的话当成赞

成，把一个角色说的话当成写作者本人赞同的话。知道得更多，会约束我们怎样读，也会使某些轻易的解释站不住。

所以本书不会对作者不可考感到庆幸，更不会把未知当成自己的便宜。关于最初写作的一切可核材料，都值得继续找。我们只是说，寻找第一只手与解释文字后来怎样走，并不是必须由前一问完全解决、后一问才能开始的两道门。

阿杰那首诗恰好提供反面的提醒。起草工具、修改经过、发布的人，他都能说出一些。最初写作的一端并不像古诗那样遥远。但是，知道它怎样出现在屏幕上，并不能让我们预先知道七天以后谁会把它交给别人。

这两种情况不能直接拿来比赛高下。古书与一首刚发布的诗，经历的时间、进入的场合、得到的支持都不同。三千年与一个晚上更不是两组已经配好的比较。它们在本章的用处，是把两种问题拆开：知道写作的来处，不保证知道后续的去向；来处暂时不明，也不等于后续发生便无法研究。

于是，「作者是谁」这一栏旁边，需要留出另一栏。不是写「群众」「文化」或「历史」几个大字了事，而是尽可能写出那些具体动作：谁拿到哪一种文字，抄了哪一段，教给谁，后来的人又从哪一处继续。只有这些动作一点点清楚起来，「传下来了」才不只是一句包住全部中间过程的话。

这里还要分清一层。书页保存下来，与文字在人之间继续被使用，也不是完全重合的事。一部书可以被妥善收藏，却很少进入新的说话与写作；一段话也可能在许多人的嘴里活着，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从哪一本书接来。前者需要保存的工作，后者需要来源的辨认，两边都不该被轻易贬低。

本章不准备给这些情形立刻定名。我们只看苏老师眼前的东西：一条关于未知作者的记录，后面跟着几十页怎样教人读的教案。第一行交代了什么，后面的纸页又交代了什么？它们不是彼此竞争的答案。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常常只把第一行当作知识，把后面那些动作当成不必解释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诗经》就会给我们一种过于安稳的错觉：尽管不知道谁写，只要书还在，文学好像就已经在那里了。可书不会自己走到苏老师的课堂，也不会自己接上某个孩子的下一句话。那些工作发生在哪里，正是本书不愿省略的部分。

◆ 三、留了名的人，说自己「作诵」

在本章使用的几个短语里，除了名号，还有动作。这是本书转动问题的地方。

「家父作诵」「吉甫作诵」，写出来的不只是让人辨认的称呼，也有「作诵」。「寺人孟子」则提醒我们，不能把《诗经》简单说成完全没有与创作相关的名号。这里不补引原句上下文，也不把记忆中的篇名当作已经核准的出处：相关篇名、人物身份与原句上下文，均须查原文〔待核〕。[2]

看见动作，并不表示只凭这几个字就能恢复古时一场完整的演出。谁在什么场合诵，诵给谁听，文字怎样被保存，这些都需要另外的材料。我们没有看见的，不能用一间想象出来的古代课堂填满；也不能让一个现代人对「朗诵」的习惯，直接替古字作最终解释。

本书在此明确提出自己的读法：把「诵」理解为诵读、歌诵所打开的转交，诗作出来是给人诵的，诵本身就是一次转交。这是本书的读法，不是训诂

定论。 它在这里承担的是提出问题的作用：诗的事情，是否在纸页写定以后仍由人的开口继续完成？[2]

这样读，目光会从「名字后面那个人是谁」，稍稍移到「这个动作把谁带了进来」。一个人开口，面前或远处就有可能接住的人。那个接住的人未必照原样继续；他可以记得一段，忘掉一段，可以在别的场合换一种讲法，也可以拒绝再讲。文字后来成为怎样的作品，就与这些动作不能完全分开。

先别急着把这种情形说成人人共同创作。苏老师教学生背，当然不是在古书上补签自己的名字。她也没有因为花过时间，就获得任意替换诗句的权利。本书要看的不是用「大家都在写」抹去贡献差别，而是那段文字在每一次被接住、守住和交出时，怎样继续取得现实的生命。

最初写作的人做了最初的工作。整理文本的人做另一种工作。把它带进课堂、重新解释给学生听的人，也做了不能仅由前两种工作自动完成的事。

若把后面的工作都称作机械搬运，就必须回答，为什么相同一段文字经不同的人教，得到的后续并不必然相同。反过来，若说后来一切改动都同样有价值，又必须回答，怎样的改动已经使人认不出它。

这些问题并不要求我们先替古诗寻找一个唯一的读法。它们要求保留差别：有人接过来是为了完成当天任务，有人接过来是想向某个不在场的人说话；有人保留原句，有人只带走一部分；有人交代来源，有人已经不知道自己从哪里听来。不同的差别，要留下不同的记录，不能只算成同一种「影响」。

阿杰听见「作诵」，想到的却是自己发布以后那一串评论。他说，读者在评论里写出感受，也是向别人说话，不能因为没有抄诗，就当成什么也没交。

这句反问有分量。苏老师不能只认自己熟悉的那一种动作。如果评论认真带着原文的某一处，把它放进一个新的问题，并使另一个读者接着讨论，那么它与随手留下一个表情之间，确实需要分辨。要研究的是交出去什么、怎样交，而不是先按纸本与屏幕划界。

但阿杰也得接受相同的检查。一个表情、一声感叹、一段具体的转述，不能因为都出现在评论区，就被算成同一种延续。有多少人读过，仍然重要；有多少人把文字的某一部分重新交出，是另一问。两者可以一起发生，也可能分开。

这正是本书读「诵」的用意。它不是拿一个古字给现代技术定罪，而是借着其中的动作，把文学中间的那一步重新放到眼前。再次说明，把「诵」读成转交，是本卷的解释选择，不是凭两个短语已经完成的文字学结论。后面的研究必须离开这个短语仍能成立，不能永远靠它担保。

假如以后更详细的训诂材料要求改变「诵」的历史解释，本书也不能假装无事。它需要改写这条材料承担的作用，同时检查自己的问题是否还有其他文学材料支撑。一个理论不能让喜欢的古字承担超出证据的重量。尊重古书，也包括允许古书不替我们说希望它说的话。

苏老师重新看那本教案。她年轻时在作者一栏画过一道线，下面准备了许多怎样念、怎样停、怎样请学生接话的安排。现在她知道，自己的这些安排不能直接证明古人怎么做；却能让她意识到，关于文学，自己实际做过的工作，比作者栏里那一行答案多得多。

这一点不需要把未知填满。一个名字暂时查不清，可以明明白白留在那里；一个动作确实发生过，也可以逐一记录下来。把两种诚实并排放着，我们才不会因为急着回答「是谁」，反而漏掉「做了什么」。

◆ 四、三家怎么答这道题

三家首先给出的是三种有用的问法，不是三种等着被本书推倒的错误。

阿杰把那页教案拍下来，问：「要是让文学老师回答，他们会怎么说？」

我们先请最看重作者的一种问法出场。它会提醒，诗不是从空气里落到书页上，总有写作的处境、试图说出的话和表达的选择。没有作者姓名，也不能把任何意思都放进去。能查的来处继续查，查不到的地方承认查不到。这一问法的好处，在于它使理解不只服务于读者此刻的方便。

给作者派还公道，不能只用一句「它也有贡献」匆忙带过。你大概也遇过自己的话被别人截出一半，变成另一种意思。此时，你会希望别人听见前后文，知道你本来在回答什么。把这份要求带进文学阅读，并不幼稚。它关系到怎样公平地对待一个不在场的人，怎样防止把强加的意思说成作者已经同意。

但当本书从过手的方向继续追问时，问题变成了：我们认得的那个作者，是不是只由他最初的意图决定？后来选取哪些文字、怎样解释他的经历、把哪些词放进对他的介绍，也会参与形成他被认识的面貌。关于特定作者的真实变化，要有接受史材料，不能从这个问法直接写成史实；具体对账留在后章。[3]

第二种问法先把作者姓名暂时放到一边，要求我们认真看字。声音、用词、句子前后的关系，不会因为读者喜欢某个解释就全部让路。两个人争一段话的意思，不能只比较谁的经历动人，还得把手指放回同一行字上。

这就是文本派值得被认真听的理由。它给阅读一份公共的凭据。苏老师若批作文，只问学生心里本来多么真诚，而不问写下来的句子是否让别人明白，就会把写作变成旁人无法接近的自我保证。阿杰若说所有解释都对，也无法说明为什么读者把人物性格理解反了，会使他着急修改。

本书接着问的是，这个被放到桌面上的「同一文本」，怎样成为大家共同指认的一份东西？哪一种写法被保留，哪一段被节取，哪里被改动，后来的人采用了哪一份，都是要研究的事。文本给读者约束，不等于文本作为这一份可使用的文字，其来路已经不必解释。版本问题与细读问题可以互相支持，不必谁取消谁。

第三种问法把目光放在读的那一刻。作者离开以后，字并不会自动把全部意思送进每个人心里。读者已有的经验、等待听见的问题、面对这一段文字的场合，都参与了理解。苏老师教过同一段许多次，也会知道，自己说明白与对面的人接住，并不是一个动作完成的两种叫法。

这一问法同样值得还公道。它不让读者只成为空位，也不让文学史只剩作品排列。不同年代的人怎样读，原来不被注意的部分怎样后来被注意，都是实在的问题。姚斯、伊瑟尔等人的论述，将在第 4 章分别展开，不能在这里用一句「只管当场感受」代替他们全部做过的工作。具体原文查原文〔待核〕。[3]

在此基础上，本书问「读完以后呢」。一个人得到了新的理解，并不自动意味着某一段文字已经被交给下一人；一次精彩的解释，也不能直接折算成多年以后的存活。反过来，一个人抄下某一段，未必能写出复杂的书评，却可能使另一个人以后接着使用。我们需要把这两种后续分别看清。

还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读者派这一种问法重视阅读中的来往，不等于读者这个人只是来往本身。具体的人阅读时会选择、判断和感受；他写起自己的话，也可能成为写作的一方。把理论放到哪一头，与把一个人固定成哪一种人，是两回事。全书不会因为有了三家，就把文学生活中的人分别关进三个格子。

三种问法到这里都没有被取消。作者的问题保留，文字的约束保留，阅读的生成也保留。本书要检验的，是它们在解释文学怎样继续时，是否都容易把目光停在写与读两端，把中间的转交当作已经给定的通道。这个判断必须经得起后面的原文对读，不能先把所有承认复杂过程的理论删除，再宣称三家确实只有两端。

于是，《诗经》的难题重新出现：最初的姓名大多不明，为什么文字仍进入后来人的声音？阿杰那首诗的来处能够交代，读者又有回声，为什么故事里的下一手还没有开始？本书把这两个问题并置，不是说它们已经构成因果证明，而是要求一种解释能够分别说明，最初来处、当场阅读和后续转交究竟有什么不同。

把这几个差别说清，才有资格往下写「过手」。否则，它也可能变成一个新的大词，把没有说明的中间过程重新包住。

◆ 五、放回日子里

那天下午，苏老师没有把旧教案全部送给阿杰。她挑了几页，让他带回去看，其中就有那一行「《诗经》作者：大多不可考」。阿杰说自己已经拍过，不用再拿纸，她仍把纸递给他：「后面还有字。」

他翻过去，果然看见另一段备课记录。那里没有完整的结论，只有一处学生曾经停住的地方，以及苏老师准备下次怎样重讲。那个学生的名字已经淡了，问题还清楚。他忽然明白，外婆所说的「后面」，不只是纸张的另一面。

这几页教案属于贯穿全书的虚构故事，不能替《诗经》的传承史作证。它们让我们看见，一位老师在作者姓名以外还要做多少事。如今，纸页到了阿杰手里，他会接走什么，暂时还不知道。

回去的路上，阿杰没有立刻打开写作软件。他想到那首诗，试着不看手机说出其中最想保留的一处。没说完整。他停了一下，发现自己原来十分熟悉读者怎样夸它，却还不十分熟悉它自己。

这一发现不能替诗判死，也不能替阿杰判输。它只把下一步变得具体：在要求别人替自己记住之前，先问自己究竟准备交出去什么。可能重看一遍，可能修改，可能决定不再用那一段，也可能把它交给一个愿意指出问题的人。

本章关于古诗的那一步，也停在应当停的地方：把「诵」看作转交，是本书的读法，不是训诂定论。它打开了一个问题，尚未替全书回答这个问题。第 25 章，我们会带着中间的论证回来，重新问《诗经》是谁写的。

现在，先把三家中最愿意追索最初写作者的那一家，请到桌前。

带 走 的 话

姓名告诉我们曾有谁作诗；把「诵」读成转交，还会追问，后来的人怎样让这段文字继续。

> 小 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作者姓名可考与文字能够存活，视为同一件事；把后来的转交当成已经解释完的背景。
>
> 本章立了什么：保留最初作者的工作，也追踪后手的工作；「诵是转交」作为本书读法提出，等待后续材料检验。

先请最想找作者的那一家出场。

第 2 章

作者派：作者意图

作者派：作者意图——文学主体的属性发生学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你明明只是写了一句话，对面的人却像拿到了一把钥匙，已经替你打开了整间屋子。他说你一定受过伤，一定忘不了某个人，一定在那天夜里哭过。你想解释，又怕解释以后，那句话在他心里也跟着轻了。

那首诗发出去以后，阿杰收到一条私信，问他是不是刚刚失恋。对方放轻了语气，像怕碰到伤处，还劝他早点休息。他先笑了，手指落到键盘上，打出「没有」，却迟迟没有发出去。

诗是机器帮着起草的，那个雨夜并不是他的雨夜。可是句子由他选，最后那个词由他改，连载也由他发。他若说与自己全无关系，似乎也不对。窗外的车经过，屋里一亮，又暗下去。读者还在等他的回答。

第二天，苏老师看见那条私信，说：「他关心的，可能不是你的户口本。」

「那他为什么要问我？」

她把手机还给他：「因为这段话让他想认一个人。可他认出来的，未必就是你。」

阿杰终于回了信。他没有编一场失恋，也没有把读者的好意打回去。他说这是小说里人物的声音，自己认真选过，但事情不照着自己发生。回完之后，他第一次发现，署名很短，站到那个名字后面却并不容易。

◆ 二、先听写的人想说什么

作者意图值得被问，不是因为作者拥有随时改判的特权，而是因为一段话确实由一些选择形成。哪个词留下，哪个停顿被删，为什么由这个人物在这个场合开口，都不是完全没有来处的。把这些选择统统当成无关的事，理解容易只剩读者今天最方便的一种用法。

赫施在《解释的有效性》（1967〔待核〕）中，以作者的言语意义为解释的重要依据，并区分意义与意味。这里按该书的问题方向转述，不补未经核对的原句；概念的完整条件与论证位置，查原文〔待核〕。

本章先取其中一件普通人容易遇到的事：我们怎样分清「他当时在说什么」，与「这句话今天使我想到什么」。两问都可以有价值，答案却不能互相冒充。

想象阿杰写一个人物在车站等人。故事前面已经交代，来的人不会再出现。人物仍把一张旧票夹在书里。读者可以由此想起自己的等待，也可以把旧票看成某种不愿承认结束的动作。但如果读者说，作者是在介绍一种最省钱的乘车办法，他至少需要解释，前后文为什么都在谈离别。不是任何一个联想都能成为对这段文字的解释。

这个构造的小说片段，显示了作者意图的一份用处：它使「我想到」与「文字正在做什么」之间保持一点距离。读者可以走远，却要知道从哪一步开

始是自己的路。把个人的触动说明为个人的触动，并不会使它低级；只有把它说成作者已经替自己承诺过的话，问题才出现。

第二份用处，是让某些选择承担责任。假使作者故意删去人物在前文中的拒绝，使后面的顺从看起来毫无保留，那么读者追问这次删改，就不能只得到「怎么读都行」的回答。写作并非一旦公开便没有人需要解释。

作者可以承认自己当时没有想清楚，可以修改，也可以为原来的安排辩护。无论怎样，他都不能凭一句作品独立，就把具体选择留下的后果全部推给别人。

但意图也不是藏在头脑里的一张万能凭证。阿杰说自己想写孤独，并不保证他写出来的就是孤独；说自己本来很真诚，也不能让一个轻率的句子自动成立。想做什么、实际做出什么、别人接到什么，至少是三件需要对照的事。

作者派最有力量的版本，不应被说成「作者解释了就算」，而应被理解为：解释有一个需要尽力辨认的历史对象，判断不能随时被今天的需要改写。

我们还要把意图与私生活分开。研究一个人怎样安排这段文字，不等于索取他的全部生活。阿杰可以说明人物、语气和修改理由，而不向读者交出自己的聊天记录。一个读者觉得小说像自己的经历，也不证明作者经历过同样的事。把作品当成作者私生活的透明窗口，既可能误读作品，也可能误伤人。

所以作者姓名、作者经历、写作意图与作品中的说话者，并不是一排可以直接画等号的词。姓名帮助我们定位资料，经历提供可能的背景，意图指向表达选择，人物声音则属于具体写法。它们可能相互支持，也可能存在距离。这些距离恰好是需要解释的地方，不该被一句「作者一定如此」填平。

中国的「知人论世」传统也提醒我们不要让文字彻底失去来处。本书在第 11 章还会回到「以意逆志」「尚友」等词，讨论它们怎样把作者与读者接起来。这些词的出处与语境仍须分别核对，不能缩成同一套理论。它们先为我们留住一个合理的要求：面对一个不在场的声音，先努力听清，而不是先把他编成自己需要的人。

◆ 三、还它公道，也问边界

给作者派还公道，要在它最能帮上忙的地方看它，而不是挑一个迷信传记的读法充当全体。它守住的，是表达曾经由某个人作出、理解应当可以争辩这一点。没有这一点，作者的文字很容易成为任何人任意取用的空容器。

苏老师曾批过一篇虚构的学生作文。作文里的孩子把一件没有发生的好事写得很完整，原因只是他以为老师喜欢那样的故事。苏老师问的是，你为什么让人物这样做，而不是你的家庭是否真的发生过这件事。一个问题追表达，另一个问题追隐私。作者能够回答前一个，已经使作文进入了可以修改的地方。

同样，一份用来道歉的文字与一段写人物假道歉的小说，可能使用相近的句子，所做的事情却不同。读者不能只认几个字，就取消说话的场合与表达的安排。作者意图帮助我们辨别这种差异。但倘若作品实际写成了另一种效果，作者也不能把未实现的愿望强加给文字。意图是解释中的根据，不是免于检查的印章。

把这一问法称作「文学主体的属性发生学」，是本书自己的归纳。它关心写作这一头怎样通过经验、选择与表达，使一个可以被辨认的声音形成。我们不用这个名称追授给赫施，也不声称他的原著使用了同样的框架。新的命名应当帮助看清它在做什么，不应当取代对原著的阅读。

这里随即出现本书要继续追的边界。即使我们对最初的表达选择已有充分说明，是否也就说明了后人认识的那个作者？一个名字进入评传、课堂、书封和读者谈话以后，它还会被重新组织。最初的写作者做过的事不会被倒过来取消，但后来被认出来的作者形象，并不必然等于他当时心里对自己的认识。

阿杰以为自己写的是一个犹豫的人，读者却反复从他的作品里挑出最干脆的句子。朋友介绍他时，也开始说他擅长写决绝。几个月后，他接到一份约稿，要求他继续写那种果断的声音。在这条构造的接受链里，读者没有改变阿杰出生在哪里，却改变了阿杰这个名字在交往中的用途。

这种用途还会回到写作。阿杰可能顺着读者的期待写，也可能故意写一个迟疑的结尾，说明自己并不只会一种声音。他下一次选什么，已经受到后来的人怎样认识他的影响。由此，本书追问的不是作者是否存在，而是「这个作者具有什么属性」的判断，怎样在接续中变得稳定，又怎样被下一次作品改动。

反对者可以说，这只是名声，不是作者本人。这个反问必须留下。我们若把两者混成一个词，所谓作者被后来的人写出来，就会变成毫无边界的夸张。因此，本书在后面的三条关系中，明确研究作者形象的回写，例如评传介绍中哪些词增加、哪些词退去，不凭这些材料推断一个人的全部人格，更不推断已经过去的心理活动真的被后人改变。

再进一步，作者形象发生变化，也不自动意味着作者意图理论无法解释。原著可能已经区分解释与评价，允许后来的意义关系不断发展。本书不能把这种公开承认的范围叫作偷偷借来的条件。

可以登记的缺口，必须落到某一段推导：它是否用一个已经完成的作者形象来说明文学存活，却没有交代这个形象在后手中怎样形成。这样的判定需要原文，不是把派名写在表格里就结束。

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误》（1946〔待核〕）将在下一章以另一种方式挑战作者权威。本章不先借他们把作者派赶下台。

作者派的长处已经清楚：让解释保有根据，让表达选择有人承担，让读者知道什么时候是在理解，什么时候是在另作使用。接下来的问题也清楚：最初那个人说出了什么，与后来每个人借这个名字在说什么，必须分开记。

◆ 四、后手怎样把作者写出来

作者形象的回写不是后人随意编造，而是一连串可以留下痕迹的选择。谁被反复引用，哪些篇目总在选本开头，哪一段经历被放到作者简介第一句，哪一种语气被当成他最像自己的语气，都在参与形成一个可被公众辨认的作者。

为了把这件事看得具体些，我们继续使用阿杰，不借真实作家的名声变化充当未经核实的证据。设想他的早期读者主要带走人物的讽刺，后来一群老师更多节取小说里的体恤。两种选择都能在文本中找到依据。作者简介随之从「锋利」转向「温厚」。

若我们只是比较两个词，很容易说人们评价不同；若继续追踪词的来路，就能看见哪些节选、讲述和转交在前，哪些简介在后。

这里有三种可能，不能只保留最支持本书的一种。可能是阿杰自己先改了写法，后来的评价跟着变；可能是文本大体未变，新读者挑出了以前不受注意的部分；也可能是一次宣传先改变了标签，读者再循着标签寻找相应段落。三

条路的次序不同，需要的材料也不同。把所有变化都叫回写，不追先后，会把有用的判断重新说空。

本书更感兴趣的是第二、第三条路中，人的具体动作怎样起作用。一位老师不是把全部小说搬进课堂，而是挑一段，改一道问题，让学生用自己的话再讲。学生带出去的也许不是老师原先圈中的那句。经过这些变化，一个作者的面貌开始以不同的词被说出。所谓后手，不是站在终点按一下评价键的人，而是实际选择并组织下一次接触的人。

但要把这条链子写成研究，至少要保留时间、出处与未发生的可能。某个词第一次在简介中出现的时间，不能被猜成读者转交的时间；出版者统一改封面，不等于许多读者独立形成相同看法。若几百篇介绍只是抄同一份宣传材料，数量很大，独立的手却可能很少。统计时不辨认抄自哪里，就容易把一只手误当成一片人群。

反过来，一篇只出现过一次的私人讲述，可能有很深的个人分量，却未必能改变公共作者形象。个人使用、局部社群中的认识与更广的声誉，是不同的范围。本书不能因为重视一只手，就省略范围问题。要问改变的是谁所认识的作者，持续了多久，离开这个场合以后还成立不成立。

作者本人对这种回写，也可以接受、拒绝或修改。阿杰看见「温厚」的介绍，可能很喜欢，也可能觉得自己被磨掉了刺。他写一封说明，读者未必接受；他写出新作品，旧标签也未必马上退去。作者不是在后手前全无力量，却也不独占最后一句。这种有抵抗、有延迟的形成，比「作者决定一切」与「读者决定一切」都更接近日常经验。

我们于是得到一条不用字母也能说清的关系：后来的人从文字中挑出什么，怎样重新交给别人，会参与形成我们认得的那个作者。它并不改写最初写作者的生物身份，也不抹去他的具体劳动；它解释的是作者作为一个文学声音，如何在交往中获得和失去某些属性。正式的记录办法在第 15 章写出。

这一关系仍要接受反例。倘若一个作者在不同接受群体中的形象完全稳定，或者变化全部可以由他自己的新写作解释，本书就不能硬说那里存在未被解释的后手回写。留下这种可能，才能使「作者形象由后手形成」不成为无论怎样都对的话。

对读者而言，最小的一步只是换一个问题。看到「这位作者一向如何」的介绍时，先问这是谁依据哪几段文字作出的判断。不是为了把介绍全推翻，而是把名字后面那些已经淡去的手，再看清一点。一个作者值得被认真认识，也值得不被一个流行形容词永远关住。

还有一种更细的检验，是把作者信息的几种内容分开。告诉读者作者年轻、告诉读者作者经历过类似事件、告诉读者作者本人解释这段话，带来的并非同一种根据。年龄可能只是标签，经历可能提供背景，自我解释则直接涉及意图。把它们都叫作者效应，会使研究还没开始就把问题混起来。

设想阿杰给两位朋友相同的一段，却分别附上不同的说明。一份只写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个结尾，另一份铺陈许多与作品无直接关系的个人辛苦。后来读者更愿意转交，究竟因为理解了选择，还是因为同情了作者？这个构造比较并无结果，却提示我们，作者形象回写不能只看好感有没有上升，还要看上升所依据的是什么。

苏老师给学生介绍作家时，也可以分开这两种说明。她讲某篇为什么采用这个叙述者，是在为读法提供根据；她讲作者有多么不容易，则可能在请求一种体谅。体谅并非无价值，但不能直接替代作品的解释。一个人值得同情，与一句话写得成立，不必被放在同一把秤上。

把这几类材料分别保存，还能保护作者不被自己的形象困住。阿杰若每次都靠私生活说明作品，读者会越来越期待他继续交出生活；若他能够把讨论重新放回表达选择，便有机会让个人边界与文学责任同时存在。作者派提醒的负责，不应当变成对作者无休止的盘问。

所以研究后手如何写出作者，不能只收赞美词。质疑、误认、拒绝标签、作者的解释与读者的修正，都应当进入记录。只有把不同方向保留，作者形象才不只是宣传材料的增长，也才看得见一次具体交往怎样让一个名字更窄或更宽。

◆ 五、放回日子里

阿杰晚上又收到了那位读者的信。对方说，知道那段不是他的真实失恋以后，还是喜欢，只是不会再把人物的话当成作者的自白。阿杰松了一口气，又有一点说不清的失落。他原来以为自己只是在澄清事实，现在发现，自己也舍不得那个被关心的作者形象。

他把两封信给苏老师看。苏老师没有评价读者懂不懂文学，只问：「那你准备给他什么？一段经历，还是一段你愿意负责的话？」

阿杰重新打开稿件，把人物在诗前的一次犹豫补回去。这个修改使结尾没有原来那么利落，却更接近他愿意保留的人。他没有因为读者曾被打动，就让那份打动替自己决定所有字句。

第二天，他写了一则很短的说明，交代这段文字的形成与自己的改动，不要求读者按说明重读，也不让读者替他证明真诚。说明贴出去以后，有人继续谈人物，有人只留下一个表情。他不知道哪个人以后还会记得，只知道自己不必为了守住一个形象而虚构一段生活。

苏老师也翻了翻旧教案。她曾经把一位诗人的介绍写得十分整齐，整齐到学生似乎只要背住几个词，就已经认识这个人。现在她在旁边添了一问：这些词，是从哪些文字、哪些人的讲法里来的？具体作者与评传材料需要另核，此处不替真实文学史填答案。

这一章没有送走作者。相反，它把作者从一个不容追问的名字，放回可以解释、可以选择、也会被后来的人重新认识的位置。写的人曾经付出，后来的手也在付出；承认后者，不必偷走前者。

带走的话

作者确实在，但我们认得的那个作者，至少一部分是一代代读他、讲他的人一笔笔描出来的。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作者本人、表达意图与后来形成的作者形象当作同一个不变起点。
>
> 本章立了什么：保留意图的约束与写作责任，同时追踪后手怎样改变一个名字在文学中的面貌。

作者不能包办全部解释，字句总还在桌上。下一章，先听那位坚持把手指放回文字的人。

第 3 章

文本派：新批评与结构

文本派：新批评与结构——文学客体的属性发生学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句话明明记得很熟，翻开书却发现有一个字不一样。你先怀疑自己的记性，后来又找到另一份印本，它偏偏站在你这一边。于是，原来只要背熟就行的事，忽然多了一道题：哪一句才算原来的那一句？

苏老师整理旧作文时，发现同一页里夹着两张抄录。一个学生当年从两处抄下相同的段落，字有出入，末尾用铅笔问：「老师，这两个都背，会不会有一个算错？」她在旁边画过圈，没有写答案。她记得后来去办公室借了另一版，却已记不清事情怎样结清。

阿杰把两张纸摆平，第一句话是：「网上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他搜出了更多版本。几个页面没有说明底本，有的抄录甚至把标点也换了。他越来越快地切换窗口，苏老师却只看着那一个被圈住的字。

「你现在知道得更多了，」她说，「还是多了几个要问的人？」

那天午后的光落在纸上，铅笔圈比墨字淡。阿杰突然明白，学生当年问的不是自己该背哪一个字。他是在问，这段人人都让他认真看的文字，究竟由谁放到了他面前。

◆ 二、先把手指放回字上

文字能够约束读法，是文本派最该被保留的贡献。我们不能因为作者已不在场，就让所有说法自动获得相同分量；也不能因为自己动了情，就略过句子实际写着什么。争论一段文学，至少需要有一份大家可以指认、可以返回的文字。

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误》（1946〔待核〕）质疑以作者意图作为判断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这里不把这篇文章缩成「不许了解作者」，也不补未经核对的直接引文；论证的具体限定，查原文〔待核〕。我们先从它提出的问题理解它：倘若作品只能凭作者在旁边解释才成立，那么不在场的读者怎样公开讨论它？

阿杰可以说自己很想写一个勇敢的人。但小说若处处让人物逃开选择，读者就有理由指出，愿望没有落实为文字。反过来，阿杰没有意识到某处重复，却可能被读者在前后照应中发现一种有力量的安排。文本的意义不只是一份关于作者想法的复印件，它还包含写下来以后可被共同检查的关系。

不妨比较两句构造的短语：一句写「他把椅子挪近门口」，另一句写「他把椅子挪离门口」。只改一个方向，人的动作便不同。读者可以对靠近和离开各作多种理解，却不能毫无交代地说两个版本做了完全相同的事。文字不是只有字数和字体，它把可能的理解推向某些方向，也挡住另一些方向。

新批评重视细读，布鲁克斯《精致的瓮》（1947〔待核〕）是本书对读的线索之一。反讽、张力和前后关系等问题，要回到具体文本，而不是只靠作者传记说明。书名、相关篇章与术语的原句仍标明待核。

本章所作的展开，是把这一要求放回普通阅读：一句表面的赞美，在前后文中可能成为反话；一个看似无用的物件，经过重复，也可能使末尾的选择变得更重。

所谓细，不是把一个字拆出越多解释越好，而是让解释经得起别的字检查。你说人物已经放下，后面却写他夜夜到门口站着，便需要说明这个动作为什么不改变你的判断。你说那只是装饰，也应说明为什么同一种装饰在关键处反复出现。一个解释能与多少具体安排相互照应，比它听起来多么高深更重要。

结构主义在这里不能被当成新批评的另一个名字。按本卷编码，两者都让我们注意文字的组织，但关注范围与解释办法并不完全相同。雅各布森「语言学与诗学」（1960〔待核〕）是有关语言组织的一条对读线索；具体原文与概念范围仍待核对〔待核〕。本章不从一个派名推出所有文本研究者都赞成同一个封闭作品观。

把它们暂放在文学客体这一头，是本书为提出问题所做的安排。它们帮助我们说明，文字的声音、重复、位置和相互限制，怎样使「这一段」不同于另一个段落。一个人说自己被同一种情绪打动，并不能使两个段落变成同一个作品。文本派把这种差别守在桌面上，这是它不可轻易被撤掉的地方。

也正因为文字值得如此认真地看，本书才要再问，桌面上的究竟是哪一份文字。细读必须从某个版本开始，而选定版本本身也有来路。把一个版本暂时固定用于比较，是研究的合理动作；把它当作从来没有经过人手的自然起点，则是另一件事。后者才是本章要继续追的地方。

◆ 三、它守住了共同的凭据

先还文本派一个更充分的公道：文字的约束不仅帮助专家争论，也保护普通读者。没有这份共同凭据，讲解者很容易用自己的名声、经历或权威压过别人。把手指放回字上，能够让一个没有头衔的读者也提出理由。

苏老师年轻时有过一种备课习惯：先写好中心判断，再从诗里寻找支持。后来遇到一个学生，指出她跳过的一个转折。她起初以为学生只是抬杠，回去重新看，才发现自己的解释确实太顺了。这个虚构的课堂片段不替哪一种教法做统计证明，它只说明，文本可以成为比老师身份更可靠的公共约束。

阿杰也需要这种约束。读者若因为喜欢他，就把每一个疏漏都解释成深意，反而使他失去修改的机会。另一位不喜欢他的读者，只要能指出句子前后不相容，提出的批评仍值得听。作者名声与读者好感都应当留有被文字打断的位置。

但是，共同凭据不等于无需维护的凭据。一本书的章节、段落、标点和注释，可能影响我们能提出什么解释。若一份节选拿掉了前面的否定，一句反话便可能被读成赞成；若一处停顿被删，两个说话的人也可能被混成一个声音。读者看到的仍是一份印得很整齐的文字，却未必意识到整齐之前发生过选择。

这里不能把所有编辑都说成歪曲。许多编辑恰恰在帮助后来的读者更好地指认文字：交代底本，保留异文，说明删节，让有疑问的人可以返回。正是这些手的工作，使文本的公共约束比私人记忆更稳固。发生学的追问不是拆掉桌子，而是看清这张桌子由哪些工作持续撑住。

本书因此不把「文本是后来定下来的」理解成「文本想怎样定都行」。如果后一手改动必须经过其他人的采用、纠正或拒绝，它就不是一个人的任意决

定。有人不认这个版本，有人继续使用另一版本，争论本身也会留下记录。版本史中的多路并行，不能被一个最后通行本全部抹去。

第 19 章会从作品边界进一步讨论金圣叹七十回本《水浒》的例子。此处只提醒，它不仅涉及删了多少，也涉及后手为什么采用、怎样重印、拿哪一种本子来教。有关年份、具体底本与通行范围均须核对，不能把本章的概括扩成未经查验的出版史。一个有力量的例子，应当保留能使概括受限的材料。

读者还可以反问：即使版本经过选择，一旦版本确定，细读不就仍然有效？有效。本书没有必要为了给后手留位置，把文本分析整体宣布失效。两种研究回答不同的问题：细读问在这一份文字里怎样理解更有根据；过手问这一份文字怎样被交到这里，又会以什么样子往下走。

它们最值得连接的地方，是版本选择与解释彼此作用。一种解释使某个异文被看重，异文的采用又使下一代更容易读出那种解释。若没有追踪，后来的人就会以为自己只是从文字里读到了显而易见的意思。所谓显而易见，可能已经包含前人反复选择的结果。至于哪一部作品确实存在这样的过程，需要真实材料，不由这一可能性直接判定。

◆ 四、哪一版成了这首诗

版本的形成，应该从一只具体的手开始看，而不是一开口就说社会决定。谁持有哪份文字，遇到什么疑问，改了哪一处，把改动交给谁，后来的人采用了没有，这些小问题比一个宏大结论更能把事情说清。

回到苏老师那两张抄录。它们可能有四种不同来路。一种只是学生写错；一种依据不同底本；一种来自老师为了讲授做的节选；还有一种经过别人转

述，已经把原话改成更容易说出口的样子。若只看两张纸哪个更顺，就可能把四类问题混成同一类。先认来路，再谈版本的地位，是对文字负责的第一步。

学生的错误不自动成为有意义的异文，流行也不自动证明正确。某个错误因为方便而被许多人沿用，研究者仍应说明它与底本不一致。与此同时，这个错误实际流传到哪里，为什么被接受，也是真实的文学生活问题。校勘上的判断与接受史上的记录可以并列，不必互相取消。

为了说明后手怎样裁定「眼前这一版」，我们可以设一个不借古籍的场景。阿杰的连载有一段初稿，后来修订了结尾。他保留初稿记录，公开的是修订稿。一位读者却把初稿中的句子抄进信里，另一位读者只认识修订稿。两人都说这是阿杰写的，手里拿的并不相同。作者的选择重要，但他并不能自动收回所有已经交出的文字。

若出版社后来编书，以修订稿为正文，并把初稿放入说明，形成的是一种安排；若某个读书会始终沿用初稿，形成的是另一种安排。把作品放进不同场合时，人们选择的界限不同。我们要记录哪一个后手采用哪一版，不宜用「大家都知道的版本」一句话遮住存在的分支。

这种采用可以被数，却必须先有分母。若统计异文被后手采用的比例，就要先说清后手的范围：只看正式重印，还是包括自编选本、抄录和引用；几篇互相转抄的文章算一条链，还是误算成多次独立采用；无法知道底本的记录应标不明，不能随意归给最有利的一组。具体码表在第 15 章集中说明，这里先让问题获得轮廓。

作者信息也会参与版本选择。阿杰宣布某一版更符合他的意图，有的读者因此改用；另一位读者可能更珍惜第一次读到的版本，不肯换。这不是说读者

有权替作者造出所有新原文，而是说作品在接续中的实际形态，需要经过新的决定。作者的最后修订与文学生活中的最后使用，并不总在同一个时间点结束。

后手还会把自己的选择教给别人。苏老师当年若告诉学生，某字应当这样理解，学生以后教孩子时也许继续沿用。到了那时，最初的版本争议已经看不见，只剩一套很自然的读法。一个被训练过的读者，携带的不只是字典，也携带许多前人做过而自己未必记得的选择。第 13 章将专门回到这些眼睛是怎样被教出来的。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读者都只是老师的复制品。恰恰因为后手能够重新看字，原来的选择才有机会被修正。一个学生对照两个版本，发现老师的读法并非唯一；一个新的编辑找到更可靠的底本，重新说明旧的采用；另一个读者把曾被删去的一段重新带到讨论中。文本稳定与文本更新，可以由相同的认真动作支持。

本章由此提出不用公式的一条关系：作者的选择与后手的采用，共同参与形成后来的人认作「这一个文本」的版本。不是说纸上的字随时自动变动，而是说作为文学对象被指认、被使用的那份文字，需要一条能够追踪的来路。这个判断如果成立，研究作品的属性就不能把来路永远放在无关紧要的页脚。

还有一个应当主动保留的边界。某些任务只要求解释一份明确指定的文本，不研究它如何形成。这样的任务完全可以暂时不展开全部版本史。我们不能把合理的研究取舍都叫作欠条。只有当它进一步声称，凭这份给定文字便已解释作品的一切存活与变化，才需要检查它是否把后手已经完成的工作隐藏在了起点里。

一个学科的新问题，应当增加解释的责任，不应当让每次读书都背上无穷无尽的考据负担。普通读者可以先读清眼前这一页；当出现异文、断章或权威争执时，再知道还有一条返回来路的办法。文本派给了我们共同的页，过手研究希望把页前页后的工作接上。

有时，一个字也没有改，眼前的文本却已经改变了用途。阿杰的一段小说被单独截在图片上，原来发言的人物名不见了，前面那个迟疑的动作也被截去。图上每个字都是真的，读者却可能把它当成作者本人向现实提出的宣言。若只检查有没有错字，就会漏掉这种边界的改变。

再设一种情形。苏老师把相同一段放在试卷上，要求找出人物的不可靠之处；阿杰把它放在作者主页，配上赞许的介绍。同一字串在两个位置里，给读者的第一项任务已经不同。我们不必由此宣布字句没有约束，只须承认，文本被作为怎样的一份东西交出去，也参与了约束的形成。

这使版本研究需要保留不止一层记录。正文的文字是一层，取出的起止位置是一层，所附的标题、注释和说明又是一层。某一层改变，其他层可以不变。将三层混成同一个编辑距离，可能既看不到断章的严重后果，又把一个无关紧要的格式调整放得过大。后面的码表应说明，每种差异究竟在哪一层计数。

特别是对选段，不能只问它与整篇相差多少字。选一段本来就会遗漏大量文字，遗漏本身未必是歪曲。更有用的问题是，选出的段落是否保留了理解它所必需的关系，是否让下一位读者知道它出自更大的整体，以及当发生争议时能否返回。完整复制可能误导，诚实节选也可能守住。

苏老师小时候抄书，受纸张与时间限制，只能挑一些段落。我们不把这种限制浪漫化，也不把它当成不够严谨的证据。限制会使人选择，而选择需要理由。如果她写下为什么选这一段、没有把省略说成全部，下一只手便知道自己接到什么。文字的可追溯性在这里由一个很小的说明得到维护。

文本派要求的认真与过手要求的负责，于是有了具体交点。前者使我们不随意替换字句，后者使我们不随意省略递交的边界。两者共同限制着同一种轻率：把自己今天方便使用的一份文字，冒充一个从来如此、人人只能如此理解的整体。

◆ 五、放回日子里

那两张学生抄录，苏老师没有凭记忆判哪一个正确。她把纸分别夹进透明袋，写明还要找底本。阿杰说，这样看起来像事情没有做完。她回答，事情本来就没有做完，不能为了给学生一个快答案，把不明的地方涂掉。

但她也没有让那段文字从此只能等待。社区读书时，她选定一份说明清楚的版本，告诉大家今天按这一份读；有人提到另一写法，她便把分歧记在旁边。她既给了当下共同阅读的依据，也没有假装争议已全部结束。

阿杰受了这个办法的启发，给自己的连载加上修订说明。不是每改一个标点都通知所有人，而是把会改变人物理解的几处改动留出可返回的线索。读者不一定都去看，但有人想问时，不必只听作者临时解释。他也把几句曾被广泛转述的话与原段落并排存下，第一次认真看它们离开原处以后发生了什么。

晚饭后，苏老师又拿起那张铅笔圈过的纸。她记不起当年的学生后来有没有继续读诗，也记不起自己最后借了谁的书。这一点遗忘没有使纸上的问题消失。一个孩子曾经要求老师说明文字的依据，这份要求至今仍然结实。

正因为字句值得认真，版本的形成才值得认真；正因为解释不能任意，后手怎样守住和改动才需要留下记录。把这些事情接起来，不是取消文本的地位，而是让它的确定性也有可以追溯的根据。

带走的话

文字能离开作者活，但它不能离开下一只手活；认真看字，也要知道眼前这一页怎样到了这里。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可共同细读的文本，当成无需说明来路、已经永久定好的文学起点。
>
> 本章立了什么：保留文字对解释的约束，同时追踪作者选择与后手采用怎样形成可使用的版本。

字在桌上，并不会自己走进每个人心里。下一章，轮到把目光放在阅读来往中的那一家。

第 4 章

读者派：接受美学

读者派：接受美学——文学互动的属性发生学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本书很久以前读过，后来再翻，忽然觉得它像换了一个人写。字没有变，你却在原来略过去的地方停下。年轻时觉得拖沓的一段，现在恰好说中了你；从前记得滚熟的名句，反而不再占据全部目光。

阿杰不大喜欢重读，连载总有下一章等着。那天，为了弄清那首诗究竟去了哪里，他重新打开后台：阅读量高，评论也多，「收藏后转发」一栏却空着。他给外婆看，说这至少证明读者喜欢。苏老师点点头，只问：喜欢以后，有没有人用它说自己的话？

阿杰又去读评论。有一条说，这首诗适合在离开一座城市以前读；另一条说，自己没有离开，只是再也不去某条街。他原来只数过多少人说哭了，没有细看眼泪里的事并不相同。

「原来他们看的不是同一首？」他问。

苏老师没有立即回答。她从书柜抽出一本边角卷起的书，翻到自己在不同年月画过线的地方。旧线在下面，新线在上面。她说：「先看看同一首，是怎样到了不同的人那里。」

◆ 二、意思要在来往里发生

阅读不是把已经装好的意思从书页搬进头脑。一个人读到哪里会停，哪一处使他改口，哪一段与他原先的判断发生冲突，都与文字和读者相遇时的条件有关。这是接受美学给文学研究的一份重要提醒。

姚斯的文学史研究将接受与效果置于重要位置。他的1967年讲演及相应论文，是本卷的对读线索；年份与原文对应关系仍按本书的资料规则列作〔待核〕。这里不把他的接受史缩成某个读者一秒钟的情绪，也不声称他没有讨论历史变化。

恰恰相反，本书要先承认，他使文学史不再只是作者和作品的排列，还要问不同时代的人怎样接住作品、又怎样被作品改变。

期待视野，可以先用一个不需要理论训练的场景理解。苏老师拿出一页文字，说是学生习作，大家会用一种耐心去读；说是经典选段，大家可能又换一种耐心。这样的差异并不都来自偏见，也来自读者准备在何处寻找问题、允许怎样的困难、预期作者正在做什么。若不辨认这些预期，就很容易把自己的读法当成文字唯一自然的样子。

但本书的例子不是姚斯原著的例子，更不是对期待视野已经做完的实验。它只把概念引到一张普通桌边。具体的文学史分析仍要考察当时可接触的作品、阅读习惯和问题，不能让今天的读者替过去所有人说话。原著如何限定这些材料，查原文〔待核〕。

伊瑟尔《隐含的读者》（1972〔待核〕；英译本与原版年份需分别核对）也帮助我们注意，作品怎样为阅读安排位置。文本未必把所有连接都说尽，读者要在前后之间补足、修订、等待。

这里所说的隐含读者，不是统计表里某个真实读者的头像，也不等于作者心里随意幻想的粉丝。概念的原文边界仍须核实，本章先保留这一要点：作品的组织与读者的活动不能完全分离。

阿杰写一个人物推开门，却不立即说门后有什么。读者会根据前文预期，再根据后文修正。倘若后文只是机械重复所有人已经猜到的事，阅读是一种走法；倘若新的线索改变此前某个细节的意义，阅读又成为另一种走法。文字不是静止地等着被扫描，读者也不是将每个字逐一吞下的容器。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1960〔待核〕）的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在本卷中是邻近的解释资源。不同理论家的词不能因为都讲理解便混成一个。尤其不能把「视域融合」不加说明地当成姚斯独有的原句。

固定定义中关于姚斯的比较是本书的概括；具体思想史归属与原文，须另行对账。读者在这里可以先抓住共同的问题意识：理解总在已经形成的历史中进行，理解者也不是站在历史外面的人。

所以读者派最值得珍惜的，不是让读者随便说，而是让读者的活动取得解释中的位置。同一部作品为什么在后来引起新的问题，为什么某一代人看重的地方另一代不再看重，不能只回到作者最初的愿望里找。后来的世界发生了变化，读者带来的问题也不同。这些不同需要被说明，而不是全部当成误读排除。

本书若要继续向前，就必须从这样的起点出发。它不能宣布以前的理论只知道写作，不知道读者；更不能把接受史删成一次点赞，才说自己的视野更长。它要多问的，是阅读中的生成怎样成为下一次转交的条件，以及这一转交能否被单独辨认、单独记录。

◆ 三、派在一头，人不被固定

读者派落在互动这一头，读者这个人却不是一团没有选择的来往。把学派的主要解释位置与人的存在位置混在一起，会使三家编码立刻失去用处。

苏老师读一本小说时，是有自己判断的人；她把小说讲给学生时，又在组织来往；她写下教案，教案又成为学生眼前可以读取的文字。同一个人，在不同活动里显出不同的位置。我们不需要把她拆成三个人，也不需要给每个人固定一把终身不能离开的椅子。

阿杰也是如此。他写连载时是写作者，看读者来信时是阅读者，整理评论给编辑看时又是转交者。一个人能在这些位置之间变动，恰好说明我们研究的是一场活动里什么在起作用，而不是为人划分身份等级。作者派、文本派、读者派三个名称，不能变成作者、书、读者三件先摆好再接线的东西。

这一点看似只是词语上的提醒，却直接影响怎样做研究。如果把读者当成一种固定类型，只根据他爱读什么、读过多少来解释后续行为，就可能漏掉他面对不同文字时怎样重新组织自己的判断。如果把互动只当成作者向读者送去信息的单向通道，又会漏掉读者的反问怎样改变作者下一次写作。

作者形象、可用版本和阅读活动相互作用，不意味着它们每次分量都一样。有时一条作者消息会改变很多人的解释；有时严格的文本线索足以纠正流行的作者传闻；有时一个新的阅读场合，使原来不受注意的一段成为大家愿意带走的文字。三家的视角都可能在某个任务里特别有用，不能为了建立统一理论就把这种差别抹平。

给读者派还公道，还要承认接受可以是缓慢而主动的。读者未必只等待感动，他可以比较、拒绝、重读、讨论，也可以把书放下以后多年再回来。文学

进入一个人的生活，未必按出版者的日程发生。把这些活动理解为文学的一部分，而不是作品完成以后的闲事，是接受研究已经提出的重要问题。

本书的新问法必须落在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将阅读中形成的理解，与把可辨认的一段文字交给下一人，暂时分开。分开不是宣布二者隔绝，而是问它们什么时候一道发生，什么时候没有一道发生。

倘若阅读的改变已经足以预测后来全部的延续，单独增加过手未必有用；倘若相同阅读评价之后出现明显不同的转交，才有必要继续研究这个差别。

在阿杰的评论区，一位读者可能写了长长的感受，却没有转述任何具体文字；另一位只留下很短的留言，过几天却把一段话写进朋友的生日信。前者当然有阅读，后者也未必读得更深。我们不能据此排高低，只能说它们的后续不同。文学史若关心文字怎么继续，便需要有办法把这种后续记录下来。

这里还有第三种人：他不评论，也不交出去，只把一段话留在心里，用它陪自己走过一些日子。这种阅读不应被本书贬低。研究过手与长期存活的关系，不等于有权命令每个读者承担文化传承的任务。自愿之所以有意义，正因为可以不做。一个人的私人阅读可以有深刻分量，而不必为本书的主预测提供样本。

由此，派与人的区分也包含一层伦理分寸。我们可以分析理论将意义放在哪一头，不可以因此替读者规定他的生命必须落在哪一头。读者的拒绝、沉默和保留，不是理论失败时可以随意清除的噪声。它们是文学实际经过人时会遇到的条件。

◆ 四、读完以后还发生什么

一次阅读形成了意义，并不等于下一次阅读已经有了发生条件。有人必须决定把哪些字带走，以什么方式说给谁听；也有人要接住、改变，或者让这一段停下来。本书把这一段中间工作重新提出，并不是说接受史看不见历史，而是要使历史中的具体转交不再只用一个总名词代替。

阿杰那首诗收到两条完全相同的好评，后面可能走出两条不同的路。一个读者随手划走，另一个读者为了给朋友讲，重新读了几遍，删掉不适合朋友处境的一句，注明来处，等到合适的时候开口。两人在最初评分上没有差别，后来的动作却不同。评分能解释多少，转交另能解释多少，需要分别检验。

还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一位读者并不喜欢某首诗，却认真引用它来反驳一种说法，使更多人重新读到它。过手不必总以赞美为动力。只要仍能辨认传下去的文字、能看见具体人的选择和承担，反对也可能成为一条路。这使「被留下」与「被喜欢」更不能轻易互换。

但并非任何提及都算完成了一手。一句「那本书不好」也许只传递评价，没有交出可以辨认的文字；一段详细的反驳则可能保留原句与论证，使下一人能够返回。二者的差别不在态度好坏，而在交出了什么。后面的码表要保留这样的区分，否则赞同者的转发被算进来，反对者的认真引用被排出去，理论便只会看见自己的支持者。

本书从这里提出一个比「阅读重要」更具体的猜想：在其他条件相近时，较早出现的带着代价的转交，比只有阅读与评价更有助于说明后来文字的存活。这个猜想需要长期材料，不能由阿杰的故事成立。对姚斯与克默德可以推

出什么比较预测，也必须注明是本书的推论，不能把他们没有说过的统计结论塞进他们口中。

要防止循环，还须让早与晚分开。不能见一本书已经存活很久，才倒过来把它所有早期提及都叫作过手；也不能见另一部作品消失了，就断言当年那些转交都不够真。开始观察以前，先写清何种动作算数，观察哪一段时期，再等待后来的结果。只有这样，结果才可能不合本书心意。

读量与过手率也可能高度相伴。读的人多，自然更可能出现引用；若不处理这一点，所谓新解释也许只是阅读规模换了一个名字。第 22 章会把这件事放进读数问题，第 38 章将用读量相近的作品比较后来的去向。这里先不承诺结果，只承诺不能把人数优势偷换成中间动作的力量。

此外，人的代价不能从动作名称里直接取出。抄写很长，可能只是按要求完成；转交很短，可能经过很久斟酌。我们需要分别记录保持、改动、时间和实际去向，不以一个单一动作决定全部。历史语料能够留下的往往只是引用、选本和化用的痕迹，未必留下当事人的时间。两类材料的可说范围，在后文也要分开。

所以，本章对读者派提出的推进，不是把阅读换成背诵，更不是给所有读者加一个必须分享的义务。它是把一次来往之后还要做的事单独拿出来，问它是否改变下一次来往。接受提供理解的条件，转交使理解可能取得新的承载；写、读与交可以连在一起，但连在一起不等于可以不分。

如果一段文字在自己这里结束，它仍可能已经完成一份私人安慰。本书不会为了长期存活的研究抹去这份价值。如果它又被交到别人那里，就多发生了

一件需要解释的事。文学理论应当能够容纳这两种事实，而不是用后一种否定前一种，或用前一种说后一种早已全部解释完了。

把阅读与过手分开，还有一个方法上的好处：可以留下四种组合，而不只留下本书喜欢的那一种。读得投入，也主动交出，是一种；读得投入，暂时不交，是一种；当场评价不高，却认真转述，是一种；既不投入也不转交，又是一种。四种都要有位置，才不会把热爱、记忆与传递压成同一行分数。

第一种组合也不能直接宣布成功。一个人热情地转交，可能改变得太多，下一人已经认不出；也可能不顾对方的拒绝，把自己的感受强塞过去。第二种组合则不能被简单判成失败。私人阅读也许正在积累，尚没有合适的对象与时刻。观察窗没有到，研究者不该急着替一个人的未来结案。

第三种组合尤其考验本书。一个人在课堂上批评一段写法，为了说明为什么不赞成，把原文仔细抄出、逐句解释，再交给学生讨论。他付了代价，也让文字走向下一手，却不是在表达喜欢。若过手只接受喜爱的证据，它便不能解释这条路；若如实纳入，便承认文本存活不必来自一致的赞美。

第四种组合容易被平台看成无价值的离开，研究却仍要问为什么。是文字不适合这个人，还是根本没有得到充分阅读机会？是页面难以打开，还是他那天确实没有时间？这些问题不要求追查所有个人隐私，但至少提醒我们，未观测到过手不等于已经测到了拒绝。数据中的空白要保留为空白，不能总被填成本书预期的零。

这四种组合可以帮助苏老师改变课堂问题。她不必先问谁最喜欢，而可以先问谁愿意说明自己哪一处没有接住。一个没有被赞美的段落，也许由一次认

真异议获得下一次机会。她能够观察的是学生说了什么、是否保留文字根据，不能由学生的表情替他们写好内心答案。

如此看来，过手不是接受美学旁边另摆的一项排行榜。它首先要求更细地描述阅读以后发生的事情，并允许这些事情与当场反应不一致。只有当这种描述在后来的研究中产生独立的解释价值，新的名称才值得继续保留。否则，称它为阅读史的一种记录方法，也比夸大差别更诚实。

◆ 五、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阿杰没有再把评论统一截成一张点赞图。他挑出几条谈得具体的，分别回信，问读者最在意哪一处。不问他们愿不愿意替自己宣传，也不让他们证明哭得真。他只是想知道，自己写下来的哪一部分真的被接住。

一位读者告诉他，喜欢的恰好不是那首诗，而是诗之前人物没有说出口的一次停顿。阿杰起初有些失望，后来把前后两页又读了一遍。原来他以为最值得交出的中心，未必就是别人想接走的部分。这种差异不需要立刻被修正成一致。

苏老师也在社区课堂做了一件小事。她没有在下课前宣布标准答案，而是请愿意的人说，今天哪一句想带回去，准备怎样讲。有人选择暂时不讲，只想再看一遍。她没有把这记成没有学会。她发现，留出不交的可能以后，愿意交的人说得反而具体了。

这些仍是本书的构造场景，不是已经实施的教学试验。它们说明的是问题怎样改变：从读者接受了多少，移到读者接住什么、后来准备做什么。真实效果要由另外的观察承担，不能由故事里的温暖替代。

阿杰回去时，把外婆那本旧书放回原处。几道不同年月的线仍在同一页上。它们至少说明，一个人会在不同日子认出不同的东西；至于哪一道线后来接到了别人的声音，还要再问。阅读的历史没有被抹去，中间的那只手开始显得具体。

带走的话

一次阅读是一来一往；文学要的是一来一往之后，还有下一往，但每一个人都保有不交出的自由。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阅读中已经发生的理解，直接当成文字后续存活已经具备的全部条件。
>
> 本章立了什么：阅读与过手可以相连，也可以背离；应当保留两者的不同记录，再检验后来的去向。

三家各押一头，都没看见中间那只手。

这是本书在上述问题范围内提出、还要接受原文与材料检查的总判断。下一编，请最会说明经典如何存活的人来检验它。

第 二 编

三家的欠条

第一编把三个位置摆到了桌上：有人作出表达，文字形成约束，读者让理解发生。现在不能只凭三个生活例子就宣布问题已被解决。最难的工作，是请那些已经认真研究过经典、接受、记忆与传承的人，指出本书到底多问了什么。

这一编先请克默德与布迪厄，再与几位最近的前人对账，主动摆出最强反例；随后回到中国的读法、细读的训练与文学史，最后把能查的条件写成码表。若码表只会数出本书预先希望看见的东西，它就应该被改掉。

最会讲经典怎样活的人，也可能把「活」交给了文本；这一编要辨认，那只已经工作过的手，究竟在论证的哪一步退到了背后。

第 5 章

克默德与经典的存活

最强的对手：克默德，把经典的存活算作文本自己的属性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买书时很郑重，带回家也郑重地摆上书架，过了几年，想不起里面一句话。另一本当年随手借来的书，早已还回去，却总有某一段在不合预期的日子里重新出现。

苏老师书架上，两本诗集属于同一个诗人，也出于同一年。一本文字旁挤满铅笔，书脊用胶带补过；另一本还裹着塑封。当年别人送她一套，她先读了一本，另一本至今未曾认真打开。阿杰望着塑封问：「它要是也很好，不就白等这么多年？」

苏老师把书取下来，没有马上拆。她说，封着不能说明里面不好，翻烂也不能替一本书证明什么。阿杰觉得这回答太慢。他想找一条更简单的判断：好的东西总会被人发现。

「总会，」外婆重复了一遍，「是谁来做这个总会？」

窗外有人搬一只木柜，刮擦声停一下，又起一下。书仍在她手里，尚未翻开。阿杰伸手想接，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一接，无法证明经典理论，却会改变这一本书今天晚上的去向。

◆ 二、经典为什么不是标本

克默德是本书必须认真面对的对手，因为他不是把经典当成一块永远不会变化的石头。他的《经典》（1975）讨论文学中的持久与变化，提醒我们，作品能够继续活着，不能仅靠最初的意义被原样封存。具体论证与原句仍须对照原著，查原文〔待核〕；本章按本书确定的对读方向展开，不把概括写成他的直接引文。

「容得下不断重读」，可以先用一个普通经验来理解。年轻时读一段送别，注意的是离开的勇气；后来再读，注意的可能是留下的人；再后来，连人物没有说出的那句话也变得重要。如果作品只能在第一次阅读中提供一个马上用尽的答案，它以后怎样面对新的读者和新的问题？克默德使这类问题不能再被一种僵硬的永恒价值说轻易打发。

先还他公道：经典不是一经授予名号就不再变化的东西。它能够接纳不同时代的阅读，也会在后来的理解中显出新的部分。这里的接纳不等于任何解释都成立。正是因为仍有同一作品可供返回，不同读法之间才有可比较、可争辩的对象。把经典写成万能空瓶，反而不能说明为什么某些解释会使读者感到不对。

苏老师的一本旧书可以说明问题，却不能替这部理论作证。她在不同时期圈了不同的段落，既说明她自己变了，也可能说明文字的组织能够容纳新的注意。若某段总在重新看时出现未被用尽的关系，文本确实有不能省略的力量。本书若只说后来的人愿意传，完全不问为什么偏偏愿意传这段而不是另一段，就会把文本自己的差别抹掉。

所以，过手研究不能取消重读。一个人为了交给别人，常常先要重读；一个新的讲述，也可能使别人回头重读。两种动作之间存在很多联系。我们所要辨认的是，联系是否紧到足以把它们看成同一个量，还是仍有值得单独检查的差别。

克默德后来在《注意的形式》（1985）中讨论机构性注意与经典，相关用语及论证位置将在第 7 章继续核对。不能因为本章要提出批评，就把这部分工作从他的思想里剪走。学校、批评、出版与反复的讨论，并非他毫无所知的事。

本书的对手之所以强，正因为他已经让经典与历史中的注意发生联系，而不是一个等待被反驳的简单文本崇拜者。

本书要追问的因此更窄：经典需要读者，经典会变，前人都已讲过。尚须分清的是，文字容得下新读法，与有人实际付出代价、把它交给下一人之间，究竟有什么不能相互代替的工作。

◆ 三、「容得下」由谁使它成事

一本书能够容纳多种阅读，与这些阅读实际被接续起来，是潜在条件与现实活动之间的区别。本书对克默德提出的核心追问，落在这一处：当存活被归到文本「容得下」的属性时，让这种容纳变成现实的后手，是否已经被当成可以自然到来的条件?

这不是说克默德把作者、文本与读者三头全部当作不变输入。本章只检查客体这一处，即「容得下」被怎样归给文本。原著是否确实以本书所归纳的方式承担推导，需要逐句对账。没有原句，便保持查原文〔待核〕，不能凭一个章节标题替他完成供词。

我们先用一个构造情形分开这两件事。同一段文字发到两个阅读小组，人数相近，当场评价也相近。一个小组每次读完便结束；另一个小组有人选出一段，写明自己的疑问，下次带给未参加的人。后来的参与者又改变了问题。最初文本没有变，两个小组一开始能读出的意思也没有明显差别，但接续条件不同。

倘若多年以后第二条路更容易留下文字，本书希望检查，差别是否来自最初的转交安排。它不能先排除另一些解释：第二组可能本来关系更紧密，成员可用时间更多，也可能恰好遇到更有影响的老师。因此，故事只负责把问题分开，不能替因果判断结账。研究要使其他合理解释有机会把本书挤出去。

还可以把情形反过来。有人不断传递一段非常单薄的文字，靠强制或奖惩维持；另一段文字容得下丰富阅读，却暂时没有得到足够接触。前者可能留下大量记录，后者可能默默无闻。这时，单看传了多少同样不够。过手不能只是接触规模，它必须说明人的代价、可辨认的承接，以及转交以后不同声音怎样出现。

这里有一处容易走向道德化的陷阱。我们若因为某段文字通过强制被记住，就宣布那些动作都不算，理论便可能失去对真实历史的解释。更稳妥的办法，是先把动作记下来，再在价值账中说明其中的亏损。发生过一手，与这一手是否自由、公平、有意义，不是同一判断。把不喜欢的手删掉，不会使文学史更清楚。

另一处陷阱，是把「无手则死」理解为书页在无人阅读时立即不再存在。本书讨论的是文学的接续生命，不是纸张与数据的物理消失。文献可以被存放很久，后来重新进入使用。休眠、记录缺失和已经观察到的断手，也不应被草

率混为一谈。后面的长期检验必须先规定观察窗，而不是等结果出现才决定什么叫死。

「同一文本有手则活、无手则死」需要在可观察的情形中承担责任：追踪手的有无及其时序，既不能以物理保存代替文学延续，也不能把暂时看不到记录当作永远没有过手。

所以本书希望多出的不是一层感叹，而是一组可比较的记录。最初阅读相近时，谁保存、转述、引用、化用，付出怎样的代价，下一手仍能认出哪一部分。这些记录若不能在文本与阅读条件之外提供新的判断，它们可以仍有描述价值，却不能凭新名字要求理论上的优先地位。

◆ 四、让两条预期分开走

不同理论的竞争，应当发生在它们可能给出不同答案的地方，而不是发生在双方都赞成「经典会继续被读」这样的共同话语里。本书因此提出一个比较方向：当阅读很多而过手很少，与阅读相近而过手较多两种情况分开时，哪一种更能说明后来的存活?

本书的主预测是，长期存活跟着早期过手率走，两者背离时过手率胜出。对克默德与姚斯的比较预测，则是本书按其框架作出的推论，不是他们发表过的统计定律。涉及「长期存活跟着读量与读法多样性走」的原句支持，查原文〔待核〕。如果原著无法支持这样的推导，我们需要重新安排比较对象，不能把不存在的预言扣给前人。

普通读者可以先把问题想成两本同时来到眼前的书。一本产生很多当场评论，另一本文字被较少的人接触，但接触者中有人认真抄录、教给别人、带进

新的文章。几年以后，它们的去向可能不同。不能凭这一个设想判哪一本必然留下，它只是使我们知道要收集哪类材料。

早期与后来要划开。观察一本书最初一段时间的引用与节选，应在后来重印、进入教学大纲等结果以前完成。若我们把所有时期的记录混在一起，实际上是在用长期存活的一部分预测长期存活的另一部分，结果再漂亮也可能只是同一件事转了一圈。第 38 章会把这条时间边界写得更具体。

阅读数量与读法多样性也不能被同一张表混算。许多人重复同一种书评，数量多，未必多样；少数人提出不同而有文字根据的解释，多样性可能较高。怎样编码，应该在比较之前确定，并允许不知道本书立场的人检查。过手的痕迹同样不能因为与本书的预期一致，就被自动认作有效记录。

最有判别力的材料，不是两边差得很远的作品。一个有全国出版渠道的作品与一份几乎没人能够取得的手稿，不能只凭后来命运不同说明过手。比较应尽量找读量、年代、体裁和可获得性相近的作品，再看早期转交是否带来增量。所谓增量，不是说新模型还能讲一个故事，而是它对后来结果的判断，是否超过原来那些已经有用的信息。

我们还要给失败留下清楚的位置。如果控制这些条件以后，早期引用、选本与化用没有增加足够的预测力，本书不能临时把「真正的手」改成一种没有记录的内心热爱。原来怎样编码，就按那样承担结果。这样的失败会要求撤回相应主张，而不只是写一句样本还不够理想。

至于过手中的代价，历史材料未必留下。一个选本收录了一段，说明发生过选择，却不告诉我们编者用了多少时间。一个人引用了一句，可能背过，也可能刚刚检索到。语料中的痕迹与实验中可记录的代价不是同一个量。提前承

认这一点，才不会在结果出来以后，把痕迹的预测力扩张成对全部母题的证明。

文学研究常常需要长期耐心。五十年后的存活无法由一周的试读替代，一周后的背诵与主动转交也不能被一本书已进入课堂的名分代替。不同尺度的研究可以互相照亮，却不能互相冒充。一本通俗书若把这一点说清，便已经比一串宏大的胜利宣告更接近有用的方法。

还有一种必须区分的停顿，是没有人愿意交，与没有人能够接触。战争、迁徙、文献损毁、保存条件等可以使某些文字暂时离开可见范围。具体历史事件须有相应来源；这里首先要承认，观察不到早期痕迹，可能来自材料缺失，而不只是文学活动停顿。

所以长期研究要给缺失单设一栏。一本书保存得不完整，引用记录的覆盖也残缺，不能因为它后来没有重印，就把早期过手率填成零。同样，数字化材料较多的时期更容易被搜到，也不能被说成那个时期的人必然比此前更愿意转交。记录能力的变化，需要与文学行为的变化分开。

这还影响我们如何说存活。某本书在正式出版中少见，在地方课堂或家庭抄本里却有痕迹；另一本持续重印，实际阅读和转述很少。不同存活结局应分别记录，不强行合成一项总成绩。本书选重印与教学大纲作为长期研究的可观测结果，并不意味着它们穷尽文学的所有生命形式。

一旦承认这些边界，过手与克默德之间的比较才不只是两句口号相碰。它要在相同材料条件、相同观察窗和相同结局定义下进行。材料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时，留下未能判断，而不是换一个更动人的故事替代，这本身就是对经典研究的耐心。

◆ 五、放回日子里

苏老师终于拆开了那本塑封。胶带的声响很轻，纸页比另一本平整。她读了几页，没有立刻告诉阿杰好不好。晚饭以后，她挑出一小段，写在便笺上，准备下次读书时带去问大家：这一处为什么使她停住？

这一个动作没有给那本书补发经典证书，也不能证明它会活过下一代。它只是让「总会有人发现」的空话，落成今天一个人实际愿意做的事。阿杰看着便笺，忽然想起自己买过的几本书，它们也一直在书柜里等待那个没有名字的「总会」。

他没有决定从此每读一本都必须转交。那会把阅读变成新的任务。他只找出一段确实想给朋友看的文字，重新确认来处，又删掉自己准备配上的夸张介绍。朋友还没有读，他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手。未知不妨碍这一手先做到诚实。

苏老师收起两本诗集时，仍把它们并排放着。一本旧，一本新，不替任何一方判输赢。她现在更清楚，书能够容纳什么，与人愿意使其中的什么继续发生，需要两个问题来问。容纳的丰富不能由手的忙碌代替，手的工作也不能由容纳的可能代替。

本章留给克默德的位置仍然重要。若后面的材料不能说明本书多出什么，回到他那里并不丢人。要避免的，是在没有完成比较时，先把自己的新词写成已经获胜。

带走的话

经典不只是容得下重读的文字；本书的工作定义是，它还是一直有人肯为它费力、再交出去的文字。这个定义是否多解释了什么，仍要交给材料检验。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文本能够容纳新的阅读，直接当成文学接续已经能够自行完成的条件。
>
> 本章立了什么：把容纳、阅读与早期过手分别记录，用后来存活检验三者各自带来的解释。

容得下与传得下分开以后，名分又由谁给？下一章，请研究文学场中承认与祝圣的那位批评者出场。

第 6 章

布迪厄与祝圣机制

第二个对手：布迪厄的祝圣机制，解释了经典化，没解释过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样东西还没变，只因多了一枚章，周围的人忽然换了语气。昨天它只是某个人做的，今天它成了获奖的、被推荐的、值得收藏的。你也跟着重新看一眼，不一定是虚荣，只是原来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在贯穿故事里，阿杰的小说拿过一个网站年度奖。奖杯比他想象的小，放在书桌上，正好挡住一只旧笔筒。他拍了照片，写了几句感谢，许多从前不怎么说话的人都来祝贺。那天的阿杰很高兴，这份高兴不该被外人轻易嘲笑。

他把奖杯带给苏老师看。她擦掉底座上的指印，端详了很久，说终于有人肯定他的辛苦。阿杰以为外婆这回不会再问背书，正要讲评选经过，她抬起头：「拿奖以后，有人抄你的句子吗？」

阿杰有一点恼：「奖还不能说明好？」

「能说明一些事。」她把杯子放回盒里，「我想问另外一些。」

回去的路上，他收到一位旧读者的消息。对方没有谈奖，只问小说里那个一直不肯回家的配角，后面还会不会出现。阿杰突然觉得，奖杯和这条消息各自有重量，不能互相拿走。

◆ 二、一本书怎样拿到名分

经典的名分不是自然长在封面上的。谁有资格推荐，什么作品能够进入课程，哪一种评价会被反复引用，哪些出版安排让书到达读者，这些都参与文学地位的形成。布迪厄使我们不能再只靠作品自带光芒的比方说明这一切。

《艺术的法则》（1992〔待核〕）研究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本卷以其中关于文学承认和祝圣的讨论为对读方向。书中具体概念与论证位置，查原文〔待核〕。这里先还它最基本的公道：一个作家的可见度和地位，不能只由天赋或文本品质解释，文学活动所处的社会关系也需要进入研究。

这并不是说所有奖都是骗局，也不是说每位编辑都只为利益选书。恰恰相反，某种判断能被信任，往往需要长期工作、公开标准、专业训练与彼此约束。把制度一概说成权力遮蔽，与把名分一概说成自然价值，同样省略了真实的工作。

苏老师给学生开书单，也在作一种选择。她不可能把所有书同时交给一间教室，必须决定先读什么、为什么读、用多长时间。有了课程位置，一本书会得到许多本来没有的接触机会。这种机会是重要条件，却不是书自己在无人安排时长出来的。

阿杰的网站奖也有类似作用。奖项使原来没有注意他的人进入页面，使编辑愿意把他的名字放进推荐。名分帮助减少寻找的成本，给忙碌读者一个起点。一个普通读者无法事先读遍所有作品，借助他相信的机构或评论者作选择，是合理的生活办法，不应被一概讥为盲从。

但名分也会形成循环。被看见的人更容易获得下一次机会，获得机会又带来更多可被看见的记录。最初一个不大的差别，可能在不断累积中成为很大的

地位差别。要说明某部作品为何被列为经典，便需要追踪其中有哪些阅读判断、哪些渠道安排、哪些历史偶然，不能只从最后的名号倒推它从起点就注定如此。

这一点对文学研究很重要，因为它使「谁创造了被承认的作者」成为可以研究的问题。出版者、评论者、学校与读者并不站在作品之外，只等它的价值自己显现。他们的选择参与形成可见的文学世界。布迪厄已经走到了这里，本书不能把他描写成只会数奖杯、不会看实践的人。

在本卷的安排里，我们还要继续分开名分与具体的过手。这个分开不是把场域研究取消，而是问一种已经获得的地位，怎样在一个人身上变成保存、改写和转交的动作。两者相连，但连接本身需要材料。

◆ 三、还公道，然后数那些手

给布迪厄还公道，就是承认他已经拆掉「经典只靠自然淘汰产生」的简单故事。书为什么被看见，作家为什么被尊重，读者为什么愿意借某个机构的判断来安排自己的时间，都不是纯粹位于文本内部的问题。

本书对他的批评，必须准确说成一个待核对的研究问题：祝圣机制能够解释经典化，却是否已经充分解释了每一个人为什么一读再读、一手再传？我们不以没有某个新术语为证据，宣告前人没有讨论相应行为。

关于惯习、实践和文学信念的原文能解释到哪里，应继续查原文〔待核〕。本章把差别落在记录上，不让一个比前人更响的口号充当新贡献。

假设两所学校采用同一篇课文。课时相近，学生人数也相近，课本赋予作品的名分相同。一位老师主要准备考点，另一位老师除了考点，还让学生选择

一段，用自己的话交给家人，再回来说明改动。这里不预定第二种一定更好。它只是使名分相同与过手安排不同能够被看见。

后来学生离开学校，是否仍愿意使用那段文字，需要继续观察。倘若差别可以完全由原来的家庭阅读条件解释，新安排未必有独立作用；倘若控制了这些条件以后仍有差别，才值得进一步追问具体哪一步发挥了作用。这个构造例子所要说明的，是名分提供机会，机会怎样变成实际承接还另有过程。

反过来，两所学校即便采用不同课文，只要教学都机械化，后来也可能没有明显差别。这提醒我们不能把一本书的名分与一种教学动作绑成同一原因。书被选中，是一个选择；老师怎么交，学生接走什么，是后续的选择。研究若只收课表，不收实际使用，就可能把后面这些动作都写成已经自动完成。

阿杰拿奖之后，读者增加，不等于每一个新读者都给作品增加一只手。有人因为奖而进入，却只停留片刻；有人并不知道得奖，却把某一段反复讲给朋友。两类人都是真实的可能，不能由奖项的有无预先判定。我们要分别记什么使他来到这里，什么使他愿意带走某一段。

名分也可能帮助过手。一个老师因为作品已被列入课程，得到可以认真讲授的时间；一个编辑因为获奖作品获得预算，能够改善注释与版本说明。它们不是虚假的外壳，而可能是支持后手的重要条件。本书不应为了突出人的动作，就把给予这些动作资源的安排全部贬低。

问题只在于，条件有了以后，动作是否还需要被单独解释。奖项提供的可见度、课本提供的接触机会、书评提供的理解入口，并不自动等于某个人已经保存并转交。将这种区别说清，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同样受到重视的作品，后来仍会走出不同的路。

还有一个更难的情形：某些作品正因为没有正式名分，接它的人反而投入了更大的热情。小社群的相互推荐、没有被命名为文学的日常文字，都可能构成过手。这里不把边缘自动写成高贵，也不把热情自动写成经典。只承认，正式地位与实际动作可能不在同一条线上，具体范围与材料仍待核。

◆ 四、名到了，手没有自动到

名分与过手可以分开，是本章要埋下的线。第 31 章会给这种错开的情形正式命名。此时先不急着贴标签，只看几种能在日常生活中分辨的差别。

一种是名分先到。学生先知道这首诗很重要，知道作者应当尊敬，却还没有把任何一段文字带进自己的声音。课本的工作在这里完成了一部分，下一步仍需要老师与学生接续。如果离开考试以后无人再用，不能因为当年名分很高，就把后续的空白当成不存在。

一种是手先到。某段话先在朋友之间被讲，在写信时被改，在遇到事情时被借用，后来才有人发现它的出处、把它收入选本。这些动作未必一开始就以经典之名进行。文学生活并不总等正式评定结束以后才开始。

还有一种是名与手同时增加。一本书受到公开承认，也确实让更多人保存、教读和重新使用。这样的作品不需要被本书强行拆成对立两面。名分与过手相互支持，正是需要解释的一种成功组合，而不是不够新奇所以不值得记录。

最后一种是名在，手的样子却变了。原来人们背整首，后来只引用一句；原来在课堂上解释，后来在私信里安慰。简单地说过手减少，可能漏掉媒介和单位的改变。研究要说明认得出的最小段落是什么，所用的记录能覆盖哪一种动作，否则新媒介里的接续很容易被旧计数方式判成消失。

这几种区别不能靠印象任意判定。阿杰若只看公开评论，会漏掉私人转述；苏老师若只认背诵，会漏掉一个学生在自己的文章里认真化用。对一段文字的实际接续，至少应保留多种证据入口，而不让研究者熟悉的媒介决定什么才算文学。

代价也要与地位分开。一份昂贵的精装本可以给人身份感，购买价格却不直接说明读者为文字作了怎样的选择；一本旧书的便笺只花很少的钱，却可能包含很久的斟酌。另一方面，不能把便宜自动说成更真诚。我们需要记录的，是谁在何处做了什么，而不是先给不同消费方式排道德座次。

当名分成为唯一的目标，过手甚至可能被挤掉。阿杰忙着准备获奖介绍，剪辑宣传文字，却没有时间重新看被读者认真引用的那一段。这是故事里的可能，不是对所有奖项的统计判断。它指出一种值得观察的资源冲突：人花在维护名分上的时间，怎样影响花在文字接续上的时间。

但若要求作家从此不在意奖，也是不公道的。写作者的生计与工作机会可能与承认紧密相连。研究过手，应帮助看清两类工作怎么安排，而不是命令人为了纯粹文学拒绝一切现实条件。一个能够持续写作的人，既要有时间，也可能需要收入和公共信任。

所以本章提出的不是以手消灭名，而是让名的用途可以被检查。它到底使哪一段文字到达了谁，给后续提供了什么，又在哪一步只剩下一枚可以反复展示的印章。这样问，既能理解制度提供的真实帮助，也能看到名分不能独自完成的那一部分。

还要区分一种很容易被奖杯遮住的工作：替作品寻找合适的下一人。一本书得奖以后，编辑也许不只是把金色腰封加上去。他重新编写导读，安排作者与读者见面，请一位教师说明书里最难进入的部分。

这些事情有制度资源支持，却不是资源自动完成的。若有人愿意接着读、接着讲，名分就在这里转成了实际动作。我们不能为了证明名与手有别，先把所有由名分支持的手排除掉。

反过来，某次活动坐满了人，也不能立刻算成许多只手。来的人可能只是陪朋友，可能只为看作者，也可能带着疑问而来，离开时却真的记住一段。活动的报名人数、到场人数和后来交出文字的人数，是三个不同的记录。

把它们分开，不是在贬低活动，而是在给组织者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究竟哪一步把门打开了，哪一步只是把人留在门口。

阿杰想过一种省事的办法：在获奖页面下面加一句，转发原文便可领取番外。苏老师问他，那些人究竟是要番外，还是要把这段话交给朋友？阿杰说，两样不能一起有吗？当然可以。

研究不该把带奖励的行为一概删掉，却应记录奖励是不是存在、撤掉以后还有没有后续。人的动机可能混在一起，记录就更不能只剩一种。获奖以后的路，既可能由外部鼓励打开，也可能始终靠鼓励勉强撑着；两种情形要等往后看才能分辨。

◆ 五、放回日子里

阿杰把奖杯放回书桌，没有藏起来。他仍然为那次肯定高兴，只是把原先准备发的获奖感言改短了。他腾出一段时间，回复那位询问配角的老读者，认真说明自己还没有决定人物接下来怎么走。

读者给他发来一段旧文，说自己最记得的不是主角的胜利，而是配角在一场失败以后仍为别人留了位置。阿杰重新读，发现那一段原本几乎被自己删掉。他没有立即为此改变整部小说，却把它存进下一次修改的记录里。奖项让他被更多人看见，这一次具体转交却让他重新看见自己的某一段文字。

苏老师在社区读书时，也没有把「这是经典」当作最后一句。她先交代为什么选，再请愿意的人说接走什么。有一位学员不记得作者，却能把一小段讲得很清楚；另一位熟悉文学史，暂时没有想交出的部分。她不把两人排成高低，而是承认，他们今天完成的动作不一样。

回家以后，她看见阿杰发来的奖杯照片，照样回了一句祝贺。她知道，他需要的不是外婆用新理论抹去辛苦。那句「有人抄你的句子吗」，也不应成为另一个永远达不到的奖项。

本章留下的是两本不同的记录。一本记作品怎样获得承认，一本记文字怎样经过具体的人。它们可以相互支持，也可以暂时分开。新的研究要把分开的地方说明白，而不是先宣布哪一本从此不重要。

带 走 的 话

奖能给一本书名分，给不了它一只肯往下交的手；但好的名分安排，可以为那只手留出时间和机会。

> **小 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获得文学地位与实际被人保存、转述和交出，当作一件自动完成的事。
>
> 本章立了什么：承认祝圣机制的真实作用，同时分开名分、接触机会与具体过手，追踪它们怎样接上。

说到这里，离本书更近的前人已经站在门口。下一章不能绕过他们，只谈过手这个新名字。

第 7 章

与最近的前人对账

与最近的前人对账：　　克默德的《经典》（1975）与《注意的形式》（Forms of Attention，1985）——机构性注意怎样维系经典，离过手最近；姚斯、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Darnton　　的传播回路、阿斯曼的文化记忆、Parry 与 Lord、艾柯——过手多出了什么：代价与断手的下限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从箱底找到一本旧本子，原来以为只是抄过一些字，翻开却想起当年为什么抄、准备交给谁，以及最后没来得及说出的那一句。纸上保存的是墨迹，跟着醒来的却是一串动作。

那本诗抄本，是一个学生三十年前送给苏老师的。封面包着普通的纸，里面有几处改痕。阿杰把其中一页同她后来使用的课本并排放好，发现次序、字句都不完全一致。她没有先看作者名字，却一眼认出了它。

「他抄错了吗？」阿杰问。

苏老师摇头，又没有断定。那学生临走前说过，这几段是想说给她听的。哪些差异来自底本，哪些来自记忆，哪些是学生自己的安排，她现在分不清。只记得他递本子时，用手掌把弯起的一角压平了。

阿杰说：「前人肯定也研究过这些。记忆、传承、传播，不就是这回事？」

「对，」她说，「不能因为我们今天给它起了名字，就让别人昨天做过的事没有了。」

她把抄本摊在桌上，留出两张空纸。一张准备写这只手花过什么，一张准备写它改了什么。

◆ 二、前人已经走到门里

过手要成为一个有用的概念，必须先承认前人已经研究了传承、循环、记忆和重新创作。新名称不能把这些工作变成一片无人走过的空地。本章所说的多出，最终要由更明确的记录和可分辨的预测承担，而不是由口气承担。

先回到克默德。《经典》（1975）使持久与变化同时进入经典问题，《注意的形式》（1985）又把机构性注意推到眼前。本卷不能说他只看孤立文字。

对他更精确的追问是：一种已经被组织起来的注意，如何进一步成为某个人保存、改写和转交的行动？注意是必要背景还是足够解释，要在相同材料中比较。关于原著的具体论证位置，查原文〔待核〕。

再看姚斯与伽达默尔。接受史和效果历史已经拒绝把阅读者放在历史之外。后来的人如何带着新的问题接近旧作，并不是本书首先想到的。本书的区别在于，试着将一次理解与向下一人递交可辨认文字分开记录。它不是宣布历史性的理解不存在，而是问接续的一步有没有额外的作用。这里对前人预测的概括只是本书推论，原句仍须核对。

Darnton的「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1982〔待核〕）提出传播回路，作者、出版、生产、流通与阅读不再彼此孤立。这个方向已足以反驳一种只认写和读两个瞬间的简化图。

其后关于这一模型的回顾也提醒，循环首先是帮助历史研究组织问题的办法，不是把数据塞进去便能算出唯一答案的机器。相关原文与版本线索列在资料中。我们不能未经核查就说，他不知道中间每一环都有经济与人的代价。

所以本书与传播回路之间更具体的差别，应落到分析单位：不只记书经过哪些机构，还记一段文字经过一个人的时候，他付了什么、改了什么，下一人还能认出什么。机构的运输成本与个人选择的代价不能混算，一辆车搬了很多书，不等于车替每个读者完成了一手；但运书的人及条件也不因此被抹去。

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研究同样已经把跨代的保存、形式与文化身份接起来。这里指向Jan Assmann及《文化记忆》（1992〔待核〕），不能混同不同作者的全部工作。

出版方对该研究的介绍已明确指出，记忆不只是保存信息，还参与文化身份的形成。因而本书不能将前人缩成一个静态仓库，再宣布自己发现了活的传递。待检验的是，把每一手的代价与改动单列，能否增加可观察的区分。

Parry与Lord的口头程式研究离过手更近。Lord《故事的歌手》（1960〔待核〕）所讨论的演唱与重新创作，使原样复制不再是理解口传的唯一办法。这里给前人足够的公道：每一次讲述都会重新组织材料，并非本书的新发现。

本书希望把这一问题带到抄写、节选、引用和数字转交，进一步问，不同媒介中的变体怎样仍被认作有来路的同一段。能否这样推广，需要逐媒介核对，不能凭一个类比一次通行。

艾柯《诠释的限度》（1990〔待核〕）提醒我们，解释不能只由读者愿望无限扩张。过手同样需要边界。区别不是前人有边界、本书不要边界，而是本

书试着从相邻两手怎样守住可辨认部分来观察边界。这种观察仍然不能取消文本本身的约束，编辑距离很小也可能把意思翻过来，形式指标不应成为任意改写的护身符。

七条线索摆在一起，本书的位置反而变小了。它不能自称首先发现传递，不能自称首先发现记忆，也不能自称首先发现理解会改变作品。它可以争取的一点，是把这些重要判断推进为更细的、可重复检查的一手：代价是否达到事先说明的下限，改动是否越过认不出的上限，以及这些差异是否影响后来的去向。

◆ 三、多出来的数不能乱填

一个概念要有区分能力，不能把从未停手的复制与一个人的认真转交全部算成同样的一次。过手因此需要两类边界：太少的代价，尚不足以作为本研究中的一手；太大的变异，可能使原段在这条链上断掉。下限与上限必须在正式观察之前说明，而不是等结果出来再挑。

代价首先保留原始记录，不急着合成总分。背诵能够保持多久，抄写或转述了多少字，为转交花了多少时间、承担了怎样的实际成本，都可以分别记。时间有时间的单位，字数有字数的单位，不能把一分钟直接加到十个字上，就制造一个看起来精密的代价数。需要综合时，换算方法也必须先登记。

背诵保持还要与背诵速度分开。一个人当场跟着念得很快，不代表七天以后能够自己说出；另一个人学习较慢，却能在后来用自己的话保留核心。我们研究的是文字怎样经过他，不是借这一任务给人的智力排队。辅助朗读、放大文字等可及性安排，应按研究目的记录，不该因为形式不同就被判成没有代价。

转交也不只看按键。一个人为了朋友的处境挑选一段、重看上下文、说明为什么想到它，再发过去，与自动转发一百条内容并非同一种工作。若只量发送耗时，前面的选择会被漏掉；若全部依赖本人说自己多么认真，又容易变成无法比较的自我证明。研究需要结合过程记录与实际交出的文字，不让任何一项独自包办。

下限的数值目前写「待登记，见附录二」。这不是已经存在一条普遍适用于所有文学的自然常数，而是一个需要预先说明并接受敏感性检查的研究边界。不同媒介可能需要不同记录办法，但不能因为某一组结果不好看，就单独为它更换下限。

变异度上限同样不能从热爱里推出来。它可以用相邻两手之间的编辑距离、核心意象保留率等办法记录。编辑距离看增、删、改了多少，核心意象保留率看事先选定的哪些关系仍在。两种办法的具体定义、计数单位与评分标准都应预先公开，数值暂留待登记。

两类指标各有盲点。字几乎没变，否定词却换了，意思可能已经相反；字变了很多，转述却仍保留关键关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字符距离更不能直接与原文比较。因而本书不把一个机械数字宣布成最终裁判。它要求把可计算的差异与盲编的意义判断并排保留，再看二者在哪些材料中一致、在哪些材料中冲突。

上限与下限的顺序也要清楚。先确认实际存在一个人的选择与转交，再看其代价记录和变异度。不能看到文本很相像，就倒推中间必定有人认真承担；也不能看到当事人付出很多，就取消认得出的要求。两个判据要同时得到说明，才不是谁喜欢哪项就挑哪项。

如果始终给不出能够稳定区分的办法，本书应承认，过手目前只是文化记忆与传播回路的一种可计数细化，而不是已经证明不可替代的理论突破。这个退路不应被藏起来。操作化贡献可以有价值，但价值不靠把前人说小来增加。

◆ 四、一本抄本怎样算一遍

为了演示计算而不冒充古籍异文，本书现在只用自己临时构造的八字短句：「窗边留着一盏旧灯」。它不是《诗经》原句，也不是阿杰那首贯穿诗的正式内容。我们把「旧」改成「小」，得到「窗边留着一盏小灯」。这组数字只说明方法，不是任何真实研究的结果。

若以汉字为单位，替换一个字算一步，两个句子都是八字，最少只需一步替换。用较长句子的字数作分母，标准化编辑距离就是八分之一。这个数告诉我们字面改动的比例，不能告诉我们文学价值高低，也不能直接判定这一手是不是已经断了。断手上限仍须预先登记，不能拿这个演示数字充当阈值。

接着看核心意象。假使这次演示在比较前约定三项：窗边的位置、保留的动作、灯的存在，那么三项都留下，保留率是三分之三。可是如果研究问题特别关心「旧」所指向的时间痕迹，就必须在编码表中把这一项也列入。不能看到改成「小」以后效果不合预期，才突然宣布旧是唯一核心；也不能为了让变体过关，临时删掉它。

阿杰问：「那核心不还是人定的？」是人定的，所以要说明为什么这样定，并检查不同评分者能否按同一规则得到接近判断。可由人判断，不等于任意；能够计算，也不等于自然正确。可靠的码表要带例子，说明什么算保留、什么算改变、什么信息不足，遇到争议怎样处理。

再设一个变化：后手只说「那一盏还留着的灯」，没有窗边。字面差异更多，却可能保留较重要的关系。又设另一种变化：字面只加一个否定，却把保留改成不再保留。此时，较小的字符差异可能带来更大的理解差异。两种例子说明，纯字面距离与核心保留要同时看，不能彼此取代。

然后记录代价。苏老师的学生抄了多少、写了多久、后来是否背出、交给谁，这些信息在旧本子里并不齐全。我们不能因为本子旧、字认真，就补出当年的分钟数；也不能从一页纸直接推知他所有动机。能确认的，是存在一份抄本及其可比较的内容；无法确认的，明列不明。

这正好引出本卷实验与历史语料的区别。实验可以在知情同意下记录保持、时间、修改与转交；历史语料通常只有引用、选本、化用等痕迹。旧抄本使一只手可见，不保证使全部代价可测。把两种材料说成同一个量，会让方法看起来更完整，实际却减少了可信度。

真实研究还应留下链条，不只留下成对相似。谁从哪一份来，经过哪次转述，形成哪一份后续，需要时间和来源。三份相似文本可能来自共同的第四份，不是第一份传到第二份、第二份再传到第三份。只凭相似自动画箭头，会把书目关系误写成实际过手史。

本书因此把算例的结论限制在方法层：可以记录代价，可以比较变异，也可以把不知道的地方保留下来。至于这些数是否增加文学研究的解释力，还要让后面的材料回答。一本抄本不是新理论的证书，却能够让一句很大的话第一次有了可以被人检查的细处。

一个数能够复算，还要有不由作者随意改变的比较对象。假如只拿最后一手与最初那一手比较，中间哪些改动被接受、哪些后来被退回，会一起消失。

若只比较相邻两手，又可能漏掉另一种情形：每一步都改得很少，许多步以后，整段话已经换了意思。两种距离应分别留下，不能拿其中一种冒充全部判断。相邻的距离回答这一手怎样接住，隔着许多手的距离回答一路走来离开了哪里。

断手不能只靠一道通用的字数线来判。一个否定词可能改变全句，一大段背景的删减却可能保住转交的重点。应让不知道研究期待的读者，依公开规则辨认核心意象，再把字面变动与辨认结果并排报告。两者不一致的地方尤其值得留下：方便的算法，可能正是在那里失去文学的分寸。

如果只要写出两个比例，就认为已经离开了前人，过手会变成一种数表装饰。区别须由后续材料承担：这些预先规定的数，能不能辨出原来被混在一起的情况，能不能使一次预测有输有赢。算得出来，只是开始；多说明了什么，仍然等着检查。

◆ 五、放回日子里

苏老师没有把旧抄本标成「合格过手」。她在一张纸上记下能看见的东西：抄录的范围、几处改动、纸上赠言的位置。另一张纸则留下不知道的事：抄了多久，依据哪一版，学生后来还把它交给过谁。

阿杰起初觉得空着太多，后来反而放心。外婆没有为了给这本书作证，把一段不完整的记忆补成全知。他也不必因为资料有缺口，就把本子看成没有用。清楚的未知，同样可以指向下一次访谈或查证。

两人合起本子时，阿杰想到自己的数字记录。他保存过许多初稿，却很少保存为什么改、改给谁看。他决定以后只为重要的转折多留一句说明，不记录每一次无意义的按键，也不让朋友为了支持他的理论交出私人来信。

过手若真有新用处，应当从这些可以分辨的小动作中长出来。它不靠要求所有人更苦，也不靠规定只能用一种媒介。一个人付了什么、交出了什么、下一人还能认出什么，需要被同时尊重。

带走的话

传下来不稀奇；稀奇的是，每一手都要付一点代价，每一手都不能改得认不出，而两条线要在看结果以前写清。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过手当成前人从未见过的传承，或把任何复制都当成同样有分量的一手。
>
> 本章立了什么：正面对账邻近理论，给出代价下限与变异度上限的记录形式；阈值待登记，演示数字不充当证据。

如果无人过手的文字照样更打动人，本书怎么办？下一章把最难回答的反例放上桌。

第 8 章

最强反例：陌生文本的配对检验

最强反例：一对双方都陌生的配对文本，　一篇有人过手、一篇无人过手，盲评文学性；清华简《耆夜》的《蟋蟀》与今本是否同一首诗学界有争议，只作引子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两份东西摆在面前，别人说是一件，你觉得不像；别人说不同，你又认出某个熟悉的地方。名字可以很快给答案，眼睛却还想多看一会儿。

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与今本是否同一首诗，存在学术争议，具体简文与论证查原文〔待核〕。本章只借这个问题开一扇门，不引用简文，也不以它证明过手：当一段文字有不同来路时，「还是不是同一首」本身就需要判断。引子到这里为止。

苏老师设想过一个读书小组的小游戏：把两首不署名的短诗交给大家，不说哪一首曾被别人背过、转述过。阿杰一听便来了兴致：「要是没人传过的那首更好，你这套说法不就输了？」

她没有反驳，反而让他把这句话写下来。桌上两张纸被风吹动，压住它们的是同一只空杯。阿杰想从纸张的新旧猜来路，她立即换了相同的打印纸。

「要问，就让人真有机会答出我们不喜欢的答案。」她说。

◆ 二、让陌生对等

最强的反例不是找一首人人熟悉的经典，同一段随意生成的文字比较，看哪一个得分高。那样的比较同时改变了熟悉度、名声、材料质量与阅读预期，结果很难说明究竟哪一个条件起作用。本书要面对的反例，应当使两份文字对参与者都陌生。

所谓配对，先要确定可以比较的地方。两份文字长度不能相差悬殊，体裁与主题不宜使一边天然占据某类读者的偏好，阅读难度与呈现方式也要尽量接近。更重要的是，参与者不知道它们的来路。这些安排不是为了替本书赢，而是为了让无人过手的文字有公平表现的机会。

两份材料的历史也需要记录。一份有独立保存的前期过手痕迹，另一份在本研究规定的观察范围里尚无相应记录。我们不能仅凭检索不到，就证明后者在全世界从未经过任何人的手；也不能把研究者发放材料这一动作与参与者自愿转交混成同一种行为。前者是统一呈现的研究安排，后者是需要观察的结果，其边界须在研究开始前写明。

本章描述的是反例设计，不是已经完成的实验。苏老师的小游戏承担说明，不承担样本与统计结果。正式研究应由不知道本书希望得到哪种结果的人组织评分，保留材料形成的记录，避免因为作者喜欢某一段就为它选择更合适的读者。

评分也要说清问的是什么。请参与者判断读起来是否动人、是否喜欢、是否愿意再读，与问他认为哪首属于文学史上的经典，不是同一个问题。经典标签会把来路偷偷放回判断。要看当场文本与阅读反应，就应让问题保持在当场，而不要求受试者猜一个未知的历史地位。

阿杰提出一个更尖锐的条件：即使两份诗当场得分相同，也不能算本书赢。因为本书原先强调过手的分量，读者自然有理由期待它会让已经过手的文本表现更好。这个期待需要认真听。一个新理论不能在受到质疑时突然声称，大家问的所有问题都与自己无关。

本书的回应是，把广义的「好」分开，而不是移走反例。第 18 章所用的文学性定义，指向带着下限的过手不断，不等同于单次阅读的好感。本章因此承认：过手不保证眼前评分更高，无人过手的文字可以使人更受触动。如果本书任何叙述曾让读者以为两者必然一致，就应在这里明确撤去那种延伸。

这种区分本身也不能成为永久安全门。把文学性重新定义成过手不断，只能使研究对象明确，还不能证明这一对象为什么值得被优先研究。它需要在后续存活、可辨认的接续或其他已声明的任务中表现出独立解释力。否则，反例虽然没有推翻定义，却会提醒我们，新定义可能只是改了问题的名字。

◆ 三、反例为什么真有力量

反例最有力量的地方，是它把动人、过手和存活三者分开。我们不能因为一段文字曾被传下，就断言它必定比未传下的文字更动人；也不能因为当场动人，就断言它已经具备长期存活的条件。三者的关系，需要被研究而不是被赞美。

Porter与Machery在2024年的诗歌研究，提供了一个应当认真面对的起点。其非专业参与者在所用材料中未能可靠区分机器诗与人类诗，并在若干评价上更偏好前者。

这个事实不允许我们预先宣布「没有传统作者的文字不可能被读者喜欢」。研究的详细方法与范围将在第 29 章展开；它并没有测量本书提出的七天保持、主动转交和化用，不能被挪来证明过手。

所以，先还反例一份公道。一个刚刚形成、还没有进入传承链的作品，可以很美，也可以让一个人受到强烈触动。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它没有长历史，就降低读者此刻经验的真实性。文学史上的后来成功，更不应被用来追授所有早期阅读唯一正确的判断。

反过来，已经被反复传递的文字也可能让今天的读者觉得平淡。他可以有自己的理由，研究者不能只用修养不足打发。一段作品获得了长期地位，说明它经过了某种历史，却不保证它必须在每一个新读者身上产生相同的反应。差异本来就是本书要容纳的东西，不是遇到不利评价时才该被清理的东西。

苏老师因此不能拿背诵史去压阿杰。若阿杰认真看完两份陌生文字，指出其中一份更能表达自己的问题，他已经完成一次有根据的阅读。外婆可以追问他的理由，却不应因为另一份曾被许多人背过，就要求他把喜欢改过来。这会使过手从研究对象变成权威标签。

阿杰也不能拿高分自动取消后续问题。评分更高的诗，之后究竟有没有被保存、转述、带入别人的生活，仍然需要观察。它可能两者都强，也可能当场好评很高而很快淡出。哪一种会发生，不由本书的立场决定，也不由阿杰的反感决定。

还有一种对理论更不利的可能：即使早期无人转交，作品后来仍会因为重新发现而长期存活。这要求本书在预测时说清它能够覆盖的时间范围与资料条件，而不是用「后来终于有手」把每一种成功全部收回来。若预测任务只看最

初若干年的过手记录，就应承认重新发现可能使原预测失败，并研究这种失败占多大范围。

同样，一个早期被热烈转交的作品，后来可能停止。灾害、媒介变化、语言障碍或人群离散都可能参与其中，具体情况需有来源。本书不能把所有停止都解释为当年的代价不够，把所有存活都解释为当年的代价真实。这种事后重命名会使反例失去作用，理论也随之失去内容。

严肃的回应，必须愿意让部分直觉输掉。过手不是当场好评的同义词，也不是作品成功的保险。它是一项关于接续机制与长期结果的强主张，强到必须接受不利材料。只有保留这一危险，书中「同一文本有手则活、无手则死」的句子才不是用定义封住门。

◆ 四、不用结局替原因作证

过手说最大的危险，是把已经活下来的作品叫作有人过手，再用有人过手解释它活下来。这样的说法听起来顺，实际没有增加知识。避免这条圆圈，必须把早期行为、后来的结果和编码规则分开。

首先是时间分开。研究者在预定的早期窗口内收集引用、选本和化用等痕迹，之后才看较晚的重印与教学采用。不能因为已经知道某部作品成功，就延长它的早期窗口、补入更多有利记录；也不能因为另一部作品失败，就缩短可供它表现的时期。相同的规则要在不知道结果时就能执行。

其次是测量分开。早期过手痕迹不是后来经典地位的另一个名字。一份当年的私人选本，一次可追溯的引用，或一个有清楚来源的化用，应当按行为本身编码。它们可以出现在后来没有存活的作品身上。研究者必须愿意把这些材料保留下来，才允许强预测受挫。

再次是比较分开。作品读得多，通常也更容易留下引用。若只看引用总量，可能不过是在重复读量。第 38 章会采用分层或配对的方式，寻找读量相近而过手率不同的作品，比较后来的结果。能够找到多少这样的作品，本身就是可行性问题，不可在书中凭空假定样本一定充足。

然后是裁判分开。编码者最好不知道哪一部作品后来被列入教学大纲，不知道本书希望哪种记录算得更多。有人不同意本书，也应能够按同一张表完成工作。若一项记录只有赞成者能认出，反对者总被说成没有理解过手，码表就没有建立公共的入口。

还要把结果不明显与结果支持相反方向分开。样本太少，可能不能给清楚判断；区间足够窄而增量接近零，则是更强的不支持；增量稳定地反向，又是另一种结果。本书的致命条款要求事先登记增量阈值，正是为了不让「还有一点点正数」成为永远宣布胜利的办法。

一个方法上的细处也值得普通读者知道。训练用的作品与最后检验用的作品应当分开。否则，研究者能够把许多参数调到非常适合眼前材料，却未必能判断一批新作品。我们不会在这里提前给模型冠以精确之名，只要求它至少有机会在未见过的材料上暴露不足。

最后，把私人价值与研究结论分开。假使过手率对长期存活没有增量，苏老师仍可以背诗，阿杰仍可以写信。实验失败不会取消他们的自由，也不会证明他们的行动没有个人意义；但这些行动值得做，也不能替一条失败的经验预测续命。一个理论的正当愿望与一个模型的有效表现，需要各自结账。

这使最强反例留下了位置。无人过手的诗可以在盲评中更好；早期过手多的作品也可能后来消失；过手指标可能在读量之外没有增量。若实际材料如

此，本书就应按预先写好的规则收窄或撤回。它不应把退路理解成羞辱，而应把退路视为新知识能够再次发生的条件。

配对还有一道难处：为了把两个文本配得相近，研究者可能已经用自己的文学判断替它们排过一次高下。比方说，规定两首诗都写离别、长度相近、词语难度相近，看起来很公平，却不能保证它们在节奏、叙述角度和隐喻关系上相近。

若再凭研究者直觉挑出「质量差不多」的一对，后来的盲评就可能只是重演最初的挑选。所以，配对标准应当先写，挑选人与正式评价者尽量分开，筛掉了哪些文本也应留下记录。

还可以反过来做一次检查：不要只找一对最适合故事的文字，而是准备若干组符合相同条件的材料，观察结果会不会跟着具体某一首改变。若一换诗，结论便倒过来，就应先问那一首独有的特点，不能把这种摇摆全部解释成读者没有认真。

用多种材料，是为了不让一首幸运入选的诗替全部文学说话，不是为了从许多结果里挑一组对本书最有利的。

苏老师听到这里，觉得自己的小游戏一下变麻烦了。她原本只是想让学生发现，不署名也可以谈字句的好。这个教学目的仍然很好，却与判定一项关于文学存活的理论，是不同的工作。课堂可以先练一种看法，研究则要允许这种看法不成立。两件事分开以后，教师不用把每个活动都包装成实验，研究者也不能把一次课堂里的热闹当作定论。

◆ 五、放回日子里

苏老师最终没有在那次小游戏里宣布答案。她让每个人留下自己喜欢哪一份、理由是什么，然后把纸收起来。阿杰等着看哪首赢，她却问，过几天有没有人还愿意回来谈同一段。这个后续也没有被写成已完成的实验，只是他们准备继续问的问题。

一位读者说自己不愿把诗转给别人，却愿意独自留着。另一位说可以讲给朋友，但不准备背原句。苏老师没有急着把两人放进好与坏的格子。她发现，判断一只手之前，先要听清这个人究竟做了什么，也听清他不愿做什么。

阿杰把自己原来的赌话划掉一半。无人传过的文字得分更高，并不足以回答全部问题；但他仍保留对外婆的追问：不能因为书喜欢某种文学生活，就把所有好都重新定义成那一种生活。这个追问需要留在书里，不是留在反对者的门外。

苏老师点头。她也在纸上写了一句：本书研究过手怎样使文字继续，不拿过手资格审判每一个人的阅读。那天的纸没有变成证书，只有几个问题被写得比刚开始更准确。

带走的话

读的人分不出哪首被人背过，这说明过手不提高当场评分；但后来能否走得更远，必须另由材料回答。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当场动人、已经过手与长期存活相互替代，或拿已知结局倒填原因。
>
> 本章立了什么：用陌生配对和盲评压测范围，再以早期记录预测后续结果，使过手有可能失败的地方。

两端与中间还不是文学的全部。下一章，让三家之外那个名叫世界的问题进来。

第 9 章

第四条路线：模仿论与新历史主义

第四条路线： 模仿论与新历史主义——艾布拉姆斯四要素里「世界」那一头，照实写出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别人读了你的文章，夸它像真的；你却知道，最像真的那一段，恰好是你编出来的。

阿杰写一场城中村的雨，把房东、修车铺和楼顶漏水的房间都放了进去。他说自己住过这样的地方，知道雨夜楼道里的味道。苏老师读完，却指着一个人物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回家？」

「因为他没钱。」阿杰回答得很快。

「没钱的人都这样想吗？」

他有点烦。他为这一章专门回去走了一趟，鞋子上还有泥。外婆没有去过那条巷子，却总能找到一个地方，让他不能只凭去过就说自己写对了。

后来，一位读者在评论里说，自己也住过类似的房间，却从来没有想过故事里那个念头。另一位读者说，正是那个念头使他愿意读下去。两个人说的都不是修辞，他们在争这段文字有没有碰到自己的日子。

阿杰把电脑合上：「作者、文字、读者，你都问过了。可我写的那个地方呢？它总不该只是一张布景。」

这一问把三张椅子以外的东西带到了桌边。雨、房租、工作、城市的路，并不因为讨论文学就退到门外。文学写着一个世界，也在一个世界里被交到别人手上。

◆ 二、四要素里多出的那一个

文学理论中有一条重要路线，不肯让世界只当布景。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里，围绕世界、作品、作家、欣赏者组织对文学理论的考察。书的出版年份为一九五三年这一书目线索，以及四项在原著里的完整表述，仍需逐处核对：查原文〔待核〕。这里先依照这一明确的框架，提出它对本书的提醒。

作者想了什么，文字写成什么样，读者怎样接住，确实都是问题。但如果诗写着一次迁徙，小说写着一家人的困境，那么被写到的生活也不是可以随意抽走的一项。作者与读者对同一段文字争执，有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语言，而是因为他们面对的生活经验、历史位置和事实判断不同。

所谓模仿论，在这个地方保留了一个不能轻易删去的要求：文学与它所写的世界之间有什么关系。追到亚里士多德《诗学》，不能凭一个「模仿」便把全部论述压成照相。它如何理解行动、情节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需要回到原文；本书不补引记忆中的句子，查原文〔待核〕。

先给这条路线还公道。文学不一定逐条复制事实，却不能因此免除对所写世界的责任。阿杰把某类人的处境写成一个方便的符号，读者就可以追问：他们真只有这种选择吗？他用一个地方的贫困制造气氛，却不给生活在那里的人自己的声音，也可以受到质疑。这样的质疑不只是作者意图问题，也不只是某个词搭配得好不好。

同样，读者说「我的经验不是这样」，并不自动推翻小说。小说里可以有并不代表多数人的人物，可以写一条没有被通常经验走过的路。需要辨认的是，它宣称自己在做什么：记录具体事实，构造一种可能，还是把一种带偏见的判断伪装成所有人的本来面目。不同的写法需要承担不同的说明。

新历史主义也把文学与文化实践、社会力量及历史材料之间的来往重新带进讨论。格林布拉特的代表著作、具体论述与这里相关的原句，查原文〔待核〕。

本书不能用「它重背景」四个字替代这种研究，因为文学并不只是先有一件完成的作品，后来才被放进背景。哪些事情能够被写、哪些声音被认作值得听，本来就可能与作品的形成同时发生。

这条路线因此不是三家之外一块可以随手塞回去的拼图。它要求我们重新检查三家使用的「作者」「文本」「读者」：他们是谁，在什么生活条件中做这些事，又有哪些现实使他们的选择变得容易或者困难。

◆ 三、世界不会自动作证

承认世界重要，与声称「现实会替我的文学观点作证」，仍然有一段距离。

阿杰在巷子里走过，能提供一些写作材料，却不能因此取得替所有居民发言的资格。苏老师没有住过那里，也不是完全不能读。她能够从文字中发现人物动机的断裂，再请阿杰解释；但她不能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当成那条巷子里人人都应遵守的常识。双方都有需要停下来的地方。

本书关心过手，便容易遇到一个反问：住在那里的居民愿意把小说讲给别人，是不是就说明小说写得真实？不能这样直接推。人可能因为被尊重而愿意讲，也可能因为被误写而转交，请别人一起指出问题；还可能明知某处夸张，却喜欢它所打开的一种愿望。有没有交出去，与交出去赞成什么，要分别记录。

同样，没有人愿意讲，也不能立刻说明它失实。它可能尚未被看见，可能让人难以启齿，也可能出于保护自己而不被公开。一个受到伤害的人，没有义务把自己的日子交给作者验证。文学研究如果只能靠对方公开私事来确认「这段写得对」，它就把自己的证明责任转嫁给了被写的人。

所以，关于现实的事实判断，仍要用适合它的材料查证。关于一个虚构情境是否构成可理解的可能，则需要检查文本提供的理由。关于读者怎样接走它，要追踪具体动作。这三种证据不能互相代办。一本小说受欢迎，不足以证明其中的社会统计；一份统计正确，也不会自动变成一部好小说。

这里恰能看出世界那一路的分量。它阻止我们把文学缩成三个角色之间的封闭游戏。书里涉及劳动、居住、迁徙和生活机会时，外面的条件会进入人物怎样被写、读者怎样反驳、文字怎样被使用。没有这些条件，过手的代价也可能被讲成一种抽象的个人品德，好像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空闲、同样的渠道、同样安全的表达位置。

一位读者可以把长篇小说带回家细读，另一位只能在下班路上听别人讲几段。后一位不是因此更浅，也不是没有资格成为下一手。两个人所付的代价不能只按抄了多少字排序。要看他们有怎样的机会，做了什么选择，承担了什么实际工作。世界就在这些差别里进入了手，而不是挂在手后面的一张地图。

还可以追问相反的一面：一段文字交出去以后，是否会反过来改变它所写的世界？它可能使一种处境得到名称，使一些人找到彼此，也可能加强误解。要说真实改变了制度、行为或生活，就必须有相应证据；只因为小说里出现了某种诉求，不能宣布现实已经照着走了。本书保留这种作用的可能，也保留作用没有出现的可能。

◆ 四、世界进了哪里

本书不把世界另算成第四个「头」，而把它带入三个问题：这段文字写出了怎样的想法，它在现实里怎样存在，它装进一个人以后改变了什么。这是本书组织问题的选择，不是宣布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已经被取消。

在想法的世界里，城中村可以成为小说组织人生可能的一种方式。人物是否只有逃离一条路，能不能留下来重建关系，作者怎样理解成功与失败，都会进入故事。这里的世界不是一份住址目录，而是哪些关系被说出来、哪些问题获得了可以继续讨论的形状。

在现实里，小说是一份可以被读到、被保存和被交出的文本。阿杰在哪儿写，用什么设备，有没有时间修改，读者通过怎样的渠道接到，都是这份文本实际存在的条件。它所谈的城市，也有不由小说决定的道路、房租和工作。两方面不能混同：现实可以支持作品，也可以抵抗作品里过分方便的想象。

装进一个人以后，文字又进入另一层。一个读者想到自己离家那天，可能不愿在评论里说，只把一段复制下来，准备以后讲给弟弟。另一个人发现，自己一直用来评价父亲的那个词太单薄了。他未必因此同意作者，却开始换一种说法。这是具体的人怎样被文字触动、又怎样准备交出的地方。

三个问题不是三个互不相通的房间。一个现实中的限制，可能改变作者对人物的想法；一种新说法，又可能使读者找到合适的表达；读者的回应来到作者那里，迫使他重写下一章。问世界落在哪里，是为了把这些来往讲细，不是让它失去原来的厚度。

也正因为如此，不能简单宣布「世界等于三界」。前一套框架中世界承担的理论角色，与本书用三种问题组织研究，并非换词就完全重合。若某个现实约束在本书的读法里无法得到清楚位置，就应当把那个缺口留下，而不是强行说它已经被包进去了。编码有用，首先在它能暴露遗漏，而不是总能证明自己没有遗漏。

举一个完全构造的对照。两版小说使用相同人物与情节，一版把房租写成无关紧要的背景，另一版让每一次搬家都改变人物可以维持的关系。读者从两版里带走的，也许不是同一句话。

这里发生的不是世界在两版间客观地改变，而是世界怎样进入作品的办法改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改变影响了过手，应当记录读者后来讲了什么，不能只看作者自己喜欢哪一版。

再换一个对照：文字一个字不改，交给两种处境不同的读者。谁有机会与别人一起读，谁只能独处，谁公开引用会受到压力，谁引用能够得到赞许，都可能使下一手不同。这不是「不同的人有不同感受」一句话能说完的。转交在现实里需要位置，位置并不平均。

这个发现使本书的三头有了边界。三头不是三位不受世界影响的住客，而是同一段文学生活中可以被辨认的着力处。世界既不是附加的一方，也不是被

删除的一方。它以具体条件进入这些着力处，再通过写、读与交出的动作继续发生。

本书由此保留第四条路线的提醒：不要只在书桌上找文学。走到巷子、教室、图书馆和屏幕背后，看看文字是借着哪些真实条件来到人手里的。只有这些条件被看见，代价才不是一句抽象的赞美，认得出也才不只是研究者坐在同一种生活里作出的判断。

还应当给不相遇的情形留位置。同一部小说可能在一种生活里受到重视，到了另一种生活里却很难开口。不是后者必然不懂，也不是前者必然高明。文本使用的经验、语言和转交场合，可能没有在两边取得同样的支撑。要做的工作是看见这种距离，尝试说明或翻译，而不是把拒绝接手的人自动排到文学之外。

翻译也提示我们，世界进入文字往往不止一次。一个词在原来的处境里容易被认出，换到新的语言和生活里，就需要额外解释。解释得太少，读者接不住；解释得太满，文字又可能失去留给对方自己的空间。

这只是由「世界」引出的转交难题，还不是一套完成的翻译理论。转交者在其中付出的，并非只把字搬过去，而是设法让一个陌生的人仍能辨认这段话正在面对什么。

所以，世界这一路进入以后，本书不能再只数纸面上的改动。还要问哪些现实关系被保留，哪些被换成接收者较熟悉的关系，以及这种替换是否把被写的人变成了方便的道具。这些问题没有一道通用分数，但有可以逐项讨论的文本和交付记录。它们使三头的分析更难，也使它不至于成为一场关起门来互相说话的游戏。

◆ 五、放回日子里

阿杰后来没有立刻把那章删掉。他又读了一遍，发现外婆问的不是「你有没有住过」，而是「这个人物有没有被你写成一个省事的答案」。

他把人物不得不回家的那个原因写得更具体，又删掉一段替整条巷子下结论的话。改完以后，他没有向两位意见相反的读者宣布哪一位赢了。他分别回复，请他们指出最不能接受的一处，并说明愿不愿意让那段回应出现在之后的修改说明里。

有人愿意，有人不回。这些都是可能的结果。故事在这里不替阿杰安排全体谅解，也不把一次修改包装成社会调查。它只是让「我写的是真实生活」这句话，不再成为拒绝继续听人的门闩。

苏老师看过新的一版，说人物好像能自己走几步了。阿杰仍不满足，问她：「你会讲给谁听？」她想了想，说要等一个合适的时候。不是每段文字来到一个人那里，都能立即找到下一人。

阿杰第一次没有催她。他知道，自己要求外婆现在就替它证明有用，和他从前要求后台马上给出好数据，可能离得并没有那么远。真实的世界不只给作品材料，也给它等待、拒绝和被改正的时间。

这一章把世界请到桌边，桌上的三张椅子也就不能按原样坐着不动。接下来，要把三家各自借用的条件逐项写清。不是谁先占到一张椅子，谁就不再欠别人的。

带走的话

文学写着世界，也借世界找到下一只手；说自己写得真实，不能免去继续听人回答的责任。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世界当成不影响写与读的背景；把亲历、受欢迎或有人转交，当成真实的自动证明。

本章立了什么：承认世界这条路线的独立提醒，再以想法、现实与具体人生追踪它怎样进入过手。

把三家请回桌前，这一次先不争谁说了算，先看谁借用了什么。

第 10 章

三家互相欠

三家互相欠：一张欠条表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几个人争同一句话的意思，争到最后，谁都开始借别人的理由。

阿杰说，诗放在自己的小说里，意思当然该由自己说明。苏老师指着一行字，说他的解释和写下来的话对不上。他反问，难道外婆比作者还懂？她讲起一条读者评论，他又接过来说：「这正好证明，我写出了原来没说清楚的东西。」

起先，他只认作者。过一会儿，他开始拿文字作证。再过一会儿，他又请读者站到自己这边。

苏老师也一样。她最初说字句在这里，谁来都不能随便改；后来却说自己教了四十年，知道这几个词该怎么读。她把教书的经验请进来，却仍觉得自己只是在照着文字说话。

争论停下来时，两个人都笑了。不是因为问题解决了，而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手里的理由没有一条真是独自站着的。

「那就算谁也说不清？」阿杰问。

「不。」苏老师把争过的那一页铺平，「算我们得先写清楚，刚才从哪里借来一句。」

这一章就做这件事。先不宣布三家全都失败，把它们需要的条件摆在同一张表上，看哪些已经说明，哪些还欠着。

◆ 二、借过东西不等于欠条

一项解释使用了别的条件，并不自动构成欠条。

一个人解释诗中某句话，当然不可能同时重写语言史、出版史和全部读者的成长史。任何研究都有范围。若作者已经告诉我们，自己的结论只在某种语言能力、某个版本或某一类读者之中成立，我们就不能把这个公开条件重新称为偷偷借用。

本书说的欠条，需要三件事同时出现：一项条件被直接拿来使用；它不是由当前论证推出来的；论证又没有向读者交代自己依靠它。少了一件，都不能照着同样的名字登记。

例如，一篇文章明说只讨论经过校定的某个版本，不讨论版本怎样形成，那么版本来源是它的研究边界。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边界使它答不了另一个问题，却不能说它隐瞒了边界。

另一篇文章宣称文字本身足以决定所有合格解释，但实际判断「合格」时始终依赖某一群人的训练，又不说明这群人怎样取得判断位置，这才出现了需要检查的候选欠条。

为什么说候选？因为还没有读到完整原文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作者是否已在别处说明。一本书开头没有说的，可能在序言、注释或后文说过。只取一句最适合批评的话，就判作者从未交代，等于我们自己先欠下了材料。

所以，登记欠条不是给思想家开罚单，而是要求解释把自己的支撑条件亮出来。亮出来以后，有的条件可以保留为明确前提，有的可以由别的研究补足，有的则需要重新进入模型。承认依靠，不等于承认无效；不肯承认依靠，才容易把局部解释冒充成全部解释。

这种区别对本书自己也适用。本书使用「代价」「转交」「认得出」，同样需要测量与判断。若认得出的标准只由赞成本书的人制定，后来又说所有人都认得出，我们便借了一个没有说明的共同体。若历史中找不到成本记录，却把引用次数当作当年真实付出的代价，我们也在换名借账。

把尺子先放到自己面前，有两个好处。其一，不会因为一个理论与本书立场不同，就轻易给它记欠条。其二，后面的读者能够用同样的尺子检查本书。一本批评别人把条件当给定的书，不能给自己的给定条件留一扇暗门。

苏老师听完，说自己批学生作文时常犯一个毛病：她觉得「这当然应该知道」，便不再解释为什么。学生照着她的习惯写对了，她就以为文字本身已经把路指得清楚。这个例子不能证明某个文学学派犯过相同错误，却说明检查条件为什么值得做。

◆ 三、一张表收三家

下面这张表不是文学史的最终判决，而是本书交给原文核对的一份问题表。每一格都要回答：该项解释靠什么成立，那项条件有没有被公开说明，它是在这一处无法推出，还是整个理论都没有位置容纳？

作者派	作者试图表达的意思	我们据以理解作者的形象，来自哪些选本、评传、教学和后来的解释	若直接把一个由接受史形成的作者形象当作原始作者的全部，却未说明中间来路，才登记
文本派	可共同细读的字句与结构	哪个版本被选为同一文本；谁已受过训练，能辨出被宣称客观可见的关系	若依赖版本裁定或读者训练，却宣称两者都不需要进入解释并未说明，才登记
读者派	阅读中的来往及其历史变化	谁成为有资格接住的读者；被接住的文本如何确定；读后向下一人的转交是否被另外研究	若把这些条件直接带入，又没有在相关论述中给出来路或边界，才登记

表里没有一格写着「这一派天生错误」。作者派关心意图，不等于它必然否认历史；文本派认真读字，也不等于它必然否认读者；读者派研究接受史，更不能被我们说成从来没有看见时间。要判断欠条，必须落到具体作者、具体文本、具体推导。相应原文的位置，查原文〔待核〕。

先看作者派的一格。阿杰说，读者应当尊重他的意思。这个要求可以成立。但读者究竟认识哪一个阿杰？是他发布在作者页上的自我介绍，是别人根据小说想象出的失恋青年，还是经过访谈、书评与教学逐渐形成的作家形象？

如果评论者拿后者去解释全部作品，就必须说明这个形象从哪些材料而来，不能把后来画成的面孔假装成写作前已经摆好的原像。

然而，这仍不能直接推翻关于原初意图的解释。作者实际想表达什么，与后人怎样描绘作者，是两个有关却不相同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检查前者在被讨论时，有没有悄悄借助后者。只有把这座桥指出来，欠条才具体；只说「作者也是后来产生的」，便可能混淆真实写作者与被认识的作者。

再看文本派的一格。两个人对一段诗争执，把字放回桌上，是十分合理的要求。但桌上是哪一版？正文、标点、段落、删节是否一致？如果一方拿节选，另一方拿全篇，争论看似关于同一句话，实际借用的文本边界已经不同。版本怎样被选定，不能由「只看文本」这句话自行解决。

即使版本完全相同，某些语言关系也需要读者会辨认。受过训练的人能够指出反讽，不表示反讽可以被任意制造；未经训练的人看不见，也不表示它不存在。问题更细：这种可辨认能力在论证中扮演什么角色？文本是否提供了足够线索？训练是否把某一种读法变成了默认答案？这些都应进入说明。

最后看读者派。它已经告诉我们，意义并不在没有阅读时自动完成。接受的历史也不是空白。因此，我们不能把「读完以后还有转交」当成它从未触及的事实，直接宣判胜利。需要核对的是：在某一具体解释中，读后保留、付出与转交有没有被分开；它们是否只被当成阅读发生后的自然结果，还是已经有独立的分析。

若前人已经清楚地区分这些动作，欠条应当撤销。本书留下的可能只是更具体的测量办法。若没有区分，再问这种遗漏对长期存活的解释是否重要。只有当缺少这个条件使解释出现可以展示的不足，欠条才从名词走成了研究问题。

表的用途就在这里：它使「我们不同意」变成「请看这一处条件」。读者无需接受本书的全部立场，也能检查这张表。若某格找不到原文支持，空着比填上一个漂亮结论更诚实。

◆ 四、欠的东西怎样还

还欠条，不是把另外两派的结论贴到原理论后面。

最省事的拼法，是说作者重要、文本也重要、读者同样重要，然后让三家各占一段。这样很周全，却未必比原来多解释一件事。三个被尊重的名字摆在一起，不会自动告诉我们，它们怎样在同一场文学活动中相互改变。

本书提出的补法，先追踪一条具体的路。一段文字被教师选进课堂，学生从中抄走某一句，把它改进自己的发言。后来，那句被反复使用的话，成为人们介绍作者时最常提到的特征。作者的公众面貌变了，文本的常用边界变了，下一批读者进入它的方法也变了。三者不只是各自重要，而是前一步进入了后一步的条件。

这个例子仍然是构造，不是某位作家的接受史结论。它给出需要收集的材料：先有哪一版，何时被谁选用，后人采用了哪些片段，关于作者的说法何时出现变化。这些材料各有日期，才能避免把后来的结果倒写成最初的原因。

还可以给出一种不支持本书的情况。同一群读者长期使用同一版本，作者形象没有明显改变，后续转交也没有影响解释。此时，原来较简单的模型也许已经足够。我们不应因为三头原则上能够来往，就要求每一次来往都必须显出同样强的变化。没有观察到改写，就写没有观察到；不能把稳定本身又自动改名为一种隐蔽的改写。

所以候选欠条至少有三种可能结局。第一种，原著已经公开说明，欠条取消。第二种，原著没说明，但在当前任务中不影响结果，记为范围限制。第三种，补上该条件以后，出现新的、可检查的解释或预测，才值得推动理论重建。三种结局不能全都被本书写成「证明了过手」。

另一个需要谨慎的地方，是「没有推出」与「不能推出」的区别。一个作者没有写某件事，可能只是没有研究它。要说其框架不能表达它，必须说明框

架的哪些规定造成了限制。不能由篇幅上的缺席，直接跃到理论上的不可能。好的批评，有时只需指出一个尚未完成的问题，不必把对方的整个体系宣布封死。

到了盲编时，这些区别更应写进表里。请不了解本书期待的人分别阅读相同材料，他们不仅要判断借用了哪一项，还应判断是否明说、是否在别处说明、是否只是范围限制。分歧不能由本书作者一票否决。分歧大的项目，应回到原文检查，必要时保持未定。

这样的工作看起来比宣布三家互欠慢得多，却能使一句结论承担后果。有人可能最后发现，公开说明比本书原来预计的多，欠着的少。这个结果应当进入正文，不能因为它削弱了戏剧性便被删去。文学研究要允许自己的对手比起初想象得更周全。

而当确有一项条件被遮住时，也不用夸大。只要把那一只手重新放回解释，显示它怎样选择、怎样付出、怎样使下一次阅读不同，理论就已经有了可以工作的入口。创新不一定始于宣告全体前人失败，有时始于把一件被带过去的事情说得不能再带过去。

◆ 五、放回日子里

晚饭以后，苏老师真的给阿杰画了一张小表。她没写三个派名，只写了三问：你怎么知道作者这样想？你拿的是哪一版？读这句话的人从哪里学会这样读？

阿杰在第一栏写了「我自己说的」，又划掉。他终于分开了两种说法：自己当时准备表达的，和读者后来把他想成的那个人。前者应该如实说明，后者

需要让读者指出来路。两者相遇的地方，不能由他一句「我是作者」全部收回。

苏老师也在自己的教案旁写了一行。她常说某个停顿必须这样读，却发现自己能讲出这个要求，部分来自从前老师给她读过的声音。那声音不是错误，也不是羞于承认的外援。只要把来路说出来，学生就更容易理解，她不是仅凭身份规定答案。

他们没有因此不再争论。阿杰仍觉得外婆有时读得太严，苏老师仍觉得他太快。不同的是，两人开始知道该争哪一处：争字句是否支持，争前后文有没有被省略，争自己的经验能否替别人作保证，而不是只争谁坐在作者那张椅子上。

读者也可以做一个很小的练习。下次说「这段话明明就是这个意思」，先给自己加一句：我凭什么知道？答案若是原文，指出原文；若是作者说明，交代说明；若是自己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读法，也可以坦然说出来。来路不同，不一定导致结论不同，却会让别人知道怎样继续讨论。

这不是要求每次聊天都附一篇论文，而是让最有把握的一句话，留出能够被问的一扇门。有了这扇门，下一只手不必只会照单全收，也不必靠彻底拒绝才能取得自己的位置。

下一章要请来一个很早就在问怎样靠近古人的人。他给的方法，并不是把作者与读者分成两个互不相干的地方。

带走的话

说别人欠了什么以前，先说明自己凭什么知道；一张能被改正的表，比一声全都片面更有用。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一切借用都算成错误，把研究边界算成隐瞒，把没有讨论直接算成不能解释。

本章立了什么：以同一张表登记直接给定、未推出又未说明的条件，并让公开说明、范围限制与欠条分开。

三家互相借的那一步，孟子的读诗办法早已伸手接过。

第 11 章

以意逆志与尚友

以意逆志：孟子的作者—读者互动论（「知人论世」原是尚友之法）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读到一个很久以前的人写下的话，忽然觉得亲近；再读旁边的解释，又发现自己未必懂他。

苏老师从前讲《孟子》，有个学生下课后留了下来。他会背那几个词，却始终想不明白：古人已经不在，今天的人怎么知道古人心里想什么？

苏老师让他先说自己的办法。学生说，可以查经历，可以看他还写过什么，也可以想一想，换成自己会不会这样说。

「最后一条，会不会把你自己放进去太多？」她问。

学生低下头，又抬起来：「那不放我进去，我靠什么懂呢？」

这句话，苏老师多年后仍记得。她在教案上写过准备怎样回答，后来没有找到一个只要背熟就能解决的答案。每换一班学生，那几个词便又回到同一道问题上。

阿杰听外婆讲，马上说自己有办法：让AI解释人物生平，再把诗翻成现代话。苏老师没有反对，只把学生当年的问话转给他：「解释已经给你了，你靠什么知道自己懂了？」

他看着屏幕，觉得这和找不到资料不是同一种困难。资料能告诉他很多事，却不能替他完成靠近一个人的那一步。

◆ 二、迎过去，不是压过去

「以意逆志」给出的首先不是一个排除读者的办法，而是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遇。

本书采用的一种读法，是用读者的意去迎作者的志。相关篇名与完整语境仍须查原文〔待核〕。这是一种概括，不是古籍的直接引文；接下来的讨论，只限于这些词打开的问题。

它值得认真对待的第一处，是没有假装读者能够把自己全部抽走。一个人理解另一人的话，总得动用自己已有的语言、经验和判断。学生说「不放我进去，我靠什么懂」，并不是替任意解释找借口，而是指出理解需要一个实际站在这里的人。

第二处，是这个人又不能只把自己的意思压过去。去迎，意味着承认对方有值得接近的表达，不是自己一句话的空壳。作者不在场，更需要读者克制。你可以带着自己的问题去读，却不能因为自己的问题很迫切，就宣布古人已经替你给出想要的答案。

这两处合在一起，使它不同于两种省事的做法。一种省事，是以为只要把作者资料查齐，意义便会自动落到手里；另一种省事，是认为既然读者无法消失，怎样读都只算自己的事。前者省去了理解中的来往，后者省去了对文字与不在场之人的责任。

给孟子的办法还公道，便要把这段来往写足。读者不是透明的眼睛，作者也不是供人投射的影子。读者需要试探自己的解释能不能与文字、情境和作者其他表达互相照应；遇到对不上的地方，要有重来的可能。这已经是一种把两端接起来的努力，不能被本书轻轻归进「只看作者」后便不再理会。

苏老师当年的学生其实已经走到这道门前。他没有把自己的感受当成最后答案，也没有因为古人不可访问就放弃。他在问，怎样让自己的参与不变成占有。这个问题，对今天读小说、写书评、替人转述的人，仍然具体。

阿杰也会遇到。读者从他的小说里读出他从未计划的意思，他既不能凭「我不是这样想」取消全部阅读，也不能为了讨好读者宣布所有读法都一样准确。他可以说明自己的写作选择，再让双方回到文本。争论可能没有唯一收口，却可以比互相宣布谁不懂谁更清楚。

本书在这里所借的，不是古人的权威，而是这条仍然需要实际行动的路：带着自己的意思进入，愿意被另一人的表达改变，又不把自己的改变冒称为对方从来如此。

◆ 三、尚友不是一张资料卡

「知人论世」与「尚友」提醒我们，了解古人不只是建立一份人物档案。

关于它们在《孟子》中的具体出处、上下文及后来如何成为文学批评方法，查原文〔待核〕。本书采用「知人论世原是尚友之法」的切口，首先关心那种把古人当作可以接近之人的态度，而不把它直接等同于现代传记研究。

你交一个朋友，当然会想知道他的来路。他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对某一件事格外认真，在哪些地方容易被误解。这些了解能够使你的判断不那么武断。

但是，若你以为把朋友的履历、性格与喜好填成一张卡，就已经交完了这个朋友，关系其实还没有开始。

朋友还要一起说话，一起面对新的事。你可能误解他，也可能在后来发现，从前听过的一句话并不像当时想的那样。关系的继续，改变你怎样认识他，也改变你怎样说自己的话。尚友这个方向，便比「先查背景，再解释作品」多出一种持续相处的意味。

和不在场的古人不同，现实朋友可以当面反驳。古人的文字不能按我们的要求重新写一封回信。这种不对称必须保留，否则尚友就会被讲成一种过于轻松的亲密。我们只能凭留下的文字、能够查到的材料，以及别人提出的有根据的异议，不断限制自己的想象。

所以，亲近不是知道得一清二楚。有时越接近，越能知道哪些事情不可妄断。苏老师教了很久，仍会在一处旁边写「待查」。这并不使她与古书的关系变薄，反而说明她没有因为熟悉就取得替古人随意说话的资格。

在本书看来，尚友也可以把问题带到下一人。学生从一段古书里找到一种说自己的办法，再讲给同学；同学不是机械接收，而是问这句话在今天这样用是否合适。于是，读者与古人的关系，进入了读者与另一个人的关系。它已经不只是一条朝过去回溯的线，还带着向后来走的一步。

这一步是本书的展开，不冒充孟子已经写出了「过手」的全部定义。一个较早的思想能为新问题提供入口，不意味着它只是在等待后来的人替它完成。它有自己的问题与历史，应该先按自己的分量被读懂。我们再明确交代，自己借了什么，向哪里多走了一步。

如此，尚友就不会只成为一种美好的姿态。它要求接近，要求修正，也允许转交。你愿意把古人的话说给一个新朋友，不是替古人增加一位信徒，而是把一份尚未说尽的关系交到新的日子里。新的朋友可以不接受，可以追问，也可以把你从原来过于自信的理解中拉出来。

◆ 四、那份志怎样被我们认识

本书对「以意逆志」提出的追问，是那份准备被迎回来的志，在解释里有没有被当成已经完整安放于作者心中的东西。

这里必须分清两件事。真实写作者可能确有表达意图；本书并不因为后来的解释发生变化，就宣布最初没有人想说话。另一件事是，我们今天所认出的那份意图，通过了哪些材料与后手才来到面前。前者不能被后者抹去，后者也不能被前者一句「本来如此」遮住。

假设一位教师介绍一首诗，先说作者在某个时刻非常悲愤。学生随后读到每一处景物，都把它理解成悲愤的表达。后来，他发现这条关于作者的介绍只是某一种解释，便重新注意到诗中的犹疑或宽缓。不是诗在这几分钟里凭空变了，而是作者形象到达的次序改变了读法。这个例子是构造，不能替任何特定古诗的接受史作证。

本书关心的正是这条来路。我们说要迎作者的志，往往已经从教案、选本或讲解中领到一份关于志的说明。那份说明有没有来源？有没有别的讲法？读者以为自己直接面对作者时，中间其实站过哪些人？如果不问，回溯就容易把后来的结论送回古人的心里，仿佛那里从未有过距离。

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先在」不能被粗糙理解为有一个肉身早于读者存在。那个时间事实并不是本书要否认的。要检查的是，在某一种解释中，一个已经

被描述得十分确定的作者与意图，是否被直接当作全部意义的起点，而它被描述成这样的过程没有进入说明。

当把这道过程重新写出来，作者—读者互动论可以获得更具体的延伸。读者不是空手逆行，而是带着此前几只手留下的版本、说明与期待；他迎到的理解也不一定原封不动地留在自己这里，可能再被讲给一个新的人。两端之间因此不是一条已经铺好的透明通道，而是有代价、有选择、有误差又能够修正的路。

不过，本书若只把这些现象都换名叫过手，仍不足以证明自己新增了理论内容。它还要交出区别：一次理解已经发生，却没有后续转交；另一次理解未必形成华美评论，却在许多年里支持实际的背诵、抄写和化用。两种情形能否分别被记录，能否对作品后来存活作出不同预测，才是本书应当承担的工作。

孟子的办法在这里可以继续帮助我们，而不是被取消。它提醒下一只手不能任意；本书则继续追踪，这只手为什么愿意接，接到以后怎样说，哪些内容随着它进入新的关系。假如前人的论述已经足以解释某种情形，我们就不必为了保住新名词，强行宣布还差一项。

还需要给不同意留下位置。一个读者认真理解了古人的志，随后决定反对它，也可能进行有责任的转交。他向别人说明原来怎样说，自己为什么不能同意。过手不等于替前人背书。只要被带走的文字仍能辨认，批评也可以是它继续进入新生活的一种方式。

相反，一种表面尊敬的重复，若为了显得亲近而删去所有不合今天口味的地方，可能使古人最后只剩一副供人使用的面孔。是否仍认得出，不由赞美的

程度决定。尚友与过手共同要求的，恰是在亲近时保留差别，在转交时说明自己改了哪里。

所以，这一章并不宣布「以意逆志」失效。它把这项方法请到新问题旁边：在迎向最初表达的同时，能否看见自己脚下已经有许多人的足迹；在接近古人的同时，能否把自己的理解交给下一人，而允许下一人再次迎、再次问、再次修正?

还有一种情形会使尚友更加具体：你和朋友喜欢同一段古文，却喜欢其中不同的部分。你带走的是它使人克制的一面，他带走的是它使人敢于开口的一面。谁也不能只凭自己的生活更迫切，就宣布对方没有读懂。两人可以把各自的依据放回文本，同时说明为什么今天需要这一部分。区别未必最后消失，却可能使各自的理解不再那么狭窄。

若后来你把朋友的问法带给第三个人，你已经不是只把古文原封不动搬过去。你也把一次实际讨论留下的疑问交了出去。这里有几层来路：古人的字，老师或注家的解释，朋友提出的反问，以及你准备怎样说。承认这些来路，不会让原作失去身份，反而使「这是我的理解」不必冒称自己从未借过别人的手。

这种具体的往返，也说明本书为什么不把过手等同于赞同。尚友可以包含异议，转交也可以带着保留。一个人把自己不赞成的段落准确讲给别人，说明反对的理由，可能比只把喜欢的半句剪出来更有责任。是否继续了文学，要看交出去的联系与后果，不能只看交者脸上是敬意还是不满。

◆ 五、放回日子里

苏老师后来给那个学生的回答，没有变成一句标准定义。她让他选一小段已经讲过的文字，先写自己怎样理解，再写这份理解靠了哪些说明，最后写一处仍不能确定的地方。

学生起初觉得，这比背答案麻烦。答案只要写对，不确定却不知道怎样评分。苏老师说，那一处先不扣分，留着下次讨论。这段虚构课堂不证明教学效果，只展示一种安排：理解尚未完成，也可以先把疑问留下。

多年以后，阿杰照着试了一次。他没有去找新的古诗，而是选自己已经读过的一篇文章。第一行写「作者想说」，写到一半停住，改成「我现在读到」。再往下，他注明哪些判断来自正文，哪些来自别人介绍，哪些只是自己遇到相似的事以后加上的联系。

这几行字并没有使他的解释自动更正确，却使它变得可以被别人检查。苏老师看完，问他准备讲给谁听。他想到那位曾把自己误认成失恋青年的读者，也许可以从说明自己的理解方式开始，而不是急着纠正对方。

尚友让人愿意接近一位不在场的人；过手让这种接近有机会进入另一段关系。两者不需要彼此取消。前者提醒我们不能把对方变成自己的回声，后者提醒我们，理解之后还可能有一个真实的人等着接话。

离开书桌时，阿杰没有带走一套猜透古人心思的术。他带走的是一个更慢的动作：先说自己凭什么这样读，再让别人指出哪里还没有读到。这种慢，不是拒绝工具。AI可以帮他寻找线索、比较说法，他仍要决定哪一句准备亲自交出去。

下一章将面对一种看上去相反的姿态：不再向作者心里迎，而是宣布作者不再统治文字。然而，接到文字的读者，究竟怎样来到这里，仍然需要追问。

带走的话

和古人交朋友，不是猜透他；是认真迎向他的表达，再把仍可追问的话交给一个新朋友。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知人论世缩成人物资料卡，把以意逆志写成没有读者参与的回溯，也把参与误当任意。
>
> 本章立了什么：在作者—读者相遇中追问理解的来路，并让尚友接到有责任的下一次转交。

如果作者退到后面，接住整段文字的那个读者，又是从哪里来的?

第 12 章

巴特与没有历史的读者

欠条一：巴特把作者的统一性搬给了一个没有历史的读者 ——欠的是主体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句原本复杂的话，被人缩成一句口号，忽然变得什么都能解释。

阿杰在读者群里说「作者已死」，本意只是请大家别再追问那首诗是不是写给某个真实的人。他以为这句话放出去，自己便可以退后，让读者各自去读。

一位老读者问：「那我把里面的人物全读反了，你也不介意？」

他打出「不介意」，又删了。连载里有一个人忍了许多章才肯开口，如果读者把他的沉默一律当成懦弱，后面的情节就很难接。阿杰当然希望别人能够看见前面埋下的线。

另一位读者接着问：「我们知道哪些地方值得看，又是谁教的？」

群里安静了一会儿。阿杰原来想把作者送走，没想到门口又站起一群带着老师、旧书、习惯和经历的人。他们并不因为作者退出，就自动变成一双没有来路的眼睛。

苏老师看到截图，问他有没有读过那篇文章的原文。他说看过介绍。外婆没有笑他，只把手机推回来：「先别借一句话，把后面的事都做完。」

这一次，要读的不是作者是否真的死去，而是谁在作者退场以后，接住了文字的统一。

◆ 二、送走的是最后裁判

巴特《作者之死》所反对的，不宜被缩成「写作的人根本不重要」。

这篇文章的发表语种、年份以及相关原句，仍需逐项对照原文，查原文〔待核〕。本书依照所采用的论述线索，先把它最有力量的一步说明白：不要把一个作者的个人意图，当成终止文本一切解释的最终钥匙。

一篇文章由许多已经存在的语言、表达习惯与文化声音交织而成。写作者选择、组合、改动，却不可能凭自己一个人的意志创造全部语言。读者在文本中遇到的关系，也未必都经过作者有意识的安排。因而，作者宣布「我只想表达这一点」，未必能把其他由文字支持的读法一并取消。

这一步值得还公道。阿杰说自己无意写某种社会经验，不代表那种经验一定没有进入他的语言。他给人物安排的称呼、动作与命运，可以被读者拿来认真讨论。讨论不必每一步都等作者批准，更不应该因作者不喜欢某个发现便自动停止。

反过来，读者的解释也不因此毫无约束。作者不再独占最终裁判的位置，并不意味着文字被撕成一张任谁填空的纸。如果一个解释完全不顾字句关系，只是借作品名称表达自己的愤怒，那么它可以作为个人表达被理解，却不能不加说明地算作对这部作品的解释。

「作者已死」一旦被用成省事口号，往往同时省掉了这两面。写作者用它逃避说明自己怎样写，读者用它逃避解释为什么这样读。原来要打开文本的论述，便可能反过来成为不必再对文本负责的借口。

本书不以这种误用代替巴特本人。关于文本不是单一作者的纯粹产物、写作包含多重声音，这些思想需要按其本来的论证阅读。没有完成原文核对的部分，不能由阿杰群聊里的短句替它作证。

尤其要区分两种统一。一种统一是作者声称所有含义最终都归自己控制；另一种统一是读者把一份文本认作可以共同讨论的这一份文字。前一种被质疑，不等于后一种自然消失。若没有某种可共同指认的东西，大家甚至说不清是在对同一篇文章争执，还是各自谈自己的句子。

所以，巴特打开的门，仍然通向一个严肃问题：作者不再作为意义的最后源头，文本中的多种声音怎样被接住？接住它的人，是谁？他凭什么能够把那些声音放在一起，又怎样知道自己并没有遗漏某些声音？

◆ 三、读者不是没有来路的终点

本书把巴特论述中需要进一步核对的一处，称作读者这一头的欠条。

按照本书正在使用的概括，文本的统一性从起点移向了终点：不是由作者来保证，而是在读者那里汇集。那位读者被描述为没有历史、没有传记的空间。这里涉及的原句与精确语境，查原文〔待核〕。在找到原文之前，本书不能把这一概括写成逐字引语，更不能由它宣布巴特否认现实读者有生活。

为什么仍值得追问?因为一个理论上的接收位置,与实际能够接住文字的人,并不自动是同一个东西。抽象位置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作者中心,却不一定说明某个具体的人怎样获得辨认、连接和转交的能力。

苏老师知道这种差别。她在黑板上写同一段文字,学生都坐在「读者」这个位置上,却不意味着他们拥有相同的进入方式。有人刚从家里听到一个相近故事,读到某一处会停;有人熟悉同样的句式,知道此处不能只按字面理解;有人先从别人那里知道了结尾,开头便被读成另一种预告。位置相同,来路并不相同。

要说这只是读者个人的偶然差别,也可能太快。某些差别来自长期的共同训练:怎样认为一篇文章是完整的,怎样分清叙述者与作者,什么时候怀疑一个貌似明确的断言,怎样把一段话放回前后文。这些不是一个人出生时就带着的全部本领,也不是文本出现以后自动在他身上亮起的开关。

本书因此问,作者退出以后,被请来承接统一性的读者,是否已经带着一些未被解释的能力?如果论述只需要一个抽象终点,这可以是明确的研究选择;如果它进而解释真实文学怎样继续存活,就需要再交代这些能力怎样形成、被谁支持、经过什么代价留了下来。

这里的批评不能越过前一章的欠条规则。假如巴特已经明确说明这是理论位置,不是现实读者的经验说明,那么这不构成隐瞒。它至多提示另一项尚未承担的解释任务。只有直接借用具体读者的能力,又不说明如何取得时,才可以正式记作欠条。原文核对可能使本书的账变少,我们应当接受。

把这一点写细,并不是为了把被送走的作者换回来重新统治。读者有来路,不等于他的每一次理解都被老师决定。一个人可以从训练中学会反驳训

练，也可以用原来学到的细读办法指出教参的问题。他并非只有服从和任意两种选择。

新问题是：这位读者接过了哪些可调用的东西，又怎样在新情境中改变它们？当他把一段文字讲给别人时，不只是转移已经读完的意思，也把自己的读法、停顿、取舍一起交出去。后一个人还会继续选择。文本的统一不再只是在一个终点汇集，也在这一连串接续中被守住、被改变。

假如后一个人把所有核心关系都换掉，仍坚持只是自由解读，我们就必须问还能不能认出前面的文字。作者不独占解释权，不会消除这道下限。否则，过手也会变成一个无限宽的名字，无论交出什么，都说来自同一篇文章。

◆ 四、读完的人也会把字交回去

作者与读者的位置，不是一次分配完就永远不再移动。

阿杰在群里读别人的评论时，也成了接收者。那位老读者引用他小说中的两段，指出一个人物转变得太突然。阿杰不能因为自己是原作者，就说这一次来往仍然只有他在生产意义。他得读懂评论，决定是否修改，再把新的文本交回去。

同样，写评论的人又在写。他使用阿杰给出的文字，提出自己的判断，并准备承担判断的理由。其他读者可能引用这条评论，去重新理解小说，也可能反驳它。作者、文本与读者没有因此混成一团，而是在具体动作里不断取得不同位置。

这一点使「作者退场」与「后手回写作者」能够分开。前者讨论作者是否拥有最后解释权；后者讨论后来的人怎样改变我们所认识的作者面貌。一部小

说被反复讲成某一主题，作者便可能被固定为擅长写这种主题的人。这个形象是否公平，要看它选了哪些材料、删掉了哪些差别，不能只由读者人数决定。

本书不说后手能够修改作者已经生活过的每一天。它研究的是作者在文学交往中被认识的样子。一个人曾经写过什么不会因新评论凭空消失，但哪些写作被看见、怎样被相互连接，确实需要接收、选择与说明。形象形成的过程，正是第一条属性关系所要记录的部分。

在这个过程里，读者也不只是最终目的地。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读懂了某个比喻，几年以后把它讲给孩子。孩子未必读过原书，却通过那次讲述接到一段可辨认的文字。原来的学生于是从终点变成中间的一手。若文学史只记录他当年读过这本书，便漏掉了后一段工作。

但是，多出一段工作并不意味着它总比阅读更高。一个人可以认真读而选择不公开；另一人可以频繁讲却不断误引。过手需要被区分，不宜被变成新的品德排名。本书所要说明的是哪些动作使文字继续，不是要求所有人都为作者承担传播任务。

读者的来路还可能给他留下限制。一种训练教会他只寻找唯一中心思想，他以后转交时便可能把不同读法都删掉。另一种训练只鼓励新奇，他可能每次都改到认不出。两者各守住一半，也各丢掉一半。过手链需要的不是完全整齐的重复，也不是没有下限的变动。

所以，研究这一链条时，既看谁教了他，也看他如何改教法；既看被继承的规则，也看规则何时受到新材料抵抗。读者有历史，不等于历史已经替读者写好全部将来。承认来路，是为了让选择有可以说明的条件，而不是取消选择。

这正是本书接着巴特的问题继续走的一步：文字不是一位作者独自掌控的封闭财产，读者也不是一个没有身体、老师和日子的汇合点。中间那个人会停，会忘，会改，会负责，也会拒绝。把这些动作分开，我们才知道作者离开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果一项研究能够说明文本如何在读者那里汇集，却不能预测这个读者愿不愿意付出代价交给别人，本书便提出后一项任务。它不是用后一项取消前一项，而是问两项何时一致、何时背离。下一只手可能从这里出现，也可能始终没有出现。

说读者有历史，还包括他学会不相信某一种声音的历史。有人曾被漂亮的文字欺骗，所以后来格外在意措辞有没有证据；有人总在课堂里被判错，于是遇到诗便先问标准答案在哪里。这些经历不决定他永远只能这样读，却会影响哪一处需要慢下来。抽象的接收位置无法替每一个具体的人说明这段路。

所以把读者请回解释，不是给所有读者发一张同样的自由证书。自由需要能够辨认的材料、可提出异议的位置，也需要不被强迫公开私人经历的边界。阿杰若要求读者必须讲出自己的伤心事，才能证明真的读懂他的诗，他就在向读者索取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作者失去最后裁判权，不表示读者因此欠作者一份完整自白。

本书保留这道边界，是为了使下一次转交仍然是一个人选择的动作。愿意与不愿意都真实存在，代价才不是被命令缴纳的费用。若只有公开转述的人被算成好读者，过手便会从一种研究对象变成一种规训。那不是本书用来补足读者历史的理由，恰是它必须防止的另一种退化。

◆ 五、放回日子里

阿杰后来在群里补了一段说明。他没有再用「作者已死」结束争论，而是说，自己无意要求大家只能按一种方式读；但当读法涉及文本中具体关系时，希望大家把依据一起摆出来。

老读者回了那两段原文的页内位置。阿杰读完，认出其中一处确实接得不够好。他没有因为读者指出了问题，就认定自己从此失去作者的位置；也没有因为自己改过，就要求所有人接受新的一版。他只在修改说明里交代，为什么动了这一处。

苏老师问他，最后谁在写。他说，当然还是自己写。停了一会儿，他又补了一句，别人让他知道应该重写哪里。

这两句话不矛盾。具体执笔与使文字获得新的去向，不是可以互相吞并的功劳。看见后一种工作，不必否认前一种；保留前一种，也不能把其他人都降成没有历史的眼睛。

读者不必学会所有理论家的名字，才可以做这一步。遇到一段令你不服气的解释，可以先问它靠哪一处文字；遇到一句被反复转述的「名言」，可以再问它的上下文；准备转给别人时，说明自己是认同、质疑，还是只想邀请讨论。这些动作使下一人知道接到的是什么。

它们也会让阿杰认识到，读者并不总是从作品里取走一个确定答案。有时带走的恰恰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与原文保持可辨认的联系，愿意承担解释的理由，它就可能使文学继续，而不是只在原地换一轮赞美。

作者可以不再坐在最后裁判的座位上，读者却不能因此没有来路。下一章，我们把那条来路再向前追一步：一双会细读的眼睛，究竟是谁教出来的？

带走的话

作者退到后面，不等于读者从空白里出现；接住文字的人，也带着此前许多只手的来路。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作者之死误读成任意解释，也把抽象读者的位置当成具体读者全部能力的说明。

本章立了什么：在作者权威受到限制之后，继续追踪读者怎样被教出来，又怎样成为向下一人交字的一手。

会读的人不是凭空站到书页前的，教他怎样读的人也应该进入这段故事。

第 13 章

细读与被教出来的读者

欠条二：新批评细读偷偷借了训练过的读者（费什的解释共同体） ——那群读者是被一手手教出来的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个熟练的人说「这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吗」，你看了很久，却只看见自己还不懂。

刚教书那年，苏老师把一段诗的讲解写得满满的。她以为讲清词义，学生便会听见那种表面平静、实际并不平静的语气。一节课过去，他们记住了结论，却说不出为什么。

十年后，她再教同一段，先不解释。她让学生用两种语气念，再问：哪一种会使后面一句显得不一样？教室里终于有人停下来，说这句话好像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诗没有因此新长出一个词。改变的是进入它的办法。苏老师也不是忽然发现了一招永远有效的教法。换一班学生，办法仍可能失灵，她还得重来。

阿杰听到这里，说这不正说明文字里本来就有，老师只是帮忙找到吗？

苏老师点头：「字在那里。可你为什么知道到这一处找？」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写悬念，几乎每一段都故意少交代一句，以为读者被蒙住就会好奇。后来有人教他，藏与不给不是一回事。他现在看得出的区别，也曾经看不出。

那双被认为自然会看的眼睛，原来有过学习怎样看的日子。

◆ 二、看见关系需要本领

细读的力量，不在它宣称读者没有来路，而在它要求解释回到可共同检查的文字。

先还它公道。假如学生说一首诗写得悲伤，老师追问悲伤在哪里，让他找语气、照应、停顿和转折，这不是压制感受。它把一个可以只属于个人的反应，推进成别人也能够讨论的说明。读者可以不同意，但至少有一处共同的字句可以返回。

新批评中的反讽、张力和细读，正是在这类要求中发挥作用。布鲁克斯等人的具体论述与相关例子，查原文〔待核〕。本书不把那些概念随意换成「想得复杂」，也不把一段看似简单的话强行解释到面目全非，以此证明读者训练很深。

问题是，回到文字并不是一个无需学习的动作。怎样分清叙述者说话与作者立场，怎样听出一句赞美可能含有反讽，怎样辨认上下文使一个词发生转向，都涉及能力。字句提供了线索，读者需要能够使用线索；两者缺一，解释就可能走向不同地方。

瑞恰慈《实用批评》中的学生阅读材料，常被用来讨论读者在没有惯常背景提示时怎样解释诗。书的年份及具体记录，查原文〔待核〕。本书不编造其

中某位学生的回答，也不凭二手介绍给出误读比例。这里保留的研究问题是：把作者与背景暂时遮住以后，读者并不因此都自动成为同一种纯粹的眼睛。

有的人凭熟悉的情感套语判断，有的人受到某个词的私人联想牵引，有的人能够在前后句之间反复核对。要理解这些差别，不能只问文本有什么，还要问读者已经会做哪些动作。这样的提问并不否认文本约束，反而能说明约束为什么有时起作用、有时没有被辨认。

苏老师的两次课堂恰好提供一个构造性的例子。年轻时，她把读出的结果交给学生；后来，她试着把怎样找到关系的动作一起交出。前者也有用，能够帮助人知道某种解释；后者多做了一件事，让学生以后遇到别的文字时，有机会自己试一遍。

不过，不能由此保证后者必然更好。学生可能只学会了一套新的标准步骤，遇到任何诗都寻找相同的反讽；也可能因不断被要求找隐含意思，反而不敢相信文本朴素的表达。训练可以使眼睛打开，也可能教人只看被允许看的部分。这正是它应当进入研究的理由。

◆ 三、共同体怎样进入一句话

费什的解释共同体，把读者的共同做法放进了文本意义的问题。

《这堂课里有文本吗？》的书目年份与具体论述，查原文〔待核〕。本书在此采用的概括是：什么会被读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与一群人共享的解释方式有关。这一概括并不等于谁人多谁就正确，也不等于文本可以任意被造出来。

想一想苏老师的课堂。同样看到一处重复，学生为什么觉得值得圈出来？因为在此前的教学里，重复被当作可能改变意思的地方。他们为什么愿意比较开头与结尾？因为已经学过，前后照应可能改变一段话的意思。这些办法使某些特征变得醒目，也使某些解释更容易被提出。

换一群读者，他们可能先关心故事是否能用来讲自己的处境，或者一句话念出来是否顺口。他们没有因此不读文本，只是把注意放在另外一些地方。两群人甚至可能对「这篇东西到底算什么」给出不同回答：作课堂范文，作日记，作笑话，还是作可以背给别人的诗。

解释共同体的提醒，是不要把这些共同做法当作透明空气。它们不仅帮助读者理解，也参与决定哪些问题值得问，哪些回答算有理由。若研究者只把最后的判断写成「文字自己说明了」，便可能省略了读者怎样学会看见的过程。

但是，本书不能因此简单宣布新批评都没有承认训练。文学教学和批评传统本身就长期从事训练。要成立「偷偷借了训练过的读者」这一判断，仍需找到具体论述：哪里把某类辨认能力当成人人自带，哪里声称结论完全不依赖这种能力，哪里又未向读者说明。原文未核实，这是一张待核的候选欠条，而不是已经盖章的学派罪状。

这也不是把费什请来，替过手取消全部难题。共同体同样需要来路。它怎样形成，哪些做法被老师教给学生，哪些被读者小组不断重复，哪些因为新的作品而改变，仍然值得继续追。若只是说「共同体决定」，问题便可能从一个不需解释的文本，移到一个不需解释的共同体。

苏老师不是共同体的全部，也不是站在共同体外面的设计者。她曾是学生，接过别人的办法；后来又在面对新学生时改变这些办法。她教出去的也未

必全部留下。有人毕业后不再读诗，有人过了多年才发现，当年学过的一种读法在自己的生活里有用了。

所以共同体不是一堵同时立起的墙，更像许多不同时间开始的接续。有人学会一个动作，有人纠正一个误用，有人把一套做法交到新的场合，那里的人又改变它。某些环节能够在教案、批语、读书笔记和后来的转述中找到痕迹，某些已经无法追踪。能找到的要逐项看，找不到的不能由「传统如此」填满。

这条路，也可能保存着权力。学生怕答错，便只重复老师喜欢的解释；某种读法进入考试之后，其他说法即使有文本支持，也很难被说出。过手并不天然自由。它怎样支持下一人的独立判断，怎样反过来使人只能复诵，应该进入后面的价值账与意义账。

◆ 四、把结果交出，还是把办法交出

一只手交给下一只手的，不一定只是一段文字，还可能是怎样面对文字的办法。

苏老师曾给学生写过一句批语：「结论有了，理由没有。」后来她发现，有的学生能补出许多理由，却只是把教参里列过的点搬回来。她便再问，假如把前后两句换一个次序，你的解释还成立吗？这一个小小的改动，使学生有机会看见，理由必须受文字变化影响。

这个构造的教学动作，没有引用某一首古诗的实际原句。它只区分两种工作：复述答案，可以支持一次考试；检查解释，可能支持下一次阅读。两者都需要记忆，却不是同一种能力。

如果学生后来把这个办法教给别人，他交出去的便不只是一句结论。他告诉对方怎样停下、怎样比较、怎样允许自己原来的看法受到字句抵抗。这个过程同样需要代价：耐心读完对方的说法，选出能够说明问题的一处，避免只用老师的身份压过对方。

而下一人学会以后，也未必照着同样次序使用。面对一段散文，他可能先检查叙述者是谁；面对一封私人信，他可能先确认自己是否误会了语气。办法被带走，又在新场合改变。若改变后仍然保有让解释接受文字检查的那一部分，我们便能辨认它的来路。

这就是过手可以比「共同体存在」多问的一步：共同做法怎样通过具体的人延续，付出的代价如何被安排，哪些变动仍守住了可辨认的核心？这些问题若能够被记录，就不只是给共同体换一个名字。若不能，便应承认本书仍停在一种描述性细化。

不能只观察成功的传递。苏老师教过一个十分漂亮的读法，学生却只记得那次被点名时的难堪。以后他遇到诗便想逃开。这也是教学留下的后续，不能因为不符合「上一只手把眼睛交给你」的温暖说法，就从故事里删除。过手的研究需要同时追踪被接住的、被拒绝的和被误记的东西。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失败：学生记得老师怎样讲，却以为那就是唯一可能的读法。若后来任何不同的解释都被他当成错误，他确实保存了文字，却可能把差异的空间一起关掉。本书的两个判据需要共同成立：能认出，也要允许每一手有所不同。只剩一模一样，尚不能替全部文学生活作答。

相反，一位学生说不清自己从哪位老师学来某种办法，却能够在新文本中独立使用。这份能力不因出处不明就不存在。研究者应把来路不明与来路没有

分开。归功时谨慎，观察时也谨慎：不能把教师所有努力都自动算成结果，也不能因为学生不记得教师名字，便抹掉先前可能发生的工作。

要研究这些问题，可以保存不同年份的教案、课堂任务与学生后来愿意提供的使用记录。比较相同文本、相近任务下，学生怎样说明自己的读法，而不是只看答对多少。若要声称某种教法造成长期变化，还需要更严谨的设计，处理学生原有能力、接触机会和时间等差异。课堂故事可以给方向，不能代替这些证据。

同样，AI可以给学生一份解释，也可以给出几种互相冲突的读法，帮助他练习检查。作用取决于怎样用。若学生把机器答案背下来，当作新的权威，旧问题并没有消失；若他拿它作为待比较的材料，自己回到文字并承担选择，工具便可能支持人的一手。判定不能只看答案是谁生成的。

本章因此不是劝人离开分析工具，而是劝人别把工具交出的结果误当成能力已经在身上。能力需要在陌生材料面前被使用、受挫、修订，并在可能时被讲给下一人。老师与学生都在这个过程中改变，文本也因此进入新的解释与转交。

某些训练的传递并不依赖完整讲出规则。苏老师在学生念错时停一停，重新示范语气，学生可能先学会做，过后才说得出为什么。不能因为他说不成一段理论，就断言那只手什么也没有交。反过来，能够流利解释反讽的人，也未必在具体文章里认得准。会说规则与会用规则，要分开看。

这给研究留下一个朴素要求：既保存解释，也看实际动作。请一个学生面对未教过的短文，说出哪里应当停，为什么这里需要返回前句，再观察他能否帮助另一个人找到同样的关系。这样的记录比单问「你是否学会细读」更接近

能力，但仍不能以一次成功宣布永久掌握。下一次不同的文字，可能又把原来的办法推到边界上。

◆ 五、放回日子里

苏老师重新整理旧教案，挑出两份讲同一段文字的记录。一份写满结论，另一份留下许多问题。她没有把后一份宣布为晚年终于正确的教法，只问自己，当时为什么改了。

她想起有人在课后追问，为什么老师说的那种情绪，自己一点也没读到。那次她没有生气，带着学生把前后句再看了一遍，最后发现自己的解释也需要收窄。教案的改变，并不完全是她一个人的悟性，而与学生没有立刻点头有关。

阿杰把两份记录放到一起，说外婆也被学生教过。她说当然，只是从前很少这样记。教案习惯写老师准备给什么，不太写学生让老师重新学了什么。

这便是本章回到日子的一个小办法：读完别人给出的解释，不只记答案，再记一个能使你自己检查答案的问题。把那一问交给别人时，不要求他得出与你同样的结论，只要求他说明依据。这样交出去的，不是一双替你看完一切的眼睛，而是一个仍能继续看的机会。

苏老师把一页教案递给阿杰。他没有立刻拍照存档，而是在背面写了一个自己新小说里还没解决的问题。他打算下次请外婆先读，不先告诉她自己希望她读到什么。

那页纸于是既留下过去，也准备承接下一次不同。它没有因为出自老教师就永远正确，也没有因为后来使用了AI便失去分量。需要检查的，是接过它的人做了什么，原来会读的办法怎样被他重新用出。

下一章将把这样的追踪从一个课堂带向文学史。规则要先摆出来，材料才能不只是替一个喜欢的结论作装饰。

带走的话

会读的眼睛不是凭空长出的；把它教给下一人，也不是替下一人把所有答案提前看完。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受过训练的辨认能力当成自然自带，把教师交出的解释当成学生已经具有的能力。
>
> 本章立了什么：追踪读法怎样经由具体的人被教出、被改动、被拒绝，并把共同体的形成写进过手的来路。

要说三头确实互相改写，下一步得让文学史也能按事先写好的规则接受检查。

第 14 章

四个「互相」检验文学史

四个「互相」检验文学史：《唐诗三百首》的选与背（共变）、佚名作品（抽离）、2003 年的网文订阅制（阈值位移）、金圣叹腰斩《水浒》（干预追踪）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小时候觉得只是自己家的一件小事，长大以后才发现，许多人家里都有几乎相同的痕迹。

苏老师从箱底取出旧《唐诗三百首》。封皮松了，书里夹着一张发脆的纸，记的是她小时候准备背的篇目。纸放到今天的课本旁边，有些题目又见到了，有些却不在了。

阿杰说，这正好证明好诗总会留下。苏老师没有立即赞同。她用手指压住那张纸，想起当年自己能接触到的书并不多。被选进这一本的，她常读；没有进入这一本的，有些很久以后才知道。

「是因为好才被选，还是因为被选才被我们记住？」她问。

阿杰说，两样都有吧。

这句「两样都有」并没有结束问题。它要求我们去看，哪些诗先被选，哪些后来被背，选本、学校和读者之间怎样来回改变。若只拿自己记得的几首作证，答案也许早已被那张纸替我们选过了。

这一章让四条规则先到桌上。不是先找四件动人的往事，再说它们都证明本书；是先说明什么算支持、什么不算，再让材料进来。

◆ 二、先把四条规矩摆好

第一条叫共变：一头变化时，另外一头有没有跟着变化。它可以提示关联，却不能单独证明谁造成了谁。

例如，选本中出现得较多的诗，是否也较常被读者背诵和引用？两边若一起变化，值得研究。但学校要求、出版机会、作品篇幅和既有声誉，都可能同时影响两边。不能一看相伴，就宣布是选本造就了全部后续，更不能反过来说后续完全来自文本天生的力量。

第二条叫抽离：把某个条件拿掉，看原来的说明还剩多少。这里最需要说清拿掉的究竟是什么。遮住作者姓名，与取消真实写作的人，不是一回事；取走一份书评，与让一个社会从未有过解释传统，也不是一回事。

所以历史中的抽离通常只能近似。有的作品没有可靠作者名，有的版本失去某段前言，我们可以观察这种情形下文本怎样继续。却不能把「不知道作者」写成「没有作者也无所谓」，再以此证明创作并不重要。拿掉的是可获得的信息，还是整个发生条件，要分别写。

第三条叫阈值位移：进入某种活动的门槛改变后，其他两头怎样变化。付费方式、发表资格、学校选文标准，都可能是门槛。但要说明哪一条具体规则在何时改变，影响了谁，不能用「时代变了」代替能够追踪的变化。

第四条叫干预追踪：有人对文本或安排作出明确改动，后来的人是否采纳，怎样采纳。一个编辑删改作品，是一次可辨认的干预；后世某个版本流

行，则是需要追踪的结果。两者之间还可能经过出版、教学、评点与市场，不能把中间所有工作省成一条直线。

四条规则的共同要求，是记录对本书不利的结果。共变不出现，就不能硬说联系藏得太深；抽离之后原解释仍有效，就保留它有效的范围；门槛改变而写法未变，也要记；删改没有被后手采用，不能因为它出自名家就视为必然重要。

还要把历史材料能做什么与实验能做什么分开。历史提供真实的复杂过程，却常没有可任意安排的对照。实验能够改变某一条件，却未必拥有历史的时间长度。两者可以互相帮助，不能各借对方的优点，回避自己的限制。

苏老师小时候的书页，便只是一条线索。它说明这个虚构人物曾经接到怎样的选文，不说明整个社会所有人的背诵情况。要进入文学史研究，还得寻找实际选本、教学记录、读者笔记和引用材料。规则不是使故事听起来更像证据，而是防止故事被我们用成全部证据。

◆ 三、选进去与背下来

《唐诗三百首》适合提出共变的问题，因为选与背可以相互支持，又不应被混成同一个动作。

选本的编者、成书年份、各版收录差异与具体背诵记录，仍须核对原始材料〔待核〕。缺少统计资料时，不能声称哪些诗在几代人中增加了多少。这里提出的是研究路径，不是已经完成的文学史计量结果。

可以先列出不同版本实际收了哪些诗，再独立寻找相应时期读者留下的背诵、抄写与使用记录。所谓独立，意味着不能拿选本收录本身既当原因又当背

诵结果。如果只数书里有多少首，再宣布这些诗都被背过，研究便没有走出书页。

然后看时间。某首诗先被广泛背诵，随后进入选本，与先进入广泛使用的选本、后来才出现更多背诵记录，是不同的次序。两种次序可能都存在，也可能互相加强。它们提示作者、文本与后手并不是固定的一起一落，不能只选择最符合本书方向的一条。

还要看没有留下来的部分。一本选集收了某首，并不保证所有读者都会背。它可能篇幅较长，可能不适合当时课堂，也可能虽被老师讲过，却没有进入学生后来愿意使用的场合。把这些「选了却没被接住」的情况留下，才能看见选本的名分与实际过手之间的距离。

给选本还公道，必须承认选择本身就是工作。编选者在大量文本中比较，决定哪些值得交到读者面前，这可能已经构成一手过手。不能为了把名分与手分开，就把编者的选择自动归成只有名分。区别在于同一个动作可以承担两种功能：它给作品一个被承认的位置，也实际组织了一次交付。

研究应分别记录这两面。编选说明、取舍理由、面向什么读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手怎样做；发行范围、学校采用等材料，则帮助判断它取得怎样的名分与机会。下一位读者是否继续抄、背、化用，还需另外观察。

如此，所谓共变便不再是「选本影响了背诵」一句话。它可以变成一系列更具体的问题：哪些选择改变了可接触的文本，哪些教学使文本容易被接住，哪些读者把它带到书本以外，又有哪些后来的使用反过来影响下一版的选择。

苏老师拿着童年的背诵清单，发现上面有一首自己早已记不得。她不能因此说编者选错，也不能说自己的记忆给经典作了终审。她只是承认，这首在她

这一条路上停过。另一个人那里，也许还有后续。研究过手，既不能把一个人的停顿当全体死亡，也不能拿别处可能活着来掩盖眼前已经停下的事实。

◆ 四、没有姓名，换了门槛，动过文本

佚名作品使抽离的问题变得具体：作者信息不充分，文字仍可能进入长期的使用。

先把界限说清。作品没有留下可靠姓名，不表示它从未经过最初的创作，也不表示整理、选择与转交全都没有人做。被抽离的是后人能够使用的作者姓名及相关信息，不是整个作者位置。因而，这个现象最直接限制的，是把可考作者身份作为所有文学理解必要条件的强说法。

本书接着问，身份信息不足时，后手怎样辨认与保存文本？它可能依赖版本、课堂、记忆、用途和共同的语言能力。若这些条件有独立记录，便能具体说明作者信息不齐时，文学的路如何继续。若只说「靠大家传下来」，仍然只是把问题换一种说法。

而姓名有时会在后来被补上，甚至有不同归属。新增的名字是否改变读者愿意怎样转交，是另一项问题。不能由无名时可存活，推出署名从无影响；也不能由署名改变评价，反过来否认无名时已经发生的使用。作者信息的作用，应当按条件与次序观察。

网络文学订阅制提供了另一个门槛变化的研究入口。本卷以二〇〇三年的订阅制为待核节点；平台名称、制度细节与实施时间，均须继续核对〔待核〕。一个年份本身不足以解释日更、章节悬念与收入方式的全部变化，这些后果还要分别追踪。

可以问得更细：付费从哪里开始，读者何时决定继续，作者怎样得知读者留下还是离开？这些安排可能改变一个章节在何处收束，哪些人物需要尽快得到回应，作者能为修改留多少时间。但要判断变化，还需比较制度前后的文本、其他同期变化，以及没有采用相同安排的作品。

给订阅制还公道，也十分必要。它可以为写作者提供生计，使原本难进入传统出版渠道的文字获得读者。读者付费以后，也可能更认真参与讨论。不能因为日更存在压力，就把制度只写成压迫；更不能因为它扩大了机会，就把所有压力当成作者自己不够努力。

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提供的是另一种干预追踪。相关删改的具体年代、底本、编排方式及后来流通范围，查原文〔待核〕。本书使用「腰斩《水浒》」这一常见概括来提出问题，但不让这个形象说法代替版本学工作。

一手删改如何成为后手认可的一种作品边界？需要追查哪些版本沿用，哪些评点支持，哪些读者实际读到，还有哪些完整或不同系统的版本同时存在。不能把某种本子广泛流通说成其他版本全部消失，也不能把后人的采用都当成编辑本人事先可以控制的结果。

这件事的研究价值，在于它把文本边界的形成摆到眼前。最初的写作、后来的删改、再后来的出版与阅读，共同决定人们实际接到哪一份《水浒》。文本仍然对解释有约束，但那份作为约束的文本，本身也有经过后手的历史。

四个例子放在一起，并不自动构成四次成功证明。它们分别展示可检验的关系，也分别暴露证据困难。选与背难以分清共同原因，佚名不能等于作者消失，制度变化伴随其他变化，版本干预也经过许多中介。把困难写出来，不会使研究失去力量；隐去困难，才使「检验」只剩一个好听的词。

还有一道共同的陷阱：拿后来最著名的作品回看历史。我们知道哪一首传得久，便特别容易找到它早年的手；对于后来消失的作品，档案常少得多。这会使支持看起来过于整齐。研究必须尽可能从当时的作品集合出发，而不是只从今天的书架倒推。

也要保留同时代没有发生变化的对照。门槛改变后，并非所有写作者都调整章节；一位编辑删过的文字，并非每处都被后人保留。那些没有随动的部分，能够帮助我们判断改变究竟在哪个范围内成立，而不是让三头互相改写变成不论什么情况都对的总叙述。

四种检验还需要一张共同的时间表。某个材料今天才被整理出来，不等于其中的行为今天才发生；一本书晚近重印，也不等于它在此前几十年一直无人接触。要区分行为时间、记录时间与研究者获得材料的时间。三个日期混在一起，就会把历史中的先后编成档案出现的先后。

对来源不明的选本尤其如此。它可能沿用更早材料而未注明，研究者若只按现存最早一册记账，就会高估这位编者的首创，也可能误判某条过手链从这里才开始。可行的做法不是假装补齐全部断处，而是记录最早可见的证据，明确它只是目前所见。这样，后来出现新材料时，结论能够向前修订，不必维护一个原来就不该确定的起点。

这类细节看起来琐碎，却直接关系到本书的主张。过手若强调每一只手的作用，就更不能把没找到名字的人全部交给一个最容易记住的名家。研究需要追踪贡献，也需要承认无法归功的地方。历史不是替当代理论准备好的整齐队列，正因为它不整齐，我们才需要先有规则，再有结论。

◆ 五、放回日子里

苏老师与阿杰最后没有替那张旧清单作结论。他们先把能确定的写下来：这是苏老师保存的抄记，哪些题目仍认得，哪些已经不记得。至于它能否说明一代人的背诵习惯，留到有更多材料时再说。

阿杰觉得有点扫兴。他原来准备把这一段写进新文章，标题已经想好，要说老书为什么永远不会死。现在只能写，一个人从箱底拿出一本旧书，发现自己记住和忘掉的并不完全由书页决定。

苏老师反而觉得这个开头好。它没有把一本书的一生提前讲完，也没有把自己的记忆装成全体人的记忆。读者接过去，可以补自己的例子，也可以指出她没看见的路。

这就是普通人在日子里能做的文学史小练习：看到一句「大家一直都这样读」，先问大家是谁、一直是多久、留下了什么记录；看到某个变化被归给一项技术，再问还有没有同时改变的别的条件。不是为了让一切结论都停在怀疑里，而是让结论知道自己踩着哪几块地。

对于阿杰来说，最直接的一步是保存修改记录。某次读者意见来了，他改了什么，下一章有没有采用，后来那句被别人带走时又变成怎样。这些日常记录尚不足以支撑一部文学史，却比多年以后只凭成功记忆讲述更可靠。

四条规则已经放下，下一章要把它们接到一张能够交给别人使用的码表。作者、文本、过手怎样分，实验与历史能测到什么，也要一项一项说清。

带走的话

先写规矩，再看材料；文学史不只需要动人的例子，还需要让不赞成你的人知道怎样重查。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用相关冒充因果，用佚名冒充无作者，用一项制度或一次删改独自解释全部后果。

本章立了什么：以共变、抽离、阈值位移与干预追踪组织材料，并把反例、遗漏与时间次序一起留下。

规则要真的交得出去，还得告诉下一人：同一条材料，你究竟准备把它记在哪一栏。

第 15 章

欠条定理与属性三方程

欠条定理与属性三方程：一张码表，一次盲编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以为已经把要求讲得再清楚不过，交给两个人去做，拿回来的却是两份不同的结果。

苏老师请两位同事各看三段文学论述，只交代一句：圈出借了别的条件的地方。一位把谈作者生平的几句全圈上，另一位只圈了一处关于读者的判断。两张纸放回桌上，圈出的地方几乎不同。

这是一场构造的编码情景，不是试验报告。两位同事都很认真，却用了不同的规则：一位把「用了别的材料」看作借，另一位只把「没有说明就用了」看作借。表格看似相同，判断还没有站在同一处。

阿杰说，再解释一次不就行了？

苏老师点头，又问：「这次解释，写不写下来？」

若每次分歧都靠她走过去说一句，下一位使用者仍然不知道应当怎样判。最后数出来的，不一定是论述中的欠条，也可能只是她临时解释的次数。

所以，这一章不急着数出三家欠了多少。先把表写到别人可以拿走，再允许他们带回来告诉我们，这张表也有不清楚的地方。

◆ 二、什么归哪一头

码表首先规定看什么，不首先规定一定会看见什么。

本书暂把论述的着力处分为作者、文本、过手三头。作者这一栏，记录与作者形象、表达选择及被认识的来路有关的项；文本这一栏，记录被共同使用的版本、异文、片段及其边界；过手这一栏，记录一个人怎样接住、付出并交给下一人。一个材料可以涉及几栏，不能为了让表整齐，强行只许它属于一栏。

还要给「目前不能归类」留一个位置。某段论述主要讨论社会事实、媒介条件或语言习惯，未必能直接归进三栏。研究者应先记录其实际作用，再说明它如何进入三头的关系。若每段话无论内容都能被自动塞进某格，码表便失去了暴露遗漏的能力。

读原文时，先找立论门：作者正在解释哪一个问题，公开声明了哪些条件，结论准备适用于哪些情形。然后找被直接带入的项，检查是否由前面的论证推出，是否在其他位置说明。只有在立论门之外、直接给定、没有推出又未说明的条件，才作为欠条登记。

这个规则应当比「我觉得它忽略了什么」窄得多。一部书没有研究所有问题，不是欠条；明确借用另一理论，不是隐瞒；把一个研究对象暂时固定下来，也不必然错误。要说明的是，它是否把某个未交代的条件用于更强的结论。

每一条登记应当有原文位置、相关上下文、本书的判断与可反驳理由。原文没有核到，就写待核，不计入已经确定的数量。有人找到作者在别处的公开说明，记录应能够改回去，而不是因为已经进入图表便再也不能撤销。

同一条材料由两人分别读时，最好先不让他们知道本书希望哪家欠得多。他们独立记，再比较。分歧可能来自规则含糊、材料不足，也可能来自真实的解释差异。不能先让两人商量成一致，再把最后一致率当成独立判断的可靠程度。

评分员一致性的具体指标及适用条件，需要另行核对〔待核〕。这里先守住方法上的要求：首次判断与协商后的判断分开保存，不能只留下被作者改成整齐的那一份。若一致性不足，就修订码表并重新检验，不能在没有规则的地方只要求读者更用心。

这张表既可以检查三家，也应该检查本书自己的文字。若本书在解释长期存活时直接借用了读者记忆能力、出版机会或档案完整性，却不说明它们的作用，同样需要补账。码表交出去以后，不能只朝别人开口。

◆ 三、三条关系怎样留下记录

属性三方程不是三句已经得到证明的定律，而是三条需要分别落实的研究关系。下面的方框保留本书的完整表达，字母只在这一处帮助对应，后文仍用日常语言展开。

> 三方程：作者＝F（文本，过手）——作者形象由后手回写，用作者评传关键词随接受史的变化测；文本＝G（作者，过手）——版本由过手裁定，用异文被后手采纳的比例测；过手＝H（作者，文本）——用引用率、背诵保持、化用次数与转交时的变异度测，作者信息以出现次序进入 H。变异度用预登记的编码表，报告评分员一致性

第一条关系关心，我们认识的作者怎样由后来使用他的文字的人重新描画。这里的作者不是一个人的全部肉身与人生，而是他在文学交往中被谈论、被介绍的形象。读者在评传里反复使用哪些词，哪些作品被用来支持这些词，随着时间怎样变化，能够成为观察的入口。

但关键词变化不能自动证明过手造成作者形象变化。社会评价、资料发现、机构选择，也可能参与其中。需要比较变化发生的时间、相关文本怎样被使用，以及其他解释能说明多少。若只在两篇评传里找到不同词语，便宣布作者被重新生成，三方程就只是为普通差异换了一个宏大的名字。

第二条关系关心文本怎样被后手裁定。并非每一次误抄都成为新版本，也不是任何读者喜欢的删节都能取代原文。要记录的是哪些异文在何时被谁采用，后来是否再次进入选本、教学、出版或引用。采用的比例，必须有清楚的分母：在能够观察到的候选版本或使用记录中，有多少采用了这一写法。

若分母只是碰巧找到的几份，结果就应说明只适用于这些资料，不能推成全部时代的比例。未找到的版本不能自动算作不存在，已经消失的手也不能被假定全部支持今日的通行本。文本怎样定下来，是一个需要保留竞争版本的历史问题。

第三条关系关心作者信息与文本共同怎样进入过手。一个人先知道名字再读，与先读过文字再知道名字，可能有不同后续。但这一可能尚待检验。记录引用、背诵保持、化用和转交时的改动，只是把问题落到动作，不是因为记录项目多了便已经取得因果结论。

尤其要说清作者信息是什么。它可以是姓名，可以是是否使用AI，也可以是传记与声誉。若不同组看到的信息内容不同，同时出现时间也不同，就不能

把结果全部算作次序作用。比较次序时，应尽量保持内容相同；比较标签时，应说明标签之外还带来哪些期待。完整设计留到末章。

三条关系之间也不能任意互证。作者形象变化，并不直接证明异文采用；异文被采用，也不直接证明人的代价；某次转交发生，更不能替长期经典地位预先作答。每条关系都有自己的记录、时间和错误可能，才不会形成「因为三头有关，所以每条都正确」的循环。

它们合在一起，给出一种可工作的追踪方式：不要只盯最终的作者名、通行文本与读者人数，而要问这些东西如何在来往中取得现在的样子。若某一条关系在给定范围内没有增量，就保留那个范围，不能把它悄悄移到另一个问题上躲避。

◆ 四、两臂测的不是一个量

本书还需要第二张码表，专门区分实验中的过手与历史中的过手痕迹。它和前面判定理论欠条的表，不承担同一项任务。

实验臂：人的实际过手	经同意记录的背诵保持、抄写或转述字数、转交所费时间与成本；是否主动交出；相邻文本的变异度	不能把一次完成任务直接当成五十年的文学存活，也不能由报告的热爱推出所有真实代价
语料臂：历史中的过手痕迹	可定位的引用、进入他人自编选本、化用及其时间与文本联系	不能由痕迹还原当事人实际花了多少时间、承担多少责任；更不能把找到的痕迹当作全部历史

两臂测的不是同一个量。语料臂只检验过手的痕迹对长期存活的增量，不证明代价本身。

这句限制必须放在方法开始的地方。因为最容易发生的偷换，恰是先说代价不可缺，后来只找到引用次数，便宣布不可缺的代价已经被证明。引用可能留下真实过手的迹象，却通常不会替我们记录当年抄写时长、背诵保持或公开表达的个人负担。

实验可以更接近这些动作，但同样有限。一个人按研究要求抄写，与自愿抄给朋友，不是同一情形；为取得报酬完成转述，与离开实验以后主动使用，也需要分开。研究可以安排任务，却不应把安排出来的每一个动作都算成本书所说的自愿接续。

所以码表应保留行动的发起方式。谁提出，是否有奖励，是否允许拒绝，内容是否真交到另一人那里，接收者是否同意参加记录。一个人在回访时说自己讲过，属于自报；能够在不泄露私人材料的前提下获得接收确认，又是另一种记录。两种证据不能因为都方便填表就被混同。

代价也不能把不同单位生硬相加。抄写字数、背诵保持时长、转交花费的分钟，并不是三种可以直接相加的钱。要选择主要指标，其他指标并列报告；若确需形成合成量，变换与权重必须在结果出现前规定。不能看哪一种算法使本书更好，就临时把它叫作最真实的代价。

认得出同样需要两层记录。字面变异可以用编辑距离等办法描述，核心意象是否保留则需要明确的编码说明。文字改了多少，与读者是否仍认得是同一段，可能不同。两者不一致时，不应自动删掉其中一种，而应说明算法与文学辨认之间的距离。

第七章用的「旧灯」与「小灯」只是构造算例。它让人知道怎样算一次替换，不说明所有诗都能用相同的界线。代价下限、变异度上限和核心意象保留

要求，均须预先登记，见附录二，数值待登记。没有规定之前，本书不把任何一个漂亮比例当作已经成立的断手线。

历史那一臂还要防止同一痕迹被重复计数。一篇文章被多个网页转载，未必意味着出现同样数量独立的手；一本选本借用另一选本，若没有说明中间关系，也不能当成许多彼此独立的发现。记录来路，既保护贡献，也防止数量被复制放大。

此外，早期引用与后来进入教学大纲不能使用重叠的时间和材料。若把后来教参中的引用当作早期手，再用进入课本作结果，预测便偷偷知道了答案。预先划开观察窗口，保存材料日期，区分初次出版、重印与再次引用，是让这项研究可以失败的条件。

末章将把这些表接成试验与语料回测。现在最重要的，是每一个数字都知道自己测到了哪一层。表格不会自动提高诚实程度；只有它允许空缺、不同单位与不利结果保持原样，才可能帮助我们不把一条路写成已经走完。

码表交给别人以前，还应选几种最容易分歧的边缘情形试读。只转发书名而没有转述内容，算推荐记录，不自动算文本过手；认真评论一段而未直接引用，要看是否留下可辨认的联系；凭记忆改写却不知来处，可以记录动作，但来源归属保持未定。边缘情形不应在结果出来后逐一迁就本书，而应尽早写进说明。

这一步也保护研究参与者。一个人没有达到本研究登记的背诵保持要求，只能说没有达到该项判据，不能被写成不爱文学。一个人不愿提供私人转交材料，也不能被算成没有转交。判据限定的是研究能够主张的范围，不是研究者对他人生活拥有的裁定权。

◆ 五、放回日子里

苏老师把第一张表改好，又交给两位同事。这一次，她先请他们指出规则看不懂的地方，而不是请他们证明三家都欠了。

一个同事问，作者在注释里已经说明的条件算不算。她在表边补了一行，不算。另一个同事问，一篇研究本来只谈某种训练过的读者，是否仍要追究训练。她又补了一行，先看研究承诺的范围。表因此没有变得更锋利，却变得更容易交出去。

阿杰看着另一张表，发现自己的后台缺少很多东西。它能够告诉他有多少点击，不能告诉他一个读者在什么样的晚上把一句话讲给了谁。他原来准备补一个转发按钮，现在知道按钮只能新增一种记录，不能替全部过手作担保。

他没有因此放弃记录。下一次邀请读者讨论，他只问愿意回答的人，哪一段后来真的被自己用过；不要求交出私人信件，不把不愿回答当作没有发生。他把得到的说法保留为自报，也保留不知道的部分。

这些日常动作不是正式试验，但它们使人开始习惯一种分寸：不知道的地方不填成零，别人明确说过的条件不记成隐瞒，一项结果不能替另一项结果结账。没有这种分寸，再复杂的方程也可能只是让旧的含混看起来更整齐。

第二编到这里，尚不能说所有欠条都已核清。它已经做出的，是把本书准备怎样核、怎样被反驳、怎样收回说法，交给读者。接下来，要进入另一个被放错位置的问题：文字一路被写、被读、被交出去，究竟为了什么？

带走的话

说别人欠了什么，要先把表交出去；说自己测到了什么，要让每个读数都不冒领另一层的名字。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欠条码表与过手码表混用，把历史痕迹当真实代价，把写出方程当成已经证明。

本章立了什么：让三条属性关系各有独立记录，并以两臂不同的测量责任，约束后续的预测与检验。

三家欠的不只是一项条件；当「为了什么」被放进某一头，文学往下走的方向也会被一起遮住。

第 三 编

缺了的第一层

文学从来不缺「意义」这个词。作者为什么写，作品承担什么，读者怎样理解，前人已经分别问过。困难不在从未有人提问，而在这些问题被安放在不同地方以后，我们容易拿其中一个回答，代替文字一路往下走的全部理由。

这一编从三个熟悉的说法进入：诗言志、文以载道、发愤著书。接着把「过手」完整展开，追踪一段文字怎样装进一个人、再被交出去；哪些部分成为作品，哪些变化仍认得出，什么使一次又一次的接续不只剩重复。最后回到开场，回答无名的诗为何还在后人的声音里。

本编的反差是：文学理论最不缺意义之名，却可能把意义继续发生的那条路，留在了名字之外。

第 16 章

意义被押进了哪一头

意义层不是没有， 是被押进了一头：诗言志、文以载道、发愤著书，与赫施的「意义／意味」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篇文章写完，别人问中心思想是什么，你能答一句很正确的话，却觉得那并不是自己最想留下的。

「中心思想不明确」，苏老师在四十年的作文评语里写过很多次。有的学生收到评语，下一篇就添上一个响亮的结尾。她知道这未必真有用，可在有限的批改时间里，也常常只能先指出最明显的缺处。

阿杰翻到一份旧作文，问她：「中心思想到底在哪儿？在我心里，在这几页字里，还是在阅卷的人那里？」

她没有马上回答。他又说，自己现在每章都有明确任务：推进人物，留下悬念，让读者继续看。任务明确得不能再明确，写完以后仍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空。

桌上有一碗刚剥好的橘子。苏老师挑了一瓣，想起从前一个学生写家里吃饭的文章，最后硬加了一句全家要团结的话。使她停住的，却是前面一个人把菜往另一个人那边推了推。

阿杰说，那才是中心思想吗？

「也许先别急着给它这个名字。」她说，「先看那个人为什么把菜推过去。」

文学里的「为了什么」，常常就在我们急着概括时，被缩成了一个已经能够交卷的答案。

◆ 二、言志、载道与发愤

本书不说文学没有意义层。它要检查的是，意义是否被押进了某一头，仿佛只要那一头已经说明，往后的路便都得到了理由。

「诗言志」把目光引向表达者。「文以载道」使文字与它承担的道理发生联系。「发愤著书」则让人的遭遇、压抑与写作代价进入文学。这几个说法的出处与历史解释各有复杂来路：《尚书·尧典》、周敦颐《通书》及司马迁相关文字的具体位置，查原文〔待核〕。本章只讨论这些词组，不用记忆补成古人的整段话。

先给言志还公道。一个人为什么必须写下某些字，不能被文学理论轻轻抹去。阿杰为了交稿写一段，与他终于找到一个自己此前说不出的句子，可能表面上都只是屏幕新增几行，实际却并不相同。表达者想说什么、为何不能不说，为理解作品提供了重要入口。

载道也不只是把文学降成道理的包装。它提醒我们，文字可能承担一种值得共同生活的理解，不应只看技巧是否漂亮。一段文章帮助人说明应该怎样对待别人，这份承担不能因为可以被概括就一概遭到轻视。

问题在于，若道被当作先已完成的货物，文章只是把它运过去，读者怎样接、怎样受挫、怎样在新处境里修订，就可能被当成附带的事。

发愤著书让另一种代价显现。写作可以与一个人无法在原来的生活位置里说清的东西有关。受阻、失意与不平，不会自动产生文学，却可能迫使一个人寻找新的表达。尊重这种来路，不等于要求所有作家先受苦，更不等于以苦难多少替作品排高低。它说明有些文字为何在某个人那里必须成形，尚未说明这些文字后来怎样进入他人的日子。

本书将这三种着力处简要区分：言志更靠近作者，载道更靠近文本所承载的那个道，发愤更接近写作者付出的代价。这样的区分是本书分析的入口，不是对几千年相关思想作一次穷尽归类。每一种传统内部，都可能已经考虑另外几方面；具体范围须由原文支持。

要追问的是，作者的志、文章所载的道、写作时的愤，是否已经足以说明后来的文学意义。一个学生读到一段与作者处境不同的文字，用它向母亲解释自己的决定。那份理解并不等于原作者原来要解决的全部问题，却也不是与原文毫无关系。它在原来表达与今天处境之间，重新找到了一条可以说的话。

如果把这一切都称作附带影响，文学的持续便容易被挪到作品之外。作者已经完成表达，道已经装进文本，后来的人只是使用。可是，使用的方式可能使某段文字取得新的边界，使某种解释得到延续，也使作者被人重新认识。这些事情不能只靠最初那一头的意思自然长出来。

所以本书所谓押错，不是说言志、载道或发愤都没有价值，而是说它们一旦独自承担全部「为了什么」，便可能替后面的每一只手提前回答了问题。接到文字的人仍然要问，我为什么带走这一段，准备怎样交，愿不愿意为自己交出的解释承担理由。

◆ 三、两个词之间留下了什么

赫施区分「意义」与「意味」，为讨论解释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界线。

依照本书采用的概括，意义与作者意图相关，意味则指文本与后来读者、情境或问题之间的关系。相关书目与原文表述，查原文〔待核〕。本书不把这一区分简化成一个词正确、另一个词不重要，也不声称所有版本与译法完全一致。

这个界线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阻止一种常见的偷换。你从古人的文章中获得今天有用的启发，不等于古人当时就在思考你的问题。你可以说这段话对现在的自己有什么意味，却不能把自己的应用全部倒写成作者已经具有的意图。

阿杰尤其需要这份提醒。读者把他小说里的一句用于毕业告别，他可以高兴，也可以承认自己没有预想到那种用法。没有预想到，不必使读者的使用失去价值；读者受到启发，也不必使阿杰忽然变成早已理解所有毕业者心情的人。两边的功劳都应保留。

所以，先给赫施还公道：将作者原初表达与后来的关系分开，能够让解释更负责，也让后来使用不必冒充考证。这一步并不是阻止文字活下去，而是要求我们说明自己在做哪一种工作。

本书继续追问的是，如果意味会改变作品实际被保存、被选择和被交出的方式，它还能否只被放在完成作品之后的一栏？一段本来并不显眼的文字，因为后人不断用来讲自己的事，逐渐成为作者最常被引用的部分。此时，后来关系不只给作品添一层感受，它还参与了哪些文字会进入新的选本、哪些版本更容易被采用。

换句话说，后来的人不仅为已完成的对象增加解释，还可能改变这个对象在文学生活里以什么边界、什么样子继续存在。意义与意味之间仍可作区分，但它们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必是一条永远单向的前后关系。后来的使用可能回到作者形象与文本选择，改变下一位读者开始时看到的东西。

这里不能偷走原作者的意图。那位作者实际写作的时间不会被后人的阅读逆转。被改变的是文学交往中可用的形象、版本与解释条件，不是过去的人生凭空重来。把这个范围说清，才能使回写不是一种玄妙的时间倒流。

也不能因为后来关系重要，就取消对原初意义的研究。理解原来的表达能够让转交更准确地说明自己改变了什么；后来的使用又可以提出新问题，使研究者返回原文。在这两种工作之间往返，比宣布只要后来的用处好就无需在意过去，更接近负责任的过手。

本书因此不把「意味」当作读者可有可无的一点私人附加。它把那些进入下一次表达、留下可辨认联系的关系，放到文学继续发生的中心来研究。是否足以构成一种不同解释，仍要由过手的具体记录与长期预测承担，不能靠两个词的重排提前获胜。

◆ 四、为了什么走在路上

同一段文字，可以经过不同的人，走向不同的目的。意义不只是最初装进去的东西，也在后来每一次选择中取得方向。

苏老师把一段文章交给学生，是希望他学会怎样把自己的事情说清。学生后来把其中一处讲给朋友，是想帮助朋友说明一场误会。朋友没有再讨论写作技巧，却借它决定怎样向另一个人道歉。这里的路并非三个人完成同一个预先给定的目标，而是每次接住以后，都出现了需要自己承担的「为了什么」。

这几个场景是构造，并不替任何真实作品证明道德效果。它们说明方向可以改变，而可辨认的联系仍然保留。若只在作者那里寻找意义，我们就容易把后面的目的说成偏离；若只在每个接收者那里寻找，又可能看不见他们之间确有一段文字共同经过。

所以意义走在过手链上，不是说它悬在人与人之间的空处。它要经过具体的人，靠具体的选择与工作存在。一个人为什么抄，准备给谁，改动时舍不得丢哪一部分，交出去以后愿不愿解释来处，都是方向取得实际位置的地方。

方向也可能不好。有人从一段作品中抽出半句，用来羞辱别人；有人把复杂叙述裁成极端立场，省去原来使判断保持犹疑的地方。文字确实被交了出去，却可能使人更难理解彼此。过手存在，与过手把人带向何处，应分别检查。否则，凡被广泛带走的东西都自动有意义，本书就又把读数换了一件衣服。

这正是三本账必须分开的原因。读数记发生了多少可见记录；价值看文字怎样被守住、推进和继续吸引人；意义则问这些力量把人的生活带向什么。三个问题相互联系，不能由其中一栏的漂亮成绩抵消另一栏的真实损失。

一个学生因为害怕惩罚而背得极熟，后来能够准确复述。这里有记忆，也有代价，却未必有自愿的表达。一个写作者每次都产生新的花样，却越来越不能选择自己写什么。这里有变化，却可能没有自由。另一个读者靠无尽的安慰文字暂时舒适，却始终不敢对自己的处境提出问题。这里有放松，却未必走向更能承担生活的自己。

这些并非要求每次读书都必须使人生进步。人可以消遣，可以暂时休息，也可以只想听一个好故事。意义账不应成为把休息判成无用的新权力。它要检

查的是，当某项活动声称支持人的创造、自由与幸福时，实际有没有朝相应方向走；不能由舒服、产量或转发量自动代办。

创造、自由与幸福将在后面单独展开。现在先记住它们为什么进入文学，而不是站在文学之外训话。文字使人形成新的说法，可能与创造相关；人能不能选择怎样写、怎样交，关系到自由；文字装进一个人以后，他是否找到能够安放和重新理解自己的方式，关系到幸福。它们不是同一个短时感受的三个名字。

若这条路只允许照着最初规定的意思走，后来的人便容易成为搬运者。若它允许任意改到认不出，原来的文字又失去能够共同讨论的联系。过手要在两者之间继续：让后来的人真的有工作可做，又不把前面的人当成可以抹掉的原料。

这样理解，意义就不只是一行「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可以帮助概括文本，但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把这段概括交给谁、是否由此打开新的理解，仍有后续。概括是工具，不是文学活动完成的证明。苏老师的那句评语，也需要从判定学生有没有说对，走到学生能够怎样继续说。

这一步还有一个朴素的后果：作者不能替所有后手保证意义。阿杰可以认真写，不能保证读者一定自由、幸福。苏老师可以提供选择，不能保证学生以后肯用。意义的方向需要被邀请、被检验、被修订，不能被作者以好心预先占有。

对本书自身也是如此。它提出过手，并不因此要求每位读者把这本书背下来、交给朋友。读者可以不同意，可以只带走一个反问。若那个反问使后来的

一次讨论更具体，书的某部分就获得了新的去向；若没有，作者也不能凭自己的用意宣布已经发生。

还有一个区别，是作品所讲的目的与读者使用它的目的不一定相同。一段小说写一个人追求名声，读者可能带走它来提醒自己不要只追名声。读者的用法与人物的目的相反，却未必误读。若不区分人物、叙述、作者与转交者，所谓意义层就容易被某一个「为了什么」垄断。

所以记意义账时不能只问文章主题。还要问这一手正在做什么。某段文字的主题是自由，实际转交却可能要求别人服从；某段写的是受困，实际使用却可能帮助一个人发现自己的选择。主题词和发生方向可以背离。这里的判断要有具体行为和当事人的说明，不能只因为本书喜欢某种结果，就代替读者宣布他已经更自由。

意义也可能在转交后改变。阿杰本想安慰一位读者，对方却从那段话里获得反驳自己的勇气。他不能因为结果不合最初计划就说这次转交失败，也不能因为对方说有帮助就立即宣布自己的全部思想都被证明。

需要继续看对方拿走了哪一部分，是否仍认得来处，又怎样走进下一段生活。这样的改变，使意义更像一条仍有来回的路，而不是发出以后再也不能修订的包裹。

◆ 五、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苏老师没有把「中心思想不明确」从所有旧教案里划掉。她知道，有些学生确实需要帮助，才能把文章中准备说的事情聚到一起。过去的工作并非全错，问题在于这句评语不能替后面的过程包办。

她给阿杰的一个段落换了评法。不是先问中心是什么，而是问：这段话最想交给谁？那个人接到以后，哪一处会使他停下来，哪一处会让他觉得你替他说得太满？阿杰想了很久，删掉最后一段总结，把人物还没有讲完的一句话留在前面。

这个修改不是本书示范一种万能写法。有些文章需要总结，有些不需要。重要的是，选择开始回应一个具体的接收者，而不只是满足作者自己「主题清楚」的感觉。阿杰终于能够说明，这一处为什么要留白，而不是只说留白有文学性。

苏老师也想起那碗被推过去的菜。文章里使她停住的，不一定能被同一句道理穷尽。它使她想到一个人怎样照顾另一个人，又使她准备把这段作文讲给多年没见的学生听。这里有作者的表达，也有文字的安排，还有她今天愿意继续说出的理由。

三家原来各自守住的，仍然在场。区别是，意义不再因为其中一头已经回答就被结清。它还要走过下一只手，在新的日子里接受新的问题。

下一章终于给这一步完整的名字。不是写好，读完，便等于文学全部发生；还要有人接住，付出，以自己的声音交到另一个人那里。

带 走 的 话

作者的志、文章的道、读者的所得都重要；意义继续向哪里走，还要看下一只手为什么接、怎样交。

小 账

本章拆了什么：说文学没有意义层，或把最初意图、文本道理、一次阅读独自当成全部「为了什么」。

本章立了什么：保留意义与意味的区别，又追踪后来的关系怎样回到作品，使意义沿着真实的过手继续发生。

这一来一往之后再交出去的一步，本书叫它过手。

第 17 章

过手：中间的那只手

过手：文学在写与读之间的那只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借来一本舍不得立即还的书，最后留下的不是整本，而是自己挑着抄下的几页。

苏老师年轻时借过一本诗集。那个晚上，屋里只有一盏灯，同屋已躺下，她把本子压在书边，一行行抄。有的读了几遍，觉得应该留下；有的原本很喜欢，真写到纸上，才发现自己还没有懂。她便停笔，再看一会儿。

第二天要还书。临睡以前，她把刚抄的一段念给同屋听。对方没看书，问为什么最后一句要那样停。苏老师回头看原页，又念了一遍，第二次的语气与第一次不同。

书还回去了，本子留在床头。同屋后来在别的地方说起这段话，用的已经不是苏老师那晚的全部解释，却仍能认出是从那段字来的。

这一夜是虚构的，不提供真实诗集的接受史数据。它让我们看见一项具体工作：书被写成、被读过以后，还有人舍不得让文字停在原页，愿意多做一点，使它进入另一个人的声音。

那一点究竟是什么，现在可以完整说出来了。

◆ 二、写和读只是其中的时刻

新概念「过手」：在克默德的「容得下重读」与姚斯的「期待视野」之外，本书增加一项可测的行为变量：一段文字经过一个人，这个人为它付出代价，并以自己的声音把它交给下一个人。写和读都只是过手的一个时刻。过手链有两个判据：不断；认得出——每一手的差异收不拢，但有一道下限。两个关键词都要可编码：「代价」用背诵保持时长、抄写或转述的字数、转交所费的时间与成本测；「下限」用相邻两手之间的变异度（如编辑距离与核心意象保留率）测，预登记一个上限，超过上限算断手。

这里的「经过一个人」，不能理解成文件曾在他的设备上出现。它要求有人实际接住某段文字，对它作出选择，为它付出可以说明的代价，并准备以自己的声音交到下一人那里。屏幕亮过一次、页面划过一次，都是接触记录，却不能只凭出现便宣布这一整步已经完成。

「自己的声音」也不要求每个人都朗诵。一个人把一段话写进信里，说明为什么想到对方，是一种声音；在文章中准确引用，再提出自己的问题，是一种声音；教别人怎样读某一处，也是一种声音。它指转交者并非没有位置的搬运通道，而是对这一次交付有所选择、有所承担。

写和读都只是过手的一个时刻，并不是说它们可以被取消。没有可接住的文字，手里就没有这一段；没有理解与辨认，交出去的可能只是一个与原文无关的影子。新名字要把两种工作放进更长的路，而不是用「中间最重要」再建立另一种单头独大。

苏老师抄写之前先读，读的时候已经想着要不要留。抄写又使她重新注意到字句的次序。念给同屋时，对方的疑问迫使她再回到原页。写、读与交在这一夜里交错，不是流水线上三个互不相见的工位。把其中一个动作独立起来研究当然可以，却不能因此说其他动作已经被它自动做完。

同样，一个作者最初写字时，可能已经在想某个人怎样接。他修改一个句子，不只是让自己满意，也在辨认这段话是否能够进入对方的经验。作者于是也是第一手，但第一手不会因此取得后面每一手的全部权利。后来的人仍可能改、疑、拒绝，或者发现作者没有预料到的联系。

本书用「过手」而不只说传下来了，是因为后一个说法很容易把中间动作压成结果。书从某代到了另一代，仿佛只需画一根箭头。过手则要求打开箭头：谁挑了哪一段，为什么肯记，怎样说给谁，改了什么，哪些部分还要守住，后来的人又怎样接。

箭头打开以后，并不总是温暖的故事。有人被命令抄，有人为了得到认可而引用，有人假装读过，有人删去不方便的来处。这些都需要辨认。过手不是给所有转交盖一枚善的印章，也不是宣称越辛苦越有文学。它先问发生了什么，再问这一步把人带向哪里。

它与克默德所讨论的文本能否容纳持续重读，也由此出现区别。文字可以提供丰富的重读可能，仍需要实际的人把其中一部分带走。它与姚斯所打开的接受史并不隔绝，但还要把读完以后是否付出并交出，另作能够观察的问题。这些不同不是靠宣言成立，后面的试验要让它们有可能被否定。

◆ 三、不断，也要认得出

过手链的两个判据，必须放在一起看：不断；认得出。

不断，首先指有后续接应。苏老师抄进本子，给自己保留了以后使用的条件；她念给同屋，才让这一段在故事中进入下一人。若只保存而始终没有交出，保存仍然有价值，却不能被本书算成已经完成的下一次转交。潜在可以继续，与实际继续，要分开。

这里的不断，不是要求每一秒都有人在读。文学会等待，会在书柜和记忆里沉默，也可能隔着很久才再次被带起。研究需要说明观察时窗，不能因一段时间没有新记录就宣布整条链永远死亡，也不能因为未来可能有人接就把任何中断都说成连续。哪些等待仍有可辨认的承接，哪些已经没有证据，需要具体记录。

认得出，则是这一次交出仍与前一段文字保持可以说明的联系。一个人改变语气、节取片段、放到新场合，并不必然使联系消失。相反，完全照抄字面，也可能因删去说话者与前后文，把原来含义反转。认得出不是简单要求每个字都不变，而是问被带走的那一部分以什么关系仍然是它。

这道下限必须允许别人检查。不能只由转交者说「我心里认得」，也不能只由作者说「凡我不喜欢的都不算」。要有明确的比较单位、核心意象或关系，以及独立读者能够使用的说明。超过预登记的变异度上限，或者失去所规定的核心联系，就应记作断手，而不是临时发明更宽的解释救回来。

两个判据可以分别失去。一段文字被一遍遍复制，下一处仍然一字不差，却没有人在新的场合接住，可能只有机械流转。一段话被很热烈地改编和传播，最后与原来只剩一个空洞标题，则可能有后续而失去可辨认联系。它们都是研究应当面对的边界。

还存在更细的情形：相邻两手能够认出，走了许多手以后，与最初的文字已很远。此时不能只选有利的一端。应当同时记录相邻变化与跨较长链条的变化，看哪些部分一直保留，哪些逐步退出。作品也许在不同支线上形成新的边界。发生新作品，与原作这一条链不断，不应该被偷换成同一句话。

所以「每一手都不一样、又都认得出」不是一句浪漫的折中。它提出双重责任：后来的人真的做了自己的工作，前面留下的联系也没有被随意抹掉。只有前者，可能走成与原文无关的另一次创作；只有后者，可能把人压成只能照样重复的装置。

苏老师教学生背诗，也要接受这两项检查。学生可以背得准确，却不知道可以在何种日子里再次使用；也可以用出新的意味，却把原句讲得与其约束毫无关系。教师不能只看整齐，也不能只赞美新颖。她需要与学生一起找出，哪一处该守，哪一处可以由下一人重新做。

「收不拢」就在这里取得实际含义。人们使用的场合不同，语气、节取与理解会不同；本书不要求把所有用法最终收成一个正确样本。但没有最终唯一，不等于每一步没有边界。正因为差异能够持续展开，下限才要在每次转交中被认真对待。

一条链也不必始终只是一人接一人。苏老师把同一段分别交给两个学生，两个学生后来在不同场合使用，便形成不同支路。某支路停了，不等于其他支路同时停止；某支路改得认不出，也不能据此宣布全部来路都已消失。把链画成树形，并不是为了增加漂亮图形，而是为了不让一条局部结果冒充整段文字的全部命运。

几条支路还可能重新相遇。一个人从家里听过一段，又在课本里读到，后来在朋友信中再次遇见。他准备交出去时，未必知道自己主要受了哪一手影响。研究者不能为了归功方便，强行只选一个来源。可以记录多条可见来路，再承认其分量尚不能分别估出。来源复杂，不等于没有来源，也不等于贡献都相同。

这给「不断」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实际要求：研究的是能够定位的接续，不是想象中绝无空白的直线。有的环节只有残缺证据，应该用不确定的连接表示；有的只有两份相似文字，却不知道是否直接相传，便不能仅凭相似画出确定的一手。独立形成、共同来源与直接转交，需要不同的材料来区分。

一只手的结束，也不必由书本消失来标志。人可能仍保存文本，却决定不再向别人采用其中某种解释。这时停止的是一种具体用法。另一个人可以从相同书页开始新的用法，它是否延续前一条链，取决于有没有可辨认的承接。把所有重新开始都说成从未中断，会抹去实际的遗忘与重建；把所有变化都说成断裂，又会使传承只剩机械复制。

◆ 四、代价怎样不变成苦劳

代价是过手必须面对的事实，不是越大越好的奖章。

一个人背住一段文字，需要注意与时间；抄写、转述和准备交付，也可能需要功夫。这些可以分别记录。可是，不能把抄了一百遍的人自动排在认真交给朋友一次的人前面。次数能够说明某种投入，尚不能说明这份投入是否使文字获得了新的去向。

本书给出的记录方向，包括背诵保持时长、抄写或转述字数、转交所费时间与成本。每一项都有边界。书写速度慢，不等于文学参与更多；记忆表现

好，也不等于更愿意承担来源与解释。身体条件、语言经验与可用时间不同，不能被当作人的文学资格高低。

所以，代价下限必须首先是研究判据，不是道德门槛。低于登记要求，只能说在这一项测法下不计为符合条件的一手，不能说这个人不尊重文学。对于无法出声、书写困难或需要辅助技术的人，应在研究设计中说明有哪些可观察的替代动作，而不是把某一种身体能力当成人的全部。

工具降低代价也不自动取消过手。印刷、录音和电子文本都能使某些劳动更容易。一个人不用抄整本书，仍可以认真选择一段，核对来处，再花时间想怎样说给某个具体的人。被减少的是哪一部分成本，保留的是哪一项人的选择与承担，需要分开研究。

同样，AI帮助起草，不等于人的一手必然消失。阿杰读过、修改、否决不合适的表达，愿意说明借助了什么，并把最终文字亲自交出去，这些动作不能因工具强而被抹去。相反，若他只让机器生成、评价、推送，自己从不接住那段字，那么产出了多少内容，也不能替他完成这一手。

算力消耗与本书的代价不是同一种量。机器运行消耗资源，这是真实成本；本书在过手中关注的是一个人对某段文字的注意、记忆、选择与责任。把两者相等，便可能只凭服务器花了电宣布文学已经有人承担。把两者完全无关，也会忽略人的操作确实依靠工具。它们应被分别记账，再研究怎样共同支持交付。

历史语料中的引用与选本，只能留下代价的某些痕迹。没有抄写时间和具体行动记录，我们不能替古人计算当年付了多少。语料臂检验痕迹的预测作

用，实验臂才可能更直接观察某些代价。两者要连起来提问，不能连起来冒认同一份证据。

认得出的下限也有相同要求。可以先规定比较相邻文本的单位，再计算字面编辑距离与核心意象保留率。可这些量都不是现成的文学真理。什么算核心、什么算变异，必须有先于结果的码表；具体上限与下限待预登记，见附录二。一个研究者不能在看到自己的理论快输时，突然把不合条件的一手改记成深层传承。

这一套要求听来不轻巧，却与普通生活相通。你准备把一段话抄给朋友，常常已经在做类似判断：删掉这里，他还知道原来在讲什么吗？换掉这个词，是更适合他，还是已经把别人的话借成了自己的意思？这些判断未必每天需要数字，但一旦进入研究，就要把原来只在心里的分寸尽量交出来。

还应区分预先登记的下限与用结果反推的下限。研究者也许在探索材料时发现某一程度以上更容易转交，这可以作为下一次研究的候选门槛，却不能回到同一批材料宣称原来就预测了这条线。探索与确认分开，才使「有一道下限」不只是永远可以事后找到的一道线。

下限没有达到时，也要记录具体原因。是没有投入到可辨认程度，还是没有合适的下一人；是愿意交却受现实条件阻碍，还是根本没有转交意愿？这些情形在主判据上可能同样没有形成完整一手，机制却不相同。把它们分开，才能提出修复办法，而不是一概要求人多背、多抄、多转发。

◆ 五、六句话往同一处走

第一句：经典的耐心不是只藏在文本里，也在转交动作中被养出来。

苏老师让学生背一段，是给他一个停留的机会；学生后来为讲给别人重新读，停留又有了自己的理由。两种耐心不同。前一种可能只为完成任务，后一种可能来自怕自己交错。若一种教学只是增加规定读量，却从不让学生面对真实的下一人，不能假定它必然形成相同耐心。这个判断要靠后续行动检验，不能由「慢读总有益」预先担保。

也不能说只要有转交任务就有耐心。人在被催促时，可能更急着完成。重要的是转交怎样组织：有没有选择的余地，能不能拒绝，接收者会不会提出真实问题。经典所需的那种反复返回，可能在这些条件中形成，也可能受到它们压制。所谓耐心是由动作定，是本书提出的机制方向，不是关于所有读者性格的断言。

第二句：作品的边界与被带走的部分，可以在同一次动作里形成。

阿杰写了很长一章，读者只引用两句。那两句来到新的文章里，被前后解释重新包住，成为以后别人识别这部小说的入口。原来的长篇没有因此在法律或物理上消失；发生改变的是文学使用中的单位。研究者要分别保存整篇与片段，才能说明边界怎样取得效力，而不把任何截句都说成完整继承。

《左传》的赋诗断章和七十回本等材料，会在后面从边界角度展开，具体原文与版本事实仍须核对〔待核〕。这里先保留它们提示的问题：后来的人不是总把原先已经划好的整块接走；有时取与交本身，就让一个部分成为以后反复使用的那个「作品」。

第三句：一种读法要进入后续，不能只停在说得漂亮。

读书会上有人提出很新颖的解释，大家当场赞叹，离开后没有再使用。另一个解释并不漂亮，却让一位参与者重新写了一封信，向另一个人说清某个一

直说不出的关系。两者的当场评价可以相反，后续却不同。本书关注后一段真实付出，并不因此宣布前一种理解没有价值；它要求分清理解的产生与理解被承担着交出。

这种代价也可以表现为放弃一个自己喜欢却没有依据的解释。一个人准备引用某句，核对后发现断章会伤害原意，于是重新写。这次放弃在后台里可能没有热闹记录，却是负责任转交的一部分。过手若只认增加和扩散，便看不见这种守住的工作。

第四句：名分与实际接续可以错开时间。

课本先把一首诗交给整班学生，并告诉他们值得学。这个名分可能带来机会，但实际的背、讲与以后使用仍要由人来完成。也有一段没有正式地位的文字，在熟人之间反复被借走。两种情况都值得研究，不能把进入课堂与已经进入人生当成同一件事。

这里尚不需要给所有作品排一张有名无名的名单。只要在记录时把名分取得的时间，与实际过手的时间分开，就能看见是否同步。若名分确实推动了后续，承认它；若名先到而手迟迟未到，也不要用名分替那段缺口填满。后面会给这种错开的情形正式命名。

第五句：读法可以收不拢，下限却必须能被指出。

苏老师与学生对同一段的情绪有不同理解，只要都能够说明与原文的关系，差别可以保留。有人把人物的一句犹疑改成绝对断言，再声称完整代表原文，问题便不同。新的说法可以是他的创作，却需要承认与前一手哪里断开，不宜靠「各有各的读法」取消来源责任。

下限不是从天上落下的统一尺子。它需要在相邻使用中被提出、被争论、被检验。研究若能够把其中某些部分写成可复做的编码，就获得了操作上的贡献；若无法给出比既有解释理论更可检查的标准，便应承认仍是前人问题的一种细化，不能只用新词夸大距离。

第六句：文学往下走的证据，要在被背下、抄出、引用与化用中寻找，不能只看重读次数。

一位读者反复读，也许因为没有读懂，也许因为特别喜爱，还可能因为平台不断把相同内容送回来。重读不能自动说明后来交了什么。另一方面，一个人只接触过不多次，却认真保存并向下一人解释，可能留下更长的后续。究竟哪一种记录对长期存活更有预测力，正是本书愿意接受失败的地方。

这不是把读量降成毫无用处的东西。没有接触机会，过手也难开始；读量大，过手痕迹往往也多。因此，必须在读量相近的作品之间比较，不能把被更多人看到的优势全部记在过手名下。主预测若在这样的比较中没有增量，就要撤回，不能说文学太神秘，数据永远看不见。

六句话合在一起，指向同一件事：文学不只在写与读两端，在中间那只手。它不是一段已经完成的道路上无关紧要的站点，而是在选择、记忆、改动与转交中，使道路能够继续成形的人。

◆ 六、放回日子里

苏老师那个抄书的晚上，并没有发生足以写进传记的大事。灯灭了，书还了，第二天仍要工作。同屋后来讲的那一段，也没有一项后台记录能够告诉她究竟传到哪里。

本书不因此给这一夜补上一条通向经典的光荣结局。一个动作值得被看见，不必先保证最后传遍许多代。它已经使我们知道，作品离开最初作者以后，需要怎样在一个人的日子里被重新接住，而不能只靠书架上的存在自动继续。

阿杰听完，拿起那首诗。他没有先请机器评价，只问自己哪一处真愿意交给外婆。那一处原本是为了催出情绪写的，放到饭桌边，他忽然觉得太满。他改了一句，又停下。改得更像自己，不一定就更好；但至少这一回，他知道准备向谁解释为什么这样改。

苏老师没有立即夸。他们把原来的与改过的放在一起，问哪一处仍认得出，哪一处已经改变了说话的方向。阿杰第一次发现，自己的选择并不一定是把最漂亮的句子保留下来。有时要留下的是一个尚未完全说服自己的地方，让下一人有机会问。

这就是普通人明天能够尝试的一小步：不要先选最有名、最长或最难的一段，选你愿意认真交给某个人的文字。核对来处，想好自己为什么选它，说明改动与保留，允许对方不接受。背、抄、讲、引、改，都可以是入口；入口不保证终点，却让下一手有真实的可能。

过手的代价也不该成为新的压力。你可以暂时只读，可以把某段留在自己那里。研究文学怎样继续，不赋予任何人征用他人注意力的权利。正因为可以不交，愿意交出去才不只是一道任务。

到这里，那只手的工作已经可以具体辨认。下一章要把它放回同一个晚上，分别读阿杰的诗与苏老师交给学生的诗：并不先给两者判高低，而是看哪一头在显、哪一维在动、文字到底怎样在人与人之间往返。

带走的话

写和读都只是一个时刻；为一段文字付了代价，再用自己的声音交出去，文学才走出完整的一步。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写成与读过当成全部文学，把重复次数当成传承，把代价大小当成文学高低。

本章立了什么：过手由人的接住、付出与转交构成，以不断和认得出共同约束，并把六条推论交给后续材料检验。

现在，把两段文字放在同一盏灯下，看它们各自走到了哪一步。

第 18 章

一次文学性的完整读法

一次「文学性」的完整读法：哪一头显、哪一维动、落在哪一界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同一个晚上，两个人都说自己读到了一段好文字，离开以后，做的事却完全不同。

阿杰坐在电脑前。诗又被推荐出去，评论区多了一排短句：有人想哭，有人说写中了自己的处境。他把几条读了两遍，松了口气，转身准备下一章。

同一时间，苏老师在社区教室里收拾课本。一位学员留下来，请她把刚才念的那一处再念一遍。学员不是准备考试，只想回去说给孙子听。她觉得其中一个词不太适合直接讲给孩子，问能不能先用自己的话解释，再把原来的句子念出来。

苏老师说，可以，但要让孩子知道哪一句是原来的，哪一句是你补的。两个人于是又过了一遍，停顿和解释都与课堂上不完全一样。

回家以后，学员真的开了口。孩子没有照她期待的那样立刻赞叹，反而问了一个她未想过的问题。第二次来上课，她把那个问题带给苏老师。

这些都是本书的构造场景。它们不证明社区课堂优于网络阅读，也不证明古诗必定胜过AI参与的诗。这里只问：两次接触各自走到了哪里，能不能用同一套问题，把相同与不同逐项读出来？

◆ 二、三问指向同一件事

> 新属性定义：「文学性」是互动那一头显影、差异那一维收不拢而有下限、在自我界（装进一个人）与理念界（交给下一个人）之间往返的「过手不断」。与克默德的分歧只在：个人可记录的转交，在机构性注意之外有没有预测增量；和姚斯不同：读与过手可以背离，长期存活跟着过手走。和赫施的「意义／意味」、利科的诠释学对账

这段定义有三个需要展开的问法：哪一头在显，哪一维在动，落在哪一界。它们不是三样原料相加，而是同一次文学活动中彼此不能代替的三个侧面。

第一问，哪一头在显？本书在这里把文学性放在互动这一头，也就是文字经过人、由人重新交出的实际来往。不是说作者没有能力，文本没有特点，读者没有感受；是说这一属性不能由其中任何一方独自携带，等别人来领取。

第二问，哪一维在动？本书强调差异：同一段文字到不同的人、不同场合，会以不完全相同的方式被说出。差异不是随意变化，而是收不拢又有下限。后来的人确实做了自己的工作，前后仍保有可辨认的联系。若只剩一种复制，或者改到毫无关系，都需要另外说明。

第三问，落在哪一界？文字先装进一个人的记忆、感受与表达，后来又成为可以交给别人的话。它在「装进一个人」与「交给下一个人」之间往返。现实里的书页、设备、声音和行动支持这种往返，却不能由一个文件存在就宣布往返已经完成。

这三问共同组成新定义。单独问第一条，可能只剩「文学来自关系」；单独问第二条，可能只剩「文学具有多样性」；单独问第三条，又可能只剩「文

学能感动人」。本书要把它们放回同一次过手，说明关系如何实际继续、差异如何被守住、意义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取得新的位置。

「显出来」不是把物品仓库里的一件性质拿到灯下。它指这种性质在具体来往中取得能够被辨认的样子。例如，学员愿意为一句话回头请教，回家讲给孩子，再把孩子的疑问带回课堂，过手便在这些动作之间有了实际形态。仅仅宣布这首诗有文学性，不能代替这一段形态的发生。

也不能倒过来由定义获胜。若我们先把文学性规定成过手不断，再说凡过手不断都有文学性，这只是说明用词一致。它还没有证明这种定义能比已有理论更好解释作品存活，也没有证明过手行为比读量有更强预测。哲学定义与经验任务，应当保持各自的责任。

这份区别保护新概念免于空转。它允许我们说「本书这样定义」，也要求接着交代「这样定义能够多看见什么」。若最后只是把所有已知现象重述一遍，没有新的区别和可以失败的判断，本书就应承认自己的贡献止于一种读法。

◆ 三、同一套问题读两遍

先读阿杰那个晚上。

作者这一头有可交代的活动：阿杰提出需要，借助AI形成文字，作了选择，再放进连载。文本这一头有实际可读的句子，读者也确实可以因此受到触动。不能为了说明缺少后续，把已经发生的写与读一起删掉。感动不因机器参与而自动变假。

但是，依照贯穿故事的设定，这一晚的读者没有把诗进一步抄、背、讲或化用给别人。于是，第一问所要求的那一来一往确已开始，后续转交尚未发生。这里不是说没有互动，而是说一次到达不能自动替下一次出发作证。

第二问看差异。评论里有人想到离家，有人想到某次告别，这些不同感受是真实可能的。可感受不同，不等于原诗已经以带着责任的不同样子进入下一人。读法多样性可以成为过手的条件，也可以只停在这一次阅读中。研究要分别记录，而不能因为已经有许多解释，就把过手的那一栏一并填满。

第三问看文字走到哪里。它到过读者的屏幕，也可能进入某个人此刻的心情。在这个构造的晚上，它没有再通过人的选择交到下一个人那里。文件仍在，评论仍在，后续可能仍会出现；但就当前记录而言，不能把未来可能的继续写成已经完成的往返。

还要重申，真实研究里后台看不见不等于现实没有发生。有人可能把字说给身边人而没有点击转发，也可能独自记住，后来才用。贯穿故事给出了没有后续的设定，调查却必须寻找屏幕之外的材料。故事能够让区别清楚，不能替研究者宣布哪一位真实读者没有一只手。

再读社区那个晚上。

学员接住的不只是课堂上一个结论。她为了给孩子解释，又向苏老师确认，选择先讲自己的话，再指出原来的文字。这些动作使来往获得新的方向。孩子不是原课堂里的同一位读者，他的问题又迫使学员重新看自己的讲法。

第一问在这里显出互动这一头的变化。苏老师、学员、孩子并非固定排好后依次传送同一个答案。谁提出问题、谁解释、谁需要返回文字，随着动作改

变。学员起初是接收者，后来成了转交者；孩子起初在听，问起问题以后，也参与决定下一次课堂要重新讲哪里。

第二问看差异与下限。学员增加了适合孩子的解释，改变了停顿，没有声称自己补的话就是原句。孩子带走的可能只是其中一处，而不是整堂课。差异出现了，却还可以指出它从哪段文字而来。若孩子后来转述时改到认不出，就要在那一手记录断开，不能因为前面是好心便取消下限。

第三问看往返。文字先装进学员自己的理解，再以可说明的形式交给孩子；孩子的提问又回到学员与老师的理解中。这里不是一个意思来回搬运而毫无变化，而是每一回都可能重写下一次怎样开口。书页、声音和身体的现实条件一直在支持，只是它们不能单独等于意义已经往返。

两遍读下来，差别不是古今、纸屏或人机之间预先排好的高低。阿杰的诗完全可能后来发生过手，社区课堂的诗也可能只在被要求时背一次便停。反过来，一篇网文在读者社群中被认真引用、改写、追问，也可以出现很丰富的后手；一本被称作经典的书若始终只作名分陈列，不能靠旧名称替实际动作作担保。

所以同一套读法必须对两边开放。我们不能对古诗只要有一个例子就宽松记为过手，对AI参与文本却要求证明每一位读者全部后续。相同的代价判据、相同的变异规则、相同的观察范围，才使比较有意义。

两种场景也不是一项配平的实验。读者年龄、文本熟悉度、教学安排、接收机会都不同，不能据此比较效果大小。它们的功能只是让新属性定义各跑一遍，显示该问什么；比较仍要进入末章设计，不能把两幅故事剪在一起就当成因果证据。

还可以把两次活动各向后推一周，看同一读法如何处理不同后续。假定阿杰的一位读者后来在私人信中使用诗里的一处，并愿意说明自己改了哪里，那么原先那一次只到达的阅读，就接出了新的手。

我们应更新记录，不能因为先前已称没有后续，就拒绝后来出现的证据。相反，学员讲给孩子以后，孩子没有记住、没有再次使用，链条便只到当前这一手；也不因为古诗有长历史，就替这个孩子预先填上下一次。

这样的更新没有改变本书的定义。它改变的是对一个具体过程走到哪里所作的判断。定义稳定，不等于事态不变；承认后来的证据，也不等于过去那一刻已发生同样的事。记录必须带时间，才不会让后来有了过手反过来证明最初已经全都完成。

再设想一种不同后续。阿杰的读者在转述中删掉了一个关键的否定，使原来的人物选择完全倒转。字面变动很小，下一位读者却因此把故事理解成相反方向。社区学员为了孩子能懂，换了一大段解释，但明确保留原句所呈现的关系。

只数改字多少，前者也许更接近，后者更远；若看核心联系，判断可能倒过来。码表要允许这两种读数不一致，而不是让一个简便的距离吞掉文学辨认。

这不是说意义判断永远高于文字测量。它说明测量各有对象。字符距离帮助记录改动，核心意象保留帮助说明联系，独立读者的辨认帮助检查这些标准是否可用。三种记录若冲突，应交代理由和不确定性。作者自己最喜欢哪种解释，不能成为最后自动消除冲突的开关。

◆ 四、把自己放进去，不等于占有

利科关于文本的间距化与占有，为理解「装进一个人」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对话线索。

《诠释学与人文科学》的书目年份、相关概念的原文及译法，查原文〔待核〕。沿着这条线索，先区分两种容易混淆的意思：文字能够离开最初说话的场合，并不只剩一个等待复原的声音；读者把文本带入自我理解，也不等于取得任意支配它的所有权。

这两点值得还公道。文字一旦成为可反复阅读的文本，就可能被不同场合的人接近。读者不必完整复制作者的心理状态，才能从中获得新的理解。同时，一段文本改变读者怎样理解自己，也不是低于考证的私人附带。它确实属于文学能够做的事。

本书不能把利科简化成「只管读者一时感动」。间距化、理解与自我关系，比这个概括复杂得多。若要指出其论述在哪一处没有继续展开向下一人的转交，必须找到具体原文，不把整个理论的范围由本书需要来决定。当前的对话位置与强弱判断仍保留待核。

在承认这些之后，本书把问题再往下放：一个读者形成了新的自我理解，是否愿意、能够并实际把可辨认的文字交给另一人？这一项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读者的占有与文字的过手，可以有关联，却不应被先当作同一件事。

例如，学员从诗中重新理解自己与孙子的关系，这可以是很深的个人所得。她若选择不说，所得并不因此失效。本书只是不能把它记成已经到达孩子的那一手。若她开口，又必须面对孩子自己的理解与拒绝，不能以「这对我很重要」要求对方接受同样的意味。

这就使「自己的声音」同时具有两面。它给转交者一个实际位置，不让他只充当传声管；它也限制他，不能把别人必须怎样感受一并写进声音。交出去是一种邀请，不是对下一人的内心实行占有。

与赫施的对账在这里继续。原初意义与后来意味可以区分，转交者应当说明自己的应用；本书进一步研究这种应用如何影响以后被交出的文本及作者形象。与克默德的对账则在于，文本提供了重读条件，仍需要有人实际把它带向后来。与姚斯的不同，不是把接受史排除，而是把读与过手的背离变成单独测量的对象。

这几处不同未必在所有情形中都表现为竞争。前人的理论可能解释某些过程，本书的记录办法补足另一些过程；也可能前人的模型已经能够解释末章结果，本书没有新增预测力。对话不必预先被安排成谁最后赢。最重要的是各自究竟解释哪一项，不由另一个相近名词替代。

所以新属性定义要同时经受两个方向的压力。从文字这边，它不能让每一次个人感受都自动算过手；从读者这边，它不能让没有公开转交的人被宣布没有文学生活。严格定义用来限制研究结论，不用来剥夺人的经验。

它还要面对一个朴素的反例：一个人独自阅读许多年，从未向任何人说起，却在内心获得巨大改变。本书不能说这份改变不存在。按本卷的研究口径，它与文学的跨人延续是两个可分问题。

若本卷用「文学性」一词引起更宽的理解，就必须把这个定义的适用与争议公开留着，不能靠故事偷偷化解。定义本身不受检验；受检验的，是由它推出的三项预测。

同样，一篇从未被发现的好文本，可能在被发现时令人惊叹。首次评分并不决定早期过手的长期预测是否成立，但它确实阻止我们把「有手」直接等同于「读起来更好」。第八章留下的压力，在此仍然保留。一个核心概念越想承担广泛解释，越需要允许这些边缘情况说话。

◆ 五、一晚上的四个着力处

把这一晚读完整，还可以用形状、路、土、回写四个普通词，检查自己有没有漏掉什么。

形状，是实际交到人手里的那一份。阿杰发布的是诗放在小说末尾的样子，学员交给孩子的则是原句加解释的样子。若只保存抽出的诗句，忘了它原来怎样嵌在小说里，便可能漏掉前面的叙述对理解的作用。若只记录孩子听过诗，忘了学员先讲了什么，也可能误认相同文本在相同方式下被接收。

路，是这些动作的先后。阿杰先看评价，再决定是否重读自己的诗；学员先考虑孩子能不能听懂，再返回老师那里问。两条路都可能有价值，但它们让不同问题先出现。研究次序，不是宣称某种先后永远高明，而是看相同材料沿不同路走，后续是否真的改变。

土，是此前已经积累、又在当下起作用的条件。苏老师长期教书，学员有与孩子相处的经验，阿杰熟悉连载读者的反应。这些不是可以忽略的背景。它们影响什么会被注意、哪些词需要解释、谁敢向下一人开口。若只把成功归给眼前文本，便可能漏掉支撑这一步的积累。

回写，是后续回来改变下一次。孩子的问题使学员重新理解一处；学员的反馈使苏老师调整下一堂课；读者如何使用阿杰的文字，也可能改变他准备怎样写。这不是只收集好评，而是让不顺、误解和拒绝都能够进入下一次选择。

四个词必须回到同一件事，不能变成四格打分。形状限制路怎样走，路使某些积累被调用，后来的回答又改变下一次拿出的形状。它们彼此影响，但影响的方向与强弱不能由词语自动推出。一次讲述没有收到反馈，也不能假装已经发生同样完整的回写。

这里还出现一种容易被忽略的劳动：把不该交出的内容留下。学员想讲自己年轻时的一段经历，后来决定只说与诗相关的一小部分。她不是因此不真诚，而是在替自己和别人划边界。阿杰引用读者私信时，也应先问是否允许。过手若只能靠全量公开证明，就会伤害它想支持的人的位置。

所以，一次完整读法不等于取得一个人的全部档案。它只需要清楚说明当前判断所依赖的动作与材料，尊重不能进入研究的部分。缺资料时承认范围，而不是要求参与者交出更多私人生活来帮助理论完成。

把四个着力处写清以后，实验臂与语料臂的区别也更直观。实验能在约定范围里观察某些路与代价，历史材料通常只能留下部分形状与痕迹。前者不能直接延伸五十年，后者也不能倒填当事人的全部一夜。完整读法要求把不能读到的地方一并说明。

一次完整读法还要注意，承担责任的人不总与操作设备的人相同。阿杰可以请别人整理稿件，由自己决定最终交出；苏老师可以让学员用手机播放声音，由学员说明为什么交给孩子。工具和协助者各有实际贡献，但哪一位对这一段表达作了选择、谁能够回答后续问题，必须按具体动作辨认，不能只从账号名或设备持有人猜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本书不把代价限定为耗时最长的一项。一个人用辅助工具很快把文字读出来，可能已经经过长期的准备；另一人花了很久，却只是被

动等待系统生成。研究不应仅凭时间便判断全部承担。时间是读数，如何接住和交出还要看行动；若要设置成本下限，更要把这样的不同条件说明，而不是让某一种熟练程度变成隐蔽的奖惩。

当读者说「我不想把这段交给别人」时，完整读法也应当在这里停住。拒绝可以来自私人边界、怕误解、缺少合适对象，或单纯觉得不值得。研究者可以在同意的范围内询问理由，不能要求对方为了填满模型而改变生活。过手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它会改变文字与人的关系，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替理论提供合格行为。

最后，完整不等于全知。我们可能只看见几次转交，无法追出全部支路；可能能够记录文本变异，却不知道当事人的全部感受。完整读法的责任，是把当前可见的头、动着的维度和落点放在一起，并明确不可见之处。承认不可见，比用同一个大词把全部未知盖起来，更能让下一位研究者继续工作。

◆ 六、放回日子里

学员第二次来到社区教室，苏老师没有让她报告背了多少字。她先问孩子在哪一处停住。学员说，孩子听见其中的关系，想到的是另一件事，和自己起初准备讲的不一样。

苏老师请她把两种说法分开写：原来准备交的，孩子实际接到的。不是为了判孩子错，而是看看两者之间还认得出什么。若联系已经很远，就说明这是孩子自己的新问题，不必勉强全算原诗的意思。

阿杰也做了一张相似的纸。他把自己以为读者喜欢的原因写在一边，把读者愿意具体说明的部分写在另一边。他发现，后台的「哭了」原来没有替他说清哪一处被记住。一个简短的评价，可以是入口，却不是整条路的代替。

这两张纸仍然不是实验结果。它们只是让人物开始使用同一种分寸：不拿自己想给的冒充对方已经接到的，不拿对方当时说好的冒充后来已经交出的，也不因没有记录便替对方的私生活下结论。

读者今天就能把这套问法用在一段自己的阅读上。先写接到了什么，再写自己做了哪一步，最后写有没有交给别人、交的时候改变了什么。暂时没有下一手，就停在这里；有下一手，也允许它不是自己的复制。完整，不在每一栏都填满，而在不把空着的一栏偷偷借给别栏。

文学性在本书的定义中，由这样的过手往返显出来。它不是贴在原稿上的一个永久标签，也不是读者一时感觉的总和。是否足以解释更长的文学生命，还要接受末章的试验。眼前先做好一件事：让一段文字在经过自己时，发生了什么，能够被清楚说出。

下一章将追问，被交出去的究竟是哪一段。阿杰可能写了很长的小说，后来人实际握住的，却只是一句。那一句怎样取得了作品的边界?

带 走 的 话

一首诗到了你这里，不等于已经走完；你接住什么、改了什么、又交出什么，要在同一次过手里分清。

> 小 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被打动、形成理解和实际转交混为一谈，也把构造的两种场景误当配平的比较实验。
>
> 本章立了什么：以三问和四个着力处分别读两次文学活动，保持新属性定义、文本约束与下一人的选择同时在场。

过手往下走时，整本书未必一起走；有时留下的是后来人紧紧握住的那一句。

第 19 章

作品的边界

作品的边界是被传下去的那一段：赋诗断章、名句与七十回本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费很大力气把一件事讲完整，别人记住的，却只是你并没有特别看重的一句话。

在贯穿故事里，阿杰写过一部三百万字的长篇；这个数字不是行业统计。那天，他看见别处有人引用其中一句，下面又有人追问出处。回复只留下书名和人物名字，没有说起整部故事。

阿杰起先很高兴，后来又不甘心。他觉得自己最用力的是人物之间那条漫长的关系，不是这一句容易被截出的句子。他在屏幕前来回翻，发现对方拿走的十几个字，离开小说也能说出一种完整的意思。

苏老师问他，愿不愿意承认读者这一手。

「承认。可那不是我的全部。」

「当然不是。」她说，「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它成了别人手里的那一部分。」

阿杰盯着那一行，第一次发现，写作时划出的章节边界，与后来的人实际握住的边界，并不总是重合。整部长篇仍在，他却不能命令每一只手都把全部重量一起搬走。

◆ 二、取一章，不等于什么都丢了

本书关于作品边界的判断是：哪一段被过手，哪一段才是作品。这里所说的作品，是在实际文学来往中被辨认、被使用、能够继续的一段，不是由此取消原稿、出版物或法律上作品的其他含义。

这项判断并不轻，必须保留它会受到的追问。整本没有被广泛传下的书，是否便完全不是作品？第一次尚未被读到的文字，又怎样进入文学？本书把过手作为自己的定义与研究方向，不以定义本身解决这些争议。这里先考察一个更具体的事实层面：人们实际接走的单位，常常与最初交出的单位不同。

《左传》的「赋诗断章」提供一个入口。其具体事例、哪次赋诗、相关原句与历史语境，查原文〔待核〕。本章仅从「赋诗断章」提出问题，不补写未经核对的对答，也不据此断言古代用诗方式全都相同。

这个入口使我们注意到，用诗的人可以取一部分，放进眼前的交往。被取出的那一章或那一段，不一定只是损失后的残片；它可能因为被选择而在新的场合取得一个可使用的边界。别人知道你取的是什么，也知道你在当前场合准备借它说什么，来往便可能成立。

但断章并不天然有理。把一句从上下文中拿出，可能开启新的意味，也可能制造误导。区别不能只看使用者是否说得漂亮。需要说明原来的关系，说明今天怎样用，允许接收者看出取舍。若把自己当前的用途伪装成原作全部立场，过手就可能以抹去来路为代价。

给文本派还公道，正要在这里说足：上下文不是可有可无的负担。它常常使一句话不至于被读反，使人物的犹疑不至于被裁成肯定，使批判中的引述不至于被当成作者赞成。没有上下文约束，后来人的使用很容易只剩借名。

本书的补充，不是不要上下文，而是研究上下文如何在转交中被重建。学员给孩子解释一段话，未必能够把整本书复述一遍，却可以交代人物正在面对什么，说明自己只借其中一点。新的小边界若保留必要关系，就不是把所有背景都丢掉，而是做了一次有责任的选择。

这样看，边界并非只由最初作者用句号和章节编号一次决定，也不完全由后来的人任意划。它在原来可用的文字与眼前交往的需要之间被选出，又接受下一人的辨认。选择若不能被接住，边界也可能不能稳定下来。被取一段，与成为实际传下去的那一段，仍有一道过程。

◆ 三、一句怎样得到自己的后面

名句之所以值得研究，不只因为它短，还因为它在离开原作以后，可能获得新的前后文。

阿杰那句被引用的话，可以先放到一个完全构造的场景里。读者准备写信给即将搬家的朋友，不想重复常见祝福，便从小说中取出一处关于离开的表达。他在前面写自己的缘由，在后面补一句给朋友的话。原小说的几十章没有一同寄出，这一句却取得了新的接收者与用途。

朋友读完以后，可能只记得信里的那句话，不知道整部小说。后来他在书店看见书名，才返回原作。这条路与先完整读小说、再抽出名句的路相反。一个部分可以成为进入整体的入口，而不只是整体被削小后的残余。

也可能并没有返回。那句话在朋友之间继续被说，出处逐渐不清楚，语气也改变。研究者不能因为仍然流传就忽略来源问题，也不能因为来源不明便宣布所有联系消失。要分别追查文字的可辨认部分、归属说明和实际使用。它们可能不同步。

有些名句被不断采用，反而改变后来读者对整部作品的期待。大家以为这是一部专讲离别的小说，打开后才发现其他许多内容。这里，片段不只从整体中取走了一点，它还回头替整体设置了入口。作者形象也可能随之改变：阿杰开始被人叫作最会写离别的人，尽管他自己并不这样定位。

这正是三条属性关系可以相互接续的地方。片段的过手改变文本使用的边界，新的边界参与作者形象，作者形象又影响下一次哪些句子被挑出。我们不能只记最后那个称号，也不能把循环中最先查到的一处当成绝对起源。

同时，要防止把好传播当好文学的自动尺度。广告口号、误引甚至谣言也可能简短、易记、被重复。容易被带走，只说明存在某种接续条件，不能替真守、善推、美聚与意义方向一并作答。本书不能因为提倡过手，就把所有传播成功的片段宣布为经典。

一句能否继续，也与它给下一人留了什么空间有关。过于依赖原小说全部情节的句子，可能难以单独使用；过于空泛的句子，虽然到哪里都能贴，却可能失去可辨认的独特联系。两端之间，哪些表达能在新场合打开意思、又仍让人认出来，是文学可以细读的具体问题，而不是一条所有作品都适用的配方。

作者当然可以反对某种截取。他可以说明原文，指出误解，要求别人不要假冒自己的立场。承认后手形成边界，不等于作者失去一切发言位置。但作者也不能要求每个后来的人只按最初计划使用，否则作品一旦离开最初处境，就只能被封存在一种固定解释里。

这一来一回，让作品边界从一条画好的线，变成需要不断说明的关系。线可以暂时稳定：某句成为读者共同认出的入口。后来也可以移动：新的选段、

改编或争论使其他部分进入。稳定与变化并不互相排斥，它们是不同时间里实际过手的结果。

真实名句的历史，需要原文与接受材料相互印证〔待核〕。阿杰的小说与朋友的信，只说明研究可以怎样开始。考察真实作家时，还应同时检查没有成为名句的部分，避免从今天的著名倒推它天生注定被带走。

◆ 四、一刀怎样成为后来的书

七十回本使边界问题获得比单句更大的尺度。

金圣叹对《水浒》的删改、评点与七十回本，是本卷追踪作品边界的一项材料。底本、年代、具体改动与后世采用范围，仍需按版本核对〔待核〕。本书不凭「腰斩」这个形象说法，把复杂的整理工作简化成随手剪去一半，也不把某一版本的广泛使用说成其他版本从此全部消失。

这里要追问的，不只是编辑有没有权改，而是为什么改出的那一份能够成为后人实际阅读和讨论的一份作品。第一只改动的手只是起点。出版者愿不愿采用，读者能否接受新的收束，评点怎样改变理解，教学与再版又怎样延续，都参与了边界取得效力。

如果一位编辑改了文本，后来无人采用，它仍是一份改稿，不会只因改者有名就自动成为众人的通行文本。若后来人不断采用，一刀留下的边界便可能进入新的文学生活。这时，后手的选择不是对既有作品的纯粹旁观，它参与决定后来的人所说的「我读过这部书」究竟指哪一份。

给编辑还公道，需要承认编辑不是只减字。删改可能涉及对情节、人物、语气和终点的整体理解。某种版本读起来更收束，可能让不同读者找到进入方

式。我们可以批评这种选择造成损失，也应认真说明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不是只用忠于原作与破坏原作两种标签结束讨论。

给其他版本还公道同样重要。七十回本被采用，不意味着更长的版本失去文学地位。不同版本可能支持不同的读法与用途。研究应当保留它们并行的事实，比较各自怎样被过手，而不是为一个「后来人定边界」的命题，另造一个永远只有单一边界的神话。

所以作品可以有嵌套的边界。整部小说是一层，某种版本是一层，一个被反复选出的章节又是一层。下一只手拿走哪一层，要看具体动作。引用一段，不等于替整部小说定稿；改编一回，也不等于接管所有版本。把层次分开，才不会以「人人都在写」抹掉不同工作的范围。

在实际研究中，可以给每次交付留下几项信息：所据版本，选取范围，明示删改，采用者与时间，以及后手是否再次采用。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边界怎样移动。没有这些记录时，不宜只靠一本后来的畅销本宣布历史已经裁定。

还要记录编辑被抵抗的地方。有人不接受删改，返回别本；有人只接受评点，不接受正文改动；有人在后来版本中恢复部分内容。这些回去的动作也属于后手。过手不是只有沿着最新一版一直向前，返回旧本、撤回改动、公开异议，同样可能维持文字的生命。

阿杰的处境与这段版本史不能等量齐观，却能借它问自己的问题。读者只带走一句，他可以解释那句在小说中的位置，也可以把别的片段重新交出。他不能靠不甘心要求所有人携带三百万字，更不必因此放弃对整体结构的责任。写完整与被部分带走，可以同时成立。

所以，本书的边界主张不是教作者只写能够成为金句的东西。若所有文字都为截取而设计，人物和关系可能反而失去需要慢慢展开的厚度。后手有权选择，不表示第一手只应制造便于传播的零件。好的长篇可以提供许多不易单独截出的经验，它们怎样被转述、重讲或整体推荐，同样值得研究。

作品边界在过手中发生，最重要的意思因而不是越短越好，而是边界需要实际承接。整本被认真讲给一个读书小组，整本就是这一手的单位；一句被带入私人信中，那一句就是另一手的单位。两者并不相互排斥，也不能用同一数量指标简单排序。

边界还有一种特殊改变，发生在批评中。评论者可能把原作的一段引出来，专门讨论它的问题。这段引文离开原来情节，却并非为了使它更动人，而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何处应当反对。只要引用准确、取舍说明清楚，批评也在使一个可辨认的部分继续进入文学讨论。过手不应只追踪支持作品的后手，也要追踪认真反驳它的后手。

然而，批评中的截取特别容易越界。为了显示对方荒谬，只留下最不利的一句，省去作者随后已经作出的限制，就可能把边界改成一个方便攻击的假对象。这里需要的不是禁止节选，而是让接收者知道节选承担什么。原作的完整上下文可以被查到，评论者也应区分自己的概括与实际引文。

还有一种边界由媒介提出。一个适合口头讲述的片段，可能需要把书面叙述中的称谓说得更清楚；一段被改成简短音频的文字，可能需要补出原页上由排版表达的关系。这些改动不必都是损失，也不能只因便于传播就自动视为忠实。每一项转换都应说明自己保留了哪些必要条件，舍去了什么。

所以，作品边界不是拿剪刀的人想划在哪里就在哪里。它需要前后手之间能够成立的辨认，也需要接收者有机会检查这一次划界。边界一旦被记录，后来的人才可以决定继续采用、返回原本或另作新编。没有这种可回去的入口，所谓文学自由就可能只剩掌握渠道者替别人决定能够看见什么。

◆ 五、放回日子里

阿杰最后给引用者留了一条回复。他没有要求删掉那句话，也没有把对方的使用当成自己全部作品受到承认。他说，很高兴这句话到了那封信里，随后补了它在小说中的位置，提醒前后文还有另一层意思。

对方回答，自己愿意保留出处，也愿意说明这是借来写给朋友的话。两个人没有商量出全体读者必须遵守的唯一读法，只让这一手的取舍变得更清楚。

苏老师让阿杰把这次来往存下来，不是存成「又多一个好评」，而是存成原文、被取的一段、转交时增加的解释与后来的回应。只有这样，将来回看，他才知道那句到底怎样走出去，而不只是记得自己曾被引用。

这对普通读者也有一个简单用法。准备转述时，先想自己拿走的是整篇、一个段落还是一句话；如果只是一个部分，就不要让接收者误以为它代表全部。能够交代的出处交代，自己添的解释标明，不确定的地方不装作确定。

这一点并不会让引用失去自然。朋友之间不必每句话都像注释，只要不把自己的改动假装成别人原来的话。认真对待前一手，往往只需要多说一句：「我是从这里读到的，不过我今天这样用。」下一人因此得到的，不只是一句话，还有怎样继续问的入口。

本书所说「哪一段被过手，哪一段才是作品」，便在这里承担一项可观察的责任：指出实际被承接的单位，而不是把最初完整交出的文本，默认成以后每次来往中都不变的单位。这个定义的更广适用仍需争论，眼前的动作却可以逐一记录。

下一章紧接着问，边界可以由后手重划，变化可以一再发生，那么我们凭什么还认得出？如果这一问答不清，过手就会从接续变成任意借名。

带走的话

你交出整本，别人可能带走一句；尊重这一手，不等于让那一句冒充整本，也不等于取消后来选择。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作者划出的边界当成以后唯一不变的边界，也把任何截取都自动看成背叛或成功。
>
> 本章立了什么：追踪片段、版本与整本怎样在实际过手中成为可用单位，并分别说明取舍、来源和责任。

边界变过以后还认得出，靠的不是一句保证，而是每一手实际守住了什么。

第 20 章

认得出的下限

认得出的下限：毛传、朱熹集传与语文课本，三次改写也是三次守住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同一段话，小时候听过一种讲法，后来读到另一种，再过许多年，自己讲给别人时又变了。

苏老师在桌上摊开三份纸：从前的听课笔记、任教时的教案，以及后来使用的教学材料。她没有急着说哪份最准，只把共同谈到的那一处依次圈出来。

阿杰看了一会儿，发现几个解释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强调写作处境，有的先讲字句照应，有的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可他们说起这段文字时，都认得是同一段。

「这么多年没统一，到底是在传，还是一直传错？」他问。

苏老师也曾经这样担心。她刚教书时，最怕学生背错一个字；后来又怕自己把一首诗讲得只剩一个答案。两个担心没有互相取消，一直陪着她。

她把原文放到三份纸中间：「先看每一份改了什么，再看它们都还守着什么。」

改与守，原来不是轮流发生的两件事。一只手伸出去时，常常同时在做两件事。问题在于，守住的那一部分，能不能交代清楚。

◆ 二、三次改写不能只凭印象

本章把毛传、朱熹《诗集传》与今日语文课本并置，是为了研究不同解释怎样在文本的长久接续中同时发生改动与保留。

这个并置不能自动被叫作三个时代整齐交替的完整历史。具体诗篇在毛传与《诗集传》中的解释差异、各自的文本依据与今日课本的版本，均需查原文〔待核〕。本书不凭印象替任何一家编造注释，也不把三份虚构教案假装成这些真实文本的缩影。

先给古代注解与现代教学都还公道。注解常常要帮助后来的读者理解已经陌生的词、典故与语境；教学则要让一批新的读者能够实际进入。没有这种工作，所谓原文不变也可能只意味着它躺在那里无人可近。解释不是原作外面可随便扔掉的附加包装。

但解释也会选择。有的意义被强调，有的被放轻；某一首被放进怎样的整体故事，哪些问题先出现，都可能不同。选择并不自动是错误，也不能因来自权威便免于核对。研究需要把原文、解释与教学用途分别保存，才能看见究竟变了哪一层。

比如，原句字面未改，解释却从政治关系转到私人情感，这是一类变化；选本删去若干段，使读者接到的范围不同，是另一类变化；现代教材保留正文，却调整了导读问题，又是另一类。这里列的是一般比较方向，不是在没有原文时给毛传、朱熹或某本课本分配实际结论。

三种变化若被全部写成「读法不同」，便太粗。它们可能分别影响读者注意到什么、记住哪一部分、怎样把文字交给下一人。要研究过手，就应进一步

观察这些后续，而不是只把三种注释排成一张差异表，便宣布文学因此活了下来。

同样，存在共同保留也不必靠神秘的永恒本质解释。不同注家可能都保留某些字句、人物关系或意象安排，使后来人仍能够回到共同材料争论。它们为什么保留、保留如何起作用，需要在具体文本中说明。不能只说「总有一点一样」，便把那一点当作不需要解释的本体。

最值得研究的，恰是某些变化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是因为它们同时维持了足以被辨认的联系。后来的人可以不接受旧解释，却仍知道自己在改哪一段。若连这一点都不存在，新说法也许仍有价值，却需要以新的关系说明来路，而不能随意冒用原作的名字。

◆ 三、认得出不只靠字一样

字面相似，是辨认来路的一条线索，不是全部裁判。

为了把方法说清，本章使用一组专门构造的短句，不当作任何古人原文：「门外的雨停了，屋里的人还在等。」若后手把它改成「雨已经停了，屋里那个人仍在等」，字面变化不少，前后关系却比较接近：外面的变化发生了，里面的等待仍在继续。

若只改一个字，写成「门外的雨停了，屋里的人不再等」，字面距离较小，等待的方向却改变了。这可以是后手有意创作的新句子，但他需要说明改变，不宜宣称只是原话的等义转述。

这个构造例子告诉我们，编辑距离记录的是字符怎样变化。它有用，能够让改动可复算；但它不能独自知道某个否定、时间关系或说话者位置在作品中

多重要。把一个便于计算的量当成文学身份的全部，可能正好重复本书批评过的读数替代。

核心意象保留率提供另一种线索。先规定这段的核心不只是雨、屋里、人三个词，还包括外部变化与内部等待的对照。随后请评分者按同一张说明判断哪些保留。不能在看到某个版本特别动人以后，才把它保留的内容重新选成核心。

核心的确定也需要公开争议。有人认为雨是环境细节，核心是仍在等；有人认为雨停与人等的错位才使这句话成立。两种看法可能都需要论证。研究者不能只把自己的文学直觉藏进码表，再把算出的比例称为客观下限。码表应记录核心如何选，在哪些材料上试过，独立评分者是否能够使用。

还有第三种线索：让不了解修改来路的人，在合适的比较任务里辨认两段是否具有同一来源。这能够检查我们自己选择的核心是否真的帮助认出。但熟悉原作的人与第一次接触的人，结果可能不同，不能把熟悉造成的优势当成文本关系本身的全部。

三种线索各有责任。字面距离不等于意义距离，核心保留不等于审美高低，辨认任务也不等于历史上的实际转交。它们可以相互支持，也可以分歧。分歧不是应被藏起来的噪声，而是说明当前读法在哪一处尚未充分工作。

本书规定的变异度上限与核心意象下限，仍须预登记，见附录二，数值待登记。这里的构造句只说明怎么算、为什么要两种以上的读法，不替任何诗歌规定通用数值。一个句子、一个片段与一部长篇，比较单位不同，门槛也不能仅凭一个漂亮比例直接搬用。

更重要的是，超过某一研究上限，首先意味着不再按这套登记规则记为同一过手链。它不自动宣告新文本低劣，也不取消改编者的创作。断手与差作品不是同义词。原来的链可能在这里结束，另一个新的作品关系可能从这里开始；怎样命名，仍应清楚说明，而不是用「都算过手」抹去差别。

这份区分能够保护文学的变化。若所有改动都因不够像而被否定，过手便只准复制；若所有改动都因创造而被免除来路责任，认得出的下限又消失。让新作可以成为新作，让改写说明自己怎样改，正是两种责任可以同时成立的地方。

◆ 四、下限是在来往里守住的

艾柯关于诠释限度的讨论，提醒我们阅读不能成为任意投射。相关原文与具体论证，查原文〔待核〕。本书并不需要先把这一提醒否认，才能提出自己的下限。

先还它公道。一个文本不允许所有解释以相同程度成立。不同读法需要用字句关系、前后文与其他可说明的约束支持。不能因为一个解释有益于自己，就不问它是不是仍在读这一篇。这一点与过手的认得出判据，并不相互敌对。

本书继续追问的是，这些约束怎样在一次次实际转交中被人保持。一个教师为什么纠正某个误引，一个编者为什么保留某种异文，一位读者为什么注明自己只借用而不是复述，这些动作不是边界之外的附属工作。它们使边界在文学生活中取得能够继续的效力。

若没有人做这些工作，文本中可能具有的限制不一定会自动进入每一场使用。有人可以不断误引，别人也可能照样接走。研究不能只在纸面证明正确版

本存在，就说下限已经在现实中得到保持；也不能因为现实有人误引，就宣布文本本身毫无约束。两种层面要在这里相接。

下限因此不是多数投票。很多人重复一种误引，并不会自动使它成为原作的准确引文。后手可以创造新的通行说法，仍需要说明其与原文的差别。共同使用能够建立事实上的新边界，却不能悄悄更改历史来源。作者、文本与过手的三条账，在这件事上都不能合并成一项人气。

同样，下限也不是只由最早版本永远裁定。现实中的版本来路可能复杂，最早可见不等于作者最终定稿。需要版本学证据时，就不能让哲学上的过手代替考证。过手理论所研究的是这些裁定怎样实际发生、被谁采纳、如何影响后续，不是替所有文本争议提供一个不用读原文的新答案。

可以想象一条很长的转述链。第一人改了一个称呼，第二人调整次序，第三人缩短背景。每一次相邻比较都像小改动，许多次以后却变得陌生。若只看相邻下限，可能认为从未断；若只看起点与终点，又可能看不见中间每一步怎样被接受。两种观察应当同时存在。

所以研究应分别报告相邻变异与累计漂移。哪一处发生了意义方向的跃迁，哪一处只是适应新的语言和场合，都需要材料。若没有明确跃迁，却渐渐形成新的作品家族，也不能强行找出唯一「背叛」的那只手。文学的边界可能有渐变，需要定义允许不确定的范围。

但允许不确定，不等于永远不能判。对一个具体研究，必须事先写清哪些情况纳入、哪些排除、哪些留作未定。未定样本如何处理，也要先交代。否则，理论遇到反例时便可把它们都移进不确定，留下的永远只有支持者。

这也影响我们如何读经典。经典不是每代人都重复同一种解释，而是存在让后来的人可以继续争论、仍知道争论对象在哪里的条件。一首诗被不同的人拿来讲不同人生，若每个人都能说明自己与原文的联系，差异便可以不收拢。若名字还在，关系已全被抹去，经典名分也不能替它保住这一手。

下限被守住，需要的有时不是增加讲解，而是承认讲解到这里为止。苏老师若没有查到某一处古义，可以告诉学生暂时不确定，而不拿顺口的故事填上。学生由此接到的，不只是一个空白，还包括怎样对未知负责的办法。这种克制也是过手的工作。

不同媒介之间的辨认，更说明一条字面距离不能独自裁判。书面文字被朗读，读者听到的是声音；一段被解释给不熟悉原语言的人，表面词形几乎全换，原来的关系仍可能被认真保存。若用同一种字符距离处理所有情形，结果可能只是在测媒介差异，而不是文学联系。

这不意味着跨媒介就不必有下限。恰恰需要事先说明该比较什么：人物关系、叙述转折、核心意象、明确可定位的源段，或其他与研究问题相符的单位。不同单位的结果不能混成一个总分，却可以并排显示转交在哪一层保留、在哪一层改变。未能保留的部分，也应承认是本次改写的损失或新作，而不是声称都已深层保留。

还可以把作者名字与版本名暂时遮住，请评分者只看材料之间的联系。这样做不能解决所有判断，却有助于检查名声是否替可辨认性加了分。等材料判断完成以后，再把来路放回去，看它如何改变理解。名字重要，但它不能在不知不觉间替文本关系承担全部工作。

对一首特别熟悉的诗，人们可能仅凭几个字便认出题目。认出题目不等于认出这次改写还保留了怎样的关系。因此，辨认任务应避免只问「知道是哪首吗」，还应问相邻两手实际相接在哪里。若只能说出名分，说不出任何联系，就不能把题目记忆直接算成下限被守住。

◆ 五、放回日子里

苏老师把三份材料重新收好，留下一页给阿杰。他问，最后到底用哪一种讲法。她说，要看正在回答什么问题；但不管用哪一种，都把原文和自己的解释分开。

阿杰回去检查那句被读者引用的话。他发现，对方为了写给朋友，换了一个词。那个词使句子更适合新的处境，没有让原来的关系完全消失。他没有要求改回，只请对方标明是化用，不作为小说原句原样引用。

这件小事使他明白，守住不一定意味着把人拉回自己的句子里。有时只是把关系说清：哪一部分来自原文，哪一部分是今天重新做的。下一人因而可以既尊重原作，又真的使用自己的声音。

苏老师也准备在下一次课上做一个不同的练习。她不只请学生背出，还请他们用自己的话解释一处，再指出哪些不能当成原句。她不会因为学生解释有新意就一概加分，也不会因为不完全像教参就一概否定。先看依据，再看是否仍认得出。

这个练习仍然不是本书的判决性试验。它可以让人体验改与守的同时发生，却不能据一次课堂宣布下限已经测得。正式研究所需的码表、门槛与评分者一致性，还要按后面的方案完成。

对日常阅读来说，可以从一个更小的动作开始：转发前看看自己有没有删掉改变方向的词；引用时区分原句与化用；遇到说法不一，先查各自依据，而不只看哪位解释者更有名。这样做不会使所有争论消失，却能让争论仍围着可以共同辨认的东西继续。

每一手都改一点、守一点，不是一条保证经典永生的秘诀。它是本书希望具体追踪的工作。改动使文字进入新日子，守住使前面的手不被抹去。接下来还要问，这种继续究竟把人带向哪里。

带走的话

认得出不等于一字不改；每一手要说明自己改了哪里、守了什么，新的声音才不靠抹去来路成立。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字面相似当成全部同一，把多数重复当成原文正确，也把新意当成不必说明来源的通行证。
>
> 本章立了什么：并列字面变异、核心联系与独立辨认，以预登记的下限约束研究，并让改与守在实际转交中同时发生。

文字能够继续以后，还要问：这一只手，正在把自己和别人推向怎样的生活？

第 21 章

三界里的写作

三界里的写作：创造、自由、幸福，与显露的方向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整天都在做看起来很有价值的事，到了晚上，却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越做越空。

故事中的阿杰日更八千字，到第一百天，已不必等闹钟提醒。下午开始焦急，晚上计算还差多少，凌晨发出以后又看催更。他有读者，也有收入，这些都是真的。可那天吃饭时，他忽然问外婆：「我天天在创造，为什么一点也不快乐？」

苏老师没有说停下来就好。她知道他要付房租，也知道等待后文的读者并不是坏人。她只是问，八千字里，有哪一处是他真的愿意重新读一遍、讲给某个人听的。

阿杰想了很久，报出一个人物的决定。苏老师又问，那一处为什么还没写。

「怕读者不喜欢。」

饭桌安静下来。他并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每当那个想法快进入文字，就先被另一张表拦住：会不会掉订阅，会不会被说拖，会不会不如上一章热闹。

这不是一个只需责怪胆小就能解释的晚上。写得多、写得好、写得为了什么，原来不是可以放在同一栏里的三种说法。

◆ 二、装进、放在、交给

本书用三个世界，辨认文字在文学生活里的不同落点。

放在现实里，一本书有纸页、版本和可到达的渠道；一篇网文有发布页面、阅读记录和写作者真实付出的时间。没有这些条件，写与读很难相遇。现实并不是意义的低级容器，人的生计、身体和工作安排，都在支持文字能够继续。

装进一个人，文字进入他的记忆、感受和自我理解。同一句话为什么在某个晚上难以忘记，为什么使人重新看见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就在这一落点上发生。它不一定公开，也不能由作者替读者决定。一个人可以安静地留下，不必马上把所得展示给所有人。

交给下一个人，文字又取得可被共同理解、继续使用和改写的样子。一个解释、一个比喻、一种看待人生的方式，能够被后手带走，不是因为原来就像货物一样完整躺在那里，而是经过选择、说明和重新组织，才在新的来往中有了位置。

本书分别称这些落点为现实界、自我界、理念界。名称是为了帮助分辨，不是把人的日子切成三块互不相干的地方。阿杰在现实里敲字，写出的想法准备交给人，也可能回过头改变他怎样理解自己。三个落点在同一场写作中相互牵连。

「显露」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某种作用显出来了。例如，阿杰终于把人物那个不讨巧的选择写清，它不再只是心里模糊的打算，开始成为可以交给别人讨论的表达。一个读者借这段表达重新看自己的决定，又是另一个落点上的显出。不能只由新增文字数量判断这些变化是否都发生。

所以三界不是三种行业。作者并非只负责理念，出版社并非只负责现实，读者也不是只负责自我。每个人都可能跨着这些落点做事。把角色固定到某一界，反而会重复三头被先在化的问题。

还有一种常见混淆：把书页上的文本说成现实，把文本表达的思想说成理念，就以为同一份文字已经天然拥有两层完整意义。实际上，书页可以完好，思想却没有被人接住；某个思想也可以在口头来往中流转，而没有留下当前可以找到的书页。存在一项读数，不能替另一项发生作证。

所以，读三界时不急着填满。问一句话已经放在哪里，装进谁，又准备交给谁；哪一步尚未发生，就让它暂时空着。空着不是价值为零，更不是人的失败，只说明当前那条路还没有得到相应证据。

◆ 三、创造不是只增加文字

创造、自由与幸福，是本书用来追问文学方向的三个词。它们不是销量之外再加三种排名，也不是要求每部作品必须给出令人满意的人生答案。

创造首先问，交给下一人的东西有没有打开新的可能。可以是一种以前说不清的经验获得表达，也可以是一个旧比喻在新的处境里被重新理解。它不由篇幅增加自动发生。重复同一套叙述，即使每天换人物姓名，也未必改变能够被理解的关系。

但创造也不能只按外表新奇来判断。一个学生终于用自己能负责的话说明一个老问题，对他而言可能是重要发生；一位作者提出许多新词，却始终无法说明任何新的区别，未必因此走得更远。新在哪里，应当落在具体问题、表达与后续使用上。

本书把创造主要放到理念这一方向，是因为它关注能够交给下一人的新样子怎样形成。这个侧重并不取消现实条件，也不取消作者的内在体验。没有能够写、改、停下来的生活安排，所谓新样子可能始终只在想象中；没有被人接住，公共地宣称创新也还不能替作品的后续作答。

自由问的是，写与交能不能成为人的真实选择。阿杰是否可以保留一句不够讨巧却必要的话，读者是否可以不同意，转交者是否能够说明自己的改动，都是实际的问题。自由不等于没有约束，而是约束能够被理解、讨论，并保留人的选择位置。

自由主要在现实行动里显出：可以怎样工作，能够拒绝什么，需要承担何种后果。一个平台给出许多选项，却使所有选项最后都服务于同一项产量要求，未必已经使写作者更自由。一个人自称完全按自己想法写，也可能没有理解对别人造成的代价。自由需要与责任一起看。

幸福则问，文字装进一个人以后，他能否在自己的生活里取得某种可以安放、理解和继续的关系。它不是每读一段都快乐，也不等于作品必须以圆满结局收束。悲剧可以使人更清楚地面对有限与失去，一封不轻松的信也可能使人不再假装某件事从未发生。

本书把幸福主要放到自我这一方向，是为了不让它被外部读数替代。一个读者给出高分，可以因为风格讨喜，不足以说明这段文字怎样进入其后来的日子。作者认为读者应当幸福，也不能代替读者自己的回应。

三项必须互相照看。新表达若只能靠逼迫自己与他人维持，创造便可能付出不被看见的损失。选择很多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发生，自由也可能只剩在选项间来回。短时安慰若始终让人不必面对自己的问题，幸福就容易被缩成一种舒服的读数。

所以本书不主张把三项合成一张总分表，然后宣布高分者更有文学性。它们有不同的材料与判断责任。某次过手可以使表达更新，却暂时增加不安；另一次可以使人休息，却没有形成新作品。研究要说明具体方向与时间，不能要求所有变化在同一刻同样明亮。

给传统写作劳动还公道，也在这里。熟练、重复和稳定产出，并非天然没有意义。作者练习句子、教师反复备课，都可能为创造积累条件。问题不是重复是否存在，而是重复是否还能让人修订、选择并形成新的关系。把一切常规工作宣布空转，同样会让理论离开真实生活。

◆ 四、苦役、空转与麻醉

本系列第 391 号已经用三句话提出意义之间的相互需要：没有自由的创造是苦役，没有创造的自由是空转，没有创造与自由的幸福是麻醉。本卷不重写其经济学材料，只把这三句话放到写作和过手中。

先看苦役。阿杰每天都有新情节，甚至确实解决一些叙述难题，但如果他越来越没有权利决定节奏与方向，也不能承认疲惫，创造便可能被一种无法停

下的安排挟持。这里需要区分新表达与仅仅新增字数；后者只是创造的读数式冒名，不能用它证明创造真的增加。

苦役也可能发生在课堂。教师要求学生把每一段都讲出全新理解，却不允许说暂时不懂，也不接受有根据的普通解释。新意被变成强制配额以后，学生可能学会编出漂亮而无依据的话。看起来创造很多，实际上自由的位置被削掉，文字与人的关系也变得不真诚。

再看空转。一个人拥有许多工具，可以随时写各种风格，却总停在换模板、比较效果和重新选题。他享有操作上的多样选择，却迟迟不肯把任何一段交给真实的人，接受对方的疑问。这不证明工具无用，而是说明自由的选项尚未形成可以继续的表达。

苏老师也可能空转。退休后，她可以不受考试进度约束，却若只反复准备永远不开讲的完美课程，过去积累便无法进入新的来往。需要的未必是更多备课，而可能是邀请一个愿意听的人，先交出一小段，允许不完美的回应回来。

最后看麻醉。一位读者在疲惫时读温柔文字，获得休息，这本身不应被责怪。问题在于，若某种循环以持续安慰为名，使人越来越不能提出自己的问题、不能退出、不能选择别的声音，舒服便可能与自由和创造一起分开。这里说的是一种需要观察的风险，不是把一切消遣判成麻醉。

阿杰不能因为读者喜欢轻松内容，就宣布他们不愿思考。读者有权休息，有权只读故事，也有权不为作者的意义理论工作。要判断是否形成麻醉，需要看生活中的持续关系与选择，而不能只用作品类型、阅读时长或某一句好评定罪。

三种坏账也不应把所有困难混在一起。苦役重点在有发生却失去选择，空转重点在有选择却迟迟不进入真实发生，麻醉重点在舒服被用来遮住创造与自由的退场。它们可能在一个人的不同阶段交替，研究时应说明当前讨论的是哪一种，而不是三种帽子一起扣上。

更加重要的是，松开这些结，不一定要离开工作。阿杰可以调整一段更新安排，为某个关键章节留出修改；苏老师可以让学生选择一处愿意讲的文字，而不是规定所有人必须感动；读者可以决定今天只休息，另一天再返回难题。小小的选择若真实存在，比宏大的意义宣言更接近这三句话的用处。

本书也需要防止自己的方法成为苦役。若读者每读一本书都被要求证明自己交出去了什么，过手就可能变成另一项打卡任务。它原本要使人看见可以怎样继续，不应反过来规定只有完成转交的人才算阅读。意义的发生需要自愿的位置，理论不能以研究之名把这个位置占掉。

这也是为什么三界与三个方向不宜画成死板的一一配对。现实行动会改变自我，个人安放会支持新的表达，新表达又可能打开实际选择。主次可以辨认，联系不能切断。文学的完整意义不是每格填满，而是任何一项变强时，不悄悄把另外两项当成可以无限消耗的燃料。

三个方向还包含一种相互限制：我的自由不能靠取消下一人的自由来证明。阿杰愿意讲自己的经历，不表示读者也必须公开相似经历；苏老师愿意把一段文字教到很深，不表示学生必须接受她希望的感动。意义若只在第一手那里成立，便仍然没有走出作者替别人预定目的的旧路。

这使文学中的善意需要耐心。你精心挑选的一段，对方可能没有兴趣；你认为能够帮助他的比喻，他可能觉得被误解。接住这种拒绝，不一定等于自己

完全失败，而可能使你重新认识对方。过手不只是说得出去，也包括不强迫别人把你的话装进自己的人生。

反过来，接收者也不能因自己需要某种解释，就要求作者必须替自己说出。一个人可以从作品中借用适合自己的部分，同时承认原作还有不合自己心意的地方。保留差别，使自由不至于变成把前手改造成自己回声的权力。创造在这种差别里有可能继续，而不是只剩一种舒服的相认。

所以意义账的判断需要一定时间。今天的冲突，可能为以后更诚实的表达打开空间；今天的顺从，也可能让以后更难开口。不能只凭当场满意作最终判断，更不能永远把不满意解释成成长的必要代价。要让当事人有机会在后来重新说明，也让某种安排在不支持人时可以被改变。

◆ 五、放回日子里

阿杰那天没有立刻宣布停更，也没有把八千字的目标从电脑里删除。他先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把那个一直不敢写的人物选择写成一页，不发出去，放到第二天再读。

第二天，他发现其中有一处自己也没想清。以往他会迅速用一个更熟悉的情节盖过去，这次却把问题留下，问苏老师人物为什么会这样做。外婆没有给答案，只请他把此前几章里与这个选择有关的地方找出来。

这一页没有增加多少产量，却开始改变他怎样面对自己的文字。他不是因为拒绝所有读者期待而自由，也不是因为外婆赞成就正确。他只是重新取得了一处可以认真选择、可以接受反问的位置。

苏老师也没有以「我早就说过」结束。她承认，自己从前有时把背熟与读懂放得太近，也把学生交出整齐答案当成教学已经成功。她准备在下一堂课上留一点空，让学生选择到底愿意带走哪一处。

两个人并没有在饭桌上解决全部写作制度。房租还要付，课还要准备，工具仍会使用。意义不是把这些现实抛开以后才能找到的远方。它在现实安排中取得一点新的自由，在表达中形成一点新的创造，在人的生活里留下能够继续的关系。

读者可以为自己记一次这样的账：今天写了或读了什么，哪一处真是自己选择，哪一处打开了新的说法，哪一处只是使自己暂时休息。三种答案都可以诚实存在，不需要把休息伪装成创造，也不需要把工作全部说成苦役。

下一章回到阿杰最熟悉的后台。版本、阅读流、评分和口碑都要读，只是不能让这些读数替我们回答刚才的全部问题。

带走的话

写得多不是创造，选择多不是自由，舒服也不自动等于幸福；过手要看这三条路还能不能一起继续。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产量当创造，把选项当自由，把暂时舒服当成全部幸福，也把三界固定成三种人的地盘。
>
> 本章立了什么：在装进、放在、交给的往返中分别追问创造、自由与幸福，并用苦役、空转、麻醉检查相互亏损。

现在再看那些数字：它们确实留下了什么，又不能替哪一段生活回答？

第 22 章

销量是读数

销量是读数：版本、阅读流、口碑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张表格本来只是帮你了解事情，后来你却开始照着表格过日子。

作者后台开在另一块屏幕上。写到一半，阿杰瞥过去；吃饭回来，先刷新；夜里发出新章，明明困了，还要等数字动起来。他说数据就是自己的命，并非故意夸张：收入、推荐、读者去留，都有一部分经过那些记录。

苏老师没有让他关掉。她知道，不看账的人也可能把别人的辛苦当成免费的。她只是拿一张纸问，屏幕上的每一栏，究竟在数什么。

总点击、日活、追读、评论，阿杰都能解释。说到「文学性」，他却只能指向几项合在一起的走势。

「那有多少人把一句话用进自己的日子？」她问。

他答不上来，随后有点不服：「难道看不见的才算重要？」

这一问很对。本书不能把读数批评完，剩下一个永远无法检查的意义。它需要做的是把不同读数放回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在屏幕外另立一片不许数字进入的神秘领地。

◆ 二、跳、波、散各留下什么

本书把文学生活中的读数分成三种时间形状：跳、波、散。

版本与文本，常以一份一份的样子出现。一个稿本完成，一个版本出版，一次删改留下新的文件，我们可以指出这一份与上一份不同。这里称作跳，是为了让人注意离散的交付，不是说版本内部没有变化，也不是把每次保存都算成一部新作品。

销量与阅读流则随时间推进。今天多少人进入，明天多少人留下，某一段时间内阅读怎样起落，它们更像波。一个总数会压掉这些先后：同样的总阅读，可能是一夜涌来后迅速停止，也可能是很多年里慢慢累积。两种过程不能因为总量相等，就被认为具有同样的文学后续。

口碑与经典地位又常在一群人之间分布。不同群体怎样评价，哪些机构采用，哪些人听过名字却没读过，形成一片不完全一致的认可。这里称作散，不表示没有规律，而是提醒我们，不能拿一个平均分代替所有人的位置。

三种形状可以在同一件事里同时出现。一本书新出一版，是一份新的文本；出版以后，阅读形成时间流；读者与机构的评价又散在不同地方。分类只是帮助看清材料，不能把它们变成三个互不影响的箱子。

读法数量与重读次数也属于读数。读法多，可能说明文字能够进入多种问题，也可能只是同一说法换了许多名字。重读多，可能因为喜欢，也可能因为任务要求、理解困难或不断被推送。它们值得记录，却不能一出现便自动算作真实代价与下一次转交。

给读数还公道，必须承认它能纠正印象。阿杰以为大家都不喜欢某段，回看完整评论却发现只是自己被一条批评牵住；苏老师以为学生都记住，延迟再

问才知道当场整齐并不代表后来保持。记录使某些过于自信的判断受到限制，这正是它的价值。

所以本书不是从读数退回直觉。它要求更多种彼此有界限的记录：哪一份文本，怎样的阅读过程，谁的评价，哪些过手动作，哪些意义变化。它们不能全部被一个数字包办，也不能因不能包办就被宣布无用。

阿杰若不看订阅收入，就可能不知道自己还能否维持写作。这个现实不能被一句「文学不是销量」抹掉。问题在于，收入记录回答生计中的某一部分，不等于已经回答作品的全部好坏；同样，长期被记住也不自动说明作者当年得到了应有报酬。不同账必须并排，而不是谁更高贵谁就吞掉其他账。

◆ 三、不是本质藏在数字后面

读数与力量是并列的两层，不是一个藏着的本质和它透明的外壳。

常见说法是，一部作品本来就有文学价值，销量与评价只是把那个价值表现出来；另一种说法则认为销量高便证明价值高。两种说法看似相反，却都容易把两层绑定成同一项东西的内外面。

本书不同。销量是某类交往留下的记录，文学性的力量则需要在文字怎样被人守住、推进和继续交出之中研究。两者可以有关，却不能由一个自动读出另一个。卖出一份，不等于被认真读过；被认真读过，也不等于一定购买过这一份。

不是说数字总会撒谎。有时一项记录非常准确，只是被要求回答了它没有记录的问题。购买数可以准确，购买者后来有没有转交仍然未知；评论数可以准确，评论是否支持新的理解仍需阅读内容。准确的读数也会被错误地使用。

另一方面，力量也不能躲在「不可量」后面。认得出可以通过不同文本与独立辨认研究，三方是否吃亏可以通过贡献、授权与负担记录，是否愿意付代价继续交可以通过实际行为追踪。方法会有限制，但限制不允许我们把所有无法解释的现象都放进一个更高的名词。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当我们记录过手时，记录本身同样是一项读数。七天后背出了多少、转述改了哪些字，都不是过手的全部生命。它们是研究过手的一组可观察入口。不能因为名字换成过手，就认为这些数字与发生本身完全相等。

所以「读数不是显露」的提醒，也必须作用于本书自己的测量。我们不能批评别人把评分当文学性，自己却把背诵字数当文学性。需要说明这些记录怎样与所定义的活动对应，哪里可能遗漏，什么结果会使对应关系受到挑战。

一个人背得很准，却没有实际转交；另一个人自报转交很多，却无法说明任何可辨认内容；第三个人只带走一小段，在新的场合认真使用。三种记录各有不同意义，不能简单相加成一个最大者胜出的榜单。若选择综合指标，应公开转换方法与限制，而不把不同单位直接堆在一起。

同样，数字背后的制度也在参与发生。若后台最醒目的是更新字数，作者可能更常围着字数调整；若一项读书活动只奖励转发次数，参与者可能更快按按钮。测量不是永远站在旁边。它可以帮助人看见，也可能引导人只追着被数的那一部分走。

但测量有作用，不代表任何作用都坏。一个页面提醒用户注明来源，可能帮助交付更负责；一项延迟回访让作者看到真实保持，可能减少对当场赞美的依赖。需要比较具体安排，而不是把数据化一概写成文学死亡。

本书所要保留的是一种不互相冒领的关系。读数可以影响写作，写作与过手又可以改写读数形成的条件。两层有来往，各自仍需自己的证据。越是紧密相关，越需要把名字分清，否则最后只会留下一个看似无所不包、实际无法判断的「价值」。

◆ 四、读得多与交得多缠在一起

早期过手率与读量高度相关，是本书最不能绕开的困难之一。

一首诗被许多人看见，哪怕其中愿意抄给别人的比例不高，留下的总引用也可能很多。另一首只被少数人接触，比例很高，总数仍不大。若只比较过手总次数，就可能把接触机会的优势全部记成文字更能被承担的优势。

先把分母说清。过手率究竟是在所有可能读者、实际读者、完成阅读者，还是能够被追踪的参与者之中计算？四种分母不相同。历史材料里实际阅读人数常不可得，便只能使用代理读数，并明确它不是完整读量。不能为了得到一个率，拿最容易找到的销量直接当成所有阅读者。

一个构造例子可以帮助理解，但这里不给虚构数据冒充真实作品。设两部作品的接触机会相近，其中一部在读后更常被主动引用、选入私人选本或化用。若后来它更容易重印或进入教学大纲，我们才有理由继续问，早期过手痕迹是否提供了读量之外的信息。即使如此，也还有作者声誉、题材、出版资源等因素要处理。

这就是分层或配对的用途。按相近的阅读机会将作品放在一起，再比较早期过手痕迹不同者，能够减少「只是更多人看见」的解释。配对条件应当在看到长期结果之前规定。不能先知道哪一本活下来了，再为它寻找最容易输给它的对照。

配对也不是魔法。读量只是一个维度，两部作品可能在其他重要条件上不同；材料缺失又可能与知名度有关。若只能找到很少合适的作品对，结论范围就应缩小。若压根没有足够资料，应说明当前不能完成这项比较，而不是退回随便举几本经典作证。

早期与后来还必须分开。早期过手痕迹用来预测后续存活，就不能把后来的重印说明、课本摘录或新版书评混入早期材料。时间一旦泄漏，模型看起来可能很聪明，其实只是提前读到了结果。这种错误尤其容易出现在不断更新的数字库里。

书评多样性也需要独立定义。不同报刊各写一篇，未必代表不同读法；同一报刊内部，也可能存在彼此冲突的解释。用什么单位判断多样性，应当预先说明。若根据本书喜欢的差异来编码，再与过手比较，竞争便不公平。

另外，引用不是总是赞成。批评某部作品也会产生引用，抄写可以出于研究反例，化用也可能带着戏仿。把这些都删除，会把过手缩成赞美；全部不分地相加，又会忽略不同方向。可以保留类型，在同一规则下检验哪些痕迹对后来存活有不同作用。

长久存活本身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无开关。重印与进入教学大纲是两种结果，可能不同步；保存在图书馆、被学者研究、在民间被口头使用，又是另外一些位置。本书的主研究选择五十年后的重印与教学采用，不表示这些结果穷尽一切文学生命。结论只能按所测范围说明。

这一连串限制不是为将来的失败提前找借口。恰恰相反，它规定了什么样的比较才允许本书说自己新增了预测。如果在合理配对、清楚时间窗和独立结

果下，过手痕迹没有增量，就按致命条款处理，不能再把看不见的深层意义搬来保护原来的经验主张。

如果有增量，也只得到相应范围内的支持。它不能单凭一条预测曲线，证明过手的全部哲学定义、人的代价与每个经典的命运。研究越具体，能说清的越具体。强度不在把结论放大，而在别人拿到相同材料与规则，也能知道哪一处可能不同意。

同一项阅读量，在不同记录办法下也可能不同。一次打开、停留到末尾、实际读懂、过几天能够再说出，是四种不同门槛。平台为了运行可以选一种门槛，但研究引用它时应当注明，不能只拿同名指标跨平台直接比较。一个数看起来精确到个位，并不意味着它的定义也同样清楚。

人次与人数也应区分。同一个读者返回多次，可能推动总阅读数，却没有增加新的接收者；几个人共读同一份文本，可能只留下一个账号的访问。若用账号数据估计人之间的过手，要说明这些不对应的情况。技术记录能够很好地服务某些任务，不代表它天然就是人的完整地图。

对于缺失记录，应保留至少几种状态：没有观察到、对方不愿提供、技术无法记录、已经确认没有该项行为。它们不能都填成零。零是一个判断，空白是一个边界；把边界当判断，模型便可能对自己的无知表现出很高的精确度。

这些要求也适用于本书将来的读者研究。为保护私人转交，允许参与者只提供有限确认，可能降低数据完整性；我们应该承担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以研究需要为由要求全部交出。一个更完整的数据库，若以取消人的选择为代价，便不能只在读数账里记成功。

◆ 五、放回日子里

阿杰在后台旁边添了一份自己的记录。它没有替代收入表，也没有给每一位读者增加任务。只是遇到愿意说明的回应，他开始记下：对方带走哪一处，怎样用，是否又交给别人。

有一条热烈评论，后来没有任何可追踪后续；有一封很短的私信，却提到读者在家里说起了书中的一个关系。他不能因为后者显得动人，就把它算成比所有点击更重要的确定证据。但他终于知道，自己的表不止一种入口。

苏老师提醒他，别把新表也写成新的命。若每次写作都先问能不能得到高过手率，他也可能只生产最容易被引用的短句，再也不愿铺开需要慢慢读的故事。记录要帮助判断，不该提前替文字决定全部形状。

阿杰把「文学性」从那张总数截图的标题里删掉，换成「本周可见记录」。这个名字没有那么气派，却更接近他实际知道的。他仍会因读者增加而高兴，也会因收入下降而担心，只是不再让这些情绪替整部作品结账。

读者看一本书的评分时，也可以做相似的停顿。是谁评的，评的是什么，是否读过，评价集中在哪些方面？在这些问题以外，还可以问自己：有没有一段准备带走？这不是用私人感觉推翻公共记录，而是使两种不同的材料不再互相抢名。

读数被放回位置以后，经典的问题才更加清楚。它不是销量曲线的另一个名字，也不是课本名分的永久保单。下一章将把三条曲线并排，只作示意，看看它们可以怎样重合，又怎样分开。

带走的话

销量、评分与重读都值得看；但一个读数知道多少，只能按它实际记录了什么来回答。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读数当本质的透明外壳，把过手总量当成过手率，也把后来结果偷带进早期预测。

本章立了什么：以跳、波、散辨认记录，并通过清楚分母、时间窗与读量相近的比较，检验过手痕迹的独立增量。

让畅销书、课本和经典站在一起时，先别急着排高低，先看各自是哪一条曲线在动。

第 23 章

经典是过出来的

经典是过出来的：过手不断，样子收不拢 ——畅销书、课本、经典三条曲线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整理书柜时，才发现自己曾经以为永远重要的几本书，已经多年没有再打开。

苏老师把书分成三摞。第一摞当年很热闹，封面还熟，内容已模糊；第二摞是课本和教参，一届届学生都曾翻过；第三摞不多，是她这些年反复拿起、也常从中选一段讲给别人的书。

阿杰说，第三摞就是经典吧。她摇头，至少不能只凭自己的书柜决定。第一摞中也许有书在别人那里一直活着；第二摞里也有她真心喜欢的；第三摞更可能只是与自己的人生合得来。

「那为什么还要分？」

「为了知道我刚才说的活，究竟指哪一种。」

他们把一本同时属于两摞的书放到中间。它卖过很多，也进过课堂，还被苏老师讲给许多人。三条路可以重叠，不能为了分类就把一本书硬切成三种命运。

本章从这三摞开始，不给书柜颁发裁判权，而是给「经典」这个熟悉的名字，重新添上需要追踪的动作。

◆ 二、三条曲线不预告输赢

畅销书、课本与经典，可以分别用三种曲线作示意：读数的起落，名分的维持，过手的接续。这里说的是构造性的读法，没有给出真实调查数据，不应被当成各类作品已经被证明的共同命运。

畅销的那条曲线，首先说明某一时期有很多人购买或阅读。它可能很快上升，也可能缓慢积累；后来可以下降，也可以持续。所谓先高后断，只是一种可能情形，不能用来宣布畅销与经典必然对立。被许多人读到，可以为后续过手提供机会，问题是机会怎样被人接成实际的路。

课本的那条曲线，先看稳定的制度位置。每一届学生都会被带到同一篇文字面前，某种名分由课程安排不断维持。这种重复不是虚假的，它提供真实的接触条件。但学生后来有没有自愿引用、讲述或化用，仍需要另外看。名分的持续不能替每一届学生完成自己的那一手。

经典的那条曲线，则按本书定义看过手是否持续。每一手的使用并不相同，却有可辨认的联系；文字不断进入新的日子，不只是留在名录里。这里的不断需要观察时窗与证据，不能把经典一词当成永远不断的保证，再用保证证明它是经典。

三条曲线可以相伴。一部书因畅销获得许多接触，后来被教师选入课堂，再由学生带到其他场合。也可以分离：一部书拥有稳定的教材位置，却在离开课堂后缺少实际接续；另一部尚未取得正式名分，却在人们之间被认真带走。哪一种情形存在，要看具体材料。

给畅销书还公道，是因为大量读者不是需要被文化优越感取消的人。他们的购买、等待与讨论，可能构成真实的文学生活。给课本还公道，是因为制度性安排能够抵抗某些作品因短期市场变化而被遗忘。给个人喜爱还公道，则是因为某些生命联系不必等全体承认，便已经在一个人那里成立。

但这三种公道都不等于替它们免除检查。市场可以放大流行，也可以快速抛弃；课本可以开门，也可以把活文字变成考试标签；个人喜爱可以深入，也可以被熟悉遮住错误。经典的研究需要看这些条件怎样支持过手，又在何处让手只剩惯性。

苏老师可以背一首，却不能据此知道它在所有人那里怎样存活。一个学院长期研究某部作品，也不能替民间、课堂与其他语言中的使用作担保。不同支路应分别记录，不能由某一条明亮的路遮住别处已经停下的地方。

这使经典不再是一个只要找到便永远有效的属性。它仍然可以被命名，可以进入制度，也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但本书要把实际接续带回这个名称，让「它是经典」后面还能够继续问：如今有哪些手，怎样改，守住了什么，接到谁那里?

一部过去很重要的作品，当前无人使用，也不必被我们粗暴地宣布历史价值为零。我们可以承认它在某段时间、某条链上有过强大作用，同时研究今天怎样才能重新打开。发生学的读法不要求把历史荣誉全部撤掉，只是不让过去的荣誉代替现在的发生。

◆ 三、真守、善推、美聚

本系列第 255 号《SDE价值发生学》已经说过真善美的完整发生。本卷只给文学中的操作定义，不在这里重写那套一般论述。

本卷的定义是：「过了多少手仍认得出是它；作者、读者、转交者之间互不吃亏；有人愿意为它付代价、把它交出去，而且一代代交出去的样子收不拢。」三个问法分别帮助我们看真守、善推、美聚。

真守，不是单说版本校得准、作者考得对。那些工作重要，却不是本卷把真安放的全部位置。这里问的是，文字经历不同的人和场合，仍有没有能够被辨认的联系。守住可以包含准确引用，也可以包含说明改写；不是要求所有人只用同一种语气。

比如，苏老师把一段讲给孩子，先保留原句，再用自己的话解释。孩子以后转述时可能不再记得每一个字，却能明确说这是从哪一段引出的意思。这与把自己的新句子挂上古人的名字，是不同的守法。前者承认变动，后者掩盖变动，不能只凭表面像不像就等同。

真守也有损失。某些转交为了让内容更好接受，删去了原作最不合当下期待的一部分。新文本可能更受欢迎，却已经使前面的手失去声音。研究不能只看它是否继续被传，还要看认得出的下限在哪里受到破坏。否则，最成功的误引也会被当作最强的真。

善推问谁在转交中承担了什么、获得了什么，有没有人的代价被隐去。作者的文字被采用，来处是否被抹掉；读者被邀请参与，是否可以拒绝；转交者花时间解释，是否只被当成免费的通道？这些问题不能由阅读量增加一项全部抵消。

「互不吃亏」也不能被理解成任何参与者都只得到好处、不付任何代价。过手本来需要代价。要分辨的是代价是否被理解与自愿承担，贡献是否被承认，责任是否被公平安排，是否有人在他人未同意时把自己的收益建立在对方

损失上。具体的法律权利需要法律判断，文学价值账则不能把人当作可以无限消耗的燃料。

一个盗用者也可能把好文字带给许多人，但这不能抹去对前手的亏欠。一位教师强迫学生公开私人感受，也可能取得很动人的课堂记录，却不能因为作品因此「活了」就把强迫当成必要条件。过手的存在与善推是否成立，应当分栏。

美聚，在本卷里看有人是否愿意为文字付出、继续交出，同时让不同的用法保有空间。这不是用讨喜程度定义美，也不是把一时流泪当成最终证据。有人愿意回来，愿意把字带进新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没有被收成一个模子，才是这里要追踪的力量。

美聚不能靠强制重复冒充。课堂上人人背过，可能提供条件；离开检查以后是否仍愿意采用，要继续看。推荐不断出现，可能使人熟悉；推送撤走以后是否还会主动返回，也需要观察。愿意的一面，只有在不必如此的地方，才更容易辨认。

三个问法不能简单相加成一个总分。真守很强，可能只形成僵硬复制；转交很热烈，可能损伤来源与选择；善意安排也可能没有任何人愿意继续。它们相互支持，却各有自己的失败方式。一个栏目亮，并不证明其他栏目都亮。

这也解释经典为什么不是只由高评分构成。经典的生活需要有东西可守，有人能继续推进，还有人愿意在新的日子里聚过来。这里的「需要」是本书提出的研究判断，不能因三个词彼此解释就算已经证明。后面仍要用分别记录的材料检查它们是否真的提供不同信息。

◆ 四、长期要由早期来冒险

本书的主预测，不是看见经典以后宣布它一定有手，而是用较早的过手痕迹，去冒险判断较晚的存活。

按克默德与姚斯的相关论述推下去，长期存活跟着读量与读法多样性走；这是本书的推论，原句及其能否支持这种操作化比较，查原文〔待核〕，不能写成他们亲自提出的计量预测。本书的不同预测是，长期存活跟着早期过手率走，两者背离时，过手率应当更有解释力。

这一步需要把前人的强处保留下来。克默德关于经典容纳持续重读及机构性注意的分析，已经让经典不只是静止对象；姚斯的接受史也已经把历史中的变化带进理解。本书不能拿一个被削弱的「读得越多必然越经典」作为他们全部思想，再宣称自己的更复杂模型获胜。

所以末章的比较应当被称为对这些思想的一种明确操作化方案，而不是终结全部文学理论的比赛。如果同样的思想还能形成更好的模型，应该允许加入比较。谁取得增量，依靠的是公开材料与预测表现，不是作者事先把对方限制在较差算法里。

早期窗口要先划定，后来结果要独立。过去被引用、被收入私人选本、被化用，可以作为过手痕迹；五十年后的重印与教学采用是后续结果。两边的材料不能重叠，不能拿今天已知的经典名册来决定当年哪些作品进入样本。

读量与过手率相近或相反的情况尤其关键。如果读量高者恰好过手也高，很难分辨哪一项多出信息。需要找到读量相近、过手痕迹不同的作品对，或在读量相近的组内比较。若样本不足，就明确收窄范围，不以几个著名例子替代比较。

主预测也不要求所有经典都具有同一种传播规模。有的链宽，有的链窄；有的公开可见，有的留下较少记录。研究所测的是资料可及范围内的预测关系。对于没有被档案留下的部分，既不能视为零，也不能想象成必然支持本书的隐藏宝藏。

如果结果没有增量，按照致命条款，本卷关于过手的相应主张要撤回，退回克默德。不能改口说读量本来就是过手，也不能把失败样本逐个排除为不是文学。一个定义若总能事后修改到只包含成功者，就不再承担经验风险。

如果有增量，也还要继续问是否稳定。换一段时期、换一种语料、换一种体裁，结果是否仍出现？过手痕迹可能只在某类短诗、某种出版条件下有用。那便把结论写在相应范围里，不把局部优势扩大成对一切文学生命的最终解释。

这些检验不会夺走人背书的理由。即使某种历史预测失败，苏老师仍可珍惜自己愿意教出的文字；阿杰仍可以认真改稿。个人实践的理由与理论的普遍预测，是两种不同责任。不能用个人感动替预测作证，也不必因预测受挫就把所有生活经验一并判空。

把它们分开，反而能使经典的讨论更诚实。我们既能够说某段字怎样在自己那里活，也能够承认自己不知道它为什么在整个历史中活。前者可以具体讲，后者需要继续研究，两边不必互相借名。

经典研究还要面对暂时沉默后的返回。一部作品在某些地方很久没有明显过手记录，后来因新的解释或材料再次被读。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归成从未活过，也不能为保住「不断」而假定空白期间必有完整的隐藏链。应该区分文献保存、潜在可接触与实际可见的过手，分别说明证据。

这种区分会给本书带来压力。若保存条件与机构性注意已经足以解释后来重生，而早期过手痕迹没有额外帮助，便应承认相应范围内前人的解释更够用。过手不是用来吞掉所有保存和重读的总名词，它只有保持与这些概念的区别，才能谈独立贡献。

同样，经典也可能在一条语言或社群的路上安静，在另一条路上很活跃。研究只看到某种出版市场，就不宜宣称作品全世界死亡。范围的限定不是降低严肃性，而是让「活在哪里、经谁的手」成为实际问题。它也提醒我们，文学生命不必只有一条中心道路，边缘的接续并不因人数少便没有分量。

所以，三条曲线是一种看问题的工具，不是三个永远不会变的书籍种类。书可以从热卖转向沉静，可以从课本走进私人的信，也可以从民间用法进入正式研究。要跟踪的是这些转移中哪一项条件改变了，而不是替每本书一次分好类别就停止观察。

◆ 五、放回日子里

苏老师把三摞书重新放回书架时，没有贴上永久标签。她只在自己准备再次拿起的几本中夹了纸条，写清这一次想交给谁、准备讲哪一处。

阿杰拿了一本当年的畅销书。原来他以为既然热度已过，就不用看了；现在想试试，里面是否仍有一段能够在今天找到下一人。他没有得到保证，读了几页便发现有些地方过时，有些却仍让他停住。

苏老师也翻到一本课本里自己多年照着讲的文章。她突然想到，也许该先听今天的学生怎样读，而不是只重复自己熟悉的导语。制度给这篇文字保留了位置，新的手还要重新工作。

这两种动作都没有制造一部即时经典。它们只是使作品的名分、读数与实际接续重新取得可以询问的距离。那距离不一定是缺陷，有时正是新的文学活动可以发生的地方。

普通读者可以从自己的书柜做同样的检查。哪本买过而未读，哪本读过却说不出带走什么，哪本没有正式名声却真的进入自己的话？答案不需要排成高低，只需要按实际情况写。下一步也不一定是多买一本书，可能是把已经接到的一段认真交给一个人。

本书所说的经典，是过手不断、每一手都不一样又都认得出的文字。这个定义在日常里可以帮助看见，在研究中仍要接受检验。它不靠名家名字或个人旧书页自动成立，更不应成为逼人必须传下去的命令。

下一章将把目光收小：一首诗、一段小说里，哪些东西更容易成为下一只手能够握住的地方？隐喻、风格与悲剧的骨架，为什么常让人既能改，又还认得出？

带走的话

经典不是只被选中的文字，而是不断有人肯接、肯改、肯守住再交出的文字；名分不能替每一手完成。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畅销、课本与经典硬分高低，把当前名分当作永久存活，也把真善美合成一个自动正确的总分。
>
> 本章立了什么：以三条示意曲线区分记录、名分与接续，再让早期过手痕迹对长期存活承担可以失败的预测。

被下一只手带走的，往往不是整本重量，而是其中一处能够被重新握住的联系。

第 24 章

隐喻、风格与悲剧

隐喻、风格与悲剧：最容易被带走的那几样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读过很长一段，后来想起的不是情节，而是其中一个比喻。

本书为阿杰构造过一句话：「他把没说完的话挂在门把手上。」它不出自现存作品。故事里，那个人准备离开，话到嘴边又收回，手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会儿。

几天后，一位读者在自己的短文里把它改成了：「我们把没说完的话留在车站长椅上。」下面有人说，这一句好像见过。读者便补上来处，说明自己借了那个把话放在物件上的办法。

阿杰有些高兴，又有些奇怪。门不见了，人物也不是原来的人，为什么仍有人认出来？他原本最想写的是那次离开，别人带走的却是让未说完的话有一个位置的方法。

苏老师说，也许被握住的不只是一个好句子，而是一种能在新日子里继续工作的联系。

本章便从这里走向隐喻、风格与悲剧。它们是不是特别适合被带走，不能凭一例说定；但它们怎样允许改变、又怎样让来路仍可辨认，值得认真拆开。

◆ 二、一个比喻怎样离开原页

隐喻能让原来不容易放在一起的东西，在一句话里产生新的联系。有关隐喻的具体理论，如莱考夫与约翰逊的相关著作及年份，查原文〔待核〕。本章不以这一条线索代替所有隐喻理论，只从过手的角度观察一个动作：别人究竟带走了什么。

阿杰那个构造句，把未说完的话与门把手联系起来。话本来没有可以挂上的重量，门把手却留住了人物即将离开又尚未离开的动作。读者不必接受某一种唯一解释，仍能感觉到，未说完与握住门之间存在一条被句子组织出的关系。

后来换成车站长椅，具体物件变了，关系也随之移动。长椅不是开门的地方，却可以是等待与告别发生的地方。如果改写仍然让未说完的话与一个离开后的空位相连，下一位读者可能认出其来路。这里守住的不是门把手三个字，而是抽象的话与具体物件相互承接的办法。

但不能因此说隐喻的外壳随便换都有效。若把同一结构套在任何物件上，只因为句式像，就不一定产生可理解的联系。把话挂在一个与场景毫无作用的名词上，也许只有新奇，没有需要。后手要做的，不只是替换名词，而是让原来那条关系在新的情境中工作。

给文本派还公道，正在这里。比喻不是单靠读者善意便能成立。词语的选择、动作的节奏、前后叙述的准备，都可能使一处联系清楚或含混。若原句没有足够的文本力量，后人未必能凭「愿意过手」把它救成好句。过手需要有可接住的材料，不是从空处制造任意文学性。

本书补充的是，材料的可能性要经过实际使用才取得后续生命。一位读者把比喻带进自己的生活，发现某一部分适合、某一部分必须改。他所做的判断使文本的关系进入新处境，也使下一人可能从中带走另一部分。隐喻不只是文本里的属性，还参与人的表达怎样被扩展。

这会产生不同类型的过手。有的人原样引用，并说明出处；有的人明确化用；有的人学到一种关系组织方式，却没有直接采用原句。三种情况不宜混成同一种引用数。最后一种尤其需要谨慎：一般性的相似写法未必有直接来源，研究者不能只因觉得像，就替作品抢占影响。

所以，判断可辨认联系，需要文本证据和来路记录共同支持。读者自己说明借用了什么，是一条线索；时间上能够接触到原文，是另一条；相似的具体关系又提供补充。任何一条单独都未必足够。不能因为想证明过手，就把所有相似比喻都画在同一条链上。

隐喻还可能在不断转交中被磨成套话。最初使人停住的联系，后来只需几个词便能被识别，新的处境却不再进入。此时，传播并没有停止，创造力却可能下降。这说明认得出与值得继续不完全相同，过手的三本账需要继续分开。

阿杰若只追求让句子容易被改，就可能写出许多适合填空的格式。它们可以带来引用，却未必给读者新的认识。要问的不是句式能复制多少次，而是每一次具体改写是否重新承担了关系。这个判断需要细读，不由数量自动完成。

◆ 三、风格让人认出怎样说

风格被模仿与戏仿时，往往显出一种奇特关系：字句已经换了，读者仍觉得像某一种声音。

具体作家的风格及其接受史，仍须文本材料支持〔待核〕。先看阿杰的一种构想中的写法：人物说完一句话，他再补一个很小的动作，使前面的话变得不那么确定。读者后来在自己的短篇里采用了相似安排，也说明受到了他的启发。

这种联系不等于照抄一个句子。被带走的是某种组织节奏、视角和信息的办法。它也不完全属于作者自我介绍中说的「我的风格」。读者从哪些作品中认出它，哪些特征反复被讲起，都会影响作者最后以什么样的风格被认识。

风格因此既可能来自作者持续的选择，也可能在后来的选取中被放大。一个作家写过许多不同类型的段落，后人只反复引用其中一种，他便被固定为只会那样说的人。这里的风格形象，不必等于作品全部实际变化。要研究回写，就应同时看被选出的与被忽略的部分。

给作者还公道，是因为长期选择确实需要功夫。句子长短、叙述距离、语气转折，不是每一回都由读者临时赋予。给读者还公道，则是因为风格要成为可辨认的公共样子，也需要有人读、比较、命名与再次使用。两种工作不可相互吞并。

戏仿更能使边界显露。有人故意把某种写法用到不相称的小事上，读者觉得好笑，正因为一方面认得，另一方面看见差异。若完全认不出，戏仿的对象便失去；若没有差异，又只是重复。它和过手的两个判据有相通之处，但相通不等于两者已被证明同一。

戏仿也可能造成亏欠。它可以是批评，可以打开被习惯遮住的结构；也可能只靠贬低具体的人取得快感。是否公平，要看引用与改写怎样处理来源、语

境与对象，不能一概用自由创作免除责任。第 35 章的善推会继续问这一部分。

AI参与风格生成之后，相似更容易成为一个显眼读数。输出具有某些被广泛辨认的句法特征，不等于它已经接住原作所面对的问题，也不等于人类使用者已经认真承担那种声音。反过来，机器提供一种陌生表达的草稿，人再选择、修改并说明，也可以成为新的一手。需要看具体做法，不按工具名称预先裁定。

本书的兴趣不在给风格宣布一个唯一主人，而在说明它怎样形成可辨认的来路。作者的长期选择、文本中的具体安排、后人反复挑取的特征以及新的改写，相互参与。风格之所以能被带走，不是因为它可以脱离一切内容，而是因为某些组织关系能够在新材料中继续起作用。

◆ 四、悲剧为什么能换一副面孔

悲剧被一代代重讲，提示过手还可以带走比一句话更大的组织关系。

亚里士多德《诗学》关于悲剧的论述，具体原句与概念范围查原文〔待核〕。不能把悲剧缩成结局死人，也不能在未经核对时让古典作品替这一概括作证。它从一个更小的问题进入：一套有关选择、行动与后果的关系，怎样能够在更换人物和场景后仍被认出?

设想一个完全构造的故事。一位守门人答应为远行者留门，却同时承担必须按时关门保护众人的职责。夜越来越深，他看到远处的灯，却不知道来的是谁。他作出选择，后果不能被简单撤回。这里没有给读者预先规定谁对谁错，而是让两种都有分量的要求，在一个实际的人那里发生冲突。

后来有人把它改成一位编辑是否保留一段会伤害某个当事人的真实叙述。人物、职业和行动都变了，仍可能保有承诺与责任不能同时轻松满足的关系。若新的讲述确有可辨认的承接，就不是只换一个外壳；它要让新的处境产生自己的难处，而不能把原来冲突机械搬过去。

这类关系为什么可能被带走？因为后手并非只要记住情节顺序，还可以借它面对新的问题：怎样在两种不能随便放弃的要求之间行动，怎样承担选择以后仍然存在的损失。故事没有替人给出万能答案，却给了人可以继续组织问题的一副骨架。

但并非所有相似冲突都来自同一作品。现实生活能够独立产生相似难题，文学传统也可能拥有广泛共享的结构。研究影响时必须保留独立形成与共同来源的可能，不能因为看见同构就自动认定一手传一手。过手需要来路，不能只靠理论上的相似。

给文本本身还公道，还在于悲剧的分量常不只由抽象骨架承担。人物被写得怎样，读者在何时得知信息，行动如何一步步失去退路，都在具体叙述中发生。同一个冲突用几句概括可以说明，却未必保留作品使人进入的经验。把骨架说清，不等于整部悲剧已被完整带走。

所以改编需要同时说明继承与新作。它可以保留某种关系，重新写人物和后果；也可以反过来质疑原来被当成必然的选择。后一种不是天然背叛，但应让读者知道正在改哪一处。若借原作名分吸引注意，却把原来关键关系全部替换而不说明，认得出的下限就需要重新检查。

本书提出隐喻、风格与悲剧是容易被带走的几样，不是已经完成统计排序。这个判断提供了一个研究方向：与只保留题目、作者名或情绪标签相比，

哪些可辨认的关系更容易进入新的表达？不同体裁、语言和媒介可能有不同答案，不能预设全体文学都由这三样统治。

还应保留不易被摘出的作品。有些经验依靠漫长铺陈，某些节奏必须完整经历，强行做成名句反而会损失要紧部分。它们可能通过整本借阅、长篇转述、共同阅读或改编获得后手，而不是通过一句可分享的口号。过手不能只偏爱短而快的单位，否则又会与自己所批评的流量逻辑合流。

三种把手也都可能失效。隐喻磨成套话，风格变成可辨认的表演，悲剧骨架变成自动催泪的套路。识别它们容易，不等于它们仍在支持新的理解。后手需要用新的处境抵抗惯性，既带走前面的关系，也重新检查那关系是否适合今天。

所以，文学创造不是从空无里写出完全没有来路的句子，也不是把前人的现成把手搬得越多越好。它可能发生在一个人接到旧关系以后，发现自己的处境使其中某一部分必须改变，又愿意说明改动与承担后果。过手在这里不只是传承，也是新表达取得来路的方式。

整段经验被带走时，读者有时说不出一个特别亮的句子，却能在后来重讲人物怎样一步步走到某个决定。这也是可研究的过手。它保留的是关系的推进，不是摘句。若我们的码表只数引用，便会天然偏爱适合截取的文体，漏掉长篇叙述与复杂人物所能提供的东西。

所以化用不应只查词语相似，还可以在明确来路的条件下记录情节组织、视角转换与行动关系。这样的编码更难，需要更清楚的说明与独立判断；困难不能成为只数最方便部分的借口，也不能使研究者凭直觉把所有影响都收进来。可检查的细化与适用范围，要一起交代。

阿杰后来问一位读者，除了那句门把手，还记得小说什么。对方讲起一段没有金句的相处：一个人几次准备道歉，都被很普通的事情打断，最后只留下一个动作。阿杰这才发现，自己以为不容易传播的铺陈，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被记住。它未必在截图上显眼，却可能进入一个人的叙述本领。

这个构造场景提醒本书，不要因为研究过手就反过来规定作品必须便于摘抄。下一只手能够带走的东西，比最容易显示在数据表上的东西多。方法要逐步追上文学，而不是把文学裁到正好适合现成的测量。

◆ 五、放回日子里

阿杰重新读那句门把手的比喻。他发现，自己最初觉得它好，是因为听起来新；读者把它放到车站以后，他才更清楚地看见，原句能工作的是未说完与离开之间的联系。

他没有因此把所有小说都改写成方便别人摘走的句子。相反，他回去补了一段人物为什么始终不开口的铺陈。若没有那段，门把手只是一个漂亮物件；有了来路，这句话才不必独自承担本来属于整场关系的重量。

苏老师看完，问他还准备保留那个比喻吗。他说保留，但不再把它当成证明自己会写的饰物。他愿意让它接受删改，也愿意听读者说根本没有必要。

对普通读者来说，可以把这一章变成一个很小的写作练习。选一处自己真被吸引的表达，不急着照抄，先说明它把哪两件事接在一起。再看换到自己的情境后，这条联系还成立吗？成立的地方保留，不成立的地方重写，并交代借来的部分。

这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成为作家，更不是鼓励把他人作品改几字据为己有。它是让接收者知道，自己带走的不只是一串漂亮字面，而是一种需要继续检验的表达关系。出处能核则核，无法确认不冒认，自己的新增也不藏起来。

文学的把手因此不只是便于传播的抓握点。它让前一段文字与后一段人生之间，有一个可以共同说明的连接。连接得越认真，后手越不必靠抹去前手才能成为自己。

现在可以带着这几样东西回到《诗经》的开场。最初作者的名字大多不可考，后来的人却在记、抄、教与使用中使文字继续。问题不再只是第一行由谁落笔，而是哪些手让那一行能够来到今天。

带走的话

最容易被带走的，不一定是最漂亮的字面，而是能进入新处境、被改了以后仍认得出的关系。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隐喻当换词游戏，把风格当作者标签，把悲剧当悲惨结局，也把相似一律当成直接传承。
>
> 本章立了什么：从隐喻的联系、风格的组织与悲剧的行动关系追踪过手，同时保留来路、改动和不易摘取的整体经验。

走到这里，再问《诗经》是谁写的，答案就不能只停在最初的姓名。

第 25 章

回到开场：《诗经》是谁写的

回到开场：《诗经》是谁写的 ——是三千年里背它、抄它、教它的那些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件做了很多年的事，直到最后一次，才听见其中有多少声音并不属于你一个人。

退休前的最后一堂课，苏老师照原定安排讲完。没有人约好要说什么，她也不愿把课堂变成送行。快下课时，一个学生问，能不能把已经学过的那段《诗经》一起背一遍。

她把书合上。前排先起，后排慢一点，有人到了停顿处仍往前赶，有人少了一个字，又被旁边的声音接回来。本书不补引那段诗的原句，具体篇目与原文查原文〔待核〕。这里写的是构造课堂里的动作，不是一项真实退休仪式的记录。

苏老师听着，忽然想起自己当学生时，老师也是这样站在旁边。有些语气她后来改过，有些停顿到今天仍不自觉沿用。学生口中的声音，又不是她那一代的整齐复制。

铃响以后，她没有再问中心思想，也没有让谁重背一次证明记牢。她看见有人把书放进包里，有人仍低声接着念。那些声音走出教室以后会去哪里，她并不知道。

这份不知道，并没有使四十年的工作变成空白。它只是让她意识到，自己交出去的不是一个由教师独自完成的结果，而是下一只手可能继续，也可能停下的一段文字。

◆ 二、开场那道题，现在怎样答

第一章问，《诗经》的多数篇章没有留下可确定的作者姓名，为什么仍然进入后人的声音？阿杰那首诗来路能够说明，读者也被打动，为什么在贯穿故事中却没有接到后续转交？

走过前面的章节，本书给出的答案是：两种情形的关键差别，不只是最初写作者可不可考，也不只是阅读时的感动强不强，而在后来有没有人实际接住、付出并继续交出。无名的诗可以靠不断的后手进入新生活；有明确发布者的诗也可能只到一次阅读为止。

这不是把两个例子直接当成一项证明。两者时代、文本、制度与接触条件都不同，不能据此计算哪个因素造成了多少差异。开场并置提出的是一种解释必须面对的问题；本书的答案仍要靠独立材料、长期回测与具体试验继续检验。

但它已经改变了我们问「谁写的」的方式。最初有谁创作，仍然值得查；后来有谁整理、选择、背诵、讲授、改写，也要进入文学的发生。没有姓名不等于没有最初作者，有后手参与也不等于最初作者的工作可以被没收。

「家父作诵」「寺人孟子」「吉甫作诵」这几处短语，使最初表达的人在文字中留下可追问的线索。相关篇名、名号与上下文仍需核对〔待核〕。本书把「诵」读成一种转交，是自己的发生学读法，不是凭短语已经完成的训诂定论。这份界限到回答开场时也不能删掉。

本卷只取《诗经》「无名作者、千年读者」这个切口。本系列《风雅颂发生学》已经另作展开，这里不重讲各类诗体，也不逐篇解释诗义。我们问的是，在姓名不齐的情况下，哪些工作使文字仍能被认出、被使用、被再次交出。

「谁在写」于是与「谁写了第一个字」拉开距离。写第一个字的人开启最初表达；后来的人在保留和改动中决定这段文字怎样进入新的时刻。本书以写来命名这种持续参与，不是给所有背诵者补发原作版权，也不是说每一次讲述都具有相同的创造分量。

具体功劳仍要具体记。创作、抄校、注解、编选、教学与转述，各自需要不同能力，承担不同责任。把它们连接起来，是为了看见文学的完整过程，不是把所有差别揉成一句大家共同写的，从此谁也不必说明自己做了什么。

所以对开场问题的回答可以既明确又留有责任：本书认为，最初的诗人只是第一手，长期使诗继续的，是后来那些肯背、肯抄、肯教、肯用自己声音再交一次的人。关于这些手的具体历史，能查到的要查，查不到的不凭理论补齐。

◆ 三、三千年不是一条没有空白的线

说《诗经》由三千年里的手继续写下来，不是声称我们已经掌握了每一年、每一次转交的完整名册。

长久的接续包含失去、重整、解释分歧与版本工作。某些环节留下书本，某些只在后来的材料里留下痕迹，还有很多已经难以追踪。把这些不确定写出来，不会削弱历史本身，反而避免让一个宏大时间长度掩盖我们实际知道多少。

本书要研究的，是可见的手如何接到可见的下一手。某个版本被采用，某种讲法进入教学，某段文字被引用或化用，都可以成为具体入口。只要来源、时间、文本关系能够说明，就不必先拥有全部链条才能开始研究。局部证据可以支持局部判断，不能被放大成全部历史的证明。

同样，今天仍有人背，不等于全部古代用法被原样保存。被保存的有些是字句，有些是可识别的关系，有些是面对文字的一种办法。后来人的生活不同，使用也会不同。认得出不能被理解成从未改变，改变也不必被理解成原作已经完全消失。

毛传、朱熹《诗集传》与课堂材料的比较，提示我们改与守可以同时发生。具体差异仍待原文核对，不在这里填上想当然的历史。但比较本身已经要求两种认真：不能只看解释换了什么，也要看为什么不同解释仍围着某段共同文字展开；不能只赞叹传承成功，也要看哪些声音在过程中被压低。

一位老师教了许多学生，学生毕业以后去向各异，便能让这件事在日常里显出。有人只记得题目，有人记得一处意象，有人仍能完整背出，有人把其中的关系化用进了自己的话。四种后续不能混成同一个背诵人数，也不能被同一条考试记录穷尽。

有些学生当时并不喜欢，后来在某个处境里重新返回。那次返回需要被看见，却不能反过来证明当年的强迫必然正确。一个结果发生在先前经验之后，不表示先前每一种安排都必要。文学教育要接受这种复杂性，不能拿某个成功后手替所有旧做法免除检查。

还有些人没有课堂经历，却从家人、朋友或其他文本接到古诗。书本制度之外也有手；但不能因此把制度的保存与教学抹掉。几条路可能互相支持，也可能各有盲处。本书不选一个最温暖的媒介当作全部文学的主人。

三千年的说法因此把作者一栏拉长，却不把它变成一个无边界集体。具体的一手仍要说明自己选了什么，守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怎样给下一人留下可以继续的入口。时间再长，也不能替这一手承担责任；传统再厚，也不能让今天的人不必亲自开口。

这里再把本卷的属性定义收回一次，以免回答开场时只剩一个动人的传承故事。

> 新属性定义：「文学性」是互动那一头显影、差异那一维收不拢而有下限、在自我界（装进一个人）与理念界（交给下一个人）之间往返的「过手不断」。与克默德的分歧只在：个人可记录的转交，在机构性注意之外有没有预测增量；和姚斯不同：读与过手可以背离，长期存活跟着过手走。和赫施的「意义／意味」、利科的诠释学对账

这一定义指向实际的往返，不是给文本另找一个深藏的固有性质。它可以帮助组织研究，仍不能由自身证明全部文学历史。若后面的比较表明过手痕迹没有独立作用，就按事先给出的撤回条款处理，不能拿「三千年」三个字把理论的失败挡在门外。

◆ 四、阿杰的诗缺的不是古老

阿杰的诗没有接到后手，并不意味着它缺一个古代作者，也不意味着只有古书能成为文学。

贯穿故事里缺的是某个具体动作：有人愿意在读过之后，为这一段字停留、辨认、承担，再交给另一个人。那个动作没有发生，来路清楚与当场高评价都不能替它发生。若后来出现了，记录就应更新，不能为了保住导论的反差而拒绝新的事实。

AI帮助写成，既不保证过手，也不取消过手。阿杰可以把生成结果直接发布，自己不再认真接住；也可以把草稿当成材料，逐句选择，删去不能承担的表达，保留想向某个人说的部分。后一种人的工作，与他是否使用工具不是同一问题。

苏老师在饭桌上问「有人背吗」，也必须接受阿杰的反问：念给外婆听，算不算一手？故事中展示成绩与认真交付可能有差别，但界线不能全由作者凭心情决定。要看是否实际接住了文字，怎样说明自己的选择，是否准备回应对方。若这些条件已经成立，就不能因这首诗被安排作反例而不予承认。

所以贯穿案例是提出问题的装置，不是一个无论如何都要被判失败的人。阿杰能够改变，苏老师也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问得太窄。她可能只认背诵，漏掉评论中的认真引用与读者自己的改写；他可能只认后台的热烈，漏掉屏幕之外尚未被记录的手。两个人都需要被具体行动修正。

这份修正不会使母题消失。它恰恰说明，过手研究的对象不是古老与新技术两支队伍，而是不同条件下人的实际工作。一个旧课堂可能只有检查，一个新社群可能有丰富接续；一本名著可能被当成身份装饰，一段网络文字也可能进入某人的关系。

所以，阿杰不需要先把诗写成像古人，才能回答外婆。他需要回到这一段，问自己究竟愿意交什么。也许重写，也许不用，也许选择只让它完成一次

短暂阅读。最后一种并非道德失败，只是不能据此宣称已经取得长期文学生命。

读者也没有替作品续命的义务。本书研究哪些行为支持文学继续，不是要求每次被感动的人都必须成为转交者。一个人可以保留私人感受，也可以忘记。正因为没有这项义务，愿意花时间的一手才需要被看见，而不能被当作阅读之后自然会有的免费环节。

◆ 五、从意义到边界，再回到人

第三编一路走过的几个问题，现在可以连成一个完整回答。

先是意义。文学从来不缺「为了什么」，但言志、载道、发愤与接受，可能分别把意义安放在某一头。过手让后来人的选择与用途不再只作附加影响，而成为需要研究的继续。后来意义不同，不必抹去最初表达，却可能改变下一次被接到的文字与作者形象。

再是动作。一个人接住文字、付出代价、用自己的声音交给别人，使写与读进入一条更长的路。不断与认得出共同限制这条路：要有后续，又不能以取消来路为代价。代价下限和变异度上限需要可说明的码表，不能只由赞美传承的热情设定。

然后是边界。被交出去的可能是整本，也可能是一章、一句或一种表达关系。后来选择使这些单位在文学生活里取得作用。原来的完整作品仍有其他意义，实际使用中的边界却需要被重新追踪。不能让全部后手都被要求携带同样重量，也不能让部分冒充全部。

下限接着出现。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解释，仍要能够指出与前文的关系。毛传、朱熹与课堂的比较，并不需要被收成一种最后正确，才能显示改与守同时存在。分歧可以留下，前手的声音也要留下。

方向则把工作重新放回人。创造不是字数，自由不是选项，幸福不是一时舒服。过手可以让新表达继续，也可能造成亏欠、僵化与压力。三本账因此分开：记录到了什么，文字怎样起作用，这一切把人的生活推向哪里。

读数的辨析使最后的经典判断不再偷借销量与名分。版本、阅读流与评价分布都要看，过手记录本身也只是一组有限读数。要说过手对长期存活有增量，便在读量相近、时间分开的材料里接受比较，不用今天已经知道的经典名单倒推自己一定正确。

最后，隐喻、风格与悲剧提示我们，人们可能带走某种能够进入新处境的关系，而不只是漂亮字面。关系之所以能够继续，要靠后手重新工作。纯粹复制可以失去创造，任意变换可以失去来路；两种危险都不因为使用了「经典」一词就自动消失。

这些问题合在一起，让开场的那一问得到发生学的回答：不是先有一件永久完成的作品，后来只有外在运输；作品在被写、被读、被选、被守住和交出的过程中，持续取得自己的文学存在。这个总体判断属于本书的理论立场，具体证据与适用范围仍要分别检验。

若一个读者只带走其中一问，也已经可以回到自己的书桌。我们不必先解决全部哲学争论，才认真交出一段文字；也不能因为日常实践有益，就把哲学与经验主张免于审查。人的这一手可以先做，理论的账仍须继续算。

「写的人只是第一手」也不等于要求写作者放弃自己的孤独。有些文字需要长时间独处才能形成，有些问题在公开以前必须保留私人探索。过手不是催人提早交稿的理由。一个人尚未准备好，便可以不交；只有正式交出的那一部分，才进入他向下一人的具体承诺。

这也使第一手与后手保持不同责任。最初作者要为自己写下的表达负责，编辑为自己的改动负责，教师为所给出的说明负责，读者为自己的转述负责。后来人不必替原作者人生的一切作担保，原作者也不能被要求承担所有脱离语境的改写。责任沿动作分开，才不会因人人参与而最后无人承担。

对一部古书尤其如此。我们今天无法要求不在场的诗人补充说明，却可以要求自己不要把猜测写成确定解释。名字不明的地方承认不明，原句没核到就不补引，自己的读法明确说是读法。这些并非写作之外的技术细节，而是今天这一手怎样守住前手的实际办法。

本书提出的整体发生，也不应被误读成所有人自动和谐。有人争论版本，有人反对教法，有人拒绝某种经典地位。冲突可能使文字重新被看见，也可能使一条路中断。研究不能只保留相互成全的时刻，而把不同意者都当成阻力。某些关键的后手，恰恰是指出此前交错了的人。

所以回答开场以后，问题并没有变轻。我们不仅要追查哪段文字被带走，还要检查怎样的改动侵吞了别人，怎样的制度把人只留在被动背诵的位置，怎样的技术把实际责任藏进漂亮结果。过手如果不能进入这些差别，就会退成又一个歌颂共同创造的宽泛说法。

苏老师最后一堂课的分量，也不只来自有人背出了诗。它还在于学生将有自己的后来，不必永远照着她的声音说。她若能承认这一点，才把后面的路交

了出去；阿杰若能在接受帮助后承担自己写出的字，也才不只是继承一份老教案，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做自己的第一手。

◆ 六、放回日子里

退休课堂散了以后，苏老师回到讲台边，把最后一份教案放进包里。学生没有都留下，她也没有逐个叮嘱必须永远记住。走廊上的声音散到不同方向，那段诗的后面从此不由她一个人安排。

故事回到今天。阿杰看着那些旧教案，问外婆愿不愿意把其中一页交给自己。他原来只是想找一点素材，现在想知道，一句同样的诗为什么能让她在不同年纪写下不同的问题。

苏老师挑了一页，没有把自己所有批注都当成应该继承的东西。她指着一处说，这里现在未必还这样讲。阿杰在旁边写了问号，准备查材料，不把问号补成外婆已经确定的答案。

这一小段接续，正好说明最初作者并没有被取消。古诗有其来路，苏老师有自己的教学，阿杰也有今天的选择。三种工作在一页纸上相遇，不必争夺唯一主人，也不能把各自的责任混在一起。

本书至此回答《诗经》那一半问题：它今天还能够被认出，并不是因为最初姓名终于全部齐了，而是有人一代代接过这段文字。把「诵」理解为转交，仍是本卷的读法、不是训诂定论；后面关于实际过手的研究，不应永远依赖这个短语才能成立。

接下来，饭桌上会出现一种新的参与者。它能够提出文字，能够评价文字，还能替读者挑选和摘要。它使写与读的许多动作变快，也让这条链第一次需要更严格地分清：哪些成本属于运行，哪些承担仍在人那里。

苏老师不用先拒绝它，阿杰也不用先替它辩护。两个人只需要把刚才那些问题一起带过去。是谁在选，谁在改，谁愿意停下来，谁把这段字交到下一人，出了错又由谁回答？新工具改变入口，不会使这些问题自然消失。

◆ 六、一条可查的手

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一句话，大意是：《诗》遭秦火而能保全，是因为它靠讽诵，不只在竹帛上〔待核：原句与篇章〕。这句话常被引来说明诗为什么没有断。本书借它只问一件事：讽诵是谁的动作？

汉代传《诗》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后来多已失传，毛诗留了下来〔待核：各家存亡的时间〕。同一部《诗》，有的师承接上了，有的断了。这给了本章一条可以去查的对照：问题不是《诗》有没有被写下来，而是哪几条师承里，有人为它付出了背、讲、传授的代价，又在认得出与改动之间守住了什么。

这条对照本书还没有做完。它需要各家师承的记录、传授次序与文本异同，哪一项都不能凭记忆补。写在这里，是要说明：前面三个短语和「诵是转交」的读法，还要靠这样的材料接受检验；三家诗的失传，也是「过手会断」的一个可以追查的反例。

带走的话

最初的诗人写下第一手，后来的人用背、抄、教与改让它继续；你接到的不只是成品，也是未完的后面。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作者可考与文学存活混成一个问题，也把古老名分或AI来源预先当成过手成败的答案。

本章立了什么：以持续的接住、付出、守住与交出回答开场，同时保留每一手的区别、未知与可以被检验的责任。

现在，第一次有一个会写会读、却不会过手的东西坐了进来。

第 四 编

AI 坐上主体位

人从来不是空手写作。口传、纸笔、印刷与编辑，都改变过文字怎样形成、怎样到达下一人。AI带来的问题，不是第一次有工具进入文学，而是它能够同时参与生成、挑选与否决，让写与读的两个入口在同一套系统中靠得更近。

这一编既写风险，也写真实增益。先追踪媒介怎样改变过手，再区分读数与生活断开、意义一角独大、长期空转，以及写读闭合却没有人的承担这些不同情形。随后进入名分、责任与回写，问谁还愿意慢下来，为一段字亲自做一手。

本编的反差是：最熟练的生成与筛选都可以被加速，文学却仍要面对一件不能由速度代办的事——一个人究竟肯把什么交给另一个人。

第 26 章

口传、笔、印刷、编辑

口传、笔、印刷、编辑： 作者从来不是一个人，每一种媒介都改了过手的方式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换了一件工具，原来最费力的工作忽然变轻，却又在另一个地方出现新的难处。

苏老师记得从前刻油印讲义：先定内容，再往蜡纸上刻。哪一处用力不稳，印出来就模糊；多印几张，字又渐渐不清，她便在发讲义时补讲。纸上是同样的内容，学生实际看清了多少，却并不一样。

后来换成打印，字整齐多了。她终于不必为每一张是否印清耗费那么多时间，却发现讲义很容易越做越厚。打印变快以后，删去哪一段反而成了新的工作。

阿杰听着笑，说外婆当年也有自己的生成工具。苏老师说，不一样，机器并没有替她决定哪些字该放进去。

「现在也可以是我决定。」他说。

她点头：「那就看你决定了什么。」

这段回忆是贯穿人物的构造经历，不替某所学校的技术史作证。它只把问题放到手边：工具减轻一种代价，是否也使人更能够承担另一种工作，不能只看工具进来了没有。

◆ 二、说出来时也在重新做

口传文学提醒我们，写在固定页面上并不是文学唯一的存在样子。

Parry与Lord的口头程式研究，尤其《故事的歌手》，讨论表演者怎样借助传统形式在演唱中重新组织叙述。该书一九六〇年的版本信息与本卷需要的具体章节，仍按原书核对〔待核〕。这里采用的是它对反复表演与重新创作之间关系的基本提醒，不把全部口头传统归成一种没有差别的机制。

先给这条研究还公道。它让我们看见，传承可以不是把已经完成的文本完整复制一次。讲述者面对实际场合，选择、组合、调整，听者也并非没有作用。每次说出的版本不同，不必因此被一概看成对某个唯一原本的损坏。

这与过手有很近的关系。讲的人接到了此前的故事和表达办法，在眼前场合用自己的声音交出；后来的人又可能接走其中一部分。这里既有传统提供的可调用材料，也有当前讲述的选择。作者的位置不一定像书页上的署名那样集中于一个最初个人。

但本书不能把口头程式理论只当成一个方便的前奏，好像它只说重复，没有说创造。前人已经把每次演唱中的重新组织讲得很深。过手若要多出什么，应当在跨媒介的代价、可辨认下限与后续预测中交账，而不是把原有发现改名后据为己有。

同样，口传不自动意味着更真实、更自由。讲述者可能受到场合、习俗与听众期待的约束，某些声音可能没有机会进入。文字记录也不自动意味着僵硬。书页可以保存原来容易失去的表达，使新的读者有机会返回。媒介之间没有一条从活到死的简单单向线。

所以研究过手不能只数留下了几份文本。面对口传材料，要关心一次讲述怎样形成，哪些部分被后来的讲述者采纳，哪些关系帮助听者认出相同来路。没有可靠记录时，不能凭今天某种相似故事就替过去补出完整传承链。

口传也使「自己的声音」不再只是比喻。语气、节奏、停顿和面对听者的选择，可能改变文字被接住的方式。后来转换成书面材料，其中某些部分会被保存，另一些可能失去。一次转写既是保留，也是一种新的选取，需要对自己留下与省略的东西负责。

阿杰用录音记灵感，也会遇到类似差别。说的时候，声音给句子带来某种意味；转成文字以后，他发现一些语气不再存在。这不证明录音比文字高，只说明媒介转换不是无损搬运。下一只手需要重新做，而不是以文件已经转换成功便宣布意义也已完整到达。

◆ 三、抄、印、编都改变了代价

纸笔与抄本，使一个人能够把暂时听到、读到的东西留在可以再次打开的地方。抄写并不只是机械动作，也可能包含选择与校正；但花了手工代价，不等于每份抄本都具有同样的理解。

有人为怕忘而抄，有人为转赠而抄，有人为完成任务而抄。字写得相同，准备进入的后续可能不同。研究若只把抄写次数算成文学热爱，就可能忽略动

作的安排。若又把所有抄写说成低级复制，则会漏掉文字得以保存与交出的实际劳动。

印刷降低了复制同一文本的某些成本，也改变了版本稳定与流通的条件。爱森斯坦相关印刷史著作的一九七九年书目线索及具体论述，查原文〔待核〕。本书不在这里重写技术起源史，只取一个与过手直接相关的问题：复制更容易以后，人的工作去了哪里？

它并不一定消失。一位教师不再需要抄出每一份，能够把更多时间用在选择、解释与回应；也可能因为可以轻易发很多材料，便把材料发完当成教学完成。工具省下的代价可以进入新的承担，也可以被更多数量吞掉。结果不是技术名称自动规定的。

读者同样如此。得到一本书更方便，可以使他接触从前无法得到的文字；但书多了，也可能只是拥有很多而没有接住多少。复制成本下降，不等于注意、理解与转交所需的代价同时归零。把后一段工作全部当作免费，便容易把文学的中间一手挤掉。

编辑更直接地参与文字形成。保留哪段、删去哪句、怎样安排阅读入口，都可能改变作品到达读者时的样子。真实的编辑史例仍须文献支持〔待核〕；下面先看一次构想中的改稿。

设想阿杰把一章交给一位编辑。编辑没有替他添更多情绪，只指出前面已经有一个动作足以承担结尾，后来那段总结反而把人物说死了。阿杰删改之后，文本可能更有余地。这一手的贡献不能简单用新增字数计算；删去也可能是工作。

反过来，编辑也可能为了适应某种读者印象，把作者最特别的表达改成常见口吻。结果更顺，却失去原来需要被认真接近的困难。这里不能只因为编辑专业便自动判善，也不能因为作者不满意便取消编辑理由。具体的字句与取舍需要被摆出来。

所以，编辑不是替作品盖章以后退出的人。他的选择可以进入版本，版本再影响后来的读者；读者回应回来，又可能改变下一次编辑判断。若只看封面一个作者名，这条形成过程容易被隐去；若因此宣布作者没有贡献，又把另一条真实工作抹掉了。

工具与中介还会改变错误怎样传播。手抄中的误字可能只留在少数抄本，一份印刷或数字文件的错误则可能被迅速复制。这不意味着规模化必然有害，而是错误检查和版本修订的责任也随之改变。过手不仅要开路，还要让后手能够知道前一版哪里错了。

现代数字文本可以保留修改历史，也可能在更新时悄悄覆盖原文。前者为研究来路提供条件，后者可能使人无法说明自己当时读的是哪一份。对文学生活来说，版本可回查不只是技术便利，也关系到作者、编辑与读者怎样各自为那一手负责。

这些变化说明，人的代价不是一成不变的手工数量。某些劳动被封装进工具，新的判断、维护与说明随之变得重要。赞美辛苦不能代替分析工具怎样支持人，崇拜方便也不能代替分析谁承担了被隐藏的工作。

◆ 四、这一回，选择也进入系统

AI使新的位置变得突出：系统不仅帮助保存与复制，还可以朝目标生成候选、比较候选、提出删改，并参与决定哪些内容到达读者。

本书把能提出、挑选、否决称作主体位。这是功能上的定义，不由它推断机器具有意识。写位与读位的具体关系，将在第 30 章展开。此处先看它与纸笔、印刷和编辑相接又不同的地方。

阿杰可以让系统提供几种结尾，这减轻了从空白页开始的困难；也可以让它比较人物动机是否连贯，帮助发现自己没有看到的断处。真实的增益在这里：不是因为机器加入，作者的表达就必然失去自己的来路，工具也可以为人打开原来难以进入的工作。

但是，候选多了以后，谁来决定哪一段值得交出去，仍是问题。若同一系统同时生成、评价并挑出「最好」的一段，输出彼此一致不一定说明文字已经接受了充分的独立检查。它可能只是用相近的偏好重复确认自己的选择。人需要知道自己依据什么接受，而不能把一连串自动肯定当成已经有人承担。

推荐入口也一样。系统可以帮助读者发现陌生作品，减少寻找成本；也可能把过去反应较好的形式不断送来，使接触范围越来越像已有记录。哪一种作用在具体使用中占多大，需要实际材料。不能因为有推荐就宣布文学被控制，也不能因为用户可以划走就认为选择从未受组织。

本书所谓新的角色，不是说此前社会没有编辑、评奖与筛选。人类机构早就提出、挑选和否决过文本。新的问题在于这些功能怎样被计算系统连续执行，并与生成同处一个回路。谁设目标，谁能改规则，谁为最终交出的字负责，不能因为功能被自动执行就不再追问。

在这个限定下，技术史的核心不是一份工具名称表，而是责任与能力怎样重新分配。纸笔帮人留下，印刷帮人复制，编辑参与选择；今天的系统可以把

候选与选择连在一起。人仍可能通过明确的判断与交付成为一手，也可能逐渐只剩批准按钮。

两种情况需要不同记录。前者应保存人为什么选、删了什么、如何核对与说明；后者应诚实显示哪些工作没有由人完成。不能只靠「人最后点过确认」就把整个表达过程归成深度参与，也不能因为人借助了强工具，就抹掉他真实的修改和责任。

苏老师从油印走到打印的经历，可以给这个问题一个小提醒：省下复制劳动以后，她曾不自觉增加讲义厚度。阿杰从自己起草走到系统辅助，也可能把省下的时间全部用于更高产量。工具有没有让文学的手更有分量，要看省下来的代价怎样被重新安排，而不只看每小时产出多少。

本书不是要求人把每一种工具已经能够做好的事重新手工做一遍。那样既不合理，也可能使注意耗在不必要的地方。它要求分清哪些工作已经可靠封装，哪些判断仍需承担，以及最终文字进入另一人生活时，谁能够回答它的来路与选择。

过手与工具因此不应被排成敌对双方。对照是：工具支持一个人接住、改好并负责交出，还是让文本在自动生成与自动分配中流动，而无人愿意为具体的这段字停下来。新一编将沿着这条区别，分别看几种风险与修复。

同一段话换一种媒介，改变的还可能是能够被看见的边界。阿杰把一段有停顿的文字放进图片，原来的换行很清楚；朋友用语音念出来，换行不见了，需要由声音承担。若只比较字词，似乎没有变化；若听实际表达，某一处犹豫可能已经变成肯定。

这是一组为说明问题构造的例子，不涉及任何真实诗作。它使我们看到，媒介并不是把同一个完成品装进不同盒子。每次转交，都可能要求人重新决定哪些线索必须保留，哪些可以换一种方式出现。

图片里的空白、声音里的停顿、纸页上的前后段落，分别提供不同的辨认条件。把图片自动识别成连续文字，再让系统朗读，可能节省许多工作，也可能把空白承担的关系省掉。此时需要检查的是具体的变化，不是先说自动化一定损害文学。

若一个人听出改变，回来调整停顿，再把版本交出去，工具仍然参与了有效过手。若没有人检查，新的形式也许照样顺畅，却已经把原来的关系改反。问题在那一手有没有真实发生，而不在用的是纸还是屏幕。

这种媒介转换还会改变接收者。原来只能看书的人之外，不便阅读屏幕的人也可能借声音进入；原来只有现场听者能接住的内容，经过记录又可以跨过距离。减轻一种代价，能够打开另一种参与，不能被笼统地写成手的退场。

所以，媒介史给过手研究的任务，不是怀念代价更大的时代，而是追踪代价怎样重新分配、辨认靠什么继续，以及新打开的入口有没有得到相应的承担。

◆ 五、放回日子里

阿杰向外婆借了一张旧讲义。他不是想证明过去的人更认真，而是想看看，同一段内容怎样被一位教师改成学生可以接住的样子。

纸上有一处手写补字，是油印不清后加的。还有一个问题被划掉，旁边换成更短的一问。苏老师说，补字是因为工具有缺处，换问法却是因为学生没有从原来的入口接到。两件事都叫修改，所改的层次并不相同。

阿杰把这个区别带回自己的系统。他不再只写「帮我优化」，而是先说明当前要检查什么：字面错误、人物关系、解释是否越过证据，还是准备交给哪一类读者。不同任务得到的建议，他也分别判断，不让一个总分替它们全部收口。

这不是一套已经证明能够提高文学质量的技巧，只是人物开始把自动帮助拆成可承担的工作。工具提供建议，他需要说明采用理由；读者提出异议，他需要能够返回原稿与修改记录，而不是只说系统当时推荐了这一版。

苏老师也愿意试新工具。她想把模糊讲义整理得清楚，却坚持将原来不确定的解释保留为不确定。机器若把犹疑润色成肯定，文字会更流畅，责任却变了。她要修正的不是技术太聪明，而是最终交出去的表达不能冒领她尚未取得的把握。

从口传到屏幕，过手一直在改变做法。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劳动，是技术的真实贡献；能否把省出的力量用来更认真地接住与交出，则还需要人和制度的安排。

下一章将看一种可能的断裂：读数明亮，文字到达很多地方，实际过手与人的生活方向却没有一起变好。这不是可以从流量高低直接判出的事，必须把几本账放在一起。

带走的话

工具一直在改变文学的代价；关键不是手工做了多少，而是省下的力量有没有回到真实的选择、修订与交付。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作者想成从来独自写作的人，也把媒介更新排成由真到假的衰落史或自动进步史。

本章立了什么：追踪口传、抄写、印刷与编辑怎样重分工作，再辨认AI生成与筛选中人的具体承担。

工具可以让字更快到达，到了以后是否还有人接着交，却是下一本账。

第 27 章

层断了

层断了：流量涨，过手与意义同时退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等了很久的好消息终于来了，你把它打开，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样高兴。

故事里，阿杰的作品月阅读量第一次超过千万。后台出现一个他从前不敢想的数，平台还配好一张分享图片：金色的字压在小说封面上。他换了几次背景，最后没有发出去。

他翻读者留言，想找一句上个月见过、这一个月又被人提起的话。留言很多，一层压着一层。他越翻越觉得每条都很热闹，也越难认出某一个人。

苏老师打电话问他晚上回不回来吃饭。他说忙，正在查数据。外婆问是不是写得更好了。他说应该是吧，读的人比从前多很多。

「你最想让人带走哪一段？」她问。

他没有马上回答。原本准备截图庆祝的一晚，变成了寻找一段自己愿意重新念出的话的一晚。

这里的数字与经历都属于虚构场景，不对应某位写作者或某个平台的真实记录。它提出的不是一个关于整个时代的统计结论，只是一道具体问题：到达更多眼睛以后，这段文字是否也走进了更长的日子？

◆ 二、热闹与往下走分开了

读数上涨，不等于文字起作用的力量也同样上涨；两者还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变化。

先还流量一个公道。一个过去没有机会发表的人，终于有人读；一个小地方的故事，终于离开熟人圈子；一本印得很少的书，借助屏幕得到新的读者。这些机会不能因为数字看起来冷冰冰就被取消。没有到达，接住和交出常常更无从谈起。

阿杰也不是凭空依赖后台。他靠写作支付房租，读者的等待关系到下一次收入。有人看、有回应，使他知道自己的劳动没有完全落在空处。把这样的希望说成庸俗，既不了解写作者的生活，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新的媒介能吸引那么多人开始写。

但到达只完成了一件事。一段文字经过屏幕进入眼睛，是否被记住、辨认、化用进自己的话，再交给别人，还需要另一串动作。平台把前一件事统计得越来越及时，并不会使后一串动作自动完成。

设想阿杰在两段时期采用不同写法。前一段，他保留人物说不清的犹豫，读者在评论里争论，后来有人用那段话解释自己的选择。后一段，他把犹豫改成更直接的情绪句，更多人迅速留言，却较少有人在后来的场合再次使用它。这个设想展示一种可能，不是已观察到的普遍变化。

变化的关键不只是长句变短、慢变快。短句同样可以被认真带走，长篇同样可以被匆匆丢下。需要问的是，改写以后留下了哪些可再用的关系，读者有没有机会把当场反应组织成自己的下一句话。

倘若越来越多的接触伴随着越来越少的可辨认转交，我们才开始看见两层之间的裂缝。还不能立即宣判，因为没有被记录的转交可能在别处。读者把一句话说给家里人，后台未必知道；作者看不见，并不等于没有发生。

所以「层断了」首先是一项需要材料支持的判断，不是一种面对手机的情绪。它需要同时检查读数怎样变化、过手怎样变化，以及人的写作与阅读生活往哪里去。只查到第一项，后两项空白，应当写不知道，而不是用空白代替衰退。

有时，读数的增加只是因为入口变了。一本书被放到更显眼的位置，第一次接触的人迅速增多。这些新读者尚没有足够时间交出什么。把他们与已经读了多年的旧读者放在同一张比例表上，马上断言过手下降，可能只是把新来的时间不足算成文学的失败。

有时，过手的样子变了。过去是抄本，后来是带着说明的语音，再后来是某种共同改写。若只认原来那种动作，新的手会从统计中消失。方法不能一边要求看见中间的行为，一边只准中间行为穿自己熟悉的衣服。

但另一些时候，裂缝确实可能形成。页面安排催人立刻离开，作者不断压缩需要停顿的部分，评价只奖励即时刺激，读者逐渐失去带着文字做另一件事的机会。每一处看起来都只是在提速，合起来却可能使文字只被经过，不再经过一个愿意继续负责的人。

这时，问题不是屏幕天然坏，而是动作之间的接续被改变了。只要求作者写得更动人，不改接续条件，未必能补上缺口；只要求读者自律，也可能把安排造成的难处全部推给一个疲倦的人。

◆ 三、怎样才算真的断开

层断裂有三个同时需要的条件：读数在上升，价值与意义却都在退。不能只看其中一个，便把其余两个补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价值这一层，在文学里要看经过几只手还能不能认得出，交接中的人是否受到不必要的损害，有没有人愿意继续交，而且不是被要求全部交成同一种。意义这一层，则问这些行动是否支持新的表达、自己的选择，以及人在生活中更能安放自己。

两层有关，却不能使用完全相同的一笔记录。若用「交出去几次」同时证明价值增加和意义增加，三本账又被合成了一本。一个人可以转交很多，却是为了完成强制任务；也可以只交出一回，这一回却改变了他表达某段经历的可能。

所以，在阿杰的记录中，过手可以写谁把哪一段交给谁、改了什么、相隔多久；意义则要另记写作者与接受者为何行动，是否还有拒绝与修改的余地，表达有没有支持他们处理一个实际问题。后者不能只由作者替所有读者宣布。

比较还要有时间。今天的短暂疲倦，与长时间只剩产量，不是同一种情况。一本书刚发布时热闹，后来安静，也不自动表示退化。热闹退去以后，少数人可能开始认真使用；以总量下降判定一切下降，会漏掉这一种成熟。

可以先选一段明确的观察期，把同一类记录连续留下。此处不替研究预定长短，只说明时间窗应在判断之前确定。前期与后期的材料要尽量可比，不能前期问最忠实的读者，后期只看偶然路过的人。

还要分清总次数与人的比例。到达人数增加，转交总次数也许增加，而每位读者发生转交的可能下降；反过来，总读量减少，留下的读者却更常带走文字。两种情形都值得讨论，不能只挑对自己结论有利的一栏。

这些区分不会使日常读者必须学会复杂统计。它们只是提醒：说一本书「越来越活」，至少要说活在哪里；说「越来越空」，也要说明空掉了什么。一个形容词不能把不同的变化一并结账。

本书把几种危机分开记录。判定时，先检查是否属于后面第 29 章要说的「无手之文」；排除这一种以后，再查读数上升而另两层同时退的层断裂。此处没有足够信息，就保留未定，不为了表格整齐勉强归类。

若读数没有上升，却是某一方面被推到极端，挤掉另外两方面，则留到下一章。若几方面都没有明显增长，整套行动只因不敢停而反复，则还需要讨论长期空转。章节介绍的次序，与实际诊断的次序，不是同一回事。

这种顺序是本书为避免重复计数而采用的规则，不是说真实生活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多个问题。同一位写作者在不同阶段可以经历不同情形。同一平台的不同活动，也可能分别需要不同判断。记录时先划清讨论的是哪一段、哪一种活动，才有可能让规则发挥作用。

一个常见误判，是把「我不喜欢这种文字」当成层断裂。苏老师不喜欢某种网络用语，不代表使用那些话的人没有过手。阿杰觉得古诗课沉闷，也不代表每位学员的课后生活都停在教室里。两人都需要走到自己评价以外，看看别人实际做了什么。

另一个误判，是把后续行为越多当成越好。不断提醒读者转发，可能使转发增加，却损伤自愿；要求学生公开私人感受，可能获得精彩分享，却使本来应受保护的部分被迫暴露。修补层断裂，不能靠制造另一种亏损来完成。

◆ 四、不要用新数字再绑一次

看见裂缝之后，最容易做的事，是立刻增加一个考核数字。原来考点击，现在考过手率，看起来换了方向，实际也可能只换了鞭子。

阿杰一开始正是这样想。他准备在每章末尾加一句请读者摘抄，参加活动可以得到额外内容。苏老师没有马上反对，只问：这样得到的摘抄，是因为文字值得带走，还是因为奖励值得拿到？

两种理由可以同时存在。奖励帮助人开始尝试，不必被一概否定。可是若观察目的在于判断自愿的下一手，就要把有奖励的行动与没有奖励的行动分别记录。不能先用奖励制造行为，再宣布文字自己产生了同样强的吸引。

他后来设想的另一种改变更小。某些章节留出可以独立阅读的一段，不在末尾逼人立刻表态；允许读者保存原文与自己的改写，也允许只在私人本子里保存。他不替平台宣布已经建立新功能，只把它当作自己能够尝试的编辑安排。

这种安排也要付代价。留出停顿，可能使即时追读没有那么漂亮；解释来处，要占掉原来可以用来刺激情绪的空间；允许人拒绝展示，作者得到的可见反馈可能更少。不能一面要求真实的过手，一面又要求每一手都立刻变成供自己宣传的材料。

苏老师面对的难处相似。她若只查背得对不对，容易得到整齐的课堂。若问学生愿意把哪一段交给谁，就要接住不整齐的回答：有人想不到，有人不愿说，有人选的不是她最看重的一段。她必须决定，自己能否容许这些差别而不立即扣回标准答案。

更值得注意的是接收者。一个学生愿意念给家里人听，不表示家里人任何时刻都应该听。阿杰愿意发送一段，也不表示朋友必须接着转发。过手若让下一人没有退出的余地，便损伤了自己声称要保存的自由。

所以修补不在于催出更多动作，而在于让一次动作能够完整。文字可以被辨认，来处可以被说明，接的人有选择，改的人知道自己改了哪里，作者也愿意听见不合期待的回话。完整不等于缓慢到无法生活，而是没有为了一个读数把其余工作偷偷省掉。

还要留下失败的可能。阿杰认真改过的一段，也许仍没有人带走。原因可以是文字不够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时机不对，也可以暂时不明。不能把每次没有后续都解释成读者还没有学会过手，否则方法又会成为保护作者自尊的装置。

一位读者拒绝转交，可能是在认真保护文字。她觉得自己还没懂，不愿用一段听起来漂亮的话替别人发言。这样的停顿，在短期记录里像没有增长，却可能避免一次误传。善推并不要求所有内容不停地流动，有些地方停一下，才使下一步可以负责。

相反，迅速带走也可能很好。一句话正好帮助两个人把误会说清，接的人已有足够经验，未必需要长时间抄写。研究代价并不是崇拜慢。我们关心有没有真实的辨认与承担，而不是把耗时当成可以独立兑换文学性的货币。

本书因此不以一个新数字拯救所有旧数字。它要求把被数字合并的行为重新拆开，看每一处怎样连接。连接改善以后，读数可能上升，也可能暂时下降；无论怎样，都要分别报告，不把有利的一面拿来替全部作证。

至于整个阅读社会是否出现这种层断裂，需要有来源、范围与可重复测量的调查。相关阅读调查与网文行业材料在本卷仍列为〔待核〕。在没有这些材料以前，本章只提出可识别的机制与构造场景，不把阿杰的一夜扩大为所有读者的时代命运。

还可以把阿杰的两个时期放在同一张虚构工作记录中看。前期读者较少，很多人已跟随故事很久；后期得到推荐，新读者迅速增加。若前期一部分老读者会化用，后期大量新读者暂时不会，整体比例下降并不必然是任何一个老读者退了。

要知道改变了什么，可以分别追踪原来的读者与新来的读者。老读者是否减少了后续使用，新读者是否只是尚未到达熟悉的阶段，推荐结束以后又怎样。这样才能把人群组成变化，与同一群人的行动改变分开。

再看作者。后期更多即时回应可能使阿杰缩短句子，但缩短究竟让文字更容易被接住，还是只让页面更容易滑过去，需要另看内容与后续。把「句子短了」直接写成层断裂，也是在用形式读数代替文学判断。

一位新读者可能正因为句子简明，第一次敢把自己的感受讲给朋友；另一位老读者则可能因为人物变薄而离开。两种后果可以同在，研究要保留分组差别，而不是选一位符合自己期待的人代表全部。

修复于是需要选定对象。如果困难主要在新读者没有入口，补清前文也许有用；如果困难在老读者认为人物失真，就要回到写法；若困难在缺少可实际

转交的形式，则可能需要调整呈现。没有这一步辨认，任何「加强过手」的口号都太宽。

这种分组也不能无限细到每个反例都被解释成另一个小群。组别应有事先说明的理由，样本不足就承认不足。把结果拆得越碎，不一定越接近真实，也可能只是在寻找永远可以保住的那一点成功。

本书需要的是能够被后续材料改变的诊断，而不是一套无论人怎样读、文字怎样变，都能宣称层已经断开的批评。

◆ 五、放回日子里

那晚，阿杰最后发出去的不是金色数据图。他从连载里选了一小段，发给一个曾认真指出他人物说话太满的读者，问对方愿不愿意看看，这次是不是还把话说死了。

过了很久，对方回了几句。其中一句说，末尾删去解释以后，反而能听见那个人在犹豫。

阿杰看完，没有立即把这句回复截图当成表扬。他先把原稿与修改稿放到一起，重新念了一遍。他仍需要读者，也仍关心收入，只是这一回，回声没有马上被塞进庆祝的一栏。

苏老师在另一边整理第二天要讲的材料。她把原来写着「全班背熟」的地方画了一道细线，旁边添了一个问题：这段话离开课堂以后，能去哪里？她没有要求每个人必须给出同样答案，也没有因此取消需要认真记住的部分。

两个人的做法都很小，不能算本书已经完成了修复试验。阿杰收到一条细致回复，不足以证明新写法比旧写法好；苏老师改一个问题，也不保证学生的下一手会发生。这里只能说，他们开始寻找原来没有记录的接续。

阿杰仍把那张金色图片保存在手机里。他不必为获得更多读者羞愧。只是下一次拿出来时，他希望自己还能够说出另一件事：哪一段文字到了谁那里，后来又怎样走了一步。

外婆最后问他，晚上到底吃没吃饭。他这才看见桌边那碗已经结起一层薄皮的面。文字有后续，人也要有今天。下一章要谈的，正是一个人怎样被每天必须继续写的目标，逐渐推到没有停顿的位置。

带走的话

读数涨了，还要看文字怎样往下走；别用一个更漂亮的数字，遮住正在断开的那一手。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到达更多眼睛直接当成文学力量与意义同步增长，也把没有可见记录误判为没有过手。
>
> 本章立了什么：读数、价值、意义分别追踪；先划清观察对象与时间，再判断是否真的层断裂。

第 28 章

一角独大与目标空转

一角独大与目标空转：网文日更内卷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今天该做的已经做完，明天的任务却提前到了眼前。你不敢合上电脑，因为一合上，欠下的仿佛就会更多。

凌晨三点，阿杰刚补完当天的最后一段。评论区有人催下一章，有人猜结局，还有人留下一句，看得正起劲，怎么就停了。

他望着那句催更，既高兴，又有一点发紧。有人等后文，当然是好事，可他已困得读不清刚写的句子。水杯轻轻碰到键盘，他一惊，以为又来了一条消息。

他打开AI，把人物设定和前面的情节放进去，要它补出明天的开头。文字很快出现，比他此刻能写出的整齐。他挑了一段，忽然发现这个人物在昨天刚说过几乎相反的话。

他想改，又担心一改就得把后面全改。天快亮了，外婆说过早上来拿东西。他把窗帘拉上，先让屏幕继续亮着。

这一夜不能代表所有网文写作者。它只让阿杰的「天天在创造」停在一个问题前：今天写出的更多，究竟把谁带到了哪里？

◆ 二、把创造认成产量之后

一角独大，是一方面被持续推高，另外两方面却在同一过程中被压低。文学里最容易发生的误认，是把产量当成创造，然后把失去选择与快乐当成创造必须缴纳的费用。

第 21 章说过，没有自由的创造是苦役，没有创造的自由是空转，没有创造与自由的幸福是麻醉。这里不再把三句话当抽象格言，而要看它们怎样进入阿杰一天的工作。

每天有明确的字数，可以帮助一个写作者坐下来。想法不可能总在最好的心情中出现，规律的工作也不等于僵硬。阿杰有过等待灵感等到什么都没写的日子，正是稳定的更新安排，使他不再只在脑中想象自己会成为作家。

先还这种安排一个公道。写作要有行动，长篇需要连续，读者付出了时间，也有理由期待故事不会被作者随意丢弃。把所有进度要求都说成压迫，会漏掉承诺对于共同阅读的重要性。

问题在于，字数本来只记录写了多少，后来却可能被用来回答有没有创造。一个人物的关系被重新想清，可能只改动几行；一个关键的错误被删掉，稿子甚至变短。若这些工作在账上都算后退，写作者就会慢慢学会只做能够增加长度的事。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产量式的「创造」是被换掉的创造，不是创造已经得到证明。引号不能丢：我们描述的是制度或作者怎样误认，不把读数上升直接当成意义的一角已经上升。要判断一角独大，还得独立确认新的表达确实增加，而不是只有页面变长。

例如，阿杰不断尝试新情节，读者也从中得到新的理解，这可以算创造方面有具体变化；与此同时，他不能拒绝任何更新要求，生活只剩赶稿，原来珍惜的人物变成催促自己的负担。此时才有理由讨论一方面的增长是否伴随另两方面的损失。

若新表达也没有增加，只是熟悉桥段反复拼装，那么情况不同。它可能更接近目标空转：动作很多，方向没有往前。把两种问题分开，是为了不让「至少我仍在创造」成为作者不再检查内容的安慰。

自由也不是想写就写、不想写就走。签下承诺以后，选择还包括怎样安排、怎样修改、怎样与读者说明变化。一个人承担限制，并不因此没有自由。需要追问的是，他是否仍有实际可行的调整途径，还是每条路都被同一个目标封住。

幸福也不能只用写完当晚高不高兴来量。写一段困难的文字可能令人疲倦，却使作者更能面对自己的问题；一次轻松的拼接可能立刻得到掌声，却使他逐渐不愿再看自己的作品。苦与乐的当场读数，不足以代替人在一段生活中是否能够安放自己。

所以一角独大并不等于用力过猛的性格缺点。它常发生在工作、评价与生计的共同安排中。只叫阿杰学会放松，而不管停下来意味着失去什么，容易把一个需要共同修改的问题缩成个人修养。

他需要的也不是别人替他规定一种正确的慢生活。有人确实适合高强度连载，并在这种节奏中得到创造与自由。要看的是具体的人、具体的作品、具体的后果，而不是预先用每天多少字划出健康与不健康的边界。

◆ 三、目标为什么会自己转

目标空转的特别之处，是起初帮助人行动的要求，后来不再需要原来的理由，仍然能够推动人继续。

阿杰最初日更，是想把一个人物的一生写完。后来日更，是因为读者已经习惯每天见到新章。再后来，哪怕人物已经没有新的地方可去，哪怕读者也说情节拖慢，他仍然不敢停。停止本身成了最大的恐惧，至于继续为了什么，反而排在后面。

这个变化不能只凭作者一句累了来判断。人会有低潮，作品也会经过需要耐心的中段。值得记录的是，连续调整是否都只服务于维持目标本身，而不再改善文字与人的实际关系。

譬如，读者说人物的选择不可信，阿杰没有回到人物处境，而是把悬念加得更密；读者说前面忘了，他没有整理前因，而是再加一段刺激；自己发现需要重写，他却只想怎样用更多字盖过去。修正没有返回问题，只是在帮助机器般的日程继续运转。

这里的机器是比方，不是说AI一定导致空转。没有AI的时代，写作者也会被名声、交稿与期待推着走。新的工具可能减轻劳动，也可能把原来勉强能够维持的速度提高到更难停下的位置。工具究竟起了哪一种作用，需要看它进入之后哪项工作被腾出、哪项要求又填进来。

还有读者一边。一天很累，打开连载，刷完以后暂时不用再想，当然有它的价值。轻松阅读不必为没有高深收获辩护。但如果一个人已经不再喜欢，仍因害怕错过而不断刷新，刷新本身便可能替代了阅读的理由。

本书不把这种状态都叫躺平，更不拿它给读者判人格。它只在一项明确活动中辨认：看的人还有没有选择怎样读，能否停下，能否把某一段带进自己关心的问题。读者不是作者延续文学的义务承担者，他可以离开，离开也可能是结束空转的一种行动。

一角独大与目标空转因此不应混记。前者关注不同意义方向之间的不均衡，后者关注行动与理由之间长时间失去联系。在本书的顺序规则中，先查前一种明确的不均衡，不能满足，才继续查后一种慢性状况。两者可以在时间上相继出现，却不在同一条记录里重复领分。

如果阿杰的生活同时涉及多个项目，也应分别看。一篇为收入而写的短稿，不必承担全部创造愿望；一部长期作品可以慢慢准备。用其中一项任务的局部目的，概括一个人的全部意义，也是一种粗糙的归属。

更实际的问题，是两种工作是否能够互相支持。收入任务替长期写作提供条件，可能是合理安排；收入任务把所有注意力耗尽，长期作品只剩一个越来越遥远的许诺，则要重新算。这里没有可以替每位作者填好的比例，只有他与相关的人必须面对的真实代价。

苏老师听到这里，也想到自己的教案。她有几年不断增加练习，觉得多一道就多一点保险。后来发现，某些题目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准备充分，未必帮助学生开口。她不能因此把练习全删掉，却需要分清哪些是学生的需要，哪些只是老师害怕停下的痕迹。

这一点让她不再只把阿杰的困境当年轻人的急躁。她也曾把完成视为目的，只是当年的读数不是日更字数，而是一沓越来越厚的备课纸。空转可以换媒介，不能因此被误认成某个年代独有的毛病。

◆ 四、先承认它养活了人

讨论订阅制与日更，必须先承认它们可能给写作者提供真实的生计，也给原来没有正式名分的文字提供持续被接住的地方。

第 14 章已经把二〇〇三年网文订阅制作为待核的历史线索，具体平台、时间与后续写法变化仍需核对。这里不补写未经确认的行业人数、收入比例或平台规定〔待核〕。我们讨论的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交换：读者愿意付费等待，作者因此获得继续写的条件。

这样的交换不能被简单看成文学向市场投降。没有收入，有些人的写作根本无法继续；有了稳定的读者，原来被排在正式评价之外的题材也可能成长。名分未到，人的手先到了，这正是后面「名传错相」要容纳的一面。

读者社群也不只是催更。有人整理人物关系，有人替新读者解释前文，有人指出细节矛盾，有人把一个情节讲给朋友。这些活动可能有代价与辨认，也可能形成新的过手。不能因为发生在商业平台，就预先把它们降成纯消费。

同样，作者收费不是对过手的损伤。一个人为文字投入劳动，要求合理回报，与另一个人愿意将它带进自己的日子，并不冲突。需要辨认的是，付费买到了怎样的承诺，转交越过了哪些边界，谁的劳动在这个过程中被省略了。

所以修复不能只叫作者少写、读者少催。更具体的做法，是把承诺写清。阿杰可以说明更新安排，也说明遇到需要重写的重要问题时怎样处理；读者可以据此选择是否继续，而不是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被迫等待。

他还可以给不同工作留下不同的位置。构思、改稿、核对与连续发表不必都被同一个日更数字吞掉。为一个人物删掉不可信的情节，应当能够被他自己记录为有效工作，而不是因为没有新增字数就算当天失败。

这些安排不保证收入不变。一次减速可能使部分读者离开，另一些读者可能理解，也可能根本没有注意。诚实的讨论要容纳这些代价，不能把重新安排描述成既不损失任何东西、又能立即获得更高质量的秘方。

对于读者，重要的是保持可以选择的关系。他可以等待，也可以不等；可以批评，也可以不参与作者的生活管理。把「真正的读者应当理解一切」当成新的要求，与把「付过钱的读者有权决定一切」一样，都把另一方的边界抹掉了。

阿杰提出过一个小计划：把每天必须发布的部分，与可以慢慢修改的一段分开。他不是要开两部新书，而是想在同一个故事中承认两种时间。有些情节需要连贯推进，有些句子需要回来再想。允许修订留下来处，也许比假装每次发布都是最后定稿更诚实。

苏老师问，那会不会让读者觉得你不可靠。他说，若不说明，偷偷改了才更不可靠。两人都没有现成答案。他们只能把说明、保留旧稿、标清改动作为一种可能的做法，而不是宣布读者一定会赞成。

这里涉及的，正是过手中的真与善。修改后仍认得出故事怎样一路走来，相关的人知道自己接到的是什么，作者不靠隐藏改动取得虚假的完整，读者也不把所有变化都当成背叛。这样的工作可能需要时间，却不是多余的拖延。

再往前一步，写作者还可以重新辨认自己最愿意承担的那一段。不是每句都必须成为名句，也不是每章都要催出眼泪。某个朴素场景把人物安放好，某段对话没有把别人说扁，这些未必立刻增加流量，却可能让后来的手更有东西可接。

过手于是提供另一种工作问题：不只问今天交够多少，还问今天交出去的东西是否能够被自己重新读、是否愿意解释其中的选择。它不取消效率，而是使效率重新知道服务于哪一件事。

阿杰还试着把一次看似失败的工作拆开。他某天没有写出新章，却核清前文一个人物知道消息的时间，删去了后来不可能成立的追问。更新表上没有增长，故事内部却少了一处必须靠读者替他忽略的矛盾。

若这类工作长期没有位置，他就会学会将问题留给未来。未来再用解释补前文，解释增加字数，又被算成勤奋。一个原本可以通过删改解决的问题，便在产量奖赏中越积越大。这不是某个作者品格差，而是有效工作与被奖励工作脱开了。

所以除了更新记录，他可以为关键修订另留一行：发现了什么问题，删除或重排以后怎样改变理解。无需把所有修改都展示给读者，却要让自己知道，今天并非只有新增字数才算工作。

读者的期待也可以更具体。与其笼统承诺永不停更，不如在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说明进度与修订安排。承诺越清楚，双方越能讨论变化；用热情代替具体条件，往往在压力出现时最难处理。

当然，清楚安排不保证所有人留下。有些读者需要稳定的日常陪伴，有些愿意等待修改，各自都有理由。作者可以选择服务哪一种关系，但不宜先答应全部，后来再责怪其中一部分不理解文学。

一份比较成熟的写作生活，并非永远不受外界影响，而是能够区分哪些要求自己愿意接，哪些需要协商，哪些必须拒绝。自由在这里不是一张没有任务的白纸，而是任务之间仍有真实的判断位置。

这才使停止不必等于失败，继续也不必等于负责。两种动作都要返回同一件事：当前这样做，是否仍然支持这段文字与相关的人往下走。

◆ 五、放回日子里

那天早上，苏老师没有让阿杰马上停更。她先叫他睡一会儿，把要取的东西放在门边，走的时候轻轻关了门。

阿杰醒来以后，发现桌上留着一张纸。外婆没有写道理，只列出他前一天说过的三个问题：人物为什么改主意；那一段到底要不要；给读者的说明怎样写。

三件事都不能用多写一千字直接解决。

他先处理人物的改主意。把前文重新打开后，他发现并不需要推翻全部内容，只要承认这个人已经听见一条新消息。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而是自己太急，想让人物在没有经过那一步的情况下直接到达结果。

他把那一步补出来，又删去后面用来解释的两段。总字数没有因此更漂亮。他读完，却第一次愿意把这一章念给外婆听，而不先告诉她今天更新了多少。

这不是一个从此摆脱压力的结局。当天夜里仍有人催更，稿费仍然关系到生活，下一章也仍要写。改变只在于，他开始把能够使故事继续的工作，与只能使数字继续的工作分开。

苏老师也翻了自己的讲义。她删掉一道意思相近的练习，把省下来的位置留给学生各自解释同一句话。她没有因为少了一题就立刻成为更好的老师，只是承认，准备得更多不必然等于交得更好。

两个人的慢，都不是离开责任。阿杰要更清楚地向读者说明，苏老师要更认真地听不同的回答。省下来的机械劳动若被真实的辨认接住，工具与安排才可能让人获得新的余地；若只是把任务再塞满，轻松很快又会消失。

到了晚上，阿杰没有关掉AI。他仍用它比较开头、寻找自己漏掉的矛盾。只是有一个步骤不再急着跳过：选中的句子，他要自己重新读一遍，问愿不愿意把它当作今天交出的文字。

下一章的问题因此更加尖锐。如果从写出、挑选、推送直到阅读，所有可见动作都顺利完成，却始终没有人做这一步，也没有人继续转交，那个完整得令人放心的回路，究竟缺了什么？

带走的话

天天有新字，不等于天天有新表达；目标若不再回答为了什么，继续本身也会把人困住。

> 小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产量自动算成创造，把被迫不停算成负责，把所有商业连载都算成文学退化。
>
> 本章立了什么：分别检查真实的新表达、选择与生活方向；承认生计与承诺，再让日程重新服务于文字的下一步。

第 29 章

无手之文

无手之文：AI 新型危机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段话刚刚使你难过，手指却已经划到了下一段。情绪还没有散，文字已经找不到了。

回到故事中的后台，大部分读者是从推荐入口来到这一章的。他们读完、留言，继续往下走。页面用几条整齐的线标出去向，阿杰看着，觉得每条线都在说：一切进行得很好。

他把诗念给苏老师听时，还带着那些线给予的信心。现在，他把屏幕关掉，试着回想那首诗怎样开始，竟先想起了读者说「哭了」的那句评论。

他不愿承认评论比诗更容易记住。于是又把诗打开，从头读。这一次没有急着查谁夸了它。他发现自己曾删掉的一段，正好交代了人物为什么会说最后那句话。

外婆没有说机器写得不好。她只把一张白纸推过来，叫他把最想留下的意思写给她看。阿杰拿起笔，停了很久。

故事把问题留在这一停里：写出来、推到眼前、被读过，已经完成一个回路；但回路完成，是否等于有一个人接住这段字、愿意以自己的声音继续交出？

◆ 二、回路闭合了，手在哪里

本书为这一种现象保留一个明确名称。

新现象一：「无手之文」——AI 写、AI 推、读者读，回路闭合，却没有一只为这段文字付代价的手；前人已有「模型崩溃」（Shumailov 2024）与推荐反馈环，本卷多出的是：读者被打动和文字被过手是两件事，前者不保证后者

这个名称不是对机器写作的总判决。它所指的是一种具体安排：生成、推荐、阅读都能继续，却没有达到本书过手判据的人。只要其中有人真实地辨认、修改、承担并转交，便不能因为开头用过AI，仍把整段活动归成同一种无手。

「没有手」也不是说没有人体接触设备。有人输入提示，有人按发送，有人给评分，这些动作都实在发生过。问题是，哪些动作对准了这一段文字，是否付出了能够说明的代价，是否使它以可辨认的方式进入下一人的日子。

阿杰付过订阅费，平台消耗了计算资源，服务器也需要维护。这些都是真实成本，不能被我们一句「机器没有代价」抹去。但它们与某个人为这一段话作出的辨认和承担，不是同一个对象。不能把总电费平摊到每段输出，就宣布每段文字都有了一位愿意负责的转交者。

同样，人的动作也不能只凭名称通关。手写的字可能只是被要求机械誊抄，亲口念出的文字可能没有任何理解，转发可能只是借它获得奖励。纸、笔、声音不自动担保过手；机器参与也不自动取消过手。判据要落在动作与这段文字之间的关系上。

本书用「无手之文」指出的缺口，是读的完成不保证交的开始。一个人可以真实地被打动，然后离开；他没有义务继续。对个人而言，这次阅读可以已经有意义。对文字的长期生命而言，后续仍是未完成的另一件事。

所以我们不会批评流泪的人没有认真阅读。那一刻的感受不需要由下一次转交批准。研究要区分两件事，不能把第一件事贬低成假的，才让第二件事显得重要。恰恰因为被打动可以是真的、而后续仍可能没有，问题才有力量。

也不要从一次没有后续，推出文字永远不会得到下一手。今天的阅读可能在很久以后才被使用，眼下没有被观察到也可能只是调查没有碰到。无手的判断必须附带观察范围与时间，不是给作品盖一枚永不撤销的印章。

在阿杰的贯穿故事里，「没人抄给谁」是一项被设定的情形，不是后台已经证明的事实。真实研究要覆盖屏幕外的背诵、转述、引用和化用。若某位读者在私下完成了一次认真转交，即使没有留下平台记录，也应当改变我们对这一案例的判断。

还有一个更近的难点：阿杰自己念给外婆听，算不算一手？不能为了保存故事的反差而规定不算。若他认真读过、辨认过、愿意承担，并按可辨认的方式交出，这一手就应按同一规则记录。若当时只是展示几条称赞，尚未接住诗的具体部分，则需要把两种动作分开。

这样的边界会使故事不如一句口号整齐，却使研究更可信。一个理论若只承认对自己有利的手，便已经违背了「代价与下限可以编码」的要求。手在哪里，要由行为材料说明，不能由作者为了论证需要临时分配。

◆ 三、分不出作者，还不够

已经有研究把人类诗作与AI生成诗作交给读者比较。它们提供了重要的起点，却没有替本书完成过手检验。

Porter与Machery发表于二〇二四年《Scientific Reports》的研究，使用特定诗歌材料与非专业读者。结果涉及来源辨别、文本评价及作者标签影响；它并未追踪七天后的背诵、主动转交或长期存活。[研1] 从这些实验不能推出所有AI诗都优于人类诗，也不能推出读者的文学经验没有作用。

本书在这个起点上提出的分歧预测如下。

> 短期上，Porter 与 Machery（2024）测到：读者分不出 AI 诗、不知情时给它打分更高，被告知是 AI 写的则评分下降；本卷预测「AI 写」标签对过手行为（七天后能背出、主动转交、化用进自己的话）的压低幅度，远大于对评分的压低幅度，两者之比预登记为一个数值

前半段是对既有研究结果的概括，后半段是本书尚未完成检验的预测。两段在同一个句子里，也不能混成一项已经实测的结论。告知作者会改变评分，不等于已经知道它怎样改变下一手；后一问题需要重新设计研究。

为什么要把这一步单列？因为给出评价与承担转交，可能使用不同的理由。读者可以说一首诗很顺、很动人，又不愿把它抄给某个具体的人；也可能不觉得某段最漂亮，却愿意把它记住，因为它在自己的日子里有一个无法替代的位置。

作者标签可能影响这两类理由的分量。当人以为一段话来自有经验的写作者，可能更愿意为它停留；得知机器参与以后，可能仍承认字句好看，却减少

把它当成另一个人真实声音的意愿。这只是本书给出的候选解释，不能在没有行为材料以前说它已经成立。

反过来也完全可能。有人不在意来源，依然认真改用；有人因为机器帮助自己表达，反而更愿意把成品交给别人；还有人反感名人标签，却愿意接住匿名文字。若这些情形使本书预期的更强压低效应不出现，就要按致命条款处理，不把不同读者排除掉。

「远大于」不能靠看两条曲线一高一低来决定。评分可能使用一种尺度，背诵保持、转交与化用则使用不同单位。把评分下降几个点与转交减少几个人直接相除，算出的数没有明确意思。研究前需要规定怎样把两类效应放到可比较尺度，再登记比较值。

那个比较值在本书中仍为待登记，见附录二。此处不填一个看起来严格的数字，也不把暂时缺数伪装成已经完成的预注册。数值需要由研究目的、测量误差、可检测差异与正式分析计划共同确定，不能看结果以后倒过来挑。

还要注意评分效应接近零的情形。若分母几乎没有变化，压低幅度之比会很不稳定。附录必须预先说明这种情况下采用怎样的补充判定，不能只在有利时报告比值，不利时换成另一个量。严谨不在于公式多，而在于规则不会随输赢变。

同一首诗还不够代表全部文学。短诗适合保持和转述任务，长篇小说可能通过人物关系、场景或某一句话被带走。把短诗的结果直接推广成所有体裁的命运，需要另外的依据。本卷先明确自己拟检验的材料，不让一个方便测量的对象冒充整个文学。

这也说明为什么既有评分研究值得还公道。它使我们不能靠直觉说读者一定能够识破机器、一定不受触动。过手研究应当从这个事实边界继续问，而不是因为它没有问本书的问题，就假装它已经失败。

◆ 四、不要混成一种灾难

关于AI与文字，已经有不同层级的风险讨论。本书必须先说明这些讨论各自在研究什么，再说明自己增加的是什么。

Shumailov等人在二〇二四年《Nature》研究递归使用生成内容训练模型时的退化问题，通常称为模型崩溃。[研2]　这涉及特定训练安排及其分布变化，不是已经证明所有AI写作都会衰败，更不是关于读者是否把文字交给别人的实验。模型训练与作品过手不能互相顶替。

推荐反馈环也早已是一个问题名称：人接触到什么会影响后续选择，选择的记录又影响下一次推荐。具体文献与适用于文学的证据需要逐项核对〔待核〕。本书不把反馈回路的存在当作自己的新发现，而是追问回路是否允许一只愿意付代价的手进入。

同样的推荐系统，可以把一个人引向值得长期重读的书，也可以使他只经过越来越短的片段。系统提供入口与入口后的行为，是相连而不相同的两项工作。不能把算法出现直接写成文学消失；也不能把算法获得更高阅读率直接写成文学继续。

本书的危机四型，在这里给出完整判定顺序。第一，先查AI新型，也就是本章定义的无手之文：相应的写、推、读回路成立，在明确范围内却没有达到判据的人手。第二，排除第一型后，查读数涨而价值与意义同时退的层断裂。

第三，前两型不成立，再查某一意义方向增长、另外两方面被挤压的一角独大。第四，仍不满足，才查长期重复行动却失去原来方向的目标空转。资料不足者，保留未定，不为了让每一件事都有名字而强行判断。

这个顺序使同一记录不被重复计入。它并不禁止研究一个人如何先经历一角独大，后来发生层断裂，又在另一项活动中进入无手回路。真实过程可以复杂，分类必须说明自己一次究竟在给哪一段过程编码。

分类也不能代替改进。若问题是无手，继续提高生成速度未必对准缺口；若问题是层断裂，补一个转发按钮也未必够；若问题是一角独大，可能需要调整承诺与资源；若问题是目标空转，则要回到这项工作为何继续。四种问题用同一张「多产好内容」的处方，容易越做越偏。

这里所谓改进，也不是确保每段文字都被传下去。有人只是想读一会儿，有人希望留在私人空间，一些文字也本来就不值得继续。文学不需要把全部输出都变成必须保存的资产。允许选择与遗忘，是人的手有意义的一部分。

本书更担心的是，系统使选择被误认成已经完成。机器替人起草，又替人评价，替人挑出最符合目标的一份；人看到高分，以为自己已经读过。推荐把它送出去，读者留下感叹，系统又把感叹作为下一轮的成功标记。回路里的每一步都有输出，却可能没有谁认真问，这一段到底准备说给谁。

这不是要否定分工。编辑可以不写最初稿，读者可以不认识作者，推荐可以借助计算。问题在于分工以后责任是否仍有可辨认的位置。若每一方都说下一方已经判断过，最后可能只剩一圈相互指向的箭头，没有一只愿意说明自己交出什么的手。

一个实用的检查，是把某一段具体文字从回路里单独取出，问每一方做过什么。写作方能否解释选择，审核方能否说明保留与删去，接受者能否指出自己接到的部分，转交者能否交代改动。这不是要求所有人公开内心，而是检验已经承担的有限工作是否真的发生。

若答案里出现可靠的手，本书就应当承认。哪怕文字最初全部由机器起草，只要人的后续工作确实成立，就不再适合用无手之文一概概括。一个名字要有用，就得允许新证据把对象移出这个名字，而不是越批判覆盖得越广。

最后还要保留一个不讨喜的可能：某些无手安排在短期内确实非常有效，能够提供廉价的消遣。它不因不符合本书的长期文学目标，就应被宣布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本书可以批评把这种效果说成全部文学，却不能替所有读者规定每次打开屏幕都必须追求经典。

可以把同一段AI起草的文字放进两个不同场合，检验「无手」究竟是不是藏在文本里的属性。在第一个构造场合，它被批量推送，读者当场喜欢，却在限定观察期内没有确认到后续转交。在第二个场合，一个人反复修改，把不属于自己经历的细节删去，再认真交给朋友。

两份最初候选可以完全相同，后续却不同。如果本书仍只凭最初来源把二者都判为无手，便违背了自己的属性发生立场。手并非文本出生时被永久分配的一张证书，而要在实际交接中辨认。

同样，第二个场合也不能因人说了「这是我的」便通过。需要看修改与交付发生了什么，是否能说明来处，是否有下一人实际接到，差异是否仍可辨认。把所有人类署名自动当作过手，与把所有机器来源自动当作无手，是相反方向的同一种捷径。

这个对照还提出一个不舒适的问题：所谓无手安排，可能在出现第一次真实后手时结束。它不是所有未来的命运，只是当前过程的一种状态。后续有人接起，记录就应改变，不把对象永久留在一个批判性名称之内。

但不能以未来总有可能接起来为由，否定当前可以观察的断裂。研究仍须在预定时间范围内说明是否确认到下一手，未知与没有分开。开放未来，并不取消有限时间的检验责任。

所以本书的「无手之文」同时拒绝两种省事结论：不是AI写的所以必然没有人，也不是总有人可能接所以永远无法判定无手。它要求明确安排、明确时间、明确证据，再把变化如实写回。

一旦这样做，理论也会改变自己的批判对象。它批评的不再是某种工具的名字，而是让人的辨认、代价和承担持续无处发生的具体机制。这种批评更窄，却也更能指出可以修改的地方。

◆ 五、放回日子里

阿杰最终在白纸上写下的，不是机器那首诗的全文。他先写人物为什么在那个夜里开口，写到一半，把原来最容易使人哭的一句划去了。

苏老师问为什么。他说，那句话替人物把自己也没想明白的事讲得太完整。读者可能因此更容易难过，可他现在觉得，这个人不该这么快就明白。

他重新写了一段，又念给外婆听。她没有说比原来好，只在一个地方叫他停下：前面还在等，后面怎么突然就原谅了？

阿杰把纸拿回来。他第一次发现，外婆问的不是有没有人工参与，而是这段话究竟怎样站住。机器给过他材料，读者给过他回声，此刻外婆给的是一个不能靠评分跳过的问题。

这个故事中的转交一旦满足了前面约定的判据，就应该被记为人的一手。不能为了让「无手之文」的名称更响亮，把阿杰后来发生的修改与承担都删掉。新现象不是人的永久身份，安排改变，分类也要跟着改变。

但他也没有因此获得经典的保证。外婆听过，提出问题，可能还不愿把它教给别人。她有拒绝的权利。阿杰要继续修改，也可能决定不用这首诗，改让人物沉默一会儿。能够放弃一段漂亮的输出，也是他开始承担写作的迹象。

桌上那张白纸最后留下了很多划痕。那些划痕并不因为是手写就比屏幕高贵。它们的分量，在于阿杰能够说明自己为什么划，苏老师能够指出其中仍未接上的地方，下一次交出也因此有了可以改变的东西。

读者曾经哭过，这件事没有被推翻。只是现在，文字除了使人动情，又可能被一个人认真接走。两件事各有自己的证据，各有自己的时间。

下一章要把机器在这当中坐的位置说清。它可以写，可以替人读，可以提出、挑选、否决；这些能力越来越强时，究竟哪一步仍然不能由一份输出自动完成？

带 走 的 话

机器写的诗可以让人哭；哭过之后是否还有一只认真交出的手，要另外看，不能由回声代答。

小 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生成、推荐与阅读组成的完整回路，直接当成文学已经继续；也把机器起草直接当成人手必然缺席。

本章立了什么：以代价、转交与认得出的行为辨认无手之文；评分结果与过手预测分开，四种危机按明确顺序判断。

第 30 章

写读同座

写读同座：AI 同时坐上写和读两个主体位，却坐不上过手位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本来只想请人帮一个忙，事情做着做着，对方把下一步也替你决定了。结果很好，你却不太清楚自己的判断留在了哪里。

阿杰让AI写三种开头，又让它比较哪一种更能留住读者。它挑出第二种，说明第一种太慢，第三种解释太多。他顺着建议改了几句，再让它检查人物的声音。

检查也顺利。准备发布时，页面又提示可以生成摘要与推荐语，他便再按一次。原本要花一个晚上的工作，很快都齐了。

苏老师坐在旁边，问他自己最喜欢哪一种开头。他说第二种。她再问喜欢哪里，他把刚才那段比较理由念了一遍。

外婆没有说理由不对。她只是把屏幕往下合了一点，问：「不看它，你还这样选吗？」

阿杰有些恼，觉得这和自己记不住一段理由没有关系。过了一会儿，他又把三个开头放到一起，从头念。第一种的停顿忽然显得不那么多余了。

这一幕不是说借来的理由不可靠，而是问：会写、会读、会替你比较的工具来到桌前时，哪一项选择已经发生，哪一项只是被顺着接了过去？

◆ 二、能作选择，不等于有意识

本书说AI坐上主体位，采用的是一个功能定义：能够提出、挑选、否决。这个定义不等于机器具有意识，也不从流畅的第一人称语言推出它有人的体验。

「会想写」在本卷只指会朝目标生成。给出任务以后，系统可以提出不同文字，比较它们是否符合条件，排除某些候选。这些行为影响实际写作，所以需要在工作安排中得到位置。但行为的作用与意识是否存在，是不同的问题。

阿杰过去用字典，字典给他可查的词，不替他选整个段落。使用编辑建议时，另一位人会带来自己的判断，也承担相应的职业关系。现在，生成工具能够在同一次调用中起草、批评、再改写，许多原来分别发生的动作靠得很近。

这里的「第一次」是本书对这类写读联合安排的概括，不是抹去此前的自动写作、规则系统或计算推荐。某项功能究竟何时已有，应当按技术史分别核对。本卷要着重的是：同一套系统在普通写作者身边持续提出候选，并参与后续选择，原来由人分担的多个位置被重新组织。

位置改变，不意味着自然人退出。阿杰可以否决建议，可以改变任务，也可以只使用其中一部分。系统的作用越强，人的工作不一定越少，而可能变成更需要辨认目的、条件与后果的工作。不能只数手指按了几次，便判定人的贡献大小。

不过，保留一个确认按钮也不自动保留了判断。若所有候选、评价理由和推荐目标都由同一系统给出，阿杰每次只认可最高分的一项，那么形式上他在选，实际的选择空间可能已经很窄。研究人—AI写作，要看他是否能够提出另一种问题，而不只看最后有没有按同意。

这也不是要求每个使用者都检查工具内部的全部计算。人使用复杂工具，本来就会把一部分工作交给可靠安排。关键在于交出了什么、依靠什么判断它可靠、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重新打开。封装可以节省劳动，但不能把尚未建立的可靠性先当成已经存在。

苏老师问的那句「不看它，你还这样选吗」，并非普遍考试。有些选择本来需要借助工具，拿走以后做不到，并不说明能力是假的。她追问的是阿杰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采纳，以及当理由不合人物时能不能指出来。

所以本书不以独立完成全部写作作为人的资格。它关心的是，在复合的安排里，谁能够提出问题，谁有权改变目标，谁能拒绝候选，谁对交付的文字承担说明。一个位置是否真实，要从这些实际动作看。

◆ 三、写位与读位坐到一起

写位负责生成；读位在本卷包括推荐系统替读者挑，以及AI替人读、摘要和比较。两位靠到一起，既能减轻劳动，也可能使一个未经追问的目标贯穿整个回路。

先看写位。阿杰不只是得到一个句子，还得到人物会怎样说话、段落怎样衔接、哪里该留悬念的候选。好的候选可以使他看见自己原来没有想到的方向；不合适的候选也可以帮助他明确自己不想写什么。拒绝并不是浪费，有时正是问题变清楚的地方。

再看读位。系统可以替他指出前后不一致，整理长稿，归纳读者可能的疑问。它也可能把复杂的段落压成摘要，再让摘要决定后来的读者看见哪一部分。此时，阅读不只发生在末端，也进入了写作的前面。

写读相接，最明显的好处是速度。一个人能更快比较不同表达，也更容易返回长篇的前后关系。困难在于，比较用的标准是谁定的。若从起草到评价都只追求让人继续点击，系统可能很擅长改好这一件事，却并没有承诺维护人物复杂性或作者想说的问题。

目标越清楚，执行往往越顺。这并不总是优点。阿杰若错误地把「每段都要催出眼泪」设成要求，系统可能忠实地帮他实现。错误不必来自机器不听话，也可能来自人给出的目标本身太窄。

于是，人的一个重要工作是把目的重新打开。不是命令系统表现得更有人性，而是具体说明：这一处是否允许沉默，人物是否可以不立刻和解，读者是否需要自己做一次判断。这样的改变会进入候选与评价，使写与读的关系不再只有一条直线。

但系统不能替阿杰证明这些新目标一定好。他可以让工具比较结果，也仍需要把文字交给不同的人，听见工具没有预先安排的回应。与真人讨论不是神秘的最后裁判，而是让不同经历、不同代价与真实使用进入，避免所有反对都由同一套模型代演。

一个同样重要的区别，是推荐与阅读本身。推荐给出接触机会，不等于接收者已经读懂。摘要使人知道大致内容，不等于已经接住原文的节奏与关系。摘要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但不能冒充它没有做过的另一项工作。

苏老师有时也使用简介来决定是否借一本书。简介并不因此低级。问题只是，她不会在只读简介以后对学生保证自己已经逐页读过。人—AI写作里的诚信，同样从这种小处开始：完成了哪一步，就说哪一步。

当AI写、AI评、AI荐成为同一套安排，人更需要辨认这些不同。一次评分高，不表示核实了引用；一次摘要准确，不表示判断了使用是否合法；一次推荐命中，不表示文字会被下一人负责地带走。不同责任不能因为界面统一，就被压成同一个完成标记。

这也是本书所说写读同座的困难。座位合并可以提高效率，却不能自动合并所有判断的根据。若不把分工重新说明，越顺畅的系统越容易使人以为，没有被问的问题已经被回答。

◆ 四、坐不上的是哪一位

本卷保留的判断是：在本卷把代价限定为可追责、可撤回、须承受后果的承担这一口径下，当前安排中的AI坐不上过手位，因为它不为一段文字付代价，也不替它担责。这里的代价与责任指向人的生活、承诺与可追问的位置，不把机器的计算耗费直接当作同一种承担。

一个人选择把一句话交给朋友，可能花时间辨认它是否合适，也可能承担说错以后需要说明、修改甚至道歉的关系。对方的回应会进入他的日子，改变以后是否愿意再说。这个人不是只执行一次复制，而是把自己放进了交付。

系统生成相同句子，可以引起实际后果；系统的开发者、部署者、使用者也可能各自有责任。但这些责任需要落到能够被追问的人与组织，不能因为屏幕显示「我负责」，就认为责任已经由机器自己接走。

这句话不要求我们证明机器永远不可能有任何内在感受。本书没有完成那样的论证，也不借文学问题裁定意识哲学。它只说明，在本卷讨论的写作安排中，计算输出不能自行成为人的那一种付出和承担。功能上的提出、挑选、否决，尚不能填满过手的全部条件。

人也不能借机器没有责任来逃避自己的责任。阿杰若把未经核实的说法发出，后来只说那是AI写的，并没有交代自己为什么决定使用。工具参与了起草，是事实；这个事实不自动消除人的发表、修改与说明行为。

反过来，不能把所有责任都不分差别地推给最后按键的人。若系统隐瞒限制、服务方作出不实保证，或协作中有人擅自修改，责任需要依据具体安排判断。本书的「谁肯担」不是要求一个人替所有环节兜底，而是防止所有环节都把自己说成没有做过选择。

用生活里的小例子看会更清楚。阿杰请工具起草一段给外婆的文字，自己逐句改过，记住其中最想说的部分，确认没有把外婆不愿公开的经历写进去，再亲口念给她听。她不喜欢某一处，他愿意重新想。这一手仍然是人的一手。

同一工具也可以被用在另一种安排中。阿杰批量生成许多「写给外婆」的段落，只按系统评分挑出一份，连内容都没核对，就用外婆的名义发布。前后都有人、都有机器、都有点击，发生的工作却不同。区别不在输出有没有温暖词汇，而在交付怎样成立。

代价因此不能只算花了多少分钟。一个熟练的人很快辨认出不合适的地方，短时间里也可能完成认真工作；另一个人反复改动很久，却始终没有检查对象。耗时提供一种记录，不等于可以单独证明负责。

本书仍要求代价可编码，不让它成为只能由作者自称的美德。保持、转述、改写、转交时间与成本都可记录，是否认得出也可以交给不知情者判断。与此同时，这些记录只能覆盖明确的工作，不能量尽一个人的真心。

当一种现实安排出现新的机器能力，使上述分界不再够用，也应当返回定义检查。方法不能因为预先不喜欢某种工具，就把符合条件的行为排除；也不

能因为工具拟人化得足够好，就跳过代价与责任的实际归属。这两种急切都会让过手失去可辨认的边界。

◆ 五、它帮上的忙

AI的真实增益，不能只作为批判之后一句礼貌的补充。对某些人而言，起草门槛下降，可能使从未能交出的文字第一次有机会到达别人。

设想一位读得不少、却总觉得自己写不顺的人。她想说明一段家庭记忆，几次开头都把人物写得太硬。工具给出不同叙述顺序，她发现可以先写一个小动作，而不必从整个人生讲起。这个帮助并不是机器替她拥有那段记忆，而是为表达提供可选择的形状。

她仍需要辨认哪些细节属于自己，哪些是系统为求完整补出的。补得顺的地方，恰恰可能最容易偷换经历。把不属于自己的细节删去，把模糊的地方明说模糊，可能比继续要求系统写得更感人更重要。

再设想一个不便长时间打字的人。语音、整理与改写辅助可以减轻身体负担，使他有机会把原来难以完成的文字交出去。不能因为他没有亲手敲下每个字，就认定没有付出。过手研究若只把手指劳动当作代价，会错误排除真实的人。

本卷不在这些设想中推荐具体产品，也不把可行性写成已经验证的教育效果。它们说明的是一个方向：工具可以移走不必要的障碍，让人的辨认与承担更容易发生。省下来的代价并非文学的损失，关键是新的余地怎样被使用。

阿杰也可以让AI当一个有限的帮手，而不是所有问题的同一位裁判。他要求它只列出人物前后矛盾，不替他决定结局；请它把长稿中某条线索整理出

来，但自己返回原段核对；请它提供几种说法，再明确指出哪一种不符合他愿意交出的声音。

这种分工不因为写在纸上就自动有效。阿杰要在新任务里检查：系统是否真的按限制工作，自己是否又顺着最流畅的一份走。如果限制失效，需要修改安排，而不是把「人始终在回路里」作为无需再查的保证。

还有一项增益，是让读者成为新的表达者。一个读者想把读到的意思讲给不熟悉原作的人，工具可以帮助他找通俗说法、整理关系。他接着核对哪些被保留、哪些已经改变，再以自己的声音交出。这不是从读者升格为更高级的人，而是他开始做另一种有后果的工作。

这种改述也要尊重原文与接收者。不能用「我在过手」掩盖误引，不能把别人的私密故事改成公共材料，也不能要求接收者承认这是唯一正确的理解。工具可以帮助解释，不能替人免除解释的边界。

所以真实增益不在于每个人都能立刻生成一本厚书，而在于更多人能够参与完整的文学动作：接住、分辨、改变、说明、交出，再听回应。厚薄可以是结果，不能反过来替这几步作证。

人参与写作的分量，还可以从「没有采用的东西」中看见。阿杰让系统写一段人物与母亲和解的场景，系统给出温暖完整的对话。他原本很喜欢，读第二遍却发现，故事中的矛盾并没有经历足以和解的改变。

他没有把机器的输出简单改得更像自己的语气，而是取消了和解这个目标，只让人物坐下来吃完一顿饭。工具重新给出的候选仍需修改，但写作方向已经不同。这里最重要的人的工作，不是多打几个字，而是拒绝一个看似成功却不属于作品的完成。

这仍是构造的写作情形，却提醒我们：判断不总以新增句子留在成稿里。有些选择表现为某段没有进入、某种情绪没有被强加、某个故事没有过早结束。只计算成品中机器句子的比例，无法看全这些工作。

反过来，不能因为判断不总可见，就让作者免于说明。他仍可保留关键版本、简短的选择理由和适当的讨论记录。在需要时，这些材料帮助别人理解过程，而不是要求别人只相信「我其实想了很多」。

这种记录也能保护合作。编辑指出过一处关键问题，读者提供过改变人物走向的提醒，不应在最终署名之外全部消失。承认机器帮助，不意味着只剩人和机器两方；人—AI写作仍可能包含许多人的实际手。

所以复合体不是把所有参与者熔成一个无法区分的总体。恰恰要在共同工作中辨认不同贡献、边界和责任，才能避免「大家一起做的」最后变成谁也不必说明，或者由最有位置的一方认领全部。

阿杰越能够这样区分，工具越不需要成为他的对手。它承担可以交出的部分，人承担需要自己的那一手，并允许别人的手改变自己。能力不是回到不用工具的从前，而是在新的安排中形成更清楚的工作关系。

◆ 六、放回日子里

阿杰把三个开头重新念了一遍，最后没有选择系统排名最高的第二种。他也没有为了证明自己独立，故意选系统最不喜欢的。第一种有一处迟疑符合人物，他保留；第二种有一个顺序更清楚，他借用；第三种的解释太满，他删去。

苏老师问他，现在能不能说为什么。他没有再读屏幕上的比较报告，而是讲人物此刻知道什么、还不知道什么。他仍可能判断错，但判断终于有了可以被别人追问的对象。

他把修改过的一页交给外婆，说明哪些地方得到过AI帮助。外婆并没有因此失去兴趣，她在旁边写了几个问号。有一处她看错了，阿杰指出前文；另有一处她说得对，他重新改。

这一次，机器没有被赶出书桌，人也没有因为使用机器被取消。工具提供候选，人的讨论改变候选，后来的接收又可能改变写作。整件事不再只是一份最高分文本从系统里被取出。

但它仍然不能保证下一人会接。苏老师只答应再读，没有答应把它带到课堂。她的这一点保留，使「愿意」仍然是愿意，而不是给外孙的礼貌。

阿杰把旧稿与新稿都存好。不是为了计算机器占多少、人占多少便能结束所有问题，而是为了以后还能说清，这段文字经过自己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人在复合写作中的位置，可以从这样的差别里逐渐变得可见。

随后他又看了一眼小说的奖项标记。名字和推荐已经到了，人的下一手还没有确定。机器能帮助写与读，机构能帮助获得名分；名分来到以后，文学是否真的继续，还要面对下一章的问题。

带走的话

机器可以帮你写、替你比较，却不能让一份漂亮输出自动成为你已经辨认、愿意承担并交出的那一手。

小 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提出、挑选、否决直接当成有意识，也把确认按钮或机器耗费直接当成人的过手责任。

本章立了什么：写位与读位的功能可以被工具承担；人的修改、辨认、有限责任与真实转交，仍须逐项看见。

第 31 章

名传错相

名传错相：课本先贴名、后补传，以及推荐给了名分却没有给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本书的名字你很熟，作者是谁也知道，真要说出其中一段，却只剩下封面上的几个字。

苏老师在路上遇到一个已经工作的旧学生。两人站在菜店门口，从当年的座位聊到现在的工作。她忽然想起课本里的那首诗，问他还记不记得。

他立刻说出题目和作者，连当年的考试重点也记得。苏老师笑着等下一句，他却不好意思地摇头，说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这时，他手机响了一下。他看见朋友发来的一个段子，笑着念给苏老师听，念到后面，已经不再看屏幕。他还说，同事前几天把其中一句改了，用在部门聚餐上，大家都听懂了。

苏老师回家时，没有像从前那样只叹学生把书忘了。她想到，旧学生并不是不会记、不会讲。某些文字的名留着，手没有继续；另一些没有得到她承认的文字，却已经在几个人之间走了好几步。

这段相遇是虚构的。它不替课本与网文作胜负统计，只让两件常被放在一起的事，短暂地分开：被叫作经典，与实际有人继续交出，原来可以不同时发生。

◆ 二、有名字，未必有下一手

本卷把这种不同步命名为「名传错相」。

新现象二：「名传错相」——经典名分与实际过手可以分开：有名无手（进了课本、没人背），有手无名（网文、民谣、段子）；名先到、手没跟上的作品，离开课本后过手记录可能中止

名，是作品获得的承认、位置与称呼。手，是某个人为一段文字付出代价，守住可辨认的东西，并继续交给别人。两者能够互相支持，却不是一件事的两个叫法。

一本书被收入教材，可以得到稳定的接触机会；获得奖项，可以使原来没有注意它的人愿意打开；进入选本，可以让某一部分更容易被找到。这些都是名分的实际作用，不能因为名不等于手，就说名毫无价值。

但机会不替代行动。书到了桌上，还需要有人读；人读完，还可能停在那里。考试要求可以使一段话短期被记住，却不能自动保证离开考试以后仍被使用。名已经到达的地方，下一手可能刚开始，也可能始终没有接上。

有手无名则呈现相反方向。几个读者反复转述一个网文情节，朋友之间改用一句段子，一个家庭把某段话讲了多年，却没有得到正式文学评价的承认。它们是否满足本书的过手判据，要看实际行为，不能先等一个机构发许可证。

不过，有手也不自动等于经典已经形成。某一时期流行的表达可能很快停止，某些被反复使用的说法还可能损害他人。过手提供了需要观察的过程，不替全部内容盖好章。不断与认得出要继续检验，真善美与意义也不能只剩传播次数。

把这两组差别摆在一起，会出现四种情形：有名也有手，有名而手未接，有手而名未到，名与手都没有明确材料。第四种不是没有价值的结论，而是当前还不能做出相应判断。资料空白不能因为表格只有几个格子，就被强行当成否定。

更重要的是时间。今天有名无手，明天可能因一位老师的解释接上；今天有手无名，后来也可能得到承认。错相不是给作品永久分等级，而是描述两个过程此刻没有同步。

同一个文本的不同部分，还可能处在不同位置。整部书拥有名分，其中某一句被不断带走，另一些部分少有人读。若只按书名计数，就会把实际过手的不均匀盖住。第 19 章讨论的作品边界，在这里又进入实际研究。

同样，一个人记不起原句，不等于一定没有过手。他可能转述过人物关系，用过某种表达，或者教别人看见一处以前没有注意的东西。苏老师若只接受背原句，便会把自己的熟悉方式误当成全部文学行为。

所以她在街头得到的，不是「课本输了」的证据，而是一个更细的问法。学生知道名，能否说明文字后来去过哪里？说不出来时，是没有发生，还是没有问到？研究不能从一次尴尬的停顿直接走到整代人的结论。

◆ 三、课本先贴名，还得补传

教材可以先给作品位置，教师与学生却还要把这个位置接到真实的文学动作上。先有名分，后有人的工作，本身不是错误。

一个刚接触文学的孩子，不可能自己从全部书里挑出值得读的东西。学校为他选择，老师解释来处，是一种实际帮助。要求每个学生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自发发现经典，并不比统一课本更尊重人的成长。

先还课本一个公道。它能够保存共同材料，使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同一段文字，也使讨论有可以返回的页面。名分在这里不是空印章，而是帮助建立公共起点的安排。

问题是起点之后怎样走。若课堂只要求说出作者、年代、中心思想，孩子可以在不使用文字的情况下完成任务。此时，他学会的可能是关于这首诗的知识，而不是让这首诗成为自己会接、会交的一段话。

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与年代不用学。它们帮助避免误认，帮助人找到文本的历史位置。只是关于作品的知识，不能代替与作品发生关系的全部工作。记得标签与记得文字，应该分别被看见。

苏老师从前常把两者连在一起教。她先讲作者，再讲句子，最后检查背诵。这样做有时有效，有时只留下应付检查的记忆。她现在要补问的，不是学生有没有交够作业，而是学生能否找到一个新的场合，让这段文字用自己的声音出现。

这个新场合可以很小。给家里人解释为什么喜欢某一处，给朋友写一封有限的信，把原句与自己的改述并排放着，说明哪里没有改。这些动作不要求学生公开私人痛苦，也不要求每个人都变成表演者。

有的学生不愿把自己的解释交到全班面前，可以只交给老师；有的愿意写，不愿出声；有的只想再读一段时间。补传不是增加一项所有人必须同步完成的任务，而是让不同的人有能够进入、也能够暂时退出的途径。

「代价」在这里尤其不能被学校拿来制造额外负担。让学生抄得更久、背得更苦，不自动提高文学性。需要保留的，是辨认与表达所必需的真实工作；可以由工具减轻的机械耗费，没有理由为了证明认真而故意留下。

老师的一手也需要继续被问。她传给学生的，是某种唯一标准答案，还是回到文字、辨认差别的能力？她能否承认学生提出的一个新用法确实守住了来处，即便不是自己预先设计的答案？下一手与上一手不完全一样，正是收不拢能够存在的条件。

与此同时，不能把尊重差异变成任何解释都对。学生若改动了关键关系，仍要说明；引用若让原意反过来，也要检查。允许表达，不等于没有下限。老师的工作不是替所有人定同一结论，而是帮助他们知道怎样为自己的读法给出可讨论的依据。

教材的名分于是可以变成条件，而不是终点。它把文字送进课堂，课堂把人带到文字面前，人再决定接走哪一部分、怎样交出。若这些动作发生，先贴名并没有妨碍过手，反而可能使原来没有机会的一手开始。

本书批评的是名到手不跟，却被当成全部工作已经完成。它不批评每一次由机构安排的起点，也不认为只有没有教师、没有课本的自发传递才纯粹。手总有条件，重要的是条件有没有替人把行动取消。

◆ 四、推荐给名，也能给机会

推荐系统给一本书带来的位置，未必是传统意义的经典名分，却同样能让人以为它值得看。榜单、热搜、平台标识，都可能在阅读之前先提供某种承认。

阿杰熟悉这种承认。他把年度奖放进作者简介以后，新读者常先说恭喜，再谈作品。奖项没有替他们读书，却改变了他们愿意先打开哪一本。这便是名在前面的实际力量。

第 6 章已经讨论布迪厄的祝圣机制。本书在这里继续还它公道：名分不是自然长在书页上的，它与机构、评价、资源和场域有关。相应原著的具体论证位置仍须核对〔待核〕。不能因为本卷着重过手，就说前人完全没有看到由学校、出版与读者共同进行的实践。

本卷要增加的是对名与手是否同步的具体追踪。得到承认的作品，后来是否有带着代价的转交？没有正式承认的文字，是否已在实际生活里被不断使用？两者背离时，哪一种更能预测后来仍然被认得出、仍然有人接？

这些问题与制度分析可以共同工作。一个奖项可能给出名，也提供持续阅读、讨论和再版的条件；另一个标记可能只带来短期曝光。不能把二者都简化成「只给名」，也不能因为有条件，便假定条件已经产生后续。

对推荐同样如此。某种推荐让人一次次经过相似片段，可能不利于慢下来；另一种安排帮助人找到愿意长期讨论的作品，可能支持新的手。没有具体资料时，本书不声称全部推荐都减少过手，而是保留两种不同机制的检验。

判断错相，需要把名出现的时间与手出现的时间分别记下。作品先获奖、后有引用，与先被读者大量化用、后来获奖，可能是不同的路径。若把所有材料压成出版之后一个总次数，次序就会消失。

还要防止把名本身写进手的定义。一个权威选本收录某篇，既可能是一项名分，也可能包含编辑的认真选择与后续读者的使用。应分别记录机构承认、

实际选取、怎样交出，不能为了得到两条清楚曲线，硬把同一次复杂行动劈成互不相干的两半。

历史语料中的困难更大。某部书没有留下私人抄本，可能是材料没有保存；某篇被大量引述，可能只是同一套教参反复复制。名与过手痕迹的关系需要检索与去重，不能凭书架印象完成。

所以错相研究最好保留不同证据等级：可以确认的转交，只有名称的提及，来源不清的疑似化用，以及没有办法判断的空白。后两类不宜为了扩大样本而自动并入前两类。宁可说明哪些结论只在可靠材料中成立，也不要用数量补掉证据差别。

回到普通人的阅读，这些要求可以化成一个简单动作。看到一本书被称作经典，先不急着赞成或反对，问自己准备怎样进入其中一段。名分帮助决定值得花时间，花了时间以后接走什么，还得自己去做。

同样，发现一段没有名分的文字在朋友之间被认真使用，也不必立刻替它封经典。可以先把那几只手记住：谁从哪里接来，怎样改，为什么值得再说。让过程先说话，比立刻再贴一张名更接近本书的问题。

名传错相还需要区分两种看起来相近的晚到。一本书长期没有正式承认，却一直有人使用，后来获奖，是名追上了手；另一本先获得承认，过了很久才被读者实际接起，是手在后面补上。两条路的终点都可能是有名有手，来路却不相同。

若只在终点调查，便容易说奖项与传承总是一致。只有把承认的日期、选取的日期、引用与化用的日期分别保留，才有可能看见谁先动、谁后到。这个时间问题不是装饰，它决定我们能否讨论名究竟在何处提供了增量。

同样，所谓离开课本后过手记录可能中止，需要有离开前后的实际材料。学生毕业后不再按要求背，不代表所有相关表达都消失；某段可能进入工作中的转述，也可能只留题目。两种情形要分别追踪，不能从课程结束直接推断文学结束。

对老师来说，这意味着教学目标可以更诚实。课堂能够提供一次接触、一段训练与共同材料，却不能替学生承诺终身传承。她能做的是创造较好的接续条件，后来有没有继续，要允许材料回答。

对于经典研究，这种诚实同样重要。有名无手不应只是研究者嫌某书无趣时使用的贬称；有手无名也不应是研究者偏爱某种新文体时给予的勋章。两项都要有与评价立场分开的记录，才能用于检验。

一个名称只有不随作者喜好而移动，才可能帮助别人看见同一个问题。错相研究的力量，不是告诉大家该尊崇哪本书，而是把名分与实际延续之间那些此前容易被省掉的时间与动作重新留下。

◆ 五、放回日子里

苏老师回家以后，从教案里找到当年那首诗。她没有把全文拍给旧学生，叫他重新背熟，而是先问，还记得为什么那天班里有人笑吗？

对方过了一会儿回话，说记得，因为他把停顿弄错，后排同学听成了另一种意思。接着，他写出自己还能想起的半段，又问后面是不是接在那里。

苏老师没有把这个回答当作文学重新被她唤醒的证明。她只是看到，一个名字旁边原来还有一段具体经历。顺着经历，文字可能重新进入；是否会再交给别人，还需要后续。

阿杰听说以后，问她为什么不直接发全文。她说发全文也可以，可她不想把这件事变成又一次老师布置、学生交差。

这句话让阿杰想起自己在作者简介里加的奖项。他当然可以保留奖，也可以让新读者知道那份承认。但他不能要求奖项替自己的文字保证下一步，更不能因为读者只恭喜不引用，就埋怨他们没有完成阅读。

他后来在一次与读者的交流中，没有先发奖杯照片，而是拿出原稿与改稿，问大家哪一处变化还认得出人物，哪一处已经不像。他没有把参加讨论设成忠实读者的标准，愿意说的说，不愿意的继续读。

这样的安排并非必然更有效。它只是把名带来的机会，试着接到可以认真辨认的一手。接不接得上，仍要看文字、读者与实际发生，不能由作者预先宣布。

苏老师也没有丢掉教材。她仍需要那一份共同页面，只是在页面旁边多留了一点空白，准备听学生怎样把它带到新的地方。课本先给名，她与学生再补传，这两项工作终于不再被写成已经自动完成的一项。

名可以帮助手，手也可能改变名。一本原来无人提起的书被重新认真使用，后来被怎样介绍、归到什么位置，也会随之改变。作者、文本与过手在这里再次互相改写，不是名分发下以后，历史就只剩重复。

至于名分在法律与奖项里怎样成立，又是另一件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愿意传递不自动取得署名，付过代价不自动得到著作权。下一章要把这些不同的责任摆开，免得文学的「谁在写」替法律偷偷答了它没有答的问题。

带走的话

课本与奖项能够先把名字交来，老师、读者和写作者仍要把文字接过去；名与手，不能互相代账。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正式承认当成实际传承已经完成，也把没有名分当成不可能有文学的一手。

本章立了什么：分别记录名与手及其出现次序；承认名能提供条件，再检查条件有没有变成真实的转交。

第 32 章

署名、版权与奖项

署名、版权与奖项： 美国 Thaler v. Perlmutter 案（2023 年地区法院，2025 年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与北京互联网法院 2023 年李某诉刘某案是图像案；北京互联网法院 2019 年菲林诉百度案与深圳南山法院腾讯 Dreamwriter 案涉及文字；纯文学作品尚无判例〔待核〕；芥川奖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前面的问题都答得顺，到了最后一栏，笔却停住了。那一栏很短，要你为已经做过的事留下一个明确说法。

阿杰想把改过的诗投给一个征稿活动。这个虚构活动的报名表问：「是否使用AI？」他想勾「是」，又怕别人从此不肯认真读；想勾「否」，却知道最初那几段并非自己独自起草。

苏老师问他后来改了多少。他开始逐项说：删了哪里，换了哪里，哪一句原来像人物、后来又觉得不像。他越说越发现，报名表那个格子装不下整段工作。

「装不下，也不能随便填。」外婆说。

他把投稿页面暂时关掉，重新找出第一份输出与自己的改稿。纸上已经能够看见几次变化，能够看见的却还不是全部：为什么选择，为什么删去，哪些地方愿意承担，也需要他自己说明。

这个虚构活动不对应任何真实赛事规则。它只把写作者会遇到的几件事摆到眼前：署名、权利、参赛资格与文学中的过手有关，却不能由一个勾选框全部答完。

◆ 二、先分清判的是什么

法律案件必须先看争议对象、当事人的主张、适用规则与判决范围，再谈它给文学什么启发。把涉及AI的案件一律叫作「机器能不能写」，会从开头就弄错问题。

Thaler诉Perlmutter案的申请对象是一幅图像，申请材料把机器列为唯一作者。二〇二三年地区法院维持拒绝登记，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维持该结果。上诉判决处理的是相应美国法律下的人类作者要求及本案申请记录，不是对所有人借助AI创作的统一否定。[法1]

截至本稿核查日，最高法院案卷记载，二〇二六年三月二日拒绝受理调卷申请。[法2] 这项程序结果不能被写成最高法院另作了一份覆盖全部人机创作情形的实体判决。案件走到哪一步，就说哪一步，不能因为讨论需要而把程序记录放大。

北京互联网法院二〇二三年李某诉刘某案，同样涉及图像。法院公开说明关注了使用者在提示、参数安排、选择与调整中的智力投入，并就涉案图像作出具体判断。[法3] 这不是说凡输入提示都当然取得权利，也不是已经裁定阿杰这种文学文本的全部问题。

两个图像案不能只看一个否定、一个肯定，便排列成国家立场相反。申请记录、人类参与的事实、争议请求及法律问题各有不同。本书不在这里替不同制度做高低评价，只要求每个案例先按自己真实回答的问题被阅读。

涉及文字的线索还有北京互联网法院二〇一九年菲林诉百度案，以及深圳南山法院的腾讯Dreamwriter案。前者的具体判决原文与人写部分、自动生成分析部分的区分，本稿仍须核对〔待核〕。在完成原文核查以前，不以一个新闻标题替它确定裁判要旨。

关于Dreamwriter，国家版权局二〇二〇年一月转载的相关报道介绍了涉案财经报道及背后团队在数据、触发条件、模板和表达安排等方面的工作。

[法5] 此处只把它作为人类创作安排与自动输出需要具体区分的案件材料；判决全文、确切裁判日期与可逐字引用的表述，仍列待核。财经报道不是诗，也不能因同属文字便直接回答纯文学创作。

「纯文学作品尚无判例」在原研究题目中是一条待核命题。本稿没有完成足以支持全球不存在结论的穷尽检索，所以保留〔待核〕，不把它写成已经确认的事实。没有找到，与确实没有，是两件不同的事。

这些限制不是要回避法律。恰恰相反，只有分清对象，法律材料才有用。图像可以帮助辨认人类选择与输出的关系，财经报道可以提示团队安排与自动表达的区别，但把它们直接替换成诗歌，就会省掉体裁、过程和权利主张的具体差异。

美国版权局二〇二五年的相关报告，也分别讨论纯生成材料与具有足够人类创作贡献的情形。[法6] 它能提供分析线索，却不能在本章被简化成一个「用了」或「没用」的开关。本书借此强调的是，创作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需要留有可以说明的事实。

上述都是经核查范围内的法律材料。由它们转向「谁肯为文字承担」，则是本书提出的文学问题，不是法院已经采用过手理论。出处与判断需要在这里分开，不能把法律的权威借来替本书的新概念提前盖章。

◆ 三、权利与文学不是同一本账

署名、著作权归属、使用许可、竞赛资格，至少是四种不同问题。它们可以围绕同一段文字发生，却不应彼此偷换。

本书说后来的人也在写，指文学的持续发生，并不因此把每一次背诵、抄写、讲授都变成法律上的共同作者身份。苏老师教一首诗，不会仅因教了四十年，就自动取得原诗的署名。阿杰改用一句话，也不能仅因认真想过，就宣告原来的权利已经消失。

反过来，法律上能够署名，也不保证文字以后有人过手。权利所承认的对象与文学长期生命，是相关而不等同的两件事。一本书获得保护，可以帮助作者继续劳动；它是否成为经典，还要面对读者、后手与时间。

先还权利安排一个公道。作者的劳动若可以被任意取走，认真写作就可能失去持续的条件。编辑、译者及其他参与者的工作，也不能被「大家都在过手」一语抹平。过手若以吞掉前一手的贡献为代价，就与本书的善推发生冲突。

所以付了代价不是免除许可的理由。一个人花很久抄下整本书，不能仅凭辛苦便获得公开传播它的全部资格。引用、改编、复制与教学使用在不同制度与具体情形中有各自条件，本章不替任何未经分析的使用作合法性保证。

也不能走向另一端：只要涉及权利，就认为文学的每次转交都应停止。法律、合同与实际授权可以为使用划定边界，作者也可以选择允许某些传播。认真说明使用对象与范围，比在绝对自由和绝对封闭之间争吵更具体。

以阿杰的诗为例，他需要分别知道，最初使用了怎样的工具与材料，自己后来做了哪些选择，是否含有需要核实来处的表达，准备向谁、以什么方式交付。记录这些事实，并不自动决定法律结果，却能避免事后只剩一段漂亮的自我叙述。

这种记录不应变成公开全部私人草稿的义务。为了说明某项创作贡献，可以保留相关版本与修改过程；对无关的私人内容，则应限定进入范围。承担责任不等于把个人全部生活交出，保留隐私也不等于可以拒绝说明已经对外作出的承诺。

对平台和编辑也是如此。若某一环节决定删去来源说明、改变署名或替换文本，应当能够辨认由谁作出。不能在作品成功时集中认领功劳，出现问题时又把全部决定都推回那个最后按下发表的人。

本书的三本账在这里有一个很实际的用处。权利文件、报名记录与版本资料属于重要的可见记录；相关人是否受到不当损害，要在价值账里追问；这样的安排是否支持人继续表达、选择与生活，还要看意义账。三者不相互取消，也不能由其中一张证书替其余两张结账。

「谁肯担」因而不是用道德热情取代法律。一个人愿意说我承担，也不能替第三方同意使用；同样，取得一项许可，也不代表内容可靠、对人公平。两种检查都需要，文学的责任不能靠其中一种自动豁免另一种。

◆ 四、奖项究竟在问什么

评奖并不只问一段文字读起来好不好。它还需要明确这项承认给什么、参加者承诺了什么，以及评审依据能否向相关的人说明。

芥川奖与AI使用是本卷保留的一条材料线索。具体届次、作品、作者说法及原始报道仍待核对〔待核〕。未经确认的使用比例不能填入；个别采访也不能被扩写为奖项已经统一改变规则。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讨论规则本身应怎样被阅读，而不替任何真实奖项编条文。一项活动可能关注最终文本，一项活动可能限制某种协助方式，另一项可能要求说明具体过程。参加者首先需要知道自己承诺遵守的是哪一种条件。

若报名表只问是否使用AI，实际涵盖的行为却非常不同，就有继续澄清的必要。查错字、整理材料、提出候选句、整段生成、选择最终稿，不是同一个创作动作。但区别复杂，不意味着可以利用模糊性随意填否。

阿杰最初犹豫，是怕如实说明以后文字被提前看轻。这种担心可以理解，却不能成为作出不实陈述的理由。本书恰恰要研究作者标签如何改变评价与过手；若为了避开标签而隐瞒过程，就把本来需要讨论的变化遮住了。

反过来，评审也不应只见标签便替代阅读。本卷不宣称某一种评价办法必然正确，只提出一个清楚的区分：过程资格与文本判断应各有依据。资格不符，可以按规则处理；资格相符，也仍需要认真读。不能在不喜欢某项结果时，临时改变原来答应的标准。

对已经获得的奖项，解释也应有限。它表明一项评审在某种规则与材料条件下给予承认，不等于全部读者从此有义务喜欢，不等于作品的长期存活已经得到证明。第 31 章所说名与手的错相，在这里仍然成立。

不过，奖项也可能真切地帮助过手。它让原来被忽略的作品得到出版、阅读与讨论，使某些人终于愿意花时间进入。若这样的一连串动作实际发生，就不能把奖只说成空名。我们要看承认怎样变成条件，条件又怎样被人使用。

一个更公平的叙述，是既不让奖项替文学完成全部工作，也不把机构的劳动一概说成装饰。编辑的选取、评委的判断、出版的安排，都可以是人的工作；它们要接受自己的检验，也可能成为后面那只手的起点。

阿杰可以把得奖愿望留着。想被看见并不丢人。只是他不能把愿望反过来作为解释文本的唯一标准：一段话没有奖，未必没有人需要；一段话得了奖，也未必已经值得自己不断重复。把自己的声音交给名分来全权决定，恰恰会使过手再次被两端吞掉。

还有一种常见混淆，是把为作品花钱的一方直接当成完成全部创作的人。购买工具、支付服务、组织项目，可以是重要贡献；具体署名与权利怎样安排，却仍需根据事实与规则判断。本书不以「付过代价」这一文学概念替它作法律裁定。

设想阿杰与一位编辑共同处理稿件。编辑花很多时间指出结构问题，阿杰完成修改，工具又帮助检查前后信息。三种工作都需要被说明，但不必因此得到同一种名分。清楚的约定与真实过程，比事后用一个总词吞并所有贡献更可靠。

也不能让最终拥有某项权利的一方，反过来抹去其他人的文学作用。法律归属可以依其条件成立，接受史、编辑史与教学史仍可以分别记录谁做过什么。作品的文学生命不只由权利证书编写，权利也不由文学热情自动重分。

对读者而言，尊重来处并不意味着每次被打动都要先完成权利研究；但当他决定公开复制、改编或用于商业服务，新的行为便可能带来新的责任。不同动作需要不同程度的核查，不能用私人阅读的自由替所有后续用途通行。

这些区分也保护了本书自己的说法。「谁肯担」不是谁愿意承担就归谁，更不是谁使用得多就成为原作者。它要让已经发生的选择有能够被追问的位置，同时让不同的权利问题继续由其实际依据回答。

◆ 五、放回日子里

阿杰重新打开报名表，先把活动的相关说明读完。对于没有写清的地方，他准备向主办方询问，而不是自己替「使用AI」划一条刚好有利的线。

他另写了一段过程说明：起草得到过机器帮助，之后做过哪些修改，最终选择与核对由自己承担。这里不把这份说明当作任何真实奖项一定接受的格式，只让故事中的阿杰把已经做过的事说清楚。

苏老师问他，会不会因此失去机会。他说可能。他没有用一句高尚的回答装作不在乎，也没有把愿意承担等同于应该得到补偿。

这便是代价在生活里并不浪漫的一面。有时，如实说明不能带来更高评价；认真核对也可能发现某段不能使用；保护别人的来处，会使自己的功劳显得没有起初那么完整。承担不是只在一切顺利时认领作品。

但这也不是要求写作者为文学不断受苦。清楚的规则、合理的工具、可以说明的合作，恰恰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猜疑。把过程区分清楚，使人知道自己交出了什么，比永远把使用工具当作一项不可告人的污点更有利于真实创作。

阿杰最后没有把所有草稿都发到网上。他保留相关版本，向需要判断资格的一方说明必要过程，其余私人修改仍然放在自己的文件里。公开的承诺要能核对，私人探索不必全部成为公共展品，两者可以同时成立。

外婆听完那首改过的诗，依然在一个地方皱了眉。阿杰说自己已经把过程交代清楚，她说，交代清楚很好，可这一句还是不太像那个人会说的。

他笑了。原来如实署名、认真遵守规则，都没有替他写好诗。法律与奖项的问题暂时说明到哪里，文字的下一手仍要从哪里继续。

这就是本章留下的分界：法律问题按具体法律与材料判断，奖项问题按真实规则判断；本书的过手问题，则继续追踪谁辨认、谁修改、谁付出、谁承担，以及文字怎样到达下一人。任何一问，都不借另一问的答案提前结束。

推荐与作者的名字，还会回头改变阿杰下一次怎样写、读者下一次愿意怎样读。下一章将把这种回写中的次序拆开：同样的名字，先听见还是后听见，为什么可能使一只手走向不同方向?

带走的话

署名、权利与奖项各有自己的问题；肯为一段字承担，也要先如实说明自己做了什么，不能借文学取消别人的权利。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图像案当诗歌案、把程序结果当普遍判决，以及把法律署名与文学过手混成同一种资格。

本章立了什么：法律事实、规则承诺与本书判断分别列账；人机创作的具体过程要能说明，愿意负责不等于自动取得全部权利。

第 33 章

过手回写

过手回写：推荐怎样回头改口味，也改写法，还改了谁肯慢下来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先听见一个人的名字，再读他的话，和先被一句话留住、后来才知道是谁说的，心里的次序并不一样。

苏老师准备在老年大学讲一首诗。有一天，她先说作者，再念；另一天，她先念，最后才交代名字。回家后，她觉得两堂课的气氛不太一样，似乎后一回有人停得更久。

她把这个印象告诉阿杰，阿杰立刻问，有多少人回家背了？

苏老师说，自己没有认真数。阿杰追问，会不会只是两天来的人不同？她想了想，也可能。原本清楚的一种「发现」，忽然露出了许多还没分开的条件。

于是，两人没有把故事写成实验结果，只把那一处不同留作问题。同样的诗、同样的名字，如果只改变名字出现的先后，后来的手会不会真的不同？

阿杰把两个顺序写在纸上。外婆拿铅笔圈住「同样」两个字，说，先得保证它们确实同样。纸上多了一个圈，事情反而没有刚才那么容易了。

◆ 二、前人早给它起过名字

互动回头改变参与者，并不是本书第一次看见的事情。要说过手回写多出什么，先得把已有的名字放回各自的位置。

姚斯讨论文学接受时，已经关心作品与读者期待之间的变化。把他概括成一次阅读完毕就永远结束，会失去文学史作为接受史的要义。本卷需要援引的具体原句与段落，仍须返回原著核对〔待核〕。这里先承认，读者可以被作品改变，并非新发现。

Hacking的循环效应也是相关线索：分类与被分类者的行动可能相互改变。它在具体领域中的论证与文学适用边界须核原文〔待核〕。本书不能把任何反馈都改称循环效应，也不能只借来一个名字，就声称前人已经支持了作者标签影响过手的特定预测。

推荐反馈环讨论的是选择、曝光与后续推荐的相互作用。它提醒我们，平台留下的行为记录并非站在生活之外，记录会进入下一轮安排。相关文学场景的直接证据仍待核，本章不凭一个后台画面声称某种算法已经制造了统一口味。

模型崩溃则属于另一类问题。前章所引Shumailov等人的研究针对递归训练条件下的变化，不是人的阅读习惯或文学传承本身。[研2] 本章只借它提醒不同回路可以改变后续产物，不把其模型结果移作过手回写的证据。

这些名字各有研究对象，也各有成立条件。把它们并排，不是为了证明世界上一切都是同一种反馈，而是为了避免本书把已经讨论过的事情全部重新命名。过手必须说明自己的变量、次序和后果，才有比较的对象。

先还推荐一个公道。它可能帮助一个人发现原来不知道的作品，给写作者带来能够改变方法的读者，也让小范围的交流有了持续入口。回写不天然是坏的。一个认真建议让阿杰改掉不可信的描写，就是值得欢迎的回写。

危险在于，人只看见当次建议是否有效，没有看见建议长期如何改变自己会注意什么。今天为了留住读者缩短一段，明天为了同一目标更早亮出情绪，时间长了，写作者可能已经不再想到另一种写法。没有谁明确禁止他，候选却逐渐只剩一种。

读者也可能如此。系统不断把容易辨认的表达送来，他在忙碌中越来越习惯立刻知道该感动在哪里。后来遇见需要等待的文字，可能不是不喜欢其最终结果，而是在最初的几秒就离开了。这个机制有待研究，不能拿来给所有快读者定性。

本书增加的研究重心是：这些变化有没有改到一只手愿意付出的代价，作者信息出现的次序是否改变转交方向，以及这种差异在什么条件下超过预先规定的界线。不是又说一次人受影响，而是让影响指向可以分开的后续行为。

◆ 三、先说名字，还是先念诗

要检验次序，就必须把次序与信息内容分开。先知道名作者、后来知道AI，与先知道AI、后来知道名作者，不只是顺序换了，消息本身也变了，不能当成纯粹次序实验。

本书拟比较的是相同的文字与相同的作者信息，只改变信息到达的先后。一组先得知作者再读，另一组先读再得知同一作者。两组最终拥有的信息相同，后来的过手是否仍有差异，才是这里的核心问题。

即便这样，也还要检查其他差别。先看到名字的一组，会不会多花时间想这个人？后看到的一组，会不会因为突然揭晓而被额外提醒？如果阅读时长、重复接触或研究人员的语气不同，所谓次序效应可能混进了其他东西。

所以材料怎样呈现，停留多久，何时说明，何时记录评分，何时观察七天后的保持和转交，都需要事先安排。形式上的先后很好写，真实地只改先后却需要谨慎。第 38 章会把这些条件写进研究设计，不在本章把苏老师的两堂课当作已完成的比较。

本书为什么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值得问？因为人的第一种理解可能为后面的行动设置方向。先把文字当成名家之作读，后来愿意花时间辨认；先把它当成普通片段读，后来得知名字，未必重新做同样的工作。反过来，先由文字接住，再听见作者，也可能比名字先到更愿意交出。

哪一个方向更强，不能由本章的生活比方确定。作者标签、文本内容、读者的既有经验都可能参与。本书的次序命题要求差异能够超过预先登记的翻转阈值；这个阈值并非「有一点不同」就算，更不由作者看完结果后决定。

这里的「翻转」需要一个明确参照。究竟是从愿意交出变成不愿意，还是某种作者信息的作用从促进变为阻碍，必须在模型与测量中写清。不能把任何均值移动都叫翻转，也不能把不同量之间的差异直接解释成方向相反。

附录四提供候选的最小表达，参数仍待登记。它的作用是把文字判断拆成可以复算的关系，不是由方程的外观证明次序一定有作用。若最小模型中没有足够条件产生翻转，就应承认它暂时只表达次序差异，而不能声称已经推出全部相关预测。

作者消息也不只是一串姓名。一个名字可能带着读者原有的知识、信任或反感；匿名可能引起好奇，也可能降低重视；AI标签可能被不同人理解成不同程度的参与。实验需要说明标签怎么写，不能把这种差别藏在三个简短组名后面。

对文学史而言，次序更难追踪。有些人先读选段，后见作者传记；有些人先从课堂知道作者，再接触全文。历史记录可能只留下最后的评价，看不见先前接触。没有材料时，只能提出路径假说，不能凭最后结果倒画一个刚好解释成功的过去。

所以本书把实验与语料分开。实验有机会规定信息次序，语料则需要依据真实记录重建。二者可以互相提示，不能用一个虚构先后去补另一个材料缺口。尤其不能把有名作品被传得多，直接当成作者信息先到产生了因果作用。

◆ 四、被改写的是三种工作

过手回写在文学里至少牵动三种工作：读者怎样选择，作者怎样写，以及一个人愿意在哪一处停下来。三者相关，却需要分别记录。

先看口味。阿杰原来认为，读者喜欢某种结尾，所以自己这样写。后来他发现，自己连续提供同一种结尾，也会让读者逐渐形成这样的期待。所谓读者喜欢，可能既是输入，也是此前供给的结果。

这不意味着偏好全由作者或平台制造。读者还有别的作品、生活与判断，能够拒绝。研究应比较这些条件，不把人写成只会按推荐改变的空容器。本书从发生问起，不等于取消人的抵抗与不配合。

再看写法。某一类句子得到更快反应，作者可能更常使用；久而久之，他不仅改变发表的文本，也改变自己最初能想到的候选。回写进入写作之前，便不再只是作品写成以后收到一条评论。

但得到反馈以后改变写法，也可能正是学习。一个读者指出刻板描写，阿杰以后更细致；有人发现人物前后不合，他开始认真保留线索。这些改变不能因为来自外部就被叫作被控制。问题在于反馈支持了新的辨认，还是只把所有表达推向单一读数。

第三种，是谁肯慢下来。这不只是读得快慢，而是愿不愿意为一段文字做超出当次消费的工作。把某句记住，解释给另一个人，比较改动有没有走样，都需要在快速接触之外重新分配注意。

若一套安排不断告诉人下一段更值得立刻看，他可能逐渐不再为当前一段留下后续。反过来，若某个共同阅读的地方认真接住了他的转述，他可能开始愿意为下一次交出多做一点辨认。本书关心的是这种意愿如何发生，而不是把耐心当成人天生固定的性格。

「慢下来」也不表示离开技术。工具可以保存版本、提醒来源、帮助整理转述，让人更容易看见自己改了什么。这样的帮助降低一些成本，却可能使更有意义的代价得以承担。我们不该把不必要的费力保留下来，只为证明手还在。

可以用阿杰的一段修改看三种回写怎样接上。他先发现读者喜欢直接结尾，于是更常那样写；后来，一个读者认真改述其中的犹豫，他看见自己被忽略的一处；这次改述使他下一回保留较慢的段落，也使那位读者更愿意仔细接住。没有一方独自决定全部结果，几种行动却相互改变。

这些是构造的工作情形，不是对某个账号的跟踪结果。若要成为研究，应留下先后版本、评价与实际转交记录，并与其他解释比较。一个故事能够说明怎么可能，不能代替说明实际多常发生、在什么条件下发生。

回写最难的地方，还在于改变不一定立刻显出来。某种选择标准可能已经变窄，评分与阅读量却仍然很好；某种新的理解开始形成，当期数据却可能不升反降。只在发布当天检查，会漏掉这种时间差。

但也不能因此把任何延迟都算成本书正确。需要事先规定观察窗与可接受的变化，而不是结果没有出现就不断延长等待。长期研究可以承认不确定，不能把时间无限拉长当成逃避判定的办法。

人的记忆、平台的推荐、作者的版本与机构的名分，都可能参与回写。本书不要求用一个统一系数消灭这些差别。相反，最小模型之所以要小，是为了明确先检验哪一种有限关系；没有进入模型的部分，应当被说明，而不是假装已经包含在一个总词里。

苏老师还想到一个更细的对照：不是先告诉名家还是告诉机器，而是同样告诉一位作者，同样念一首诗，只让消息提前或延后。若先听名字的人后来更愿意转交，可能说明名字参与了最初的注意分配；若后听名字的人更愿意，可能说明先由文字接住产生了另一条路。

但一回观察没有差别，也可能是所用诗太熟、标签太弱，或者参加者根本不在意那位作者。解释这些可能性有用，却不能在每次结果不利时临时提出一个新条件。哪些情形属于主要检验，哪些只是后续探索，必须提前划清。

同样，一个参与者先说愿意背、后来没有背，不必直接被看成态度不真诚。他可能没有时间、没有找到接收者，或在回到原文后改变了判断。过手是

行动，不能只靠当场愿意推算；行动又有实际条件，需要把这些条件如实记录。

这使翻转阈值不应该成为一个神奇的心理开关。它首先是特定模型与任务中预先规定的界线，用来辨认某种效应是否超过研究关心的差别。不同体裁与情境是否共享同一界线，还需要另行检验。

如果换一份材料就必须重新设定，理论可能仍有局部价值，但不能宣称已经得到普遍文学定律。若许多材料使用同一套规则仍然有一致关系，才有进一步推广的依据。边界的可迁移性本身，也是一个需要留下记录的问题。

最后，回写并不只改被研究的人，也会改研究者。苏老师发现自己一直把某类课堂气氛认作成功，便需要调整自己的观察；阿杰发现自己总记住高分候选，便需要保留被否决的版本。方法的使用者没有站在回路之外，他自己的判断同样要能接受后来材料的修改。

◆ 五、放回日子里

苏老师没有立刻再开两堂不同顺序的课。她先和阿杰把材料写清：哪一首，哪一种作者信息，怎样保证两组最终知道同样的事，怎样避免老师多解释了一遍。

她越写越觉得，自己过去所谓「先说名字效果更好」，里面混了很多没有分开的条件。有时她讲作者时特别动情，有时诗恰好适合那天的学员，还有时只是她更喜欢后一种讲法，便记住了更多赞同。

承认这些，并没有使她四十年的经验归零。经验帮助她发现值得问的问题；正式比较则帮助她知道哪些印象能够离开自己仍站得住。两项工作各有用处，不必互相冒充。

阿杰在自己的写作里先做一件更小的事：把「系统建议」和「自己采纳的理由」分开保存。后来发现问题时，他不只看哪个句子错了，还回头看当时为什么会觉得它值得选。

这样的记录不应让每一次写作都变成沉重的自我检查。他可以只在关键选择上留下几句，尤其是那些后来改变人物与作品方向的地方。需要记录的不是生活全部细节，而是足以使未来的自己知道这一手怎样作出的部分。

他也不再把所有读者意见直接转成写作命令。有的建议指出问题，有的表达个人偏好，有的只是当场情绪。分清以后，他才能决定哪些要改，哪些可以保留不同，而不是把最响的一句话当成全部读者。

苏老师那晚给他发来一张旧教案照片。照片旁没有作者简介，也没有「这段特别重要」的提醒，只有一句，请看看这里有没有讲得太满。

阿杰读完，才问是哪一年写的。她说，那一年暂时不重要，先说你读到了什么。他们没有因为换了顺序就证明次序有效，却在实际交往中为另一种回答留下了空间。

第四编走到这里，没有把机器赶出去，也没有把人的位置寄托在一个「确认」按钮上。它要追踪的是，新的工具怎样进入写与读，哪些地方仍有真实的手，哪些名字先到了、手还没到，以及这些安排如何回头改下一次文学发生。

机器能把写与读接成回路，文学还要由人的一手把回路接到日子里；接得怎样，下一编分别记账。

带走的话

推荐不只决定眼前读什么，也可能改变以后怎样写、怎样选，以及肯不肯为某一段文字重新停下来。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反馈当成作品之后的附带回声，把先后差异、作者光环与次序效应混成一件事。

本章立了什么：口味、写法与付代价的意愿分别追踪；相同作者信息只改出现次序，差异须接受预登记边界的检验。

第 五 编

三本账

前四编一路问谁写、怎样读、谁把文字继续交出去，也问新的工具进来以后，哪些工作被加速，哪些工作却被省掉。到了这里，不能只带着几个新名词离开。我们需要能够把一件具体的阅读或写作放到桌上，分别说清看见了什么、文字怎样起作用，以及它把人带到了哪里。

这一编给出三本账。读数账保留版本、阅读与评价；价值账看认得出、互不吃亏与自愿继续；意义账看创造、自由、幸福在人的实际生活里有没有位置。最后两章把它们放进日常动作和一场尚待实施的研究，让书里的判断既能被使用，也能被推翻。

账算到最后，不是要给你的人生一个总分，而是要问：轮到你这一手，你准备交出去什么？

第 34 章

读数账

读数账：销量、评分与读法数量怎样读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准备读一本书，还没有翻第一页，先在评分上停了很久。那个数很清楚，自己的判断却还没有开始。

阿杰拿一张截图给苏老师看。图上写着九点二，下面是一些简短称赞。他问，这总该算一本好书吧。

外婆先找书名，再问多少人评。阿杰说很多，没有细看。她又问，什么时候评的，读的是哪一份。他觉得简单的一张截图，被外婆越问越复杂了。

苏老师笑，说她从前也喜欢看教参给哪篇更多篇幅。看完就觉得那篇一定更重要，后来上课才发现，页数多并没有替她讲懂。

她没有要求阿杰不看评分，只把截图旁边的空白指给他看：「这个数替你答了哪一问？」

那晚，阿杰把书打开，没有急着赞成或反对评分。他想先找一段，看看自己为什么愿意继续读。九点二仍在那里，暂时不再替他的全部阅读作主。

◆ 二、每个数先认自己的门

读数账的第一件事，是辨认记录的对象。不是所有数字都在数同一件事，也不是每一种记录都适合回答同一个问题。

第 22 章分过三种时间样子：一份版本与文本，是可以在某个时刻指认的「跳」；销量与阅读流，沿时间连续起伏，像「波」；口碑与经典地位，在许多人和机构之间分布，像「散」。这里把这种区别落成实际读账的方法。

先看版本。阿杰读到某一段，首先需要知道是哪一份文字。作者修改过没有，是否为节选，是否经过转述，哪些部分不在当前页面。这些信息不是为了给阅读增加门槛，而是防止两个读者看着不同东西，以为自己只是在意见上不同。

一位读者说人物最后没有回答，另一位却说回答得十分明确，可能不是谁读错，而是两人读了不同的稿。若不先查版本，争论会变成互相指责理解力。版本记录的用处，是给差别一个可以返回的位置。

再看阅读流。一天的上涨与一个月的持续不同，一次集中推荐与自然进入不同，旧读者回来与新读者第一次打开也不同。单一总量把这些过程加在一起，可以提供规模，却不能说明接续怎样发生。

对写作者来说，总量有实际用处。他需要知道作品有没有到达，安排有没有被看见，时间投入能否维持。先还这些记录一个公道：不知道最基本的到达，就可能只凭自己的感觉反复猜。

但到达不是接受的完整替身。一个页面被打开，可能只停留片刻；一个人没有完成全文，却可能认真接走某一段。读数本身并没有骗人，骗人的是我们要求它回答自己没有记录的那一部分。

口碑与经典地位则要看分布。哪些人、哪些场合给予承认，意见是否集中在同一个圈子，评价来自直接阅读还是来自转述。一个平均分可以很高，却遮

住完全不同的理解；一份两极分化的评价，也可能表明作品正在进入新的读者关系。

本书不从「评价越分散」直接推出「文学越丰富」。有人读错，有人恶意评价，也有人只对价格或装帧不满。分布要先辨认在评什么，才能进入文学讨论。把所有差异都当成宝贵多样性，与把所有不同意见都当成噪声一样省事。

所以读数账可以先用一张很小的表，不急着给总分。

具体版本与选段	当前交到手上的文字是什么	这一份为什么会持续被人使用
销量与阅读流	在给定记录方式下，到达怎样变化	是否有人为文字付代价再交出
评分与评价分布	留下评价的人怎样判断	所有读者怎样理解、后来怎样行动
读法数量与重读次数	已记录的解释与再次接触有多少	这些解释是否被实际承担与转交

表的最后一栏不是否定前一栏，而是给它留边界。一个数知道自己不能回答什么，才不会被迫扮演全部文学。

◆ 三、最容易误读的几处

阿杰后来发现，读数常常不是错在计算，而是错在比较时把不相同的东西当成相同。

第一处，是没有相同的时间窗。新发布的作品已经热闹，旧作品经过多年才留下较少但稳定的后续；拿新书第一周对旧书第五年，就会把生命周期的不同误读为质量差异。比较需要说明在各自哪一段时间，而不是只比较同一个日历日。

第二处，是没有相同的分母。一本书被很多人看到，引用次数自然可能更多；另一本到达人数少，却有较高比例的人认真使用。只看次数，容易把可见度当成过手的力量；只看比例，也可能把极小范围的偶然放大。两项最好并排报告。

第三处，是把缺失当零。后台没有私下转述，并不意味着没有人说过；历史资料没有保留抄本，也不意味着从来无人抄。缺失需要单列。零是一项观察到没有发生的结果，未知是没有足够观察，这两种状态不能互换。

第四处，是把同一个来源反复出现当成许多独立的手。一段教参被复制到很多页面，可能增加检索数量，却没有增加相应数量的独立选择。语料需要去重，也要尽可能分清直接复制与真实改述。不能因为机器容易检索，就让容易检索的次数统治判断。

第五处，是让后来的结果进入较早的解释。想检验早期过手能不能预测后来存活，就不能把后来因为成为经典而出现的大量引用，也算进早期过手。这样的账会显得预测很准，实际只是把答案提前写回题目。

这几处都不是只有研究者才会遇到。苏老师看学生作文，也可能把最愿意举手的几个人当成全班；阿杰看评论，也可能把刚刚夸自己的一条记得特别清楚。数字来自人的观察安排，观察安排需要被说明。

再有一处很隐蔽：把自己的工作目标放进读数以后，又把读数当成自然要求。阿杰先决定每天看追读，后来觉得所有段落都必须让追读上涨。这个目标当然可以服务生计，却不应该无声地决定所有文学选择。

一个更稳妥的办法，是每次采取重要行动前，先写一句这个数将影响什么决定。若准备调整发布时间，看阅读时段也许合适；若准备删掉人物的犹豫，只靠追读下降就未必够。不同决定，需要不同证据，不能一张截图管到底。

读数还可能被自己的改进动作改变。举行转交活动以后，主动转交的记录上涨，首先说明活动改变了行为条件。它不自动证明文本本身更有文学性。若要研究后者，需要与相同条件下的其他文本比较，也要说明活动撤去以后如何。

同样，书评多了，不代表读法就更多。许多书评可能重复同一个宣传语；一封没有公开的细致来信，反而包含独特的理解。研究可以使用可获得材料，但必须承认观察窗口决定了能说什么，不能因为看不到就宣布那部分不重要。

这些限制不应把普通读者吓得不敢相信任何信息。本书并不要求每次买书都做一篇统计论文。只需知道，一个数有来处、有对象、有时间，也有没看见的地方。多问一两句，就能避免让它替自己作出太多决定。

◆ 四、多问一句，换一种决定

看完读数以后，本书建议多问的那一句，是「有几个人把它认真交出去了」。这句话也不是立刻可以从另一个按钮读到的新指标。

阿杰可以从自己已经知道的一个例子开始。某位读者引用了一个段落，是否交代来处，是否用它重新说明自己的问题，后来有没有人接着回应。这种追踪不需要一开始就覆盖全部读者，但要说明它只是一个例子，不能据此估计总体。

他也可以征求自愿反馈，让愿意的人讲文字后来怎样被使用。没有回应的人不能被判没有过手，更不能被反复催促交出私人经历。得到的样本可能偏向热心读者，应当承认这种选择，而不把它包装成全体读者画像。

对苏老师而言，多问一句可以改变课堂回看。她不只记录多少人当场背对，还留意后来学生是否能在适当场合辨认并使用那段文字。这个后续不必全部在课堂公开，也不能成为迫使学生分享家庭故事的理由。

对于普通读者，多问一句甚至可以只问自己。最近给一本书高分以后，有没有哪一段愿意再看？愿意再看以后，有没有想到可以交给谁？答没有，也并不需要惭愧。问题是让自己看清这次阅读的实际位置，而不是保证每次都完成完整链条。

这里有一个值得保留的自由：你可以读完就放下。文学研究关心哪些行为支持文字持续，不等于每个人都必须替每本书做宣传。若一种读账方法使人连私人阅读都像欠着作者下一步，就应该修改这种方法的使用方式。

阿杰逐渐学会把决定分小。阅读量下降，先检查入口与更新安排，不立刻删去所有慢段；评分下降，先读批评内容，不把平均值当成同一种拒绝；过手减少，先问是否观察方式遗漏了新动作，再问文字与安排出了什么问题。

分小以后，修正也更具体。他可能改一处不清楚的前文，补一条来源说明，给长篇增加可返回的位置，或者只是决定暂时不改，等待更多材料。不是每次读数波动都需要立刻让作品转向。

这种稳定并不等于固执。若多种证据都表明某种写法让读者难以接住，他需要回应；若只是一天波动，就不必把全部判断交给即时起伏。读数账的目的，是帮助人更有根据地变化，而不是使人永远被变化驱赶。

同样，过手率也不应成为新的最高目标。有些段落不适合脱离全书，有些阅读需要长时间独处，有些负责任的选择恰恰是暂不转交。若为了提高比率，把一切写成容易截图的短句，便又在读数的名义下缩窄了文学。

这一章与第 22 章因此承担不同工作。那里把三种读数从文学力量中分开，这里把分开之后的记录带进一次实际决定。先知道数在说什么，再决定它可以改变什么，最后保留尚不能回答的部分，这才是一份可用的读数账。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使用场景，是给别人选书。阿杰想给外婆买一本，最初直接按评分从高到低挑。他后来才想到，同一个数并不知道外婆准备怎样读。她也许需要能带进课堂的材料，也许只想在午后安静看一段，两个任务不必选同一本。

为别人选书时，读数可以先帮助排除明显不合适的材料，却不能替对方形成目的。问对方此刻想做什么，翻看实际片段，再决定是否合适，比把一个高分当礼物品质的全部保证更具体。这仍不是用「个性化」取消共同评价，而是让共同评价进入某一次真实选择。

为课堂选段又不一样。苏老师可以发现一篇作品评价很高，却不适合当前学生在有限时间里进入。她若因此暂不选用，不是在否定文学地位，而是在承担这一堂课的具体条件。教材的选择需要考虑接续怎样完成，不能只把名声较大的东西排到前面。

选段还会改变读数对象。学生读过其中一段，不能在记录里写成全班已经读完整本；学生能够讨论人物关系，也不能直接写成已经掌握所有相关理论。记录越贴近实际完成的工作，下一次教学才越知道从哪里接。

对于编辑，销量预测与文学判断也不能混成同一张表。某个题材容易获得注意，可能值得出版；一段需要慢慢长出读者的文字，也可能有另一种支持理由。两者的资源安排可以不同，但不应把商业预测写成对文学高下的唯一裁决。

这些区别可以放回一份简短的决定记录。第一句写本次目的，第二句写使用了哪种读数，第三句写看过什么实际内容，最后一句写哪些不确定尚未解决。它不是新的评价公式，而是保留「为什么这样选」的来路，使后来修改时有地方可回。

决定以后还可以回看。外婆确实读了买来的书，却没有找到想教的一段，阿杰便知道高分没有替教学适用性作证；学生对一个不太有名的选段讨论得很细，苏老师便知道自己的筛选还可以更开放。回看不是为了让每次选择都显得英明，而是让读数在下一次选择中得到更合适的位置。

这样使用数字，人不必在迷信与拒绝之间摇摆。数字保持它的清楚，生活保留它的具体；两者接上以后，判断才不只是跟着一个分数借来确定感。

◆ 五、放回日子里

苏老师后来把那张九点二的截图还给阿杰。她没有说这本书不好，也没有要求他忘记评分。她问的是，翻过几页以后，他自己的那一段在哪里。

阿杰找出一处，没有直接念给她，而是先说为什么想到她。那一段写一个人整理旧物，他觉得外婆会明白。苏老师听完，说自己明白整理旧物，却不一定同意人物最后的选择。

阿杰有点意外。他原来以为，找到与外婆生活相近的文字，她就会喜欢。现在，他得到一个评分表没有给他的区别：认得出与赞成，可以分开；接住一段，也可以提出反对。

他把这个区别写进自己的读书记录，没有替那本书重新算一个更低的分。一本书引出不相同的判断，未必是它失败。有时候，它正是让读者不必只在喜欢与不喜欢之间二选一。

苏老师也从自己的书里取出一页，念给他听。她没有先交代这本书多有名，而是说这一页从前为什么帮助她。阿杰听了，想起自己小说里一个还没写清的人物。

这次往来没有形成可以对外发布的统计结论。它只是让两个人在数之外，实际接住了一点内容。读数仍有用，却不再被要求独自承担这一切。

回到自己的电脑前，阿杰没有卸掉后台，也没有把那张截图删除。他新建一页记录，每次只写一个重要决定：看到了什么读数，准备据此改变什么，还有什么不知道。下一次回看时，他便能判断，自己究竟是在回应材料，还是追着数字跑。

读数账到这里结束，并不代表好坏已经算清。数字告诉他看见了哪些接触，文字经过人时守住什么、使谁吃亏、有没有人愿意继续，还需要下一本账。

带走的话

评分告诉你留下评价的人怎样看，读数账还要问它数了谁、数到哪里，以及哪些事仍没有被记录。

> **小 账**
>
> 本章拆了什么：把不同时间、不同分母与缺失资料放进同一个总数，再让总数代替所有文学判断。
>
> 本章立了什么：先认记录对象、时间与来源，再决定它能支持哪一种行动；过手的后续另问，不把未知填成零。

想 一 想

你最近给一本书打了高分，后来把其中哪一段交给过谁？没有交出去时，这次阅读对你完成了什么？

你记得住的一句话，从哪里来到你这里？你知道的是作品名字，还是也记得把它交给你的那个人？

第 35 章

价值账

价值账：真、善、美怎样算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别人说一段文字很好，你也觉得好，可一问好在哪里，口中的词很快只剩下感人、优美、有力量。

苏老师与阿杰约好，各拿一段愿意交给对方的文字。他拿来自己改过的诗，外婆拿来旧教案中的一个选段。两人没有先交换评分，只把纸并排放在桌上。

阿杰说外婆选的那段太熟，学生可能一听就知道。苏老师问，知道名字还是认得出文字？他想了一会儿，说都有一点。

苏老师说，他改过的诗有两处很好，但有一句突然拔高，像专门留给别人截图。阿杰刚想说「读者最喜欢的就是那句」，话到了嘴边，又停住。

两人于是把纸分成三栏，不给总分。第一栏问交了几次还认不认得出，第二栏问有没有谁被这次交接亏待，第三栏问还有没有人愿意继续交，而且交出去的样子不必全部相同。

这还不是一份经过验证的测量工具，只是一张把「好」说具体的纸。笼统的称赞在这里停下来，分别面对文字与人的关系。

◆ 二、真，守住的不是标准答案

本卷对文学中真守、善推、美聚的操作定义是：过了多少手仍认得出是它；作者、读者、转交者之间互不吃亏；有人愿意为它付代价、把它交出去，而且一代代交出去的样子收不拢。

本系列第 255 号《SDE价值发生学》已经对真善美的完整发生另作讨论。本章只把本卷的文学用法放进具体行动，不在这里重写该卷理论，也不以其名称替本章的记录作证。

先看真。它不是版本校得准、作者考得对就结束，而是这段文字经过人的选择、改述与使用以后，仍有可辨认的联系。校勘和考证当然重要，却不能独自回答文学的下一手怎样成立。

苏老师让阿杰把原段放下，讲自己接到了什么。他没有复述每一个词，先说其中一个人在等待，又说那种等待并没有得到明确回应。外婆发现，他的句子和自己的讲法不同，重要的关系却还在。

这类改述不必因为没有逐字相同就算错。认得出可以通过词句、意象、人物关系与行动方向共同判断。第 20 章已经说明，编辑距离与核心意象保留率各能看到一部分，也各有看不到的地方。

一个字的改动可能反转态度，很多字的改变也可能保留关系。因而不能只用字数差替文学裁决。数值需要与内容编码并列，评分员的分歧也要报告，不让一个技术上整齐的距离替全部解释结账。

真也不是多数人说认得出便一定成立。一群读者可能因为熟悉题目而过快确认，也可能因为都接受过同一种训练，忽略某处已经被改反的关系。研究最

好让不知情的读者面对内容，并说明给了哪些提示，避免名分替辨认完成工作。

对普通转交者，这项要求可以很朴素。你改了一段以后，能够指出保留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接收者也有机会返回原处，而不是只能相信你的介绍。不是所有日常引用都要附一篇论证，但不应把无法辨认的改写仍包装成原作者直接说过。

边界还与单位有关。你只借一个意象，就应按意象的关系说明；你改述整个情节，就不能只保留一句名言便说故事全部还在。第 19 章所讲的哪一段成为作品，在价值账里需要先划清，否则「认得出」不知道究竟在认什么。

有时最诚实的做法，是承认这一手已经变成新作品。它可能仍有原来的影响，却不再适合算作同一段文字的延续。承认分化不是失败；只有既享受改写自由，又坚持所有来处都已完整保留，才会使真守成为空话。

所以真不是把每一只手管成复制机。它守的是差异中的可辨认，而不是差异不能出现。读法收不拢仍有下限，正要求我们同时看见改与守，不能只让一边说话。

◆ 三、善，别让一只手吞掉另一只

善推在本卷问的是，作者、读者、转交者之间有没有在相互成就的名义下让某一方持续吃亏。它不能只看最后的作品是否受欢迎。

阿杰构想过一种宣传办法：请读者把最喜欢的段落改写成自己的故事，再把好的投稿收进新作品。听起来既有参与，也有过手。外婆问，那些读者知道

自己的经历会怎样被用吗？愿不愿意署名？不同意收录的人还能不能参加讨论？

这些问题不在于打断热情，而在于使参与成为清楚的参与。读者交出一个意见，不等于交出全部私人经历；愿意在小群里讲，不等于同意被放进公开出版物。本书在这里提出的是公平的工作要求，具体权利问题仍须按实际情形处理。

对原作者也是如此。一段话被别人认真带走，是可能的好事；若对方省略来处，把原有贡献说成自己独创，便不能只用「文学一直在过手」来辩护。承认后来的人有工作，并不要求否定先前的人。

转交者同样需要被看见。整理一份选段，核对来源，向新读者解释，可能付出了真实劳动。只让最初作者与最后读者占据全部位置，容易把中间人的工作当成天然免费。善推要求说明这项工作怎样被认可，而不是只在需要时称赞奉献。

但认可不只有一种形式，也不保证每项行为都应收费。有的人愿意分享，有的人以教学或编辑为职业，有的人希望保留匿名。公平的安排应容纳这些不同，不把所有关系压成一张市场账，也不把所有人都要求成无条件奉献者。

先还商业出版一个公道。编辑、制作、发行及相关服务可以为文字持续提供条件。成本与收入的安排不天然与文学敌对。问题是分工是否被说明，贡献与风险是否被不合理地遮蔽，而不是只要有钱进入就判为不善。

同样，读者付费后可以要求约定的服务，却不因此获得支配作者全部生活的资格。期待更新是一件事，要求作者永不生病、永不修改、永远满足所有偏好，是另一件事。读者的一手也需要承认别人仍有选择。

盗版、洗稿与代写若涉及具体案件，必须核对事实与法律依据〔待核〕。本章仅以构造情形说明：一只手若靠抹去另一只手来放大自己，文字的延续便可能同时带来损害。不能用「传得更远」把这笔损害划掉。

使用AI又增加了几处需要说明的地方。系统建议的来源不能自动被当成已经核实，用户的输入也可能含有不应公开的他人材料。阿杰要决定用一段，就需要辨认自己实际拥有怎样的依据，不能把流畅性当成许可，也不能把系统没有提醒当成没有风险。

这些检查的目标不是使写作永远不敢开始，而是把责任限定到可做的范围。知道自己使用了什么，说明不能确认的部分，面对问题愿意修订；对于不属于本次任务的私人内容，则不随意扩大收集。有限而真实的承担，比无限而无法履行的保证更有用。

善推还包括让接收者可以不接。一个人为朋友精心挑了一段，不应因此要求朋友必须感动；老师花很多时间备课，也不能要求学生用真实的私人故事回报。代价由谁付，不直接决定另一方应当付出什么。

过手若只能靠亏待别人继续，即使数量很大，也不能由数量替善账消债。本书不承诺三方永远没有成本，而要求区分可理解、被说明、可选择的代价，与被强加、被隐藏、由弱者独自承担的损失。

◆ 四、美，是愿意继续而不必一样

美聚在本卷不只问当场觉得好不好看，而问是否有人愿意为文字付代价继续交，而且后面的一只只手并不被压成同一个样子。

阿杰原来希望读者都记住他最满意的一句。后来他发现，有人接走另一处，有人只借一个动作，有人把一段悲伤的文字用来讲自己的迟疑。他有些失落，觉得他们没有读到重点。

苏老师提醒，读者不是来替作者排同一张重点表的。只要保留可辨认的联系，并认真说明新的使用，就可能形成不同的一手。作者希望怎样被理解值得听，但不是每个后来者必须复制的命令。

不过，收不拢也不等于没有任何约束。改得认不出，或者只利用名句替不相干的主张装饰，不能因为新鲜就算更丰富。美聚与真守相互需要：有差异的继续，才不是机械重复；仍能辨认的继续，才不是把一切混成任意材料。

「愿意」尤其需要与奖励、惩罚和关系压力分开。学生为了检查背下，可以留下保持记录；是否自愿在另一场合再用，则需要另一份材料。把被迫做出的行为全算成作品的吸引，会把美写成权力的读数。

同时，不能因为一个行为得到回报就认定它不真诚。老师有工资，编辑有报酬，作者希望收入，他们仍可能真实地愿意承担文字。关键不在有没有回报，而在相关的人有没有实际选择，行动是否只能靠无法退出的压力维持。

这也使美不等于慢。一个熟练的讲述者能迅速接住并改述，可能已经在多年积累中形成能力；一个新读者花很久，可能只是被形式卡住。代价要如实记录，却不应把时间长短独自排成高低。

若要观察一代代交出的样子，不能只数重复次数。需要看后来人的变化在哪里：解释怎样进入不同场合，人物关系怎样被重新理解，表达怎样被借用而仍保留来处。一次次完全相同的复制可能提供保存条件，却不能单独证明收不拢的文学生命。

这样的观察也需要允许安静。有人把文字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很久，后来才找到合适的人；有人暂不转交，只是因为不愿随便用。没有立即显露的下一手，不应被催成表演。美聚的「愿意」一旦被强迫证明，就会失去自己的意义。

所以，价值账不能只给三栏各打一个分再相加。真守有内容辨认的问题，善推有贡献与边界的问题，美聚有自愿和差异的问题。它们的资料类型不同，不能靠一个任意权重把冲突藏起来。

一段话被很多人自愿转交，却伤害某个被抹去的人，不能说美分高抵掉善的亏损；一份出处清楚的机械作业，也不能因为真与善容易检查，就宣告美已经在场。分栏的好处正是让这些不舒服的差别留在纸上。

有用的记录，是说明哪里做得好、哪里仍有问题，以及下一次改哪一步。比如原段辨认清楚，但转交说明不够；参与很热烈，却只有一种被允许的讲法；大家都自愿，来源却越传越模糊。不同问题需要不同修复，不能都用「加强文学性」一句收走。

可以把一段转交中的冲突具体算到三栏，而不急着给综合结论。某位读者把阿杰的句子改写得很贴切，朋友一听便知道来处，也愿意继续说；但他在公开发表时去掉了来源，还把另一个人的真实经历带进去。真守可能有可以肯定的部分，美聚也可能有实际记录，善的那一栏却不能因此清空。

修复不是把全部转交取消，也不是只补一句「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需要分别处理被省略的来处、未被同意的经历与后续使用范围。能修的明确修，不能挽回的承认后果。价值账因此从判断走到行动，而不是停在好与坏的总评。

另一个情形恰好相反。苏老师把来源交代得很清楚，课堂上也没有任意使用学生的私人材料，但只准所有人采用同一种解释。善的某些边界得到照顾，真也有可查依据，美聚所要求的自愿与差异却可能受到压缩。她需要改变的是允许不同有根据的转交，而不是再增加一次来源说明。

这两个构造例子说明，三栏不能相互补票。每种不足都有自己的位置，改错位置，工作再多也未必有用。一个总分却容易让高处抵掉低处，最后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对个人而言，三栏也不必永远完整填写。一次私人阅读没有进入转交，可以暂不判断它的全部美聚；一次有限引用只需说明当前范围，不承担整个文学史的所有条件。把任务范围划清，才不会让价值账变成无法完成的道德考试。

值得保留的是可修正性。别人指出认不出时，你能否返回文本；别人指出被亏待时，你能否修改安排；别人不愿继续时，你能否允许停下。三种回答会在后来的工作里持续接受检验，而不是由一张漂亮的账一次性封存。

◆ 五、放回日子里

那晚，两人没有给两首诗排出第一和第二。苏老师在阿杰那段旁边写，人物的等待还认得出，末尾那句拔高却可能把他的迟疑盖掉。阿杰在外婆的选段旁边写，来处清楚，但课堂里只准背同一种讲法，会不会让后来的人没有自己的声音。

两个人都不太高兴，又都知道对方问到了实际地方。

阿杰回去修改末尾，没有因为那句最受欢迎就决定保留。他也没有因为外婆批评就必须删除，而是把前后放在一起，检查这句话是否仍属于人物此刻能说出的范围。

苏老师则在备课时留下一项选择：学生可以保留原句，也可以认真转述，但要说清改了什么。她仍会纠正把关系讲反的地方，却不再把所有不同都当成没有背熟。

这些动作分别对应不同的账。认得出，不能只靠作者说；互不吃亏，不能只靠最后结果好；愿意继续，也不能只靠老师和平台要求。每一栏都需要另一种观察，才不会重新落回一个总分。

阿杰还把读者投稿活动的说明重写了一遍。哪些内容会被展示，哪些只作私人反馈，是否使用另行确认。他没有声称一张说明就解决全部权利问题，只是不再把对方愿意说话当成自己可以任意拿走的许可。

外婆看完，说比原来长了。他说，是，因为以前把很多问题都省在热情里面。现在写清楚，未必有那么热闹，却让参加的人知道自己要交出什么。

价值账不是让文学越来越像行政表格。它只是提醒，温暖也可能遮住亏欠，漂亮也可能遮住失真，热闹也可能遮住不自由。把这些分别看见，文字才能不靠吞掉人的位置继续。

但即便三栏都有可以肯定的记录，仍然还有下一问：这些动作究竟把人带到了哪里？两个人认真交换文字，可能只是完成一次很好的交流，也可能改变之后怎样表达、怎样选择。前者值得肯定，后者还要到意义账里继续看。

带走的话

真看改了仍认不认得出，善看有没有吞掉别人的一手，美看人是否愿意继续，而且不必交成同一种声音。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用一个好评总分吞掉不同的价值问题，让受欢迎抵消亏欠，让机械一致代替认得出。

本章立了什么：真、善、美分栏记实；内容联系、贡献边界、自愿而多样的继续，各自有材料与修复责任。

想一想

有没有一本书，是因为一个具体的人认真交给你，你才愿意进入？他做的哪一步，不是书名本身能够替代的？

你交出去过一段话吗？交的时候改了什么，保留了什么，有没有哪一位人的贡献需要补说清楚？

第 36 章

意义账

意义账：写作在三界里走到了哪里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周没有添多少新东西，却终于把一件旧事重新放到了可以面对的位置。

阿杰给连载留出一段已向读者说明的调整时间。他停更一周，没有新增连载字数，却一直在改那首诗。原先最整齐的地方被删去，几个容易催出眼泪的词也换了。他有时觉得越改越差，有时又觉得终于听见人物没有说完的部分。

最后一天，阿杰没带电脑，只在口袋里放了一张折好的纸。饭后，苏老师洗完碗，他才说，想把诗念给她听。

念到中间，他忘了一处，没有立即展开纸，而是换自己的说法接下去。外婆听完，问刚才那一句是原来的还是刚想的。他说，是背到这里以后才知道可以这样说。

两人都没有说这一周比从前一周创造得更多。可阿杰第一次觉得，没有新增字数的这几天，也有一件工作完成了。它不能直接写进更新表，却可能改变下一次怎样写。

◆ 二、三栏，问的是往哪里去

意义账不再重复问多少人读、文字是否认得出。它问的是，这一串行动把作者、读者与转交者带到了哪里。

本卷用创造、自由、幸福三个方向来问，并把它们放在三界的往返中理解。交给下一个人的新样子，在理念的世界里可以被讨论；纸页、设备与实际行动，放在现实里承担条件；一个人接住以后怎样面对自己，则进入自我的世界。

这不是把创造永远锁在想法里，把自由永远锁在外部行动里，把幸福永远锁在心里。三者可以在同一件事中相互支持。本章的分栏，是为了看清哪一项有实际变化，不是把人的生活重新切成三个互不相通的房间。

先看创造。阿杰这一周没有增加连载长度，却重新组织了人物为什么开口，删去了原来替人物过早解释的段落。若这样的改变让一个以前不能表达的关系得以出现，就可以在创造栏里留下具体工作。不是因为字少便更深，而是因为改变究竟做了什么。

接收者也可能有创造。苏老师听完以后，用自己的话指出一处等待与原谅没有接上的地方。她不是原诗最初的作者，却可能为它带来新问题。过手中的创造，不只在最前端发生，也不要求后来的人都重写一首完整的新诗。

自由这一栏问的是，写与交是否仍有选择。阿杰可以使用AI，也可以否决它；可以接住外婆的建议，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保留；读者可以参与，也可以不把私人感受交出来。这些位置越清楚，自由才越不只是一个好听的词。

自由还需要实际条件。阿杰若根本无力承担停更的收入损失，别人一句勇敢做自己，并不能给他选择。苏老师若没有合适的课堂时间，愿意听每个人不

同的讲法也可能难以落实。意义账不能只登记内心愿望，不登记它依靠的安排。

幸福这一栏，在本书的文学用法里，是看文字装进一个人以后，那个人是否能够更像自己，而不只是暂时被刺激、被安慰或被要求表示感动。这需要听人的实际说明，不能由作者代替读者宣布。

更像自己，不是固定一个永远不变的自己。一个人可能通过文学发现原来的判断太窄，开始承认另一种感受；也可能终于能说出此前没有办法开口的经历。变化可以使他更有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只变成更符合某种范本的人。

但也要防止「更像自己」成为无法检验的万能评语。可以追问具体发生了什么：原来不能说的现在怎样说，原来只能接受的安排现在能否选择，下一次行动有没有实际改变。说不清时，允许保留不确定，不用温暖词汇把空白填满。

意义账因此需要叙述，也需要时间。一次眼泪可以是真实感受，却不足以说明长期方向；一次修改可以非常重要，也可能后来被放弃。不能从一个感动的晚上直接推断人生已经改变。

这并不是要求每本小说都对人生作重大贡献。一段消遣、一场轻松的交流，都可以有自己的有限意义。问题是不要把有限效果说成全部，更不要要求每个读者必须报告成长，才能证明自己认真读过。

◆ 三、同一段字，可以带向不同地方

过手的方向不由原作者一次决定。同一段文字进入不同人的生活，可能产生不同后续，这也是它不能被一张统一意义表完全收拢的原因。

阿杰写一段等待，原来为了交代人物没有离开。苏老师读到后，想到从前一个不愿在全班面前开口的学生。她并没有把两件事说成同一件，而是借这段文字重新问，自己当年是否等得不够。

这一用法如果要继续成立，需要守住原来的关系，也需要说明新的联系。她不能把诗中人物改成那个学生，再说作者原本写的就是他；却可以明确表示，这一段使自己想到另一件事。过手中的新意义，可以以区别为条件，而不是以抹平区别为条件。

阿杰听见外婆这样读，可能又改写作者形象。他原来以为自己只擅长刺激情绪，后来发现某段迟疑也能让别人认真使用。这不是读者给他一个好评而已，而是新的接受可能改变他如何理解自己在写什么。

文本也可能因此变化。原来被他当作拖沓的部分被保留，过满的解释被删掉，新的版本更适合后面的人进入。这里不能保证每次反馈都使文本变好，但能够看见作者、文本与过手并非各自带着固定属性完成一次交换。

这样的往返使意义不只住在任何一头。作者的志值得理解，文字的内容需要认真读，接受者的经验也不可省略；但若只把意义放在其中一个已经完成的地方，就难以说明后来的转交为什么会回头改变前面两头。

第 16 章与赫施的「意义／意味」对话已经为这个问题开头。本章不再重复思想史，而在生活里追问：后来的关系究竟只是外加评语，还是已经成为作品继续形成的一部分。对具体理论的结论仍须原文核对，日常场景只说明本书提出的读法。

也正因为意义在往返中发生，作者不能强迫它都朝自己希望的方向去。有人接住一段，得出与作者不同的反思；有人认真读后选择拒绝。只要交代依据，拒绝也可能是有意义的回应，不能因不利于继续传播就被排除。

不过，本书也不说所有方向同样值得支持。某种转交让别人失去表达的位置，或者以熟悉文字强迫他接受一种生活答案，便需要在自由与善的账上面对质疑。意义不是只要有人觉得重要，就自动免于检查。

所以给意义记账的人首先要承认自己的位置。作者可以记录自己因转交发生的改变，读者可以说明自己的使用；涉及第三方时，需要倾听而不是代言。没有取得的材料，不能靠「这一定让他更幸福」补齐。

可以用很小的记录保留这种区别。一段文字让人想到什么，是当时的回应；后来有没有用它做一件事，是后续行动；再后来是否改变习惯或判断，是更长的变化。三种记录分开，便不容易把一时的感动写成已经完成的成长史。

◆ 四、三种坏账，别只责怪人

苦役、空转、麻醉，是本书用来提醒意义方向失衡的三个词。它们应当帮助辨认具体安排，而不是给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贴上新的坏标签。

没有自由的创造是苦役。一个写作者确实不断产生新的表达，却没有拒绝不合理任务、修改承诺或退出某种关系的余地。问题不在于他不够会休息，而在于创造被要求单向供给，其他位置被持续剥夺。

有时，他甚至因为能够创作而更难离开。周围的人说只有你能写，读者说大家都在等，组织说这是一份荣誉。称赞可以是真诚的，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变成使人无法拒绝的绳子。意义账需要看实际选择，而不能只听关系中用了多少赞美词。

没有创造的自由是空转。在文学里，这不指一个人选择休息便有错，而是他不断更换工具、题目和开始方式，却始终没有把任何表达做出来，选择本身逐渐替代了所要完成的工作。是否如此，需要看他的具体目标与时间，不能拿高产要求去审判所有缓慢的人。

阿杰有过收藏很多写作建议的日子。他觉得自己的可能越来越多，却不敢交出一段可以被别人指出问题的文字。问题不是建议太多，而是他把选择权藏在永远不作选择之中。一次有限交付，反而可能让自由取得实际形状。

没有创造与自由的幸福是麻醉。这句话也不能用来贬低轻松阅读。一个人疲倦后看一段喜欢的文字，获得休息，未必失去任何东西。需要警惕的是，短暂安慰被用来遮住持续没有选择、没有表达的位置，而人被要求把这种安慰当成全部满足。

苏老师有时讲一句诗，希望学生不要太难过。她后来明白，安慰可以陪人度过一刻，却不能替他解决正在面对的具体不公；若只说想开一点，不允许学生说出自己的问题，温柔也可能变成让问题安静下去的方式。

三种坏账都不能靠一个人的自责修好。苦役需要实际的协商与边界，空转需要能够承担的有限行动，麻醉需要让被遮住的问题重新有说话的位置。文学可以参与这些改变，却不能被要求替生活的一切责任包办。

意义账还应容纳暂时的不同步。为了完成重要作品，一个人可能有一段艰苦时间；为了恢复生活，也可能暂停创造。关键是这种安排是否被理解、可以调整、仍有返回的路，而不是每一天三栏都必须一样明亮。

若把三项要求变成每天必须打满的新考核，本书就会制造自己批评的目标空转。写作不再为了表达，而是为了证明今天有创造、有自由、有幸福。这样的表格虽然换了词，仍然可能使人不敢诚实写下疲倦、犹豫或无所发生。

所以，意义账允许空白。空白可以表示尚未看清，也可以表示这一项不是当前任务的主要方向。它要求的是不要用另一栏的漂亮遮住长期缺口，而不是让人生永远像一份平衡报表。

对阿杰而言，停更一周没有新增字数，也不必自动解释成最高价值的一周。若他只是躲避原来的问题，空白仍然可能没有帮助。这个故事之所以值得写，是因为他确实返回文本、修改选择，并把改后的文字交到一个能够回应的人面前。

改变在哪里，就记在哪里。没有发生的部分，不由「他终于慢下来了」这句好听的话补齐。文学中的幸福若要有分量，也应当能够承受这种具体的诚实。

意义账还会遇到参与者方向不同的情形。阿杰希望文字被更多人读到，苏老师希望把它留在一个较小的课堂，两种希望不一定冲突，也不一定能够同时满足。不能因为双方都说为了文学，就忽略实际选择可能不同。

他们需要先说清这一次准备做什么。课堂里讨论，不自动意味着可以把学生回应放进公开宣传；作者愿意提供文本，也不自动意味着接受所有改述。共同的一手可以建立在有限同意上，而不要求双方对文学的全部目的达成一致。

这时，意义并不是放在每个人心里各算各的。不同方向进入同一次交往，需要协商，也会改变原来的愿望。阿杰可能发现自己想要的不是更多称赞，而

是一位认真读的人；外婆可能发现，新的读者也能把文字带到她没有想到的地方。

这些变化未必使两人最终选择相同，却可以让彼此的理由更清楚。自由不以消灭分歧为条件，幸福也不以所有人都满意为标准。能够在不同中保留继续交往的位置，本身就是需要被看见的发生。

同时，要避免把所有妥协都写成意义增长。有人只是因为没有力量拒绝才点头，关系看起来和气，实际的选择被取消。意义账要听各方分别说明，不由最有话语位置的人独自记为大家共同成长。

所以，本书的三项方向最终都要回到具体的人与动作。它们可以成为共同研究的语言，却不能成为替别人决定人生的资格。能帮助人说清自己为什么愿意、为什么暂不愿意，这张账才没有把意义重新押给另一位主人。

◆ 五、放回日子里

阿杰念完以后，苏老师没有立刻把纸收起来。她问他，改到最后还想不想让所有人都哭。

他想了一会儿，说还是希望读者受到触动，但不愿再让人物替自己完成催泪任务。有人哭，有人不哭，都应该先听见那个人在说什么。

这不是他忽然摆脱了对评价的在意。第二天发布时，他仍然紧张，也仍会看数据。改变只是，他已经有一个不完全由数据决定的理由，知道自己为什么保留某些句子、删去另一些。

外婆把纸折好，说也许可以念给一个旧学生听，但要先问对方有没有空。她没有向阿杰保证下一手一定发生，也没有把自己的愿意当成对方必须接的义务。

两人这一次的意义账，可以这样读：新的表达来自修改而不只是新增；自由来自可以否决、可以说明、可以暂不公开；幸福则暂时显在他们能够不靠夸奖维持这次谈话。更长的后续尚不知道，不在这一晚提前写完。

阿杰回家后，没有把外婆的话加工成一篇「人生被一首诗改变」的宣传。他在自己的记录里只写，今天终于能够解释为什么这样改。那句话很小，却比一个自己也不相信的巨大结论更愿意保存。

苏老师也记了一笔。她曾以为，学生记得越多，自己教得越好；现在，她还想知道学生能否把接到的东西改成有根据的自己的声音。这个问题不取消过去四十年的劳动，却使劳动能够继续变化。

本章最后不要求读者停更、不用AI，也不要求每个人都把诗念给家人。你的具体处境可能完全不同。值得带走的，只是把三个方向分开问：新的东西发生在哪里，选择还有没有实际位置，文字进入生活以后是不是让人更能面对自己。

这几问要落到行动，才不会再次变成漂亮的观点。下一章因此不再只说账怎样分，而用读书、背书、写作、教语文四种普通动作，把你这一手放到桌面上。

带走的话

写作往哪里走，不只看多了多少字；要看新的表达怎样发生，谁还有选择，以及文字有没有让人更能面对自己。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产量当创造、把无约束当自由、把一时被安慰当成全部幸福，也把三项意义变成新的日常考核。

本章立了什么：创造、自由、幸福分别追踪，并看它们怎样在交给别人、放在现实、装进自己之间往返。

想一想

你写过的东西中，哪一段最愿意交给一个具体的人？愿意交的理由，与它是否容易获得称赞相同吗？

你曾为一段文字付出什么代价？它后来改变的是一句话、一个选择，还是你面对自己的方式？

第 37 章

三本账落到日子里

读书、背书、写作、教语文：三本账落到日子里，你这一手交出去什么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准备教别人一样自己早已熟悉的东西，一开口，才知道熟悉并不等于会交。

周日下午，邻居家的孩子来到苏老师家，带着一本学校的书。外婆原本想按以前的办法先念一遍，再让孩子跟着。阿杰坐在旁边，听见孩子忽然问，这个人为什么一直等?

苏老师停住了。她正准备纠正一个停顿，孩子已走到另一个问题。她没有把话拉回去，只问：「哪一处让你觉得他在等？」

孩子把手指放在书上，指得并不准确，却认真说起自己听到的关系。阿杰也凑过去看。原本由老师往下交的一段文字，忽然变成三个人一起辨认的一件事。

后来，孩子跟着念，仍有地方记不住。临走时，他只说想回家问问另一个人，是不是也这样读。苏老师没有要求他交一份转述作业，只提醒，念不清楚可以把书带着。

这段虚构的下午不提供实验结论。它把日常的问题留在桌上：轮到我们这一手，究竟准备交出什么?

◆ 二、读书，先留下一段可接的话

读书不必每次都以转交为目标，但想让文字继续时，可以从一个有限的动作开始：挑出一段，说明为什么愿意给某个人看。

这是第一张生活卡。人是阿杰，他读完一本书，原来习惯发封面与评价。现在他先挑一段与朋友正在面对的问题有关的文字，不替朋友宣布一定有用，只问对方愿不愿意看。对方愿意，他再交出；不愿意，便停在这里。

本书怎样看这件事？读数账可以记录读过什么、读到哪一份；价值账看他是否守住原文的关系，是否尊重作者与接收者；意义账则问这一段为什么此刻值得交，而不是只为了显示自己读过。

需要松开的是「介绍一本书必须讲完全部」的压力。有时，认真交出一段，比快速概述全书更能够形成实际对话。有限不等于偷懒，前提是说明自己交的是选段，不拿它替全部内容作保证。

明天能试的做法也很小：找一段你确实愿意返回的文字，先写两句自己的理由，再决定交给谁。理由不必高深，可以只是它使你想起对方说过的一个问题。不要先群发给所有人，看看这一段能否在一个具体关系里被认真接住。

这个做法不能用来要求读者承担推广。你可以决定不交，书也未必因此白读。一个人的私人阅读具有自己的位置，本书研究过手，不取得征用这份私人生活的权利。

先还普通的独处阅读一个公道。并不是所有重要感受都需要立刻说给别人，有些东西在没有被要求表达时才有机会慢慢成形。过手的下一步可以等待，不能把暂时不公开当作文学贫乏。

同样，读得多也不等于轻浮。广泛阅读可能为将来辨认一段文字准备条件；少量深读也可能陷入固定。需要看具体工作，而不是按书量给人分成深刻与肤浅两类。

阿杰向朋友发送选段以后，不急着要评价。朋友回来说，只读懂其中一半。他可以解释自己怎样读，也可以承认自己原来没看见另一半的困难。这次不完整的回应，可能比整齐的「好书推荐」更接近真实的一手。

这里的下一手，不必立刻到第三个人。首先要看接收者是否接住具体内容，有没有形成自己的辨认。连续不是把人赶着往后递，而是使前一段可以支持后一段发生。若关系尚未接上，继续解释或暂时停止，都可能比强行转发更负责。

◆ 三、背书，留下可重新开口的能力

第二张生活卡属于苏老师与邻居家的孩子。背诵在这里不是多背一篇便多一个文学分，而是使一段文字在书页不在场时，仍有重新开口的可能。

先还背诵一个公道。记住一些具体表达，可以让人以后不必每次从外部寻找。对苏老师而言，多年积累的文字是可以在课堂中调用的材料，也曾帮助她在一时说不清的时候找到表达的起点。

但背诵不是一种天然完整的过手。为了检查临时记住，与在新的场合主动使用，需要分别观察。把记住视为条件，比把记住当成全部结果更准确。

需要松开的是「背得像才算理解」的唯一要求。原句可以认真记，意思也可以用自己的话再说；两者并排，才知道哪里保留了，哪里只剩声音，哪里已

经被改成另一回事。只会改述而不能返回原文可能有问题，只会背出而不能说明关系也可能有问题。

苏老师可以先问孩子最想保留哪一处，再一起核对那一处怎样与前后相接。孩子记不住时，不必立刻归因为不用心；词义、节奏、场景与任务都可能造成困难。具体找到卡住的地方，比把失败挂到「记性差」的标签上更有帮助。

明天能试的做法，是选一小段合适的文字，先理解，再尝试不看页面讲出来，最后回到原文看看保留与改变。这个动作只是一种学习练习，不是已经验证有效的通用教学处方。不同年龄与能力的人可以用不同辅助，不以一种身体操作限制文学参与。

书页、录音与辅助工具可以留着。一个不便出声的人，用文字表达也有自己的手；一个难以长时间记忆的人，认真保存、辨认、选择再交，同样需要被看见。过手不能只奖励某一种记忆能力。

练习以后，也不必制造一次公开表演来证明成果。孩子可以自己保留，可以在愿意时讲给家人，也可以先把疑问交给老师。是否有下一手，按实际记录；没有出现，就不替他补出一段「从此爱上诗歌」的成长故事。

苏老师最需要改变的，是听见不整齐的能力。一个停顿被改了，先问为什么；一句忘了，看看是否只丢了词，还是关系也断了。认得出的下限不是老师凭心情移动的一条线，应当尽量说明给学生听。

同样，孩子若认真指出老师的讲法并没有得到文字支持，老师也需要回去看。上一手不能因为来得早，就永久免于下一手的检查。过手之所以不是单向灌输，就在于后来的声音能够带回差异。

◆ 四、写作，先知道愿意交什么

第三张生活卡属于阿杰。一个写作者可以先想象某位愿意继续用文字的人，但不能因此只写讨好这个人的东西。

「写给一个会交出去的人」，不是营销画像。它提醒作者，文字到了别人手里以后还要做什么：帮助他辨认一段处境，给他一个可以改述的关系，或者让他有机会用自己的声音提出原来没法提出的问题。

阿杰于是把一段写给外婆看的文字，与一段面向连载读者的文字分开。前者不必交代所有背景，后者需要给陌生人足够入口。这不是把一个自己分成两个假人，而是在不同关系里承担不同的说明责任。

本书怎样看？读数账记录稿件与修改，价值账看改了以后是否仍认得出、不抹去别人的贡献、有没有给接收者余地，意义账则问这段话为什么值得写。三张账都可以简短，却不能全部被更新字数代替。

需要松开的是「每一段都必须立即漂亮」。一处尚未写好的犹豫，可以先保留，等待真实的问题进入；一段很漂亮却不属于人物的文字，也可以删掉。写作的自由包括不采用成功生成的候选。

明天能试的做法，是从自己已经写过的内容中挑一段，写下最不能丢的关系，再试两种不同表达。比较的不是谁词藻多，而是哪一种改了仍守得住、哪一种只剩熟悉语气。这里不需要给工具或人预先排高低，实际改动会提供材料。

然后，找一个愿意指出问题的人，而不是只找赞同的人。对方不必成为文学专家，但最好知道这次要看什么。问「好不好」容易得到礼貌回答，问「这个人为什么在这里改主意」则更可能返回具体内容。

当然，反馈不是命令。阿杰可以不采纳，但应当知道自己拒绝的理由；对方也不必为没有被采纳而继续无偿解释。一次有限的合作可以结束，结束并不使前面的工作消失。

使用AI时，同样保留这个问题。让系统起草，不等于最终文字已经由自己接住；让系统批评，也不等于所有反方都已听见。人可以利用它拓展候选，再通过自己的选择、核对与实际交往承担后续。

还要保留写作中的不公开部分。不是每一份草稿都适合立刻接受他人评价，有些问题需要在私人空间中分化。过手不要求一切都立即进入公共链条。成熟的交付，可能恰恰依靠前面一段不被催着展示的时间。

第四张生活卡由此回到教语文。老师不只教学生怎样回答标准问题，也在决定怎样把一段文字交到不同的孩子手里。她的选择会参与形成下一代读者，不能被简化成课本内容的运输。

需要松开的是「同一堂课只允许一种到达」。有人从声音进入，有人从一个人物动作进入，有人先不懂，隔了几天才回来问。只要能够返回文字与理由，这些不同不必全部被纠正成同一种进度。

明天能试的是，选一个合适段落，让学生分别说明自己准备把哪一处交给谁、为什么，允许不公开接收者身份，也允许暂时没有对象。老师记录的不是谁最会讲感人故事，而是谁能够说明选择、辨认来处并尊重别人的边界。

这个安排仍需按课堂条件调整。本书不把一个活动称作已经证实优于所有教学的方案，也不要求教师在有限时间里为每个学生承担无限责任。先选一处可做的改变，再观察它是否帮助真实接续，比一次重写整个课程更能接受反馈。

四张生活卡的共同处，是把读过、背过、写过、教过，从完成名称重新放回具体动作。它们的不同也要保留：读者可以停，学生需要支持，写作者要交付，教师要照顾共同条件。不能用同一句「每个人都是一手」抹平各自的责任。

四张生活卡实际用起来，还需要有结束条件。阿杰给朋友一段文字，对方读完表示暂时没有话说，这次邀请可以结束；苏老师教一个孩子，到了约定时间仍有疑问，可以留到下一次。过手不断，并不等于每一次具体交往都必须无限延长。

结束让参与者知道自己承担到哪里，也使下一次开始能够出于选择。没有结束条件的帮助，容易变成一方永远欠着另一方；没有承接的突然结束，则可能把尚未说明的重要问题丢给接收者。两者之间，需要清楚而有限的安排。

一堂课可以在结尾只问，今天有哪一处还认不清。这个问题不要求学生公开感动，也不要求人人交出漂亮结论。老师把需要继续的地方记录下来，下一堂课再决定怎样接。她交出去的，不只是已经完成的答案，也可以是一种允许问题留下的做法。

写作交流同样如此。请人读稿以前，说明希望对方看的是人物选择还是语言节奏；讨论以后，说明哪些建议准备采用、哪些仍需考虑。对方不必因为提供过一次帮助就成为永久顾问，作者也不必因为礼貌而假装所有建议都接受。

这样，三本账不会把生活变成不断索取证据的研究场。它们帮助我们承担已经进入的一次关系，而不是要求每个朋友、孩子和读者都来证明书中的命题。研究有专门的设计，日常交往有自身的自由，不能因同用过手一词便混为一谈。

最后，还可以给自己保留一种退出：发现文字并不合适，就不交；发现理解不足，就再读；发现对方不愿意，就停。下一手不是只有继续一个动作，有时先学会不随便把话交出去，才使未来那一手更有分量。

◆ 五、放回日子里

邻居家的孩子离开以后，苏老师收起书，发现桌上留着一张纸。纸上没有抄完整段落，只画了几个歪斜的箭头，旁边写着自己准备怎样问家里人。

阿杰想拍下来，说这正是过手。外婆拦住他，先问过孩子再说。发生得符合自己的理论，也不能使别人留下的东西自动成为可以公开的证明。

后来，孩子说可以留给苏老师看，不想发到网上。他没有报告回家以后完成了多少次转交，只说家里人读得和老师不一样，下一次还想来问。苏老师把纸放进教案，不替他填一份完美的结果。

阿杰也从这件事里得到一处提醒。自己老是追问下一手，可能不知不觉把接收者变成必须提供后续的人。文学需要人，不能因此把人征用来让文学证明自己仍然活着。

那个周日并没有出现一本新书，也没有出现惊人的阅读增长。出现的只是几处可以看清的动作：孩子提出问题，老师允许停顿，外孙重新辨认自己准备公开什么。书页还在，人的关系也没有被一个完成标记吞掉。

三本账因此可以很朴素。读数账里写读了哪一段；价值账里写哪里仍认得出、谁有选择；意义账里写这次来往让什么新的问题得到位置。缺少材料的一栏留空，不用把每个下午都写成成长奇迹。

明天，这些动作可能没有继续；也可能在某个无法预定的场合被重新接起。日常实践可以容纳这种不确定，研究却需要在明确的观察窗里作判断。不能把生活的开放性借来，使理论永远不必面对结果。

所以，最后一章必须把书的命题交给另一种手：愿意照规则检查的人。他们不必同意过手理论，也不需要先成为苏老师与阿杰的朋友。只要材料、方法与撤回条件足够清楚，就应当能够指出本书在哪一处没有得到支持。

带走的话

读、背、写、教，不只是四种完成动作；每一回都可以再问，你这一手接住了什么，又准备怎样让下一人有自己的声音。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读书变宣传、背书变表演、写作变产量、教学变运输，也把接收者当成必须替理论提供后续的人。

本章立了什么：四种日常行动分别保留对象、边界与明天能做的一步；允许接，也允许停，再按真实发生记账。

想一想

这个星期，你愿意把哪一段话交给谁？准备怎样说明来处，也给对方保留不接的余地？

你小时候记住的文字，是谁交给你的？今天再交出去时，你想守住什么，又需要改变什么？

第 38 章

判决性试验

判决性试验：作者标签三组与过手行为，加五十年语料回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个说法越讲越顺，忽然有人问，什么结果会让你承认它不对。你才发现，自己准备了许多支持，却还没有准备退路。

苏老师想把先说作者与后说作者的不同认真查一次。她写下同一首诗，分出几个呈现办法：告诉名作者，不说作者，告诉是AI写的，再加一种信息相同、只改先后的安排。

阿杰问，一周后看什么？外婆说，看谁还记得。他又问，记得却不愿交呢？两人重新分栏：保持、主动转交、化用，还要看改过以后是否认得出。

纸写好以后，他们没有把课堂直接当成实验。谁愿意参加，哪些标签可能误导，怎样说明与退出，都还要解决。所谓小试一下，不能成为跳过这些问题的理由。

本章写的是尚待实施的研究设计，不是已经招募、预注册或完成的实验。苏老师与阿杰只是把问题提出的虚构人物。研究需要允许不认识他们、也不赞成本书的人，照着同样的规则检验。

◆ 二、四种安排，一首诗

本书把判决性研究保留为两个相互补充、但不能互相顶替的部分。

判决性试验：两臂。实验臂：同一首诗，作者标签分名作者、匿名、AI 三组，另加一组「标签不变、只换出现次序」剥开次序效应与光环效应；主指标是过手行为，不是评分，也不是读法数量。语料臂：用 Underwood 的语料加引用语料，回测早期过手率对五十年重印与进入教学大纲的预测，控制读量与书评多样性

先讲实验臂。它研究同一段文字在作者标签与出现次序改变以后，人的后续过手是否变化。主指标不是当场评分，而是七天后的背诵保持、主动转交与化用，并记录代价以及相邻两手的变异度。

材料应是受试者不熟悉、使用资格清楚的诗。不能把已有名诗拿来换名而使熟悉度泄露分组，也不能把不同组安排成不同诗，再说差别只来自作者。多个合适材料可以减少单首诗的偶然，但每份材料怎样进入各组，需在正式实施前写定。

参与者原则上应为能够知情同意的成年人，不能把课堂中的服从当成自愿参加。样本规模需结合最小待辨差异、测量波动、失访及重复观察的结构确定；具体人数待方案登记，不先填一个仅使设计显得完整的数。

基本安排有四种：名作者标签、匿名标签、AI标签，以及与指定标签组内容不变、只把告知时间前后交换的一组。所有组最终接触的信息量、诗的内容及相关任务时间，应尽量配平。标签文字、呈现方式与先后间隔也要事先写定。

这里有一个必须公开的设计边界。一个额外的次序组，只足以比较一个预定标签条件下的先后，不能独自识别名作者、匿名、AI三种标签各自的次序翻

转点。致命条款第四项需要的观测，比这个最小四组设计更多。不能用三组标签的平均差异冒充三种标签下的次序效应。

基本方案与补充识别问题须分开报告。要完整检验第四项，应在正式登记前补齐三种标签下的次序比较，并明确翻转点怎样确定。这些补充还须经过方法审读；当前四组安排尚不足以回答全部问题。

标签实验还涉及伦理。若同一首诗在不同组被赋予不同来源，便可能包含受控制的误导。需要在研究前取得合适的伦理审查，使用授权清楚的材料，限定误导范围，制定事后解释与撤回办法。不能把虚假的名作者署名公开传播，也不能用「为了科学」取消参与者知道真相的适当机会。

告知与后续观察之间也有取舍。过早揭示真实来源可能改变七天后的行为，过晚解释又涉及参与者的权益。具体方案必须由正式伦理与方法审查共同确定。本书不能只从怎样得到显著结果出发安排人的知情。

读完当场，可以记录评分，作为与既有研究相接的次要材料；同时记录阅读时长与必要的熟悉度信息。不能用当场要求抄写的完成量，替代后来是否主动转交。研究任务本身制造的动作，与自愿发生的动作必须分栏。

七天后，保持可以用不看原文的回忆或转述来观察。逐字背出与保留核心关系分别记录，不让善于记词的人自动拥有全部文学优势。测试的提示程度、允许使用的辅助以及判断方式，必须在各组保持相同。

主动转交不能只问「你愿不愿意推荐」。意向与实际行动不同。可以请求参与者自愿说明是否向某个人交过哪一段，在不暴露接收者身份与私人内容的前提下保留适当证据。不能为了确认过手，要求交出全部通信记录。

化用也需要边界。某段新文字与原诗有相似词，不一定来自本次阅读；没有相同词，也可能保留了重要关系。编码表应事先规定怎样确认来源联系、怎样记录变化，无法确认者单列，不自动算成成功或失败。

代价包括保持所支持的时间维度、抄写或转述的字数、转交所费时间与成本，但不同单位不直接相加。实际记录怎样合成、是否合成，需先说明理由。不能在看到哪一种量最有利以后，才决定把它称为代价。

变异度同样需要事先编码。编辑距离与核心意象保留率是候选读数，关键关系的反转还需要独立判断。相邻两手差别与整条链的累积漂移应分开，以免每一步看似接近，走到末端已经认不出最初对象。

评分员可以不知道作者标签与研究组别，分别独立判断，再报告一致程度。讨论之后取得共识，不能替代最初独立编码的一致性记录。指标名称、计算办法与可接受界线列入待登记项，不能只写「专家一致认为」便省掉过程。

最重要的比较，是AI标签对过手行为的压低，是否确实大于对评分的压低。两类效应需先放到预定的可比较尺度。比值的具体界线待登记；评分效应接近零时怎样处理，也必须预先约定，不能以不稳定的分母制造极大效果。

Porter与Machery的原研究为来源辨别与评分比较提供起点，却没有测这里的七天过手。[研1]　本书不得把自己新增的行为观察写成复现他们已有的结论，更不能在没有新增数据时宣布更强预测已经获得支持。

◆ 三、五十年，另有一份材料

语料臂检验的不是每个人当年的代价，而是早期过手痕迹能否为后来存活提供独立的预测增量。两臂测的不是同一个量，这一句必须写在研究对象的最前面。

本卷提出使用Underwood的语料并结合引用材料。

已经可核的Underwood与Sellers研究《The Longue Durée of Literary Prestige》，考察一八二〇至一九一九年的英文诗歌材料及文学声望问题。

[研3] 它不是一张现成填满早期引用、抄选、化用、五十年重印与教学大纲的联合表。

所以正式研究首先要完成材料可得性审查。具体语料版本、许可、作品清单、出版日期、引用来源与后期结果能否可靠连接，都必须核实。与《Distant Horizons》等著作的具体接口仍待核，不因提到一本研究著作，就假定所需变量已经全部存在。

如果无法建立可靠链接，语料臂就还没有进入可以检验主预测的状态。这不是负面结果，也不是支持结果，而是研究条件未满足。必须报告缺哪一类材料，不能用手边容易得到的别的数字偷偷替代。

早期窗口需要在后期结果之前划定。被引用、被收入他人自编选本、被化用，是候选的过手痕迹；何谓早期、一个作品的起点怎样确定、再版与首次发表如何区分，都应事先登记。后来的经典地位造成的引用不能倒填进早期。

五十年后的重印与进入教学大纲，也要分别定义。重印要区分同一文本、不同版本与只保留选段的情形；进入教学大纲要说明机构范围、材料是否完

整、怎样确认实际列入。二者可以共同作为存活线索，却不能在某一项不利时任意换另一项。

这里的「存活」是预定的研究结局，不是关于所有文学存在的最后定义。一部作品可能没有重印却在私人抄本中延续；也可能重印很多，却少有人实际阅读。研究可以采用有限结局，只需诚实说明它们能检验哪一段主张。

早期读量与过手痕迹高度相关，是本卷最难的一处。读得多的作品，自然有更多机会被引用或选录。若只发现引用多的后来也常重印，可能仍然只是读量在起作用，并未得到过手的独立增量。

为此，可以先按早期读量分层，在相近曝光的作品之间比较；也可以配对，寻找出版时期、体裁、语言与早期读量接近，而过手痕迹不同的作品。配对条件需要先写定，不按后来谁成为经典去挑。

配对并不保证所有混杂都消失。早期出版资源、作者声誉、语言教育地位与资料保存条件，都可能同时影响过手痕迹和后来存活。哪些变量可得、哪些不可得，应逐项说明。观察性比较不因配了对，就自动取得随机实验的因果力量。

书评多样性也需要独立编码。不能把篇数直接当成读法种类，也不能把书评中的引用同时算作过手增量与控制变量而不交代重叠。可以分别记录出现了多少评论、评论观点如何不同、评论是否实际带出原文，再在模型中说明各自作用。

历史语料的单位同样重要。同一首诗以不同书名出现，可能被错算为两个独立作品；一部选本收入许多段，不能既当一个作品又把每段当完全独立。需要作品与版本的对应表，使研究者知道当前在数哪一个层级。

引用痕迹要尽可能去重。一段说明被多个网站机械转载，不等于多位人独立选取；同一教材多年印刷，也不当然等于每年都有同样的实际过手。可以保留这些记录，但应与独立采用区分，不以数量便利抹去行为差别。

化用比引用更难。机器搜索可以提出候选，人仍要判断相似是否具有明确来路。一个常用词组合到处出现，不足以证明传承链；一个关系在不同词句中重现，也未必能确认出自指定作品。无法确认的候选不进入主要分析，或按预先规定的敏感性方案单列。

语料中找不到「代价」，尤其不能补造。引用者可能花了很久，也可能随手复制；选本编者可能认真裁定，也可能照抄旧选。历史材料只给痕迹时，结论只说痕迹。即使它预测很强，也不能因此宣布已经证明人的代价是长期存活的原因。

数据缺失也不填成没有。一些作品的早期记录保存较好，另一些严重散失；数字化程度差异可能使「没有手」只表示没有扫描到。研究需要报告覆盖范围，比较不同缺失处理，并说明结论适用于哪些材料条件。

分析时，基准模型使用早期读量、书评多样性及预定控制项；再看加入过手痕迹以后，能否改善未参与建模作品的预测。增量用哪一种读数、达到什么程度才有意义，须在检验前登记。只在已看过的材料上拟合得更好，不足以证明对后来作品有用。

检验集的划分要防止同一作者、同一作品不同版本同时混在两边，避免模型借熟悉对象取得虚假的好成绩。也可以按历史时段进行回测，但应先说明时间变化带来的限制，不让后期信息倒流到前期。

若读量相近而过手痕迹不同的配对很少，应如实报告研究无法支持广泛结论。必要时只讨论有足够材料的范围，不能以更多不合条件的样本冲淡困难。若在这一有限范围仍没有增量，就要面对第一条致命条款，而不是继续换样本寻找支持。

◆ 四、哪一种结果，撤回哪一句

本书的四条致命条款在附录一保留原文。本章把它们逐项与可观察结果连接，并说明目前哪些条件仍待正式确定。

第一条是长期增量。早期引用、他人选本与化用，在早期读量和书评多样性之外，若没有达到登记阈值的预测增量，「过手」撤回，本卷退回克默德。不能在结果不利以后说，过手一定隐藏在没有资料的地方。

这里的退回不是说克默德已经用相同模型证明自己获胜。它表示本卷不再主张自己提出的独立增量已经成立。前人关于经典与重读的完整理论，需要按自己的论证评价，不能被一次统计比较压成一个替身。

第二条是短期标签效应。若AI标签对七天保持、主动转交与化用的压低，不大于对评分的压低，「无手之文」撤回。一个较弱的来源偏见结果，不能冒充本书要求的更强行为差异。

若某个行为有差异、另一个没有，怎样合并判断也必须预先规定。不能在保持有利时只讲保持，转交有利时又只讲转交。主要结局、次要结局与合成办法应先登记，否则多个指标会给事后挑选留下太大空间。

第三条是出现次序。相同作者信息先到或后到，若过手没有差异，或者差异落在登记的翻转阈值以内，作者回写的次序命题撤回。把「没有显著差异」

与「已经等效」区分，是分析必须完成的工作；样本不足造成看不清，不能被包装成确定的相同或确定的不同。

第四条比较三种标签下的翻转点。这里的翻转点指相应标签条件中次序作用改变过手方向的界线，不能用三个标签的平均高低代替。三组之间翻转点不移动时，「次序决定过手」按原条款收窄，只保留第三项所支持的次序结论。

如前所述，基础四组不能独自完整识别这一项。正式研究若没有补足相应观测，就必须把第四项列为尚未完成检验，而不能借第一项或第二项的成功宣布全套命题成立。一个设计知道自己回答不了什么，是研究诚实的一部分。

这些撤回对象也不能任意扩大。某条经验预测不成立，不自动证明所有背诵、引用和教学都没有意义；某种规范上值得支持的实践，也不能因此救回已经失败的预测。人的日常理由与理论的可检验承诺，必须各自承担自己的论证。

相反，出现支持结果，也不能立刻宣布整个本体论已被证明。实验可能支持一种特定标签与行为关系，语料可能支持某类痕迹的增量预测。它们离所有文学都只有过手这一种本体解释，仍有论证距离。本书不得用一项局部结果跨过这段距离。

「预注册」在本稿中是计划要完成的步骤，不是已经拥有的编号。所有阈值、样本数、排除规则、主要结局、统计程序与结果解释，应在正式看结果以前登记。登记位置、日期与版本只有实际完成后才能填写。

研究途中发现材料问题，当然可以修订方法，但应保留原方案，说明改动发生在何时、是否已经看过结果，哪些分析因此只能算探索。不能用更新文件把原来作出的承诺抹掉，再声称从头就这样设计。

◆ 五、把结果交给不赞成的人

过手理论若要接受检验，研究的最后一步不应只是作者自己看一遍结果。材料、编码、分析与解释，需要让不预先赞成它的人有机会检查。

可以公开的研究材料尽量公开，例如获准使用的诗、标签说明、编码表、分析代码与不涉及隐私的汇总结果。不能公开的私人转交内容，应说明限制与理由，在适当条件下接受受约束核验，而不是以隐私为名取消所有证据要求。

也不能以公开为名要求参与者交出整段生活。研究对象是某次阅读后的有限行为，不是每个人的人际关系全景。只收集回答研究问题所需的材料，让拒绝额外分享不影响本来应有的参与待遇，才能使自愿不是一句形式话。

独立编码者不应因为用了「过手」这个词就给更高分，也不应因为参与者反对本书就判为无效。评价的对象是事先约定的行为与文本联系，而不是对理论的忠诚。研究人员自己的期待，同样需要被程序限制。

阴性结果也应进入报告。某些组没有差异，某些指标不稳定，历史链接失败，都会改变本书能够说什么。不能只发表最动人的一组曲线，把其他结果留在不愿打开的文件夹里。

最后要留下复做的路径。下一位研究者换一批诗、换一群读者、换一个可说明的历史范围，是否仍能使用同一套定义？哪些地方必须改，哪些改动会使它不再检验同一句话？把这些写清，才使过手不只是本书自己的说法。

随访中的失访必须提前处理。七天后没有回来的人，不能直接当作没有保持、没有转交；他可能恰恰在别处用了文字，也可能只是没有时间参加。若某种标签使人更不愿回应调查，各组的可观察样本就不再相同，结果可能受到选择影响。

所以记录应保留最初分配、实际完成与失访的区别。主要分析怎样处理缺失，补充分析怎样检查不同假设，都应在看结果以前确定。不得只保留最配合的人，再把他们的行为当成整组的自然后续。

研究还要区分奖励随访与奖励过手。为参与者投入研究时间提供合理补偿，不等于奖励他转交诗；若补偿取决于是否背出、是否分享，主要行为就被研究本身额外塑造。补偿安排应不把特定结果变成领取条件，并在各组保持一致。

量表与行为读数的比较也应预先固定基准。用哪一种标准化办法，参考哪一组的波动，多个行为是否共同组成主要结局，怎样防止其中一项极端变化支配合成值，都需要写成可以复算的规则。规则尚未确定，就明确列为待登记，不用一个总指数遮住困难。

语料臂还有另一种失访：不是人不回来，而是某些年代、语言或出版类型从来没有充分进入数字库。可见的文学史可能偏向保存条件较好的部分。研究需要报告覆盖情况，并尽可能用不同来源交叉核对，不能把馆藏缺口当作作品死亡。

对教学大纲的使用尤其应谨慎。某首诗被列进书目，不等于教师实际讲过、学生实际读过。既然本书已经区分名与手，就不能到了结果变量又把所有名分记录都当成实际传承。该指标只作为预定的制度性存活线索，不能单独支持人的过手结论。

最后，结果报告应同时给出效应大小与不确定范围，而不只有是否跨过某个显著性门槛。差异很小但样本很大，未必达到本书关心的理论增量；差异看

起来大但范围很宽，也未必足以判断。判决性不是把不确定性删掉，而是事先说明什么程度的不确定仍允许哪一种结论。

◆ 六、放回日子里

苏老师把试验纸收进文件夹，没有拿到第二天课堂上就开始分组。她说，原来认真做一次比较，也要先等很多问题被说明。

阿杰问，要是最后发现过手并不比读量更能预测呢？外婆说，那你们书里不就已经写了该退到哪里。

她仍会背诗，也仍愿意把文字交给学生。她的生活理由不需要等一项试验批准。但一本书额外声称自己能够解释经典的长期存活，就必须为这个更强的承诺交出证据。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

阿杰这才明白，允许理论失败，不是让自己从此不再写。恰恰因为写作还有真实的对象、关系与目的，它不必靠每一项理论都获胜来维持。删去一个没有支持的判断，也可以是自己愿意承担的一手。

本书的研究到这里仍是设计，没有实验读数，也没有完成五十年联合语料回测。它已经写出要测什么、怎样避免明显混淆，以及什么结果会迫使撤回；尚未确定的参数与材料，不以空泛的「可检验」掩盖，分别列入附录。

一本说文学要靠认真转交才能继续的书，也要把自己的判断交到能够说「不」的人手里。

带走的话

先写好什么结果会让自己退回去，再去看数据；不让支持的结果替全部作证，也不让生活的热爱替失败的预测续命。

小账

本章拆了什么：把评分研究当过手证据，把历史痕迹当人的代价，把四组实验当成全部次序问题已经可识别。

本章立了什么：实验与语料各测各的量，阈值与规则先登记，四项结果分别对应撤回或收窄，未实施就明确写未实施。

想一想

你愿意为一个自己相信的说法写下怎样才算错吗？那条线能否由一个不赞成你的人照着使用？

若过手没有比读量增加预测力，你还会为喜欢的文字付代价、交给别人吗？你保留的理由，与撤回的理论是哪两件事？

结　语

谁在写：写的人只是第一手

◆ 一、最后一页还没有字

苏老师把一本手抄的诗集交给阿杰。封面已经软了，书脊用胶带补过，翻到中间，纸页有一股放久的气味。她说，不用急着看完，有空翻几页就好。

阿杰知道外婆年轻时抄过书，却很少这样从头翻她的本子。字有几种大小，有的地方挤得很满，有的只写半页。几处旁边留着不同年代的批注，笔的颜色变了，某些判断也变了。

翻到最后一页，他看见一整页空白，问是不是当年没有抄完。

苏老师说，可能是，也可能后来总想着再留一点地方。她已经不记得最初为什么空着。

阿杰没有替这个空白补出一个庄严的故事。它可以只是一本旧本子没写满的一页，不必证明外婆几十年前已经预知今天。他把它轻轻按平，忽然想起那首改过很多次的诗。

这次，他没有打开系统找一份更漂亮的说法。他把自己已经背下的那一段写上去，写到一个词时停住，问外婆这里换过以后，她还认不认得出原来的那个人。

外婆拿起眼镜。最后一页终于有了字，也有了一个等别人回答的问题。

◆ 二、写的人只是第一手

谁在写？写下第一个字的人是第一手；后面每一个为文字付出代价、以自己的声音继续交出的人，也在参与它的文学发生。

这句话不使最初作者消失。一个人怎样开始、怎样选择、怎样把此前没有的表达写出，仍然有不可省略的工作。后来的人不能因为也有贡献，就把最初的来处抹去；正如最初的人不能因为先写，就认为后面所有工作都只是没有意义的搬运。

本书从《诗经》大多无名而长久被读的难题出发，并没有因此宣布古代作者从来不存在。「家父作诵」「寺人孟子」「吉甫作诵」留下的线索，仍需在各自原文中认真理解。把「诵」读作一次转交，是本卷的读法，不是训诂定论。

由这个切口走出的问题是，姓名暂时不清，文字为什么没有停下？答案不能只在第一位作者的心里找，也不能只在书页上找，还要走进后来背它、抄它、讲它、教它的那些手。

这些手并不相同。有的负责守住一份版本，有的把文字带进新的语言，有的挑出一段，有的指出原来的解释不够。有人愿意继续，有人选择不再交。文学的路不总是整齐向前，也会分叉、停顿、重接与遗忘。

经典若只是被贴上的名字，就无法解释这些具体工作；若只是文本容得下新的阅读，也仍需要有人实际做出阅读与转交。前人的解释已经走得很远，本书要增加的那一步，必须在代价、可辨认的下限与后续预测中接受检查。

把全书的判词再放在这里，便于对照一路走来的论证。

文学不是写出来给人读的，是一手一手过出来的。作者派、文本派、读者派各看对了一头，却都常把转交当作已经给定的通道，没有把第三种行为——过手——单独拿出来看。一个人为一段文字付了代价，记它、背它、抄它、讲它、引它、改它，再用自己的声音交给下一个人。本书把被过手的那一段叫作在用的作品；过手不断、每一手都不一样又都认得出，是本书对经典的工作定义，它比「容得下重读」多解释了什么，交给第 38 章检验。意义层也因此被押错了地方：言志押给作者，载道押给文本所承载的那个道（客体一头），接受押给一次阅读，而意义其实走在过手链上。文学性推向哪里，在意义账里另记；版本、销量、口碑与经典地位是另一层读数，两层怎样相关，留待检验。

判词是本书承担的主张，不是由重复便能变真的结论。定义可以帮助我们组织问题，历史材料与研究则需要说明它有没有独立的解释力。一个人喜欢这段话，不等于已经替它完成检验；一个人反对，也应当有明确的地方可以下手。

◆ 三、把下一只手留给别人

苏老师最初问「有人背吗」，容易被听成一种旧方法对新工具的责备。书走到这里，那一问已经不能只剩背诵。

有人抄给朋友，有人把一处关系放进自己的文章，有人认真讲给不方便看书的人，有人用不同方式让它在新场合出现。只要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明，转交确实发生，差异中仍有认得出的联系，就需要按同一标准看见。

这也意味着，人不必通过故意增加困难证明自己认真。工具可以帮人起草、整理、保存与比较。省下不必要的劳作，可能使更真实的辨认得到时间。

文学的手不是某一种古老动作的专利，更不是只有不用机器才允许取得的资格。

阿杰使用AI，不因此被取消。他若自己改、自己辨认、愿意说明选择，并把文字交给下一个人，那一手仍是他的。相反，他即使用纸笔写，若始终只追逐可见回声，也不能由手写的姿态替过手保证后续。

「无手之文」所问的，是写、推、读都闭合以后，有没有一位为这一段字承担的人。「名传错相」所问的，是名分已经到了，实际的手是否也到。两个名称都不是给整代人盖章，而是要使具体安排能够被辨认、被修正。

三本账也是如此。版本、销量与评价各有用处，真守、善推、美聚各有责任，创造、自由、幸福各有需要继续问的方向。把它们分开，不是为了多做三份报表，而是让其中一栏的漂亮不能遮住其他栏的亏欠。

这份分开对作者并不轻松。有时你认真写了，别人没有接；有时你最看重的不是后来被带走的部分；有时别人改得与你不同，却仍有充分理由。你不能以文学需要下一手为名，把下一人变成自己的延长。

对读者同样如此。他可以接，也可以不接；可以先留在私人记忆里，也可以选择有限转交。没有人因为读过一本书，就欠作者一次公开展示。过手能够有「愿意」，正因为拒绝与等待也保有位置。

对于老师，意味着教出去以后，学生不必永远用自己的口吻说话。对于编辑，意味着帮助成形，不等于取得全部声音。对于平台，意味着提供入口，不等于替人完成阅读。每个位置都可以重要，却没有一个位置因为重要就自动拥有其余所有位置。

这样理解文学，才不会把「谁在写」的答案收成一个新的单一主人。不是把作者赶走，让读者独占；不是把文本降下去，让关系独占；更不是把「过手」本身立成不许被检验的神坛。研究要回到每一项具体发生，问它怎样站得住、怎样继续。

◆ 四、书也要能被改下去

本书留下两种不同的未完成。一种属于材料：有些原著、古籍、案例与语料接口仍待核查；另一种属于经验主张：实验与长期回测尚未实施，参数也未完成正式登记。

这些未完成没有被藏进结语的抒情里。附录分别保留来源、待核项、预测与撤回条件。读者可以从那里检查，本书是否把前人说窄了，是否把同一种结果重复计算，是否让某个定义悄悄避开了反例。

若早期过手痕迹没有增加长期预测力，主张就要按约定撤回。若作者标签只改了评分，没有带来预期的更强过手变化，「无手之文」的相应命题就要退回。若次序没有作用，也不能因为故事好听，继续把次序说成已经成立的机制。

允许这些结果，并不使背诗、抄书和写作失去个人意义。苏老师仍可以因自己珍惜的理由把文字教下去，阿杰仍可以认真改一首诗。日常实践有自己的理由；理论额外提出的解释与预测，则要承担额外的证明责任。

相反，未来出现支持结果，也不意味着全书每一句都自动正确。材料的范围、人的差别、媒介的变化，都可能要求继续修订。一个准备被过手的理论，应当能够把自己的边界也交出去，而不只把最响亮的那一句交出去。

这种承担可以从很小的地方开始。引用没有核到，就不要编原句；故事是构造的，就不要叫它实测；别人已经公开说明条件，就不要说他偷偷借用；程序还没实施，就不要写已经证明。每一个小处都影响下一只手接到什么。

文字在下一人那里改变，不必只有破坏。有时，他会指出一个你没有发现的漏洞；有时，他会把你说得过大的地方收窄；也有时，他会在你没有预料的场合，让一句话起作用。你能够做的，是把来处、理由与限度交清楚，允许这些变化发生。

那份边界还意味着，后来的手可以不同意本书。读者可以接走代价与转交的观察办法，却对文学性的定义保留意见；也可以发现某条原著引述不够准确，要求作者重写。这样的使用不是背离，而是本书将判断交出以后必须面对的真实后续。

如果本书只欢迎引用判词，不欢迎检查欠条，它就只想获得回声，并没有认真准备过手。让别人认得出自己的命题，也让别人能够指出命题的限度，这两项工作不能只做前一项。

一段文字被保留，可能因为它帮助人前进，也可能因为它值得被批评。作者不能只承认带来荣誉的存活，把其他后续都说成误读。可以争辩，可以说明，但要让具体材料与理由进入，而不以最初写作者的身份结束讨论。

苏老师把诗集留给阿杰，并没有要求他按自己的字迹把最后一页填满。阿杰写下新的文字，也没有在扉页上把全部旧手改成自己的名字。他们之间的那一点分寸，比一句「共同创作」更具体。

后来，阿杰把本子合上，准备带走。外婆叫住他，指了指最后一页一处写得太挤的地方，说那里可以留一点空，下次还要改。

阿杰重新展开纸页，在旁边添了一个小记号。它不作结论，也不打分，只留给未来的自己：这里，曾有人问过一句。

谁在写？书到这里，把答案交回这个动作。最初写作的人仍然重要，后面的手也不再只是背景。你接到的文字有来处，你的改变有责任，下一个人有自己的声音。

写下第一个字的人是第一手；你，可以是下一手。

附 录 一

判词怎样才算错

本附录保留全书的原判词与四项致命条款。这里的「草拟，预注册」表示研究方案准备在实施前登记，不表示已经完成登记、取得编号或收集数据。尚未确定的数值统一进入附录二，不以空白冒充零。

判词原文

文学不是写出来给人读的，是一手一手过出来的。作者派、文本派、读者派各看对了一头，却都常把转交当作已经给定的通道，没有把第三种行为——过手——单独拿出来看。一个人为一段文字付了代价，记它、背它、抄它、讲它、引它、改它，再用自己的声音交给下一个人。本书把被过手的那一段叫作在用的作品；过手不断、每一手都不一样又都认得出，是本书对经典的工作定义，它比「容得下重读」多解释了什么，交给第 38 章检验。意义层也因此被押错了地方：言志押给作者，载道押给文本所承载的那个道（客体一头），接受押给一次阅读，而意义其实走在过手链上。文学性推向哪里，在意义账里另记；版本、销量、口碑与经典地位是另一层读数，两层怎样相关，留待检验。

致命条款原文

致命条款（草拟，预注册）：其一，在 Underwood 的语料与引用语料里回测，早期过手率（被引用、被收进他人自编的选本、被化用）对五十年

重印与进入教学大纲的预测，在读量与书评多样性之外没有增量（增量低于登记阈值），「过手」撤回，本卷退回克默德；其二，实验中「AI 写」标签对过手行为（七天背诵保持、主动转交、化用）的压低幅度不大于它对评分的压低幅度，「无手之文」撤回；其三，「先知作者再读」与「先读再知作者」两组的过手行为没有差异，或差异落在登记的翻转阈值之内，作者回写的次序命题撤回；其四，作者标签三组之间翻转点不移动，「次序决定过手」收窄，只保留其三所支持的次序结论。须先对账 Porter 与 Machery 2024 年的研究：读者分不出 AI 诗，还给它打更高分。

四项怎样使用

第一项看的是增量，不是有没有引用。早期过手痕迹与后期存活有关，却没有在读量与书评多样性之外增加预测，也不足以支持本书更强的判断。结果不达登记界线，按原条款撤回，不临时换一种痕迹继续保住母题。

第二项要求行为效应超过评分效应，不能只确认读者不喜欢AI标签便算通过。两类效应必须先采用明确的可比尺度；比值的分母接近零时怎样处理，同样须预定。

第三项专门检验相同作者信息出现的先后。内容、接触量与任务条件不同时，不能把差别全算给次序。达到何种差别才超过翻转阈值，先登记再判断。

第四项需要三种标签下各自次序关系的可识别翻转点。基础四组尚不足以完整识别这一项，需在研究设计正式确定时补足，不能用标签的平均高低代替。无法识别时写尚未检验，不写支持或撤回。

四项结果各有对应的撤回对象。局部经验预测失败，不取消读者私人阅读的价值；规范理由值得维护，也不救回已经失败的经验命题。原著对账尚未核清之处，仍按附录七继续处理。

附 录 二

预注册预言

长期分歧预测原文

> 按克默德与姚斯推下去（本卷的推论，须引原句），长期存活跟着读量与读法多样性走；本卷预测长期存活跟着早期过手率走，两者背离时过手率胜出。

短期分歧预测原文

> 短期上，Porter 与 Machery（2024）测到：读者分不出 AI 诗、不知情时给它打分更高，被告知是 AI 写的则评分下降；本卷预测「AI 写」标签对过手行为（七天后能背出、主动转交、化用进自己的话）的压低幅度，远大于对评分的压低幅度，两者之比预登记为一个数值

上述对克默德、姚斯可推出什么预测的表述，是本卷的推论，不冒充他们已经发表的统计预测。相关原句与适用范围仍须核查。Porter与Machery的研究只提供来源辨别、评分与标签效应的对读起点，没有测定本卷的七天过手。[研1]

待预登记项目

代价下限	保持、抄写或转述、时间与成本各自怎样计；低于何界不计为一手	待登记

断手上限	相邻两手编辑距离上限、核心意象保留率下限、关系反转的处理	待登记
长期增量阈值	基准模型、验证集、预测误差或其他预定指标、最小有效增量	待登记
标签效应比较值	评分与行为的可比尺度、压低幅度之比、近零分母的备选规则	待登记
翻转阈值	次序差异的实质界线；三标签翻转点的定义与估计范围	待登记
样本与分析单位	参与者、诗与重复观察的层级；功效、失访与材料数量	待登记
时间窗	七天保持与五十年后期结局按主方案；早期语料窗等细节另定	细节待登记
缺失与排除	失访、不熟悉条件不满足、语料链接失败、重复记录怎样处理	待登记
主要与次要结局	保持、主动转交、化用如何分别及联合判定；不事后挑一项	待登记
评分员一致性	独立编码与事后协商分开；指标、最低标准与分歧处理	待登记
四组识别范围	基础设计能回答的比较；第四致命条款所需补充次序观测	待裁并待登记
伦理与公开记录	标签误导、事后解释、材料权限、退出、有限证据与开放范围	尚未实施

所有登记项应在查看相关结果之前固定。新增解释或调整方案可以进行，但须保留原稿、时间与理由，并区分预定检验和探索分析。不得把本表中的「待登记」在发表时悄悄替换为事后最有利的数。

附 录 三

欠条表

欠条的正式判定

本卷的「三家」是编码假说，不是对全部文学思想史的既定三分。公开说明的条件、合理限定的研究范围、与当前问题无关的省略，均不自动算欠条。候选项须同时满足：立论门之外直接给定；未在该项论证中推出；没有向读者声明。原文与论证位置未核清时，只能列候选，不能宣布已经数出。

作者派	意图与来处限制随意解释	后手如何形成可见作者形象	核赫施相关论证是否已声明范围；意义与作者形象不得混同
文本派	字句与结构提供共同依据	能进行细读的受训读者；版本选定	核新批评、结构主义的不同论证；不得以一派名覆盖全部作者
读者派	阅读与接受史参与意义发生	后续转交怎样发生与延续	核姚斯、伊瑟尔；不能把接受史压成瞬时感受
巴特的读者表述	去除作者作为唯一源头的权威	统一性所落的读者及其历史	核《作者之死》原句与概念层次，候选未结清
细读的教学条件	训练使具体辨认成为可能	训练者与受训共同体的形成	与费什、瑞恰慈对读；已说明的条件不计欠条

两套码表不混用

欠条码表记录文本、原始项、论证位置、是否声明、是否推出、独立编码意见。过手码表则记录行为或历史痕迹，不能拿一种表替另一种表完成研究。

过手：实验臂	代价、实际转交、相邻变异度；保持与化用分栏	当场喜欢不等于转交；耗时不独自等于承担
过手的痕迹：语料臂	引用、他人自编选本、可确认化用	痕迹不证明当年的个人代价；资料缺失不填零

编码前固定规则，编码者先独立工作。分歧、未知与不适用保留，不以讨论后的统一覆盖最初差别。能否复做，取决于材料与规则是否足够清楚，而不是编码者是否喜欢本书。

附 录 四

最小模型

属性三方程原文

> 三方程：作者＝F（文本，过手）——作者形象由后手回写，用作者评传关键词随接受史的变化测；文本＝G（作者，过手）——版本由过手裁定，用异文被后手采纳的比例测；过手＝H（作者，文本）——用引用率、背诵保持、化用次数与转交时的变异度测，作者信息以出现次序进入 H。变异度用预登记的编码表，报告评分员一致性

这里的作者指可被接受史记录的作者形象，文本指被选定和采用的版本，过手则是一组行为与变化。它们不是自然人的全部、全部文学材料与任意传播次数。下列简式是本稿为说明可复算关系提出的候选模型，不是已拟合结果，也不替代上面的完整定义。

令 A 表示作者形象或当前提供的作者信息，T 表示给定文本及版本特征，P 表示过手的记录向量，向量内分别保留保持、主动转交、化用、代价与变异度。F 预测作者评传关键词如何随 T、P 改变；G 预测异文在给定 A、P 下被采用的比例。两者的具体函数须按材料确定，参数均待登记。

在 H 内，只取「主动转交」这一项作最小演算，不把它冒充整个 P。令 r 为转交概率，o 为作者信息出现的次序，j 为名作者、匿名或AI标签，x 为事先定义的可比较条件轴。为让「翻转点」有可检验含义，x 的操作定义及观察范围需在正式方案中确定，当前待裁、待登记。

采用候选关系：

logit(r_{后,j}) = b(T) + a(A_j) − λx

logit(r_{先,j}) = b(T) + a(A_j) − λx + β_j + γ_j x

其中 logit(r) = log[r/(1−r)]；b、a、λ、βj、γj 全部待估并待登记，不在本稿填值。式中「先／后」只改变作者消息到达的次序，其余条件须按实验配平。

两种次序在对数几率上的差值为 Δj(x) = βj + γj x。若 γj 不为零，候选翻转点为 x*j = −βj/γj；若 γj 为零，模型没有有限的次序翻转点；若根在观察范围之外，也不能宣布实测到翻转。原始概率之差与这一差值具有相同符号，但大小不相同。

这套代数没有证明 βj 或 γj 非零，更没有证明三个标签的根不同。它只说明：要检验「标签下次序效应的翻转点移动」，必须观测相应标签的先后条件与足够的 x 范围。基础四组不足时，需要补充设计；未补足，不拟造参数、不计算虚假的根。

即使转交概率可预测，还要独立检查代价下限与变异度上限是否满足，不能由概率替真守与承担作证。模型拟合、过手编码、长期痕迹预测是三个不同的检验，不因共用字母就获得同一份证明。

附 录 五

术语对照

三头	作者、文本、过手的外层属性关系	不是三个先在实体拼接；派名与具体的人分开记；第 2 至 4 章的三头是作者、文本、读者，第三编起第三头换成过手
哪一头显	三头里哪一头被当作重心：作者、文本、过手	只表示侧重；一头显，不等于另两头不在
哪一维动	一件事怎样显出来、怎样被分辨、怎样缠在一起	三个问法分开用；不把它们当成三个先在实体
装进一个人／放在现实／交给下一人	自我界、现实界、理念界	文学中的工作读法，不把三界与三头一一配死
过手	代价＋可辨认的转交及其延续	不是所有曝光、阅读、点击都自动算一手
代价	保持、抄写／转述、转交时间与成本等记录	不同单位不任意相加；不是越苦越好
不断、认得出	延续与差异稳定的双重判据	局部连续与全链漂移分别看；缺失不等于断手
收不拢而有下限	差异不能还原成唯一读法，又有识别边界	编辑距离只测一面，意象与关系须另码
回写	后手改变作者形象、版本与下一次过手	前人已有反馈与接受史，本卷另检验次序及翻转
欠条		公开前提与研究边界不计；原文未核只列候选

	未声明而直接给定、又未推出的门外条件	
名传错相	名分与实际过手不同步	不等于一切教材无手，也不等于一切网文有手
无手之文	特定AI写、AI推、读者读而无相应人手的回路	人真实修改、承担、转交时不能仍按来源一概归入
真守、善推、美聚	认得出；三方互不吃亏；自愿且多样地继续	真不化为测得准，三栏不以任意总分相互抵消
意义／意味	本卷与赫施对读的原典用语	作者意义与后来的关系区别，原句及译名待核
期待视野／效果历史／占有	与姚斯、伽达默尔、利科对读的线索	不把不同作者术语混作一个已核结论；固定定义原文保留，归属待核

理论记号只在理论说明的限定位置使用，正文不用。正文尽量让每个词返回具体动作，而不靠术语替读者跳过论证。

附 录 六

与本系列对账

本卷以第 391 号《价值是谁创造的?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经济学》为方法母本，承接三家、欠条、最强对手、三层、回写与判决性检验的组织方式，换用文学材料，不把经济案例移来替文学作证。

第 255 号《SDE价值发生学》承担真善美完整发生的理论说明。本卷只保留文学中的操作定义：认得出、互不吃亏、自愿而多样地继续，并把读数与意义另列。引用分工不等于已经在本卷重新证明该书全部主张。

本系列《风雅颂发生学：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诗经》已经以《诗经》为全书对象。本卷仅取「无名作者、千年读者」的切口，不逐篇解诗，不重讲风雅颂。「诵是转交」仍是本卷读法，不作训诂定论。

同丛书其余六卷的母题依所据大纲为：生理学「叠写设定点」，生物学「记功口」，心理学「应模」，西医「入病路径」〔待核：以该卷定稿为准〕，中医「答证」，音乐「唱入」。本卷与另外六卷各对照一次所得的启发，最终都回到文学：耐心与转交、作品边界、读法代价、名与传的错相、差异下限、实际带走的证据。

这些来路不代替文学内部的论证。经典、接受、文化记忆、传播回路与口头重造的前人必须分别对账；若独立增量不能成立，本卷按相应条款收窄或撤回，不以丛书中还有其他主张为自己续证。

附 录 七

〔待核〕清单与来源说明

本表合并逐章待核与写作依据中的待核线索。列入并不表示相应原文已被引用；未补用的材料明确说明。〔待核〕不是证据免责标记，进入正式出版前仍须逐条处理。

待核与核查状态

1	Thaler v. Perlmutter 2025年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维持	32	上诉法院2025-03-18维持及后续程序已据官方材料核对，见[法1][法2]；原题标记保留，判决适用范围不得扩大。
2	纯文学作品尚无判例	32	未完成穷尽检索；本稿不作全球不存在判例的断言。
3	「家父作诵」「寺人孟子」「吉甫作诵」所在篇名	1	只用指定三短语，未补古籍全文；篇名、名号与上下文仍待原件。
4	《左传》赋诗断章具体事例与原文	19	只用「赋诗断章」说法，未编具体外交情节与古籍原句。
5	清华简《耆夜》《蟋蟀》简文	8	仅第 8 章作引子；不引简文，不承担承重证据。
6	《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尚友的篇名与原句	11	篇名与原句；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7	诗言志出处（《尚书·尧典》）	16	出处与原句；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8		16	

	文以载道出处（周敦颐《通书》）		出处；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9	发愤著书出处（司马迁）	16	出处与原句；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10	毛传、朱熹《诗集传》具体讲法差异	20	具体篇目原文；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11	金圣叹七十回本年份	14、19	年份；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12	2003 年网文订阅制的平台（起点中文网）	14	平台与年份；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13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1967	2、16、18	已查到书目线索；版本差异与意义／意味原句仍待核，不以书目替全文。
14	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意图谬误》1946	2、3	年份；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15	布鲁克斯《精致的瓮》1947	3	年份；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16	雅各布森「语言学与诗学」1960	3	年份；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17	姚斯 1967 年讲演	4、7	讲演与后出论文的版本、题目及具体原句须分开核对。
18	伊瑟尔《隐含的读者》1972	4	原语种与英语版年份须分开；已查出版社书目，原论证仍待核。
19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1960	4、7	年份；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20	克默德《经典》原句（「容得下重读」）	5、7	已查两书书目与机构性注意线索；未取得足以支持排他概括的逐句原文。
21	布迪厄《艺术的法则》1992	6	已查译本书目信息；原法文版与具体祝圣论证仍待核。

22	Darnton「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1982	7	作者机构库可核1982论文书目及2007再论线索；不声称已通读全部原文。
23	阿斯曼《文化记忆》1992	7	已核对Jan Assmann相关书目；原德文版与具体论证待核；不得缩成静态仓库。
24	Lord《故事的歌手》1960	7、26	已核Harvard CHS出版线索；口头重造具体段落仍待原文。
25	艾柯《诠释的限度》1990	7、20	出版社书目可核；初版、重印及原句分别核，不能由概要替边界论证。
26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1953	9	年份；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27	亚里士多德《诗学》（模仿论、悲剧）	9、24	原句；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28	格林布拉特与新历史主义	9	代表作与年份；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29	巴特《作者之死》1967 及「没有历史的读者」原句	12	年份与原句；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30	费什《这堂课里有文本吗？》1980	13	年份；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31	瑞恰慈《实用批评》1929	13	年份与学生记录内容；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32	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1981、间距化与占有	18	书名、年份、概念；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33	莱考夫与约翰逊 1980	24	仅列理论线索；本稿使用自行构造的比喻，不补作者直接引文。
34	爱森斯坦 1979 印刷史	26	年份与书名；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35	编辑改稿案例	26	

			本稿用虚构编辑场景，不编真实作家改稿细节。
36	Hacking 循环效应	33	出处与年份；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37	姚斯期待视野被作品改变	33	原句；本稿只据所给线索作有限转述，原句未核不加直接引号。
38	Shumailov 2024、Porter 与 Machery 2024 的刊名	29	两论文刊名及主要研究对象已核，见[研1][研2]；不把评分或递归训练当过手实证。
39	Underwood 具体著作与语料（《Distant Horizons》2019）	38	已核Underwood与Sellers 2016机构库材料，见[研3]；五十年结果、引用链接须另建。
40	菲林诉百度案 2019、腾讯 Dreamwriter 案年份	32	Dreamwriter有官方转载报道[法5]；全文与确切日期仍待核；菲林案不补未经原件确认的裁判要旨。
41	芥川奖具体届次与 AI 使用事例	32	本稿仅保留芥川奖线索，不补届次、得奖作品、作者原话或AI使用比例。
42	评分员一致性指标（如 κ 系数）	15、38	正文用独立编码的一致程度表述；正式指标、适用假设与下限待方案登记。
43	《唐诗三百首》编者与成书年份；选与背的共变数据	14	选与背只作待检验关系，不把虚构课堂当共变统计。
44	阅读调查、网文行业数据	27、28	无已核行业数值；正文相关数字与日程仅作明确标注的虚构场景。
45	盗版、洗稿、AI 代写案件	35	本稿用构造例说明公平问题，不伪造具体判例。
46	西医卷母题名「入病路径」	附录六	所据第十三版为「入病路径」；终稿分工仍按该卷最终文本核对。
47	作者形象与真实个人的区分	2、12、15	作者评传关键词与生平事实不是同一个量；具体历史例需原始材料。

48	世界与三界的编码选择	9	与艾布拉姆斯四要素的映射是本卷选择，不冒充原作者的分类。
49	过手的零、未知与未观察	4、8、15、27、29、31、38	后台无记录不能证明屏幕外没有转交；历史缺失须单列。
50	朗读、出声与代价的不同实现	17、26、30、37	不得以一种身体能力排除辅助表达；正式编码中的等效方式需登记。
51	语料引用与代价不能互推	15、22、38	历史臂只检验痕迹增量，不能宣称已经证明个人代价。
52	阶段差异与归属范围	21、28、35、36	产量不直接算创造；个别关系的结果不能替参与者全部人生作判断。
53	原作者名字与信息出现次序	15、33、38	内容、时长与标签语气配平；基础四组对三标签翻转点识别不足。
54	最小模型的可识别条件轴	附录四	x的实际测法与范围、标签下先后比较以及参数均待裁、待登记。
55	意义与读数的独立记录	21、35、36、38	不得同一过手次数同时证明全部价值与意义；构造生活卡未作效果试验。
56	图像、财经文字与纯文学的边界	32	不把不同对象与案件事实合并为跨制度统一裁定。

已核原始研究与官方材料

以下只列本稿实际核对过的研究范围、书目或官方记录；不宣称因此已经完成所有原著通读。检索核查日为2026年10月14日。

[研1] Brian Porter; Edouard Machery. AI-generated poetry is indistinguishable from human-written poetry and is rated more

favorably. 2024. Scientific Reports 14, 26133. DOI: 10.1038/s41598-024-76900-1. 原始来源

核查范围：已读原始论文摘要、研究问题及方法；仅支持来源辨认、评分和标签效应，不测七天过手或长期存活。

[研2] Ilia Shumailov et al. AI models collapse when trained on recursively generated data. 2024. Nature 631, 755–759. DOI: 10.1038/s41586-024-07566-y. 原始来源

核查范围：已核原始论文；结论关于指定递归合成训练条件，不证明AI诗歌无手或所有AI应用必退化。

[法1]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Thaler v. Perlmutter, No. 23-5233. 2025. 原始来源

核查范围：已读法院判决书相关论证；2025-03-18维持；只涵盖案中由机器作为唯一作者申报的作品，不把人使用AI一概排除。

[法2]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cket No. 25-449, Stephen Thaler v. Shira Perlmutter. 2026. 原始来源

核查范围：官方案件进度2026-03-02 Petition DENIED；拒绝受理不是对所有AI创作问题作实体终局判决。

[法3] 北京互联网法院.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一起「AI文生图」著作权案. 2023. 原始来源

核查范围：法院署名发布；李某刘某案涉及图片而非诗歌；认可本案人的个性化设置、选择所体现的智力投入；不可推至所有生成物。

[法4] 北京互联网法院. 2023年北京互联网法院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 2024. 原始来源

核查范围：法院作者文章，载《中国版权》后转载；列(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对案情和裁判对象作第二次核对。

[法5] 国家版权局网站公开资料. 法院认定AI生成内容为作品，享有著作权. 2020. 原始来源

核查范围：主管机关网站转载报道，非完整判决；确认Dreamwriter案对象财经报道与团队选择，判决精确日期仍待原件复核。

[法6] U.S. Copyright Office. Copyrigh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rt 2: Copyrightability. 2025. 原始来源

核查范围：已取得官方报告文本；用于区分辅助工具、人类表达贡献与机器独立生成；不作个案法律意见。

[研3] Ted Underwood; Jordan Sellers. The Longue Durée of Literary Prestige. 2016.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DOI: 10.1215/00267929-3570634. 原始来源

核查范围：作者机构库核对摘要：1820—1919英文诗集，知名期刊书评样本与数字馆藏随机样本；不含本书自动可用的五十年重印、教学大纲与完整成本联合表，须另建链接。

前文注释索引

[1] 本书作者：秦莉。理论来源：王德生提出的SDE思想。方法母本及相关专著的分工，参见附录六。

[2] 指定《诗经》短语及其上下文，见本表第3项；「诵是转交」是本卷读法，不是训诂定论。

[3] 赫施、姚斯、伊瑟尔、克默德与布迪厄等原著对读线索，见本表对应条目；书目信息不替代逐句核对。

[4] 四项撤回条件依本卷研究任务保留；研究未实施、阈值未登记。见附录一、二。

[5] 同[研1]。卷首只用其来源辨别与评价结果，不把该研究写成七天过手或长期存活的检验。

[6] 真守、善推、美聚采用本卷确定的文学用法；完整理论的分工指向第255 号《SDE价值发生学》，此处不另行复述该卷。

附 录 八

过手比传播回路与文化记忆多出什么

本卷最容易被问到的一句是：这不就是传播吗？不就是文化记忆吗？本附录把最近的几个对手并排放上桌，只问一件事：它们各自会预测什么，过手多预测了什么。各家主张只取通行表述，原文与页码仍须核对〔待核〕。

达恩顿的传播回路（作者、出版者、印刷者、运输者、书商、读者；他另有阅读史与摘录簿研究，已把读者的抄、选、改放进视野〔待核〕）	回路上的各个环节与机构位置	回路是否一环接一环地接上	回路问「谁经手」；过手要求每一手付出可记录的代价，并留下认得出的转交	两部书走同一家出版社、同一批书店，私下抄写、转引与课堂讲述的记录却不同
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扬·阿斯曼的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之分；阿莱达·阿斯曼的储存记忆与功能记忆之分〔待核〕）	仪式、典籍、教育这类记忆机构	是否被制度化为共同记忆	记忆机构讲「保存在哪里」；过手问「谁在把它带走」。可以有保存而没有人带走	同一篇课文，课堂之外有没有人自愿转交
一般的传播扩散模型	触达人数与采纳速度	触达与采纳曲线	扩散只数触达与采纳，不要求认得出；大量走样转发在这里算成功，在过手这里要先过下限	转发量高，而相邻两手的核心意象保留率低的一批
姚斯的接受美学	读者的期待视	接受，含后人改写、化用一类的生	本卷把「读过」与「付出代价并交出」单独量出来，	当场反应相近、七天后转交不同的两组

	野与接受史	产性接受〔待核〕	不把化用一概算作接受	
克默德、布迪厄	机构性注意；祝圣与文学场	经典靠机构的注意与名分维系	已在第 5、6 章对账；名分到了，手不会自动到	见第 5、6、38 章

◆ 只有过手会这样预测的三种情形

第一种：机构曝光相同，早期自愿转交的记录不同。按这两家的框架推下去（本卷的推论，须核原文），两批作品的长期结局应当没有差别；过手预测早期过手率高的一批，五十年后重印与进入教学大纲更多。结果若没有差别，本卷的主张按附录一第一项撤回。

第二种：转发量很大，而相邻两手的核心意象保留率低于登记的下限。扩散模型预测这样的作品会存活下来；过手预测热度还在，原来那一条链已经断了，后来的人转的是另一件东西。若这样的作品后来仍被人认作原作，并被后人以可辨认的方式继续交出，本卷对「下限」的主张就要放宽，放宽前后的两句话都写进修订记录。

第三种：机构位置相同时，次数不多、每次都付出较高代价、转交又认得出的作品，存活得比次数很多、几乎零代价的作品好。反过来的结果，同样撤回「代价」这一条。

◆ 增量怎样算

先拟一个基线：读量、书评多样性、机构曝光（选本数、课标入选）、出版者位置。再把早期过手率加进去，比较预先登记的预测误差指标，例如交叉验证后的对数损失或曲线下面积。增量必须越过事先登记的下限，不能看到结果以后再定。下限的具体数目见附录二，现在仍是「待登记」。

增量不足，本卷的独立主张就撤回，过手只保留为对已有解释的一种更细的记录方式。这一步先写在这里，是为了不让「新概念」成为永远不会被问到的话。

◆ 本卷承认的重叠

过手的一部分，本来就是已有研究所称的传播与记忆。本卷不宣布此前没有人看见传递。可以算作本卷新增的，只有三处：代价可以编码；「认得出」有可以检验的下限；作者信息到达的次序可以被操纵。这三处若在登记检验里没有增量，本卷剩下的新意就只有一个名字。

附 录 九

七天保持实验的最小设计

本附录是设计提议，没有登记，也没有实施。它对应附录一的第二、三、四项，目的是让「无手之文」和「次序命题」从此有一条可以走的路。

◆ 要回答的三个问题

第一，告诉人们一首诗是 AI 写的，对七天后的背诵、主动转交与化用的压低，是否大于对当场评分的压低。第二，先知道作者再读，与先读再知道作者，后来的行为是否不同。第三，名作者、匿名、AI 三种标签下，次序的作用是否随条件移动。

◆ 设计

第 38 章的基础四组只够比较，不够识别翻转点；本附录因此扩成两个次序（先知作者、后知作者）乘三种标签（名作者、匿名、AI），共六格，参与者每人只进一格。材料取对参与者都陌生的短诗，长度与题材配对，来路由研究者记录，参与者不知道。

其二，请参与者自报是否已经把这首诗交给了别人，只记转交对象的类型，不收集对方身份；参与者同意时，再提供一次有限的确认，例如转交时所附的那句话。研究安排里请他转交的动作，另列一栏「研究诱发的转交」，不与自愿转交合并。其三，写一句给朋友的话，编码其中有没有化用。

其二，请参与者自报是否已经把这首诗交给了别人，只记转交对象的类型，不收集对方身份；参与者同意时，再提供一次有限的确认，例如转交时所

附的那句话。研究安排里请他转交的动作，另列一栏「研究诱发的转交」，不与自愿转交合并。

主要结局是第 7 天自报并经有限确认的主动转交；保持分与化用作次要结局；代价（背诵与转述所花的时间）和相邻两手的变异度另记。几项不合并成一个总分，也不事后挑其中一项报告。

◆ 样本量怎样算（举例，不是预期结果）

以两格之间的转交率比较为例，双侧显著水平 0.05，检验功效 0.80。若转交率是 0.30 对 0.18，每格约 198 人；六格合计约 1190 人，加 20% 的失访，约 1490 人。

若差别缩到 0.30 对 0.22，每格约 471 人；若差别放大到 0.30 对 0.12，每格约 80 人。

这三个数只示范算法。真实的效应量要靠先导实验和登记前的文献来定。次序与标签的交互项需要比这更大的样本；基础的六格只够比较，不够完整识别翻转点，这一点与附录一第四项一致，识别不了就写「尚未检验」，不写支持或撤回。

◆ 压低幅度怎样比

评分与行为不在同一把尺子上，不能直接相比。先把两者都放到同一个标准化尺度上，例如标准分，或对数几率；再算标签对行为的压低，与标签对评分的压低之比。分母接近零时的处理办法，要在看数据之前写好。

◆ 伦理与登记

参与者会被告知一个未必属实的作者标签，所以实验后必须说明，随时可以退出，不收集可识别的个人信息。查看任何结果之前，在公开平台登记假设、分析计划与全部阈值；探索性分析另标，不能冒充确认性结果。

判 词

写下第一个字的人，只是第一手。

阿杰把一首AI帮着写成的诗放进连载，读者留言说哭了。外婆没有问是谁写的，只问：这首诗，有人背吗？

作者派、文本派、读者派各看对了一头，却都常把转交当作已经给定的通道，没有把第三种行为——过手——单独拿出来看。

五编三十八章，约 20 万字。书中所有预言都写明了怎样算错；那些检验，现在都还没有做。

写下第一个字的人是第一手；你，可以是下一手。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384 号
定价 US$30.00

ISBN 979-8-90690-927-5